

04 下 2022 年
总第 167 期

三角洲 DELTA
江苏一级期刊

断头甜 / 强雯

分飞 / 何尤之

观鱼胜过 / 宋继高

大美周庄 / 朱广英

陆海铭诗评两篇 / 陆海铭

理工学人谈儒学 / 钱振兴

三元桥畔是知津 / 唐铁生



封面人物 强雯



CN 32-1043/G0

ISSN 1003-9643

范荣建篆刻作品



安乐守敬



平安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致虚极 守静笃



长乐



枕石待云归



戴氏珍藏



日有喜 乐无事 长富贵

三角洲 DELTA

总编辑 朱一卉
执行主编 金 峰 吴 莹

2022年4月下 第8期(总第167期)



主管：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
主办：南通日报社
南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出版：三角洲编辑部

编委会总顾问：沈雷
编委会主任：胡卫东 姜平
编委会副主任：丁邦华 王炜 冯莹
朱一卉 杨靖洲

艺术顾问：范扬

运营：南通三角洲杂志有限公司

总编辑：朱一卉

执行主编：金峰 吴莹

采编团队：徐海慧 王莉 倪丽斯 顾雨
沈婵媛 陈霞 周蓉 徐媛媛
张蓓儿 程晗睿 顾曦 王芬芳
李影娜 巴晓燕 张会展

美术编辑：岳招军 顾玲玲

魏一凡 刘小彦

校对：李蔚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8号
电话：0513-68218741 68218746（编辑部）
0513-68218743 68218748（广告部）
0513-68218745 68218749（发行部）

邮编：226001

投稿邮箱：SJZZZ888@163.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2-1043/G0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3-9643

邮发代号：28-186

广告许可证：3206014201123

印刷：扬州古籍线装文化有限公司

发行：南通江海报业发行速递中心

出版时间：每月15日、25日

定价：30元

| 头条作品

005 断头甜 / 强雯

| 小说精选

028 去往野山的路途 / 李新勇
040 分飞 / 何尤之
052 青青子衿 / 金丽红
060 当爱情进行时 / 陈德胜
067 陈重浪小说两题 / 陈重浪

| 散文现场

070 观鱼胜过 / 宋继高
074 让阳光照进心房（外一篇） / 辛春喜
078 二姑父的杏坛生涯 / 宋海红
088 父亲的眼神（外一篇） / 杨永忠
090 扁担长 / 刘喜权
095 我的舞台 / 岳小宏
096 梦萦凤凰城 / 龙秀
098 参观岑参纪念馆有感 / 陈可
099 方边的蚕豆（外一篇） / 徐志俊

| 非虚构

102 大美周庄 / 朱广英
141 南黄海边的“绿化愚公” / 陆汉洲

| 诗视界

152 父亲的河流（外一首） / 梦蝶

152 入秋的小池（外一首） / 钟琼
153 春满茅穗里（外二首） / 雄风
154 挑水（外一首） / 钟树林
154 从温哥华到维多利亚（外一首） / 林星
155 我不想离开心仪的境域（外一首） / 孙佰臣
156 乌镇（外一首） / 郑镛
156 树茂密起来了（外一首） / 叶小美
157 蝴蝶与地球（外一首） / 谷雷
158 晨曦中的少年（外一首） / 蔡立敏
158 乡间小道（外一首） / 何刚
159 青春（外一首） / 徐连梅
159 春雨（外二首） / 孙明国
160 小雪（外一首） / 雪瑞彬
161 缅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 刘杰
162 喻阳诗词十首 / 喻阳
163 彭书锦诗词三首 / 彭书锦

| 文学评论

164 陆海铭诗评两篇 / 陆海铭
167 莫言作品《生死疲劳》在俄罗斯的译介与
接受 / 潘悦
171 从归化、异化角度看《狼图腾》英译本
/ 王涵
175 刘年为什么要讨苦吃
——读《世间所有的秘密》乱弹 / 低眉
179 倾听你的倾诉
——读赵庆君诗集《倾听与倾诉》 / 王春慧

| 文化视角

182 理工学人谈儒学 / 钱振兴

| 长三角记忆

185 我的俩爸俩妈 / 吴玉明（口述）文龙（整理）
190 三元桥畔是知津 / 唐铁生
193 金沧江：一位安葬在南通的朝鲜诗人 / 范栩铖

| 小作家园地

195 奶奶的笑容 / 陈可涵
196 复兴时代 / 吉永泽
197 暖阳 / 顾嘉一涵

| 书画世界·新连环画

198 刘老汉的烦恼·赔情 / 书尘 马旭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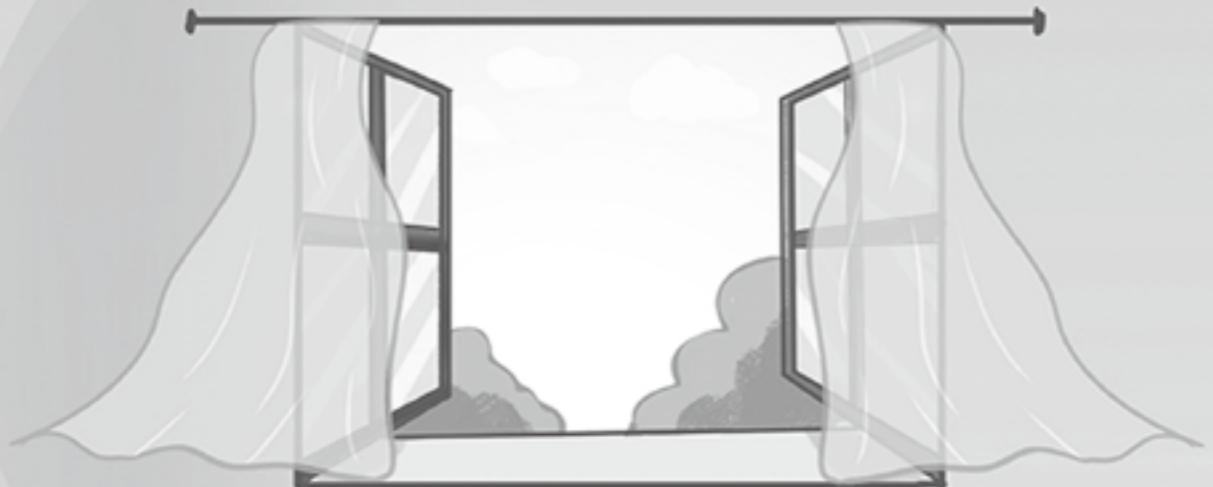
四封索引

封面 封面人物 强雯
封二 范荣建篆刻作品
封三 三角洲编辑部征稿启事
封底 范荣建篆刻作品

本刊著作权使用声明：本刊发表的作品已和
作者签订了著作权协议，许可以数字化方式
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
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
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作品发表之行为视为同
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
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牢记“防护五还要”

窗户还要尽量开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设计制作



中·篇·小·说

断头甜

□ 强雯

1

“在这里、这里签下你的名字就可以了。”对方彬彬有礼地说，下巴一抬，“只要他到时把钱还上，房产证还是你的。”

白又丹想仔细看看条款，那密密麻麻的字很伤脑筋呢。但是她的老花眼镜还在包里，她摸了下手提包的解扣。

“就是走个流程。”老董有点不耐烦，“每份合同都是一样的。”他又俯身悄悄耳语，“家里我们都谈好了的，我不会要你的房子的。”

眼镜已经拿在手里，白又丹犹豫了下没有戴上去。她在对方要求的地方签名、按下红手印，忐忑像一口痰淤积在咽喉口，这下越来越浓了。

“可以了。”一旁的老董笑出几条鱼尾纹。

“好的。”工作人员接过合同，“稍等片刻。”

他到里面盖公章去了。

“我都没仔细看。”白又丹望着老董。老董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他的笑使他看上去不像个六十好几的老头，朝气蓬勃，还有点浪漫气质。他确实也浪漫，比如会隔三差五地送一只塑料花，或超市里打折处理的碗筷。

都是些劳什子东西。白又丹心想。

“可爱呢。”他说话的样子像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脸上充满希望。

现在白又丹又看见了他这一笑，就像春日晴空，并且要连晴一周，妇人看见这样的天空，心就定了。不用担心不测风云、祸兮旦福，放心大胆地晒被子吧。

都说人老了就废了，白又丹看着那些比她大十几岁的同事退休时，都这么念叨，也有些恐慌。她想，如果自己退休了，就到处走走、看看，不能一天都守在这个窝里，等死。父母、丈夫都过

世了，就剩下个三十好几的儿子，用不着她了。

人生还有什么牵挂？

“对啊，就得到处走走。”老董随时一脸赞成的模样。“人到这份上了，还不为自己活？”认识这几个月来，她说什么他都拍手称快，“真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过去的人生是一截腐烂的甘蔗，掰断，扔掉就是了，另起一头咬来还是甜滋滋的。过去常常担忧的死亡、病痛，都远着呢，有多远？天有多高，它就有多远。白又丹不觉得自己老，自从认识老董后，一切都新着呢。

2

办完手续后，老董说，“我们去庆祝下。”

这一条街，在大万正街的南边，号称飘香歧路。餐馆林立，红底白字或白底红字的招牌应接不暇，菜籽油、麻油、牛油、猪油的味道混合着从敞开的大门涌出来，五人合抱的石碾盘里盛放着正待碾压的红辣椒，传菜大婶们三三两两在门外桌椅上剥大蒜，瓣与瓣叠压着，似刚刚从母体里捞出来的小娃娃，见着人世和空气，欢腾得很。它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夜市饕餮做热身运动。临江门鲜菜火锅、钢管厂后面串串、贵州纯羊肉汤锅、垫江石磨豆花、綦江北渡鱼……当然还有很多卖小面、卖快餐的。荣昌铺盖面、牛肚大肉面，闪花了眼。每个门面前都站着一个人在吆喝：“有座位！有座位！”

老董不由自主地侧了下身。那些揽客的姑娘婶嫂太热情。但是招牌菜确实让人眼馋呢。

“要不我们随便吃点就好了。”白又丹说。她倒并不觉得今天的事有多值得庆祝。

“那不行。”老董立即又抖擞起来，“跟我来。”

他们选了一家“老外婆竹笋鸡”，浓郁的麻辣味弥漫在整个大厅里。

“要吃鸡，回家做呗。”白又丹坐了下来，想着一锅鸡，至少也是两三斤，他们根本吃不完，走出餐厅后，还腻裹着一身的油辣味。可她瞧了一眼老董，他正在兴致勃勃地看菜单。

“还不是怕你累着。这个，这个……”他的手

指在菜单上比画，那菜单也油腻着呢。

随他吧。白又丹把头转过去，店里的七八个吊灯上都挂了一只塑胶公鸡的造型，红艳艳、雄赳赳的。这架势摆明了不是便宜之地。

不到十分钟光景，豆腐、苕皮、香菇悉数端来，一砂锅红辣椒、鲜笋包围的鸟皮鸡也放在了他们中间，几只花椒枝搁在上面。白又丹不觉咽了口水。

“色香味俱全啊！”老董笑嘻嘻地说，“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是你的，也是我的。”

“又不过生又不过节的。”白又丹语气有了点嗔怪。

“比过生过节还重要！”老董斩钉截铁。

老头会说话。白又丹爱听。她拿起了筷子，撬了块鸡腿，塞到老董碗里。“自己来，自己来。”老董大概是饿了，大口吃了好几块，才说起话来。“我跟你说，这次你是真英明。我早就说了，你是个在大事上有决断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大气、不含糊，是真智慧，是巾帼。我这一生，没少见过女人，忸怩作态，斤斤计较，机关算尽，哎，都是过眼云烟。你问过我为什么不找年轻的？我跟你说那些都是虚的。”他突然停了下，“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这句话让白又丹笑了起来。“你在哪里学的。”

“嘿，在老师面前可不也得有文化吗？”他咧开嘴又笑了起来，“因为你，让我改变了对女人的看法，不拖泥带水，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才是真女人。来，我敬你。”说着，他要端杯，却发现没有酒。“咳，没酒，”他迟疑了下，“以水代酒，我敬你！”

白又丹也端起那杯倒了白开水的一次性纸杯，和眼前的老头碰了碰。“干杯。”放下杯子，她问，“其实，我有点不明白。”

“你放心好了。”老董打断她的话，“这家贷款公司我熟，他们不会骗我的，公司是真公司呢。房产证只是个抵押证明。你要相信我。”

“这个房子估价120万，没想到涨这么快。”

“我其实只要40万就可以了，可是没有现金啊。你能拿出来吗？我能拿出来吗？就算是有，不也存在银行里吗。这年头谁手里都没个活钱啊。所以，我说你有经济意识呢。”

白又丹点点头，低着头吃了一块脖子肉。

“这脖子肉少吃，有淋巴。”老董眼尖，把那块脖子肉从白又丹嘴里给夺下来，放在了一边，“淋巴是毒素集聚区，致癌的，说了你好多次了。”

都吃了好多年了，也没见死。换做以前，这句话白又丹会脱口而出，但现在她截住了。她承认自己有点看老董的脸色。她不是没有一点现金，她有38万的现金在银行里存着定期呢。这是她唯一没有给老董交代的实情。这钱是给儿子攒着成家的，不能动。38万里有过世老伴的一份抚恤金，合着她平时从工资里省出来的，儿子再不成器，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钱不能动呢。

“房产抵押这事，我都没告诉儿子。”白又丹说。

“嗨，这是对的，你儿子管你么？房子是你不是他的，你还不能做主？这笔生意成了，我就给你换个新房子，把现在这房子过户给你儿子。看他敢说你什么。”

白又丹讪讪地笑。都说教师的孩子不成器，这个咒语也落在她身上。儿子奔着35了，没结婚也没对象，他有时在外面住，有时回家里住。白又丹不知道儿子整天在混什么，当然她也不操心，总归是男孩子，活着回来，不偷不抢的，也不算异类，就是正常人的轨道走得艰难了点。回家的时候，儿子也和她说不了两句话，不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白又丹实在看不下去就唠叨两句，儿子就收拾碗筷，无非就洗那吃过的几个碗，沥了水放进碗柜，抹桌子、扫地一类的事都不干。就这么一个亲人了，老母亲叹叹气，就自己担着了。别人家父母子女在一块儿有说有笑，她家就碜着、撂着，再讲百善孝为先的道理也不合适，就像抓住已经结婚的男人或女人，问今天是不是该爱我了，找不痛快吗？要是家里有个可以说说话的人就好了。给儿子干那些未尽的家务活时，白又丹就忍不住这么想。

有一次儿子回家，碰见了老董在沙发上叙话，立刻没了好脸色。

白又丹起身，介绍说，“这是董叔叔。”

儿子不是3岁小孩，并不听说听教喊人，反而是一块牛肉脸顶上去问当妈的，“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老头识趣，什么话也不说。

“这孩子，要回来也不说一声。”白又丹解围，

拉着儿子往厨房里说话。“老董是我朋友。”

“什么朋友，从没听你说过。什么时候认识的？”儿子抢白，都是成年人，那点猫腻谁看不出来。“再说了，我自己的家，回不回来还要说？跟谁说？跟他说？你怎么把什么我不认识的老头往家里带？像什么话！”儿子说起话来，像一家之主。

惯的！白又丹想，生气道：“我朋友我还不能带了？”

“干什么的、住哪里的，你调查清楚没有就往家里带！不清不楚，家里东西丢了都不知道。养命钱锁好了没有！”两人在厨房里拌嘴，音量并不小。

白又丹被儿子嚷得心亏，“吃完饭，我就带他出去。”

几次往来，老董和白又丹儿子也渐渐熟悉了，但好感却一点没有建立起来。老董来一次，他就黑一次脸。

“不能留宿！”儿子堵死。

白又丹虽然心里不痛快，但这个门槛却是从未逾越。倒不是怕儿子的脸色，他们还没说到婚嫁的事儿上，就是，怎么说呢，按老董的话说，算是彼此认了一门亲戚吧。

亲戚之间就要常走动。

节假日期间走动走动，家里电线短路了、下水道堵塞了、粮油没了，就得走动拾掇，其他的，也就没什么了。

关于那件事，也不是没有，但一把年纪的人，就是可有可无。至少，在白又丹这里是这样。老头呢？她没想太多，等到想起时，已经水过三秋。而唯有能想起来的那一次，也云里雾里，让人摸不着头脑。

也是一次饭后，两人在白又丹家里说着话，老董不知怎的，就抓住了白又丹的手，在自己的大腿上蹭来蹭去，白又丹刚开始没注意到，眉飞色舞地讲着未完的事情，后来觉得自己整个胳膊都扯到对方大腿根了，才豁然大悟。她毫不留情地抽回来自己的手，没注意到老董的脸色有些窘，那种窘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却突然被人一脚果断踩折了弓。

混账！白又丹要呵斥，但是她没有发出声来，她觉得要为眼前这个人留点情面。到她这个年纪，

几乎对男人没有性方面的热情，都长得老脸皱皮的，身上还带着前半生各种风霜的疲倦，就算再怎么拾掇，也是难掩暮气。她也没期望那些老头对她有什么期待，她看镜子里的自己，也找不出可人之处，所以，老了，不就是能说点话而已，肉体什么的，反而让人避之不及。

她吞咽了羞耻，背身收拾起了桌上的碗筷。老董也跟了过来，这次他更直接，拦腰抱住了她。两个人都没说话，白又丹还在淘菜盆里洗碗，手上的动作一点没有少，她等着，等他说点什么话，如果他能煽动起那种温柔和依恋，也不是没有什么可能，关键是他得说说，比如以后、未来，怎么生活，怎么用度，他会不会给自己生活费，给多少呢，一起相守过日子什么的，有个从长计议的周密布局。但是后面那个人什么话也没有，好像也在等着什么，只有水声哗哗地响。后面的人抱了一会儿，大概是见白又丹没反应，自己就冷了。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转身就离开了厨房。

白又丹一贯是很节约用水的，但老董的抽身，让她也有些不知所措。人上年纪了，很多事就不敏感了。水继续流着，却不是在刷碗筷，白又丹把手伸到了水龙头下，手上都是油腻呢，水流过，就一颗颗小水珠，在手背上站也站不稳，轻轻地就滑下去了。

回到客厅里，老董已经拿着遥控器翻看电视节目了。

他们俩一个字都没有提。离开的时候，两人也好好说再见，下次见。然后就好几天没音讯了。

固体酒精烧完了，竹笋鸡渐渐冷却，麻辣汤料凝固起来，就有些让人嫌恶。大理石桌面上那结成硬块的汤料星星点点，端起水杯，水也是凉的。白又丹环顾左右，估计这餐馆里年纪最大的男女食客就他们俩了。其余的一看不是年轻恋人，就是几个朋友邀约。年轻人的眼光也不闲着，有意无意地向他们打量而来。

是啊，别人都在猜测，这原配夫妻哪会这样出来奢侈下馆子呢，尤其是鸡鸭鱼肉，谁个不是在家里弄呢。这店里的鸡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更辣、更香，也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放了一滴香呢。她琢磨着，也给邻座们投去了狠狠的目光。

这眼光，几个月来没少见。照顾站牌下、公园里、地铁里，老夫老妻都淡着呢，他们这样新鲜，可

才不是原配呢。这眼光，他们都懂。白又丹有一次还拿这眼光自我解嘲，说咱是不是也得注意点，别人瞅着呢。老董却满不在乎，继续把手握得更紧了。

两个人的胃口不大，很快就饱了。

“打包吧。”白又丹说。“晚上回去热着吃，还能加点菜。”

老董剔牙不作言语。

3

出得餐厅，空气也变得清凉通透，白又丹一个人提着没吃完的饭菜回家了。

这房子其实已经住了十年了。年头不算长。但是客厅墙上出现了裂痕。一共两道，从天花板一直拉到地面，又深又长。好几次，白又丹想把这些裂缝修补了，装修工人来了两拨，都不接这茬，说得家具全搬，得挪空才行。否则，这油漆掉在柜子上、书上算谁的，到时候麻烦，说不清楚。

后患！他们说的是后患。如此，还宁可不挣这份钱。

不刷就不刷，每过十年人都得长纹路呢，这房子的纹路有什么不能忍的。

定了定，白又丹把房产证从包里拿出来端详。证还在，房就在。办理抵押之前，老董就说了，中介公司只是收复印件和全权委托书，原件还是在自己手上，所以不用担心中介公司会擅自处理她的房子。

建筑面积 112 平方米，产权人白又丹。她在这两行字上摸了摸，重新又合上。房产证是去年才换新的，绿色的封面还崭新着呢。这是老头过世后，她又重新去办理的一张房产证。老头的名字抹去了，这证新崭崭的，好像这房子也新着呢。

家里杂物多吗？老头离世后，已经做了一些清理。白又丹绕着自己的客厅看了又看，不过就是些书，教辅书，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都有，各种版本。她一辈子和小学生打交道，就攒了点这么些家底，都舍不得扔。朋友来她家里做客时，说，毕业生都烧书了，你还留着这些劳什子干啥。教科书三五年就更新一套，这些老黄历也跟不上

节气了。

是啊，好多知识都被否定了，比如过去写“生”字的笔顺跟现在都不一样，现在让白又丹回去教小学生，也是错误百出呢。

可是这些教辅材料中，每一处空白的地方，都被白又丹密密麻麻地写上了各种心得体会、真知灼见。比如阅读文三段式要领，如何提炼中心思想，三十几年的人生成果啊，都浓缩在其间了。

她舍不得扔。她能想象这些书页被工人们搬进废纸加工厂，瞬间变成齑粉的样子，她的人生也就变成齑粉了。

所以搬了新家后，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黄卷书页又一股脑跟了进来，客房兼做书房，但堆不下，权就在客厅里做几个大书柜，塞了进去。《低幼童话选》《四年级阅读训练》《作文通讯》，都还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模样呢。白又丹看着这些书籍，就觉得过去兢兢业业的日子还在，都还在客厅里蹲着呢。

但是老伴走了，总还得有个新气象，白又丹做了个折中的处理，让装修师傅把三间卧室给粉刷了，这样人睡着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天地鬼神跑来捣乱了。她倒不是迷信，从来也不怕鬼神，和鬼神对话，她倒还是期盼的，总还是自家老头儿吧，亲了几十年，断不了情。但是老人说了，现实中的人不能老活在阴气中呢。阴阳两隔，总有些干扰。

刷过卧室后，白又丹躺在床上，倒有些孤独了，老头不在夜里出现了。好像元气最虚弱的阀门给塞上了。说来也怪，没多久，老董就出现在她生活里了。

这个可以称作伴儿的老董，虽然没有过世老头那份亲密和信任，但生活中他也是最靠近自己的人了。

白又丹合上房产证，重新把它锁进柜子里。她有些困了，从老董开始跟她念叨这件事，就脑子搅糊涂了，一直到今天，她懵里懵懂地，好像是被一股力量推动着前行，这股力量是爱情吗？她想不明白，又被这股力量推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一周里，老董会来三次，隔天一次，或连着来好几天，又连着好几天没了人影。白又丹和老董的相识，是在嘉陵江河畔的嘉陵村。说是嘉陵村，并不是偏远农村，风景胜地，不过是一块城中村，四周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就这块地被城市森林圈起来了。其实过去，这里都是农村，嘉陵村挨着收获村，不过是城市化后，收获村这名字也消失了，变成了龙湖商圈、虎头岩商圈。唯有嘉陵村这块地还保留着，因为这里过去有一个豆腐干厂，厂倒闭后，挖掘机开了进来，弄了一地残垣断壁，地就裸露了出来。原来这豆腐干厂周围就有些田地，小打小闹的，现在田地就四平八稳，像模像样地长了起来。都说这块地被纳入规划，但一等就等了好几年，这几年也不是白等的，周围的人一开始还悄悄摸摸，后来就大大方方地栽种上了葱、白菜、莴苣，绿油油的，飘散着鸡粪狗屎的味道。这平房矮屋里时常钻出几个老婆子，拎着尿桶，往地里浇灌，十分珍惜的样子。老婆子也会在清晨或傍晚，到这些高档小区的门外，铺上一张塑料席，摆几颗菜，价格十分便宜。个头不比超市的大，但也价格低。她们会逢买家就说，“自己种的呢。”

“自己在哪里种的？”

“喏，就是那后面。”她们会抬手一指，那高楼后一片看不见的田地里。

“就是嘉陵村了。”有懂的人过来帮腔一句。

要是买主是年轻人，就不懂装懂地点点头，也不去计较那凭空一指的那块地在哪里。

倒是那 40 岁上下的女人，就多了一个心眼，多问了几句，好像立刻要去验证下是不是在那里种植的。“用的什么化肥？”她们还会有意讹一下对方。

“自己吃的用什么化肥。”

白又丹是知道那块地的。她也曾在那撒过一点红苕根苗，红苕这东西不用费神，夏天掐了吃红苕尖，炒或凉拌都可以，冬天自然就刨出来吃红苕了。可白又丹并不是个勤快的农人，后来绿叶也蔫了，红苕也腐烂了，她就当是个玩。那些婆子专心在地里捣腾的，每天都是按时去施肥

呢。她没有那个耐心。一个小学退休教师，种菜嘛，就当是实验好了。

有空的时候，她就翻一翻那些老课本。暗黄斑点的书页上，她突然会闪过一个念头，要不要去做家教呢，老教师也是很受欢迎的，这个念头刚一冒上来，她就合上了书页。一辈子还不嫌累呢。

退休的时日，清闲了些，也被遗忘了些。站在阳台上，远远地看见城市的轮廓。说不出是忧伤还是庆幸。本城电视塔就在视线内，看着不远，也就一公里吧，可实际上要坐车到那塔下，也得20分钟呢。如果看得久了，就能看见一些不存在的黑暗，眼珠往右，它们就往右，眼珠往左，它们就往左。老了，飞蚊症越来越厉害了。她有点悲哀地想起那句话，“人老了就废了”，这眼睛大概就是最先废掉的。再往西边看，还能看见那块城中村了，一点点，不多。

如果碰上阳光好的天气，在家里还是能眺望嘉陵江以北的方，这个城市山多，转几个弯就是另一个景象了，但江不同，江水始终盘亘着，在汽车跑道之下。嘉陵江水虽然看不到，但能想象到，就在自己房屋的东边，蜿蜒着隐藏在两岸之中。

只有在夏天涨水期，可以看见黄汤汤的江水浮了起来。那时的江水正是不好看的时候。

白又丹下得楼来，走上二里路，钻过大坪菜市场，顺着虎头崖一直往东，就到了嘉陵村。那天也是巧了，看见好多老居民在地里，无端端地，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白又丹也跟着去凑热闹。

嘉陵江远望清冽，但沿岸的地方却泡子翻翻，沉渣浮浪。“怎么了？”她问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茫然，只是闹哄哄看着江面。

啥事都没有，就爱凑热闹。她一边念叨，一边沿着嘉陵江边踱步。但是人潮的声音一浪一浪的。

“可惜啊，可惜啊。”她听见一个老头说。那正是老董，他对着别人说，也对着她说。

“出啥事了？”她问。

老头只是摇头。“太年轻了。”

白又丹看看河里，没有人啊，难道有人自杀了？

“才58岁呢。”老头这次正经八百地对白又

丹说，“淹死了。”

白又丹吓了一跳，又往河里看了看，没有尸体呢，她又转过头来，连警车、救护车都没看到呢。

“昨天晚上死的，清早就把尸体打捞走了。”

哦，白又丹有些失落，原来事情早发生过了，那家伙儿这是干啥呢。凭吊吗？这死者是什么人。

死者是什么人倒不重要了，囤积在嘉陵江边的婆子、老头都在长吁短叹，62岁呢，退休金才领两年，人就没了，可惜啊可惜。

“所以啊，买养老保险有什么用，早知道还不如存银行，吃利息也是一样的。”

“谁知道活长活短啊。”又有人反驳，“你活个90岁不就赚了。”

“看着吧，这嘉陵村就变成老人坝了，老人想不通就往这河里一跳，一了百了。”

“这政府也真是的，非要这个时候撵我们。等我们自然死了岂不好？”

“所以说死脑筋呢，吃屎都要赶头泡。”

白又丹从支离破碎的话语中才得知，昨晚在河里淹死的老头，是这嘉陵村的居民，也是被动员改造的居民之一，不过政府并没有暴力拆迁啊，这动员工作还没进行到尾声呢，又有说他是为了一个老太婆才跳河的。

真是越描越黑。白又丹想，一把年纪了，还能跟男女事扯上什么联系。又不是十七八岁情窦初开，要死要活的。可白又丹心虽这么想，耳朵却又挂在人堆中，想搜罗一点蛛丝马迹。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的，无非是说老头得了拆迁补偿，全给了野老太婆，老头的子女不依不饶，要他去讨回来，结果两家闹起来，老头要保晚节，投河了。

白又丹听到这里，哼了一声，她不相信这年代还有这样的故事。这些下里巴人，跟男女沾上了边的事，不论真假，都起劲着描！好像没这点事，日子就淡而无味。哎，人老了，对社会已无任何价值，自己呢，也找不到个支点，只能拿着些无关的人和事填补快入土的时间。这个八卦老人团就像个污浊的墨鱼池，大家都在里面抓瞎。

倒是刚刚见面那老头在人群里替死者洗白，“人间有真情呢，不管他是不是和老太太吵架，还是为了跟老太太证明什么，总是他下河这件事是

真的。这嘉陵江是母亲河，这母亲河养我们，也可以杀我们，爱就是这样了，没有不行，过犹不及。”

他说起话来一板一眼，又句句在理。白又丹就多看了他几眼。

老头活泛，逮住了白又丹的目光，主动过来攀谈。他说自己住这附近不远，过去是嘉陵村的人，见势不妙早搬家了，现在这块地政府要征用为滨江景观公园，是大势，拗不过。他经常回来看看，也看看过去熟悉的朋友，“怎么以前就没碰见过你？”他最后这一句话说得有点轻佻，眼角的鱼尾纹也顺势一聚，像金鱼突然张开了尾巴，有种突如其来的招摇，但在这严肃的死亡事件之中，却让人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下。

白又丹看见他的眼角有几条好看的鱼尾纹。

“我叫董宗夏。大家都叫我老董。”

她点点头，“我叫白又丹。”两人算是认识了。

有的人，认识也就是个认识，有的人，认识是为了做亲人。老董就是这样。没几天他就上门了，检查白又丹家天然气漏气与否，帮着扫地洗碗，一点不见外。过几天，没音信了，过几天又来了。

“我可不是学雷锋啊。”每次帮忙完，老董就对一边忙着的白又丹说话，提醒她什么似的。等她当真了，觉得要做点什么的时候，老董就说，“你看你，一辈子当老师，太较真了，走，去散步。”他们就一块儿出去，到嘉陵江边转转去了。

江风习习，江雾隐隐，白飒飒的一片，看得见城市和邮轮的外廓，看不清星星点点的人迹。白茫茫，一切都是白茫茫。

5

这个盹打得稀里糊涂。

白又丹睁眼的时候，天是黑的，一时没搞清楚是天未亮呢还是天刚黑。看了看钟，7点半，更糊涂了。下了沙发来，到马桶上坐了会儿，闻到窗户里飘进来的火锅牛油味，才判断出应该是晚上了吧。只有夜间人们才在家里炖火锅呢。仔细又听了听，听见走廊里传来各家各户锅铲和铁锅锵锵的声音，又有菜刀拍案板的声音，辣椒爆

炒滋滋的声音，她浑身哆嗦了下。这么晚了啊。

白天就是不经用。几件事一上手，时间就没了。所以，白天是不能安心做点自己的事情的。

儿子回不来不去管了，老董呢，她拿起手机，没看到他的留言，于是便把电话拨了过去。

“我今天不来了，你自己吃吧，改天来看你。”电话那头嘈嘈切切，应该是在外面，超市还是大街上，白又丹心里有点小小的不痛快。她打开冰箱，看见油腻腻的竹笋鸡，有几分嫌恶，拿了一个番茄、一个鸡蛋，“啪”地关上了冰箱门。

番茄鸡蛋饭，有营养又简单，永恒不变的一人晚餐。32年前她刚产子那会儿，婆婆就天天给她做番茄鸡蛋，“鸡蛋是最方便的营养品。”婆婆这句月子里说的话，她记了一辈子。她和婆婆的关系不好，因为月子里没有鸡鸭鱼肉，只有番茄鸡蛋。说婆婆懒也不是，她是老革命，做惯了领导，不会伺候人。年轻时一心为公，没有时间管过儿女。不仅自己长期吃单位食堂，也带子女吃食堂，不会做饭是历史遗留问题。如今上年纪了，回头来想疼孩子，主动要操持儿媳妇的月子，几番折腾，也就番茄鸡蛋最拿手。老革命做了还不忘宣传，街坊邻居一个劲点头，“这婆婆对儿媳妇可是掏心掏肺，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管了一代管二代！”

这婆媳嫌隙便在那时落下了。白又丹一辈子都记得番茄鸡蛋的事。

但说来也怪，一个人的时候，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做这道菜，这确实是最方便的营养品。她没有了恨，只是单纯想起了这句话。

浓郁的雾缠着夜晚，像要把所有的苦恼都倒出来。车流划过地面，落下滋滋的声音，带着一股子黏劲，也有人不着急回家呢。白又丹端着餐盘，站在厨房里一口一个喂、一口一个咀嚼着，那滋滋的声音，好像是别人的寂寞，听一听，站着也就吃完了。

6

老董和白又丹的相会没有固定时间，有时两三天，有时一两周，没有定性。但这次白又丹心

里却像杂七杂八码放了一堆乱家具似的，左右都腾挪不开，等着老董来张罗。电话打了两三个过去，老董无一不推辞，意思是他投资的项目刚走上了流程，得紧锣密鼓一段时间，所以暂时不去找她，“你放心，我忙就证明这是安全的，事情是正确的。”

他说的不无道理，白又丹放下手机，不知为何有点怅然。

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嘉陵江是彻底看不见了，大概也隐藏在这片城市浓雾中。这江水是城市的魂，有了这点魂，这城市才生动、妩媚。虽然它一直都在，但是看不见就是看不见。

周末的时候，儿子回家了。

白又丹心不在焉地给儿子做了一荤一素一汤，儿子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也不搭话。直到走到饭桌前，看了看可怜兮兮的几个菜，发作起来。“怎么就没点好的？”

“怎么不是好的？新鲜的夹子肉呢，芹菜肉丝、小菜豆腐汤，样样都是新鲜的。”白又丹也知道菜少了点，但是她提不起心情来做大菜，比如像以往那样，做条鱼、备上红烧肉什么的。她给自己找理由。“我说你也是，这么大个人了，也不能自食其力。”

“我怎么不是自食其力了？跟你要过钱吗？爸过世的时候，还有遗产，这房子还有我的一份，你说替我存着，好，我就信你替我存着，存哪儿了？我跟你要了吗？”

一提房子，白又丹就心虚。“房子迟早都是你的，你把家成了来。”

她知道儿子现在成不了家，好像他从来也没把婚姻当大事。说他有工作吧，也不是什么大单位，别人问起，她也叫不出那公司的名字来。东一家西一家的待段时间，一问他，他就说是什么西南片区经理，芯片、集成电路，大数据时代下的产品了，总是卖什么她听不明白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一个语文老师，跟你说什么高科技你也不懂。”儿子根本就没好生解释，“大数据时代，信息化时代，电视机、手机、空调、热水器、电脑都得用的零件。”

信息化时代？掏出手机，谁不是身在其中。可又往深里说，儿子和她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可到底是自己的儿子，说什么就信什么呗。总

之也没饿死，就是有些潦倒。

“看你老了怎么办？”她狠狠地说，并不相信这个三流大学毕业的儿子能和高科技结下多大个缘分，私下里却为他攒钱。

“我三十好几了，没有随便带女人回家过夜，没有跟你要一分钱，倒是你，应该多注意点，不要被乱七八糟的人骗了。现在的老头可不比以前单纯了。”母子俩没好生气地说了一通。

又过了半个月周末，老董还是没有来，白又丹心里就有些虚了。

“最近怎么样了？不顺利吗？”

“很顺利呢，我在海南。”

“你去海南干吗？之前怎么没听你说？”

“我在跟着他们考察项目，过两天就来看你。”

这次说到做到，四天后老董就回来看白又丹了，提着大包小包的特产，椰子粉、椰子糖、珍珠项链，摆了一桌。

“再过几个月，中华鹿神就要上市了，我们去考察了下公司，我是VIP客户了，只要一上市，股价就翻十倍，怎么说呢，20万就变成80万了。我得感谢你，你是我的贵人。”

白又丹怎么听都像天方夜谭。“哪有这么容易。”她担心他，可别被骗了。

“货真价实，下次带你去看看。那一大片森林都是我们的。拍了好多照片呢，我没发给你吗？对了，这次还带了好酒中华鹿神酒，这可是公司自产的。养生酒，我给你留了一瓶，2000多一瓶呢。”他去揭开背包，把那瓶红色纸盒装着的酒拿出来。酒瓶是个葫芦模样，烫金的字，非常艳俗。白又丹并不喝酒，倒也拿起瓶子看了个仔细。

“可别轻易喝，一定要在重要的场合、重要的客人来的时候喝。”老董拿过包装盒，说，“你看，你看，上面写得可清楚了。”

“那今天喝不喝呢，你。”

“找个特殊的日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老董又绽放出那张笑脸。“我跟你说，有机会你也参股，到我们公司里来，只要我在，公司里一帮老少没有一个不喜欢我的，都说我幽默、笑话多，其实呢，我就是比他们见得多。我们的总经理，一个女的，才28岁，那叫一个利落、能干！她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不服输呢，硬是把身价挣到了几百万。你得去听听她的演讲，太精彩了。关于森林投资，

国家已经放开了，要民间资本的入驻。”

“你说你去海南看森林了？你怎么知道那块森林是你的？”

“挂了牌啊，有我的名字。”

“你走了名字也可以换别人的。”

“我有林业产权证啊。”老董顿了顿，“只是还没发下来而已。放心好了，人家这么大个公司，北京、上海、海南、湖南都有。有什么信不过的。好多中央领导干部都在买呢。”

“哪个中央领导干部？”

“嗨！你就是不相信人。”老董有点不高兴了。“人得多出去走走，长长见识。”

白又丹没有再说话，她把那瓶酒又装回了红色包装盒里，放在了橱柜最右边上方的柜子里，那里放了各种酒，有两瓶是做菜用的江津老白干，认识老董后，又添了两瓶法国红酒、绍兴黄酒，还有他有时没有喝完拿回来的各种半瓶白酒，因剩着的就一直剩着，没有再喝，白又丹就隔三差五地倒进了泡菜坛子，腌泡菜了。

两人吃过了饭，洗碗扫地，又扯了些家常。电视里正在播映我市环境处理污水取得重大成绩，嘉陵江边的餐饮船今年被取缔了103家，实现了垃圾污水“零排放”，码头清理漂流物工程已经完成百分之九十，青山绿水可见，江边数千吨不合格石灰一扫而空，正在打呵欠的老董，不觉停住了嘴巴。

“你看，你看。”他招手唤白又丹来。

白又丹也往电视机前凑。“今年有点狠哦。”

“嘉陵村，嘉陵村。”老董的手往空气中指了指。白又丹等着他说下一句话。老董却把他们心知肚明的话掐断了，落在了喉头里。“明年，这滨江公园是搞定了。”他突然把话调转了一个方向，“我说什么，人要有大局意识、大局意识。”

他们都没有把那最悲惨的话说出来，好像那样会一语成箴。

这晚，谁都没有说留下、要走之类的话，洗完脸，洗完脚，反锁上了门。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地坐到床头，各自盖一床被子，躺着说了一会儿话，后来其中一床被子被踢到了墙角边，又过了半个小时，两个各自盖了一床被子。

“这样睡得更好些。”一个人说。

“是啊，晚安。”另外一个人说。黑暗之中，

一切又都安稳了。

7

日子很平常，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虽然说见面不多，但每次老董来，都主动做做饭菜、洗洗碗筷。他眼尖，总能看见家里缺点差点什么。手脚麻利地给弄好。

“现在新出了一种加热式马桶，坐上去，不冷，还能直接在上面冲屁屁，不用手，不用弯腰啥的，屎尿都给你冲干净。”他津津有味地介绍。

“你怎么说得这么难听。”

“嘿，高级呢。”老董笑她是个蠢婆娘。

白又丹笑起来，没有男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也就老董敢说，她也爱听。没多久，他就真的弄了一台这种马桶，装修工人在厕所里忙了三五天，把原来的拆除了，填坑，晾干，粉尘弄了一客厅。

捣腾一个家真累。但老董真男人，直接在7天连锁酒店给开了一周的房。白又丹有点犹豫，她揣测着老董是不是也借机跟她住一块了？这不愉快的前科飘到眼前，他们的夜晚，让人犯怵呢。可这话不能直接问。

老董像是看出了她心思，说，“放心，这是给你一个人开的，我也不想你去别人家挤，寄人篱下滋味不好。我家呢，给租出去了一间，又不方便。”

他什么都想到了。白又丹说不出的感激。“瞧你这日子过得。得不偿失。”

“不急，等我这一笔赚了，再去买个新房。”老董志满意得地说。

“到时候新房又给租出去一两间？”白又丹嘲笑他。

“租给你行不行？”他把脸凑上来，“到时你给我做饭，算租金？”

白又丹正要开口，老董一把抱住她，“说真的咱俩一块儿过呗，等我挣到这笔钱就娶你。”这话着实让白又丹抹去了羞怯。

酒店当街，晚上车来车往之声不断，但白又丹并没有受到影响，想着未来有个男人替自己张罗，一切都踏实了。白天，老董过来看她，一块散步，

吃饭，有时也到宾馆里坐坐。住到第四天的时候，老董就直接躺在了大床上，拍拍床铺，示意白又丹也躺过去。“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他搂着她，果然没有那种事情，“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觉得年轻了？”

“是啊。你说怪不怪，咱俩在一起怎么说话就像孩子，半大孩子。”白又丹停下来说。“老了就小了，是不是这样，其实是老了。”

“是吗？”老董一个猛子压到白又丹身上，白又丹“啊”了一声，这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一幕已经在脑子里浮现过多次，现在就要兑现了。她闭上眼，忐忑地想着，他到底爱我什么呢？一脸的褶子，我自己都不爱看。但是身上那个声音却温柔起来，“你放心，我就想看看你的真心。”

这个看真心的过程，窸窸窣窣，像蚯蚓钻土，见不得光，又得抓紧时机，扭扭捏捏地将周公之礼就算行完了。事后老董还体贴备至，拿过她的手，摩挲起来，大拇指在手掌中一道一道地划着，“这上面都是经络，经常刮刮有好处，头疼脑热的，刮一刮就好了。”

白又丹什么话都没说，她享受着这份宁静。老董是真细心，不用女人吩咐，就把女人心里的那点小心思都看到了。

“日子还新着呢。”老董躺在宾馆的大床上沉静了下来。“我有一个主意，这5个月的时候，中介公司会来催你还钱，如果到时候还不上的话，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最好在它催促之前把钱弄好。”

“那是啊。”

“你这房子不是估价120万吗，我们再出去贷款一次，把这40万加利息按期还给第一家中介公司。这样时间又延长了半年。”

“拆东墙补西墙？”白又丹嗖地坐了起来。她真睡不惯宾馆的床，这软塌塌的，越睡越疲倦，越睡越睡不着，要不是身边有个贴心人，她真有些度日如年。

“别急啊，这叫维持资金链。”老董不急不慢地说。

“那你还不如一次贷款半年。”

“利息重啊。”老董又耐心地给她算了一笔账，一次贷款三个月，还贷利息2.8%，一次贷款半年，还贷利息6.4%。这多出来的0.8，就是鼓励大家

赶紧还钱啊。

“那能省多少啊？二次抵押查出来怎么办？”白又丹晃了晃脑袋，没算明白。

“我这是合法的，没有超过总价呀。”

白又丹看着他，琢磨着他思考这件事应该是很久了。可是她心里并不愿意，这样的话，她的房子已经贷出去八十几万了。她信得过眼前这个人吗。可是刚刚他们还肌肤之亲，赤膊相见。

“你以前说咱俩是亲戚。”

“现在不仅是亲戚，是亲上加亲的亲人。”他哄起来的样子，几道皱纹都聚集在眼角。两双眼睛像大尾巴金鱼一样，在荡漾生光。

白又丹高兴不起来。她也知道他们要谈婚论嫁必然涉及财产的事，不划算，伤脑筋。爱情说不上，但依赖还是有的。可这亲人听上去并不让人太开心。

8

白又丹住这酒店一周，接到了儿子的电话。没好生气，说好端端的家，弄得乌烟瘴气，想回来休息，都用不了厕所，抱怨了一通。

白又丹在电话里给儿子解释新马桶的好处，“这种事情本来是你该想到的，你想不到，我自己管自己还错了！”老教师的秉性又出来了。母子俩互相挂了电话。

回到家里，白又丹做完了清洁，试了试新马桶，果然好用。过了几天就叫老董来试试。试完之后，便又跟着老董去办理了第二次贷款，及时把第一家中介公司的贷款给还了。

“其实钱蛮好挣的，是不是。”老董说，“你看我们要是永远这样，借一家还二家，就可以十年二十年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就是自己要麻烦点，几个月就去走一趟流程。”

“话是这么说，那多操心，总是欠着钱，总得挂着个事。”

“有我在，你操心什么。”

白又丹看看头顶的黄葛树，葳蕤滋润，“这话说的也是。”她想，要老董一直在身边，自己也省心了，活了几十年，就没相信过什么人，什么

都要亲力亲为。突然有个比自己能干的人，凡事都能想到自己前面，弄点招数，才觉得自己以前逞那些能也不值得一提了。说起来，她也是人前人后受人尊敬的语文老师，咬文嚼字，纠正错误也成了习惯。只要不是标准答案式的行为都看不惯。但这一切又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儿子，过世老伴，退休……世界在一点一点改变她的看法，过去什么都要争，渐渐地也不争的。

不再工作以后，一些判断和理解似乎都缩了头，好像遭遇了寒流的动物，只得躲在窝里、门口观天象了。这观天象也并不准确，可是话到嘴前，就变成了一缕烟雾，没了。

换作十年前，或再年轻点，碰上老董这样的人，她是睬都不睬了。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男人是刚愎自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她会等着看他倒霉的那一天。但是现在，老董的气焰比她还张狂，理直气壮，而且在他身后，还有一帮吆喝的群众，怎么说的，老董说的那些也不是全都无理。中华鹿神的新闻，在百度上还真有一些呢。比如中华鹿神的青年企业家于某某荣获内蒙古十大杰出青年，又或中华鹿神走访吉林省十余村小捐书20万余册等等。

更主要的是嘉陵村的那些人，只要你走到他们中间，就会发现他们鬼鬼祟祟，密谋什么。但你一旦说出中华鹿神最近在安排海南、南昌等地的旅游，他们立即就会把你奉为知己，拉到那个圈里。

“600元去一次海南，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他们小心翼翼地谈着这些价廉物美的旅游，并且为能够入选的人员感到钦佩，甚至嫉妒。财力雄厚的人，能够分得更多的汤羹，福利的天平自然也倒向他们。

“现在机票打折，所以便宜。”白又丹说。

“再打折也不会这么低。公司还给了每个人一千多的补贴的。”

这些话让白又丹心里生出一些得意。为老董也为自己。

这些天老董还传给她一条新闻：《中华鹿神创造神话 E板股票上海挂牌》。那些企业家西装革履、神采奕奕的照片，很是激动人心。股票有风险，投入需小心。这些话她看过很多次，也信了多次，所以她自己从来不碰股票、理财基金，她不是那

种缺钱的人，非要靠着一点利息或租金过活，她不想操那些闲心，也不想去冒险。每个月有多少花多少就够了，挺知足的。所以有时候她会开玩笑称“冒险家老董”，但这话里却并没有一丝鄙夷，反而是一种爱意。

有时她自己也奇怪，过去自己避之不及的这种投机分子，怎么会这么爱起来了呢？这种爱，不是爱情的爱，而是可爱的爱，觉得他干什么都挺有理由，任着他，随着他。这态度就像对着自己的儿子一样。想到这里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女人的母性竟然是源源不断的，年老时生出的这种母性让她觉得自己还是有生命力的。

很好，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退休后那股颓废劲儿，似乎也随着新式马桶的到来，一骨碌冲走了。

白又丹在家里踱来踱去，看着家里的什物，旧中有新，新中有旧，马桶还能自动升温呢，只要你坐上去不超过十分钟，那股热量便紧紧地贴在大腿根处，然后慢慢地爬向膝盖窝，再到小腿。坐久了，手也凉了，也把双手放在便台上。

每次用完后，白又丹都要用酒精仔仔细细地擦拭一遍便台。右手边那款小小的长方形的操作台闪了几次红灯，就告休息了。

这就不是日子吗，新新旧旧地接上，不突兀，不跳跃，太新的，就像一个坑儿，迟疑着是不是自己的日子，不知经不经得起呢。太旧了，人就在过去里给憋死了，就跟老在水里潜着不上来一样。

白又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人是群居动物”这是政治品德课里开篇中的一句。她看见自己的旁注，“人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参与到社会中才有价值体现。1984年1月26日”“学生考试结束，解散，恢复平静，群居难出思想。1992年7月。”诸如此类的还有1993、1995年的字迹。她现在倒很想写两句，“人到老弱之时，更需群居，抱团取暖擦出思想火花。”她在书桌上找到笔，想写下来，但怎奈笔墨到一半时，写不出来了。怎么画都画不出一个完整的字。无奈她放下书本，又去笔筒里找其他能写出墨的签字笔，都干得差不多了。有两支钢笔，也不知多久没用了，也不出水。好吧，总算找到一支圆珠笔，她又匆匆去翻开那本书，蓝色的字迹添在黑色的字迹之后，突然失去了庄

严。整句话的意思也变得可笑。白又丹停顿下来，仅仅在抱团取暖字后画上句号，写上2019年1月13日。

教科书又重新插入书架里。这些书脊之间，藏着不少缝隙，黑灰灰的看不清楚，可自己的一生不都从这屋子的缝隙里渗透出来，年轻时候的血气凝结在笔记中，现在呢，倒有些老了扬眉吐气的奋战感。人的一生是得多新鲜呐。这之前经历的生老病痛都不重要了，都烟消云散了。过段时间，不知老董还会给家里捣腾什么新鲜玩意呢。

过去的那老头，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虽也顺心，但啥都自己说了算，又不免生出点怨气，觉得凡事都要靠自己。她小女人的藤蔓都没个地方攀附，不得不夹断、灭绝。久了，性格脾气都硬了，三句话就颐指气使。

日子一点点地改变，白又丹的心情也变得莫名其妙了。小歌小曲也飞进了她喉咙。通常是在唱完以后，她才意识到，呀，这不是过去年代的情歌吗？“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夜半三更哟，盼天明……”曲子是悠扬，但这歌词，总不是这个岁数人唱的，她回过神来，又住了口，但心里却难以抑制，什么也阻挡不了，要飞出窗口，那欢快劲儿不是自己的，是谁的？可不还是自己的。她脑子里突然闪过恋爱这个词，但很快就躁起来。

莫名其妙的高兴一多，就会忘掉危险。

她和老董俨然过起了夫妻般的生活，感恩之心在每天清晨拂晓时降临。餐桌上刚换了樱桃碎花的桌布，熬好的小米粥和刚蒸热的馒头。老董端起碗，嘬了口，才夸了一句，锁孔就响了。

“你来我家干啥！”儿子大概是被眼前的惊了，没好生气地说。他一脸疲倦，直奔卧室。白又丹正在卧室翻床被，热气腾腾睡了一夜，味道还没消散。那主卧未折叠的铺盖，正在手下翻腾。

儿子在卧室门前刹了一脚，脸黑着，“怎么，昨晚又在这里睡了？”

“你怎么说话没大没小。”母亲不高兴了。

儿子又折回到餐桌前，提高了声调，“你昨晚又睡我家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妈结婚！”

老董愣了下，“年轻人，火气不要这么大。”

“不结婚，瞎睡什么睡！”什么难听他就捡什么说。“你自己没房子吗？你就这么爱蹭老太婆家

里！你房子租出去了！算盘打得精嘛！”

“嚷嚷啥，嚷嚷啥，”母亲跑出来，羞得连忙给老董递眼色，快走吧。

“小子，我跟你说，这房子是你母亲的，我们是自由恋爱，你不能干涉。”

“自由恋爱个屁！”儿子继续嚷，“你交伙食费了吗？你给我家添过什么吗？你这种老头我见多了，满大街骗老太太，谁家房子大，就跑谁家来住。要过日子可以，摆一桌，两家人谈一谈，你房子呢？”

老董笑笑，“小子，你打什么主意，我清楚得很。你就一辈子啃老吧。我不跟你理论，我还有事要忙，先走了。以后我跟你妈住了新房子，你可别来蹭！”

说完，他扔下餐巾纸，头也不回走了。

儿子气得在客厅里咆哮，“妈，不是我说你，你还为人师表，这些老头你知不知根底！”

母亲看他一脸疲倦，知道昨晚又没睡好，回家来撒气，便不言语，赶紧收拾碗筷到厨房，儿子又跟过来。“妈，你就这么熬不住啊。我都还没结婚。”

“你看你像什么样子，我还没说你，昨晚干嘛了？没睡觉？别跟我撒气。”

“我上班啊。熬了一夜通宵，回来喝碗粥。你倒好，你看你干的什么事。”

“我干了什么事？”

“他怎么又在我家睡觉，他安的什么心你不知道？成天鬼鬼祟祟。”

白又丹从来没跟儿子开诚布公谈过这件事。她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自己的事情还要征求儿子同意吗？当妈的也太窝囊了。吃晚了，人懒了，就借宿了。也不是很过分的理由。

“他睡的是客房。”白又丹这话一出，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就算他睡的是客房，可外面的人不这么看。反正就是在家里住了一晚，还背个名。”

“他也是好意，专门来看我，昨天带了好多东西。椰子糖、椰子糖……”

“又带酒了？”儿子反应过来，立马打开那个橱柜，红色礼盒的中华鹿神虽然放在最里面，但还是那么醒目，儿子手一伸，就掏了出来。

“小心啊，2000元多一瓶呢。”

儿子端详了下，拿出手机，对着上面的二维码扫了扫，很快，脸色就变了，他的手指不停划拉着屏幕。

“他跟这家公司有什么关系？”儿子冷冷地问。

“他参股了吧。”母亲小心翼翼地说。

“他跟你借钱了吗？这个骗子，这是个骗子。”

“怎么了？”

“他有没有跟你借钱？”儿子怒目圆睁。

“我哪有钱。”白又丹的声音弱了下去。

“这么说，这老头挺有钱了？”儿子阴阳怪气地说。

“他也没钱呢，他是嘉陵村的人，这不，住的还是还建房。”白又丹问，“手机上说啥了？”

“诈骗团伙，这是个诈骗团伙。你和他少往来。”

儿子又照着手机念了起来，“中华鹿神非法集资，靠卖森林产权欺骗消费者。”儿子抬起头，“这酒也别喝了，有问题。”

“我没喝。”白又丹小声地说，心里却七上八下起来。她不敢对儿子说出实情，她怕那万一是真的。

“妈，不是我说你，你几十岁的人，要找老伴，我也理解，但不能随随便便，捡到篮子里就是菜，他说他住还建房，你去看过吗？房子没我家大吧。要是你们结了婚，住哪里？住这里？我要是结了婚，住哪里？跟你们一块儿住？这不是笑话吗！他要安心结婚，就弄套房子！”

这些道理白又丹都明白，可是从儿子嘴里说出来，就特别不爱听。

“行了，行了，我的事情还要你管！”

“你要是真没事情做，还可以去做做家教，老教师多吃香，不要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混。这人是什么？城市农民，偷奸耍滑一辈子，你算不过他的！”

“那你又在做什么？吊儿郎当，没个正业。三十好几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看看别人像你这个岁数的，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你整天跟些什么人在一起，鬼头鬼脑，神龙见首不见尾。”

白又丹被说得冒火了，老教师的脾气就发起来，儿子还管起娘来了！“我还没管你，你还管我了！我告诉你，我就是把钱给他了，你又管得着什么，又不是你的钱，是我的钱！”

儿子瞪大了眼睛。“你说的真的？”

这眼神让白又丹斗志昂扬，“我把房子押给了！”这话一出，白又丹也有些后悔，但是已经收不回来了。

“你疯了！”儿子咆哮起来。“你把房子过户了？你把房子过户给他了！”唾沫星子从天而降。

“没有过户，我只是做他的担保人，需要房产做抵押。”白又丹的声音小下去。

“妈——”

9

人饿了就要吃饭，困了就要睡觉，这是身体的本能。但有时本能也会被强大的虚无控制。只要你心心念念一件事，这件事就会成为你的起居饮食，成为你的吃喝拉撒睡，成为你的灵魂与上帝。

因为它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控，事情和人本身也都变得虚无起来。

白又丹不觉得饿，也不觉得困。每天早早的，神志就清醒起来，想起过世老伴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一件一桩，都清晰无比。那过世老伴也是惧内，什么都听她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以前觉得他窝囊，没出息，半天放不出个屁来，现在才觉得这样的人是最好的。如果人生犯了错，那是白又丹自己的错，她能接受自己的错，会改会反省，这是教师职业给她带来的习惯。过世老伴是不会犯错的，他永远都活在自己的教导下，没有机会突围，自然不会犯错。

可是老董不一样，从一开始，他就不听从自己的安排，反而要拽着自己往他那条道上跑。他那条道，她并不太理解，只是有点新鲜。人一旦没有工作的束缚后，什么事情都会让自己新鲜。

那新鲜感是一种力量，类似铁球一样的东西，可以捆在人的脚上，不至于让人每天都过得轻飘飘的。

白又丹尽管没对任何人说，但是退休后的失重感却是一点一点到来的。早上六点醒来，精神百倍，熬上杂粮粥，煎鸡蛋，花一个小时做上营养早餐，之后去小区打上太极一个小时，回来早

餐后，再读书十页，又或练习书法。刚开始一个月还井井有条，但很快惰性就像小虫子一样爬上来了。

那么讲究干吗呢？每天又没有重要的事情，没有退休前那样繁复的脑力消耗，早餐也就随便了，有时甚至懒得洗碗。看两页书，又看看阳台外，有人在跑步，有人在带着外孙闲聊，时间轻飘飘的，唉，不被社会需要了，就少了一根钢索拉着自己，这自律的桥，就禁不住一点点往河下沉。

早餐也不那么讲究了。

她在网上看了几则关于传销的新闻，都是和非法集资性质差不多。比如“投资”一股3万元，然后分30个月返还每月3000。更是可以发展别人进来，别人同样交3万一股，但是发展他的人只需交2万2到公司，剩余8000归发展人所有。

老董不是说他入股以后，每个月的收入都增长起来了吗？他增长的工资不是和这非法集资如出一辙吗？这新式马桶，日常大手大脚的开销莫不都是这样来的？

白又丹从没具体问过老董有多少钱，每次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老董就含糊，“我这个人是有钱就花，没钱就蹭。”“钱是越花越有的。”

他这种态度虽然让人觉得不爽快，但是她也理解。于是自己倒做出大方的姿态，“我每个月就4000块养老金，和儿子一块儿吃饭不多也不少。”但她心里想着，这4000也不少了，在退休人士里算是很不错了呢，每个月还能攒下一点。她把这份洋洋得意轻描淡写地表达出来，好像根本不在意钱一样。这也是她希望在老董那里留下的印象。

她到底是哪里错了？

儿子天天回来说这是个传销公司、诈骗公司，白又丹白天只管盯着电脑，希望找到点更多的线索，但是关于中华鹿神的就那么点多。

不久后，她又翻看到一条新闻，上面说，鹿神酒业从2012年开始已经在全国发展了100余家代理商，未来更计划在全国建立数千家统一标准化的专卖店、直营店，产品和服务将覆盖中国大陆所有地区。

“这些画饼充饥的话，你都信！”儿子立即反驳了她。

白又丹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海浪里，被两拨不同方向的海水冲击着。她点开110的法律咨询网页，

开始详细询问中华鹿神是否是传销。然后一个叫付媛媛的律师只是简单回复了几个字“可以报警处理”。

白又丹陷入了更深的迷惘，老董几乎不接她的电话了。

日子也从不接电话开始，不讲究起来。

不讲究起来，每天的时间仍是过得很快。白又丹远远看着嘉陵江，江上的桥都坚硬结实，钢拉索在天空中划出恒久不变的五线谱，但是白又丹觉得自己的拉索上，有个零件掉了，这些人生中的零件，总会被时间风雨腐蚀的，它们正在以不易察觉的速度下坠。

就这样东混混、西混混，时间也就不在了。明明去菜市场买了丰盛的食材，轮到11点半时，又提不起劲儿来做，有时就下碗面应付过去了，到了晚上，想想，一个人，弄什么大餐呢，还是炒个素菜对付过去吧。

只有每次到菜市场时，看见那些琳琅满目的新鲜食材，又幻想起今天得做个宫保肉丁、红烧肥肠，满身欢欣地要和厨房大战一场。然而这种美好的感觉到了家里，不到两个小时，便消停殆尽。

白日里东想西想就滑向夜晚了。过去的事情、未来的事情，空耗神思。有时呢，白又丹也去逛街，买双鞋，逛逛书店、公园，但心中并没有升腾起满足感，她只看到一些和她差不多年纪的老人在那里，说的也是各自儿女或孙子孙女，那些谈话并不能让她高兴，只是另一种打发时间。

她就坐在这种百无聊赖的时间之上。

她怎么可能会被骗，教书育人一辈子，老了老了，她还错了？但是她还是存了一点侥幸，老董不会骗她，他们不还是一门亲戚吗。

她给他打了几个电话，“儿子知道了。”

“你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吗！你还信不过我！”

“那你什么时候能把钱还上。”

“等一等啊。”

是啊，得等一等。换作是她，她也会这样对别人说的。不是解燃眉之急吗，这急还没解开呢，又给别人加一急了，换谁谁不气。

10

她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那块天地发呆。白茫茫的，撞也撞不死，就是耗着，等一等，是啊，万事都要等一等。

但是儿子不放过她。

“你带我去那家公司！”儿子冲母亲嚷道。“把他叫上一块！”

白又丹面露难色。“等一等啊，怎么就不相信人。”

“他不愿去吧！”儿子说，“你带我去。”

云朵一团团的，抱成一片，遮蔽着整个城市，看不到阳光，也没有风。母子俩一前一后走着，白又丹想起小时候，都是她拖着孩子去学校，一路数落，现在她觉得自己是那个孩子。

公司还在，前台小姐礼貌地把他们带到经理办公室。

“阿姨，这合同是白纸黑字，有您的签字，有我们的公章，是合乎法律程序的，只有让他在规定时间内把钱还上，这房产证就还是您的。”

“可是还有45天了啊。”

“是啊，到了45天若没还，我们就会申请法院没收您的房产进行拍卖。这也是合乎法律程序的。”

“我只是担保人啊，不是我借钱，你应该找他董宗夏还钱啊。这是我唯一的房子，你要把我的房子收了，我到哪里去住啊，我只能流落街头。”说着，白又丹就哭了起来。

儿子在一旁早就看得不耐烦了。“是这样的，我妈被人骗了，这个合同是不成立的，你们最好找到董宗夏，跟他交涉。这件事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这位先生，合同是真实有效的。你放心。如果你觉得你母亲被骗了，就应该找到当事人，如果要走法律程序，你和他打官司。如果你跟我们公司上法庭的话，你也不会胜诉。”

“你们这是假合同，是诈骗！”儿子拍起了桌子。

但是立马就有保安控制了他。

“请你冷静，先生。”他们不动声色地说，“是不是诈骗，不是你说了算。你可以去咨询律师。

如果你要在我们办公室动粗，我们也不会客气的，你影响到了我们公司的声誉。”

白又丹已经被吓坏了，尤其是儿子怒火冲天的样子。他从来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这一点上，他越来越像自己。一点点小事都容易被点燃成一场大火。不过以前这场大火是冲着过世老伴的，他已经被烧没了。现在那场被继承的大火正在扑向自己。

白又丹自己挪到门口，她希望儿子像以往一样，在她的示意下，会跟过来，他太不会处事了，只会一味地闹，他盲目地相信，闹，总会有结果的。

天空还是白茫茫一片，没有任何色彩，车来车往，川流不息的人，让白又丹心中升起一股无所依傍的悲哀。

教了一辈子的书，老了，自己倒给人学费，她不相信。

11

在区法院所在地的桂林街，大大小小有二十几家律师事务所，找一两家问问，总会有办法的。

白又丹在这条街上张望了好一会儿。“墨点”律师事务所门口的一个男人叫住了她。

“阿姨，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啊。”白又丹犹豫着，要不要过去问问。

“进来坐坐呀。”

“啊。”白又丹想咨询费贵不贵呢。

“不管大事小事，多问一问，总还是好的。”那男人笑容可掬。

白又丹不自觉地把脚踏了进去。她吞吞吐吐地把房产证抵押的事情说了一遍。

“哦，这种事情呀，我们见得多了，要分两面看。”

白又丹舒了一口气，心想，我就说了，我当了一辈子教师，难道还要被人教育不成？“两面看，怎么讲？”

“一种呢，就是确实是你的笔迹，是你在清醒状态下签字的，有录音录像的，这种就得抵押；另一种呢，是你在不清醒状态的行为，是被人胁迫的、利诱的。”

“这个怎么去鉴定呢。”

“这个鉴定就很费周折了呀。”男人搓搓手掌，“要去取证，调取摄像头里的资料，还要有人证。”

白又丹皱皱眉头，“你是这家事务所老板吧。”

“我不是老板。”小伙子笑了，“我只是个律师。”他递了一张名片给他，洪武迪。

“小洪律师，你们怎么收费呢，就我这桩事。”白又丹想，这次一定得把价格问好了，不能稀里糊涂。

“如果你要在这里做官司呢，这些咨询费啊，就给你免了，你知道这些取证什么的，都很费时费力，也是成本，不过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受害者争取应得的利益，所以我们到时会收取你房屋的百分之三的服务费。”

“那要败诉了呢。”

“那我们就收点手续费，也不多。”男人说，“不过阿姨，我们也不想败诉，我们不打没把握的仗。”

白又丹露出了满意的笑。她站起身来，“那我带你去那家公司吧。”

“先不着急，你填张表格吧。”男人说，“阿姨你把地址写清楚，我们自己会去调查，完后你就回家等消息，有进展我们会立即通知你的。为了表示互相的诚意，你到那边那个女孩子那，”他指了指后面，“扫个二维码，付上诚意金。”

白又丹愣了一下。

“阿姨，别着急，这3000诚意金，到时会在你的总金额里减除的。总价还是百分之三。”

白又丹按了按皮包，“我没带这么多钱出来。也没带卡。”

“没关系，那等你吧。你肯定也是比较过许多家了，我们这家也是你精挑细选的结果。”小伙子接着说，“不过取证这件事，一定要尽快，有的摄像头资料保存期只有一个月，长则半年。”

“啊，”白又丹叫了起来，“好像超过了半年。”

“没有关系，这种技术难题，我们有办法攻克的。”他露出了笃定可信的表情。

白又丹站在律师事务所的门口，放眼望去，蓝的红的招牌，晃花人眼，多少艰难苦恨、人间不满都扎堆在这里了。她其实还可以再去问问。

一辆摩托车“嚓”地在门口停了下来，来者从包里掏出一沓密封文件袋，男人走过去，签了字。

“阿姨，看吧，这些都是我们代理的案件，时间就是胜利。”

12

这一夜，白又丹睡得并不踏实。她还是觉得应该货比三家。

半夜坐起来，望着黑乎乎的家具，心想，惨了，这3000元怕是打水漂了，她又拿出纸张来划拉，这下损失的，可就是一处房子加3000元了。她又想到儿子那张脸色，咆哮的样子。

黑夜的孤独感从家具里跑了出来，怪物似的蹲在白又丹旁边。她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头脑昏沉地和那些怪物相对，得硬撑着，仿佛睡着了，房子和3000元就果真蒸发了一样。

不知不觉，天露出了晨曦。白又丹收拾洗漱了自己，又往桂林街上去溜达。

她悄悄地去了几家律师事务所，这次她狠了狠心，交了几个200元的咨询费，得到的结果大致相同，她心里才踏实了。但是对方也把话说得很活，最大的难度在是否能成功取证影像资料。

回到家时，天又黑了。白又丹筋疲力尽地坐在沙发上，差点睡着，门就吱嘎开了。不用看，她也知道是儿子回来了。

“没做饭啊。”那头不阴不阳地说。

白又丹没搭理。

“怎么，你自己都不想吃饭了？”

“三十几的人了，还要我给你当保姆？”

“嘿——”儿子大概是被刺激了，走到白又丹面前，“妈，你可不能生病，不然我们的房子可就要不回来了。不是我说你——”

“说什么说，有什么好说的。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我不过就是不小心栽了跟头，难道就爬不起来了。”

儿子愣了下，“怎么？老头把钱还你了？”

白又丹拍拍沙发，“柳暗花明又一村。”白又丹又如是这般将律师事务所取证的事情又讲了一遍。

“这么说，这合同也可能无效？”

“法律也不外乎人情。”白又丹把律师的话又

说了一遍。

儿子半信半疑。“我也觉得这事有回旋的余地。那咨询费怎么算。”

“这些都是小钱。”白又丹不耐烦地挥挥手，将诚意金的事情按下不表。

“那得赶紧催了，可别夜长梦多。”儿子去厨房弄了两碗面，两人稀里哗啦地吃完啦，将碗筷往厨房一扔，就啥也不管了。

13

一周后，白又丹就接到了“墨点”事务所的电话，有要事商谈。

“阿姨，取证很困难。我们没有明确的理由调取监控影像。而且时间太久。”

“可是，你们收钱的时候，不是打包票说没问题吗？”白又丹嚷了起来。

“阿姨，别激动。”小洪说，“我们需要一些潜规则行为，至于具体怎么说，这是我们的事情，也不便告诉你，不过要打点这那的，这样的成本就得增加。”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这眼神让白又丹似曾相识，年轻人的目光坦然真诚，没有一丝回避，这一刻她心软了，终于想起在哪里看到过。

“好吧，要加多少。”她认输。

“两万，还是那个二维码。”他温和地指了指后面。

二维码像个老虎口，只听得“嘟”的一声，这顿它才饱了。

刷完卡的时候，董宗夏的电话来了。白又丹看着那个熟悉的号码，一时不知该不该接。空气中有一种含混的人语声，遥远的地方模糊的欢快，她辨不清。

“老妹，多长时间没联系了。”她忐忑不安地听对方说话，不知他是否已经知道她的行动。“还在生气？”

“哦，你忙啊。”

“都是无事忙。”他懒散的口吻像草丛中若隐若现的虫子。“出来喝茶吧？”他试探她的口气，“要不还是你家？儿子在吗？”

若不是因为刚刚交了两万，她白又丹立马就要跟他横眉冷对，他可真会挑时候，“儿子在呢。”她不知道是不是该拒绝。

“他知道房子的事了？”老董顿了顿，“你得相信我。这周末咱们一块去钓鱼吧，我知道有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在四面山脚下。”

“我不会钓鱼。”

“老妹，生啥气呢。咱多久没见了。你不是也想见我吗。说道说道房子的事。”

“你要不把房子的款给还了吧，快到期了。”她临时决定放他一马，那两万三千八百，就不要了，要怪就怪自己没什么财运，不是在这里落了金，就是在那掉了银。

“我有一个办法，就是准备跟你商量，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白又丹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可没钱了。”他是要继续借钱吗？

“谁跟你要钱了。你是整天呆在书斋里，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样了？信用卡知道吧，这就是个信用支付的世界，你出来，咱俩唠唠正事，尽扯些没用的。”

白又丹坐了两站车的路，约在九龙广场见面。

虽然是工作日，九龙广场仍旧人流穿梭，三三两两拎着小包顾盼生辉的年轻女人，散发传单的年轻男人，还有一些像她一样，一看就是退休了没事瞎逛的老年人。

她捡了一处没人的空椅子坐下。老董找她干什么呢？她揣测着，如果他把钱还了，之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可这转换也太快，她的心里还一时无法从情绪里转弯。白又丹平复着这段时间里的怨愤和生气，尽量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毕竟他还给家里重新装修过，也不是谁都能做到这一步。

商业楼的绿幕玻璃反射出人们的的样子，像流动的船，煞是好看。一个穿白牡丹蓝底衬衣的男人出现在里面，然后越走越远，到了白又丹身边。她抬起头来，没认出来。

“老妹。”

这一声让白又丹吓了一跳。

“怎么穿成这样？”

“哪样？”老董见怪不怪地说。

“找我什么事？”白又丹有点没底气。

“没事就不能找你？”

“没事你确实没有找我啊。”

“你看你，什么事都这么较真。”老董坐下来，“儿子知道房子的事了？”

“是啊，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想到一个办法。”他转过头来，白又丹看见他领子上也有一半的白牡丹，这种料子做裙子倒是挺好看的。“怎么样，这牡丹喜欢吧。”老董注意到白又丹的眼神。“回头我给你弄一件，是苎麻的，荣昌非遗文化产品呢。”

白又丹撇过头去，“什么办法？”

“这不是要到期了吗，可是我一时还不上，不过呢，这个房子还可以进行二次抵押，毕竟总价值在那里，用这个二次抵押款去还一次抵押的还款，这事不就了了。”他满面堆笑地说。

白又丹望着他，“什么意思？”

“就跟信用卡的道理一样，你办理了两张信用卡，这个月你用第一张卡透支了3000，那么第二个月就用第二张卡去透支3000，去还第一张卡的欠款，到第三个月，又用第一张卡去透支3000去还第二张卡的欠款，这样，你根本就不需要花自己一分钱，就可以不负债了，左手还右手的道理。”

白又丹瞪大了眼睛。

“当然了，人得勤快一点。熟悉了这些流程，都很简单。”

“你真想得出来。你是要把我的房子全部耗干吧。”白又丹跳了起来。

“坐下，坐下，你这是怎么了。”老董拽着她的手。“我不在了几天，你就变了一个人。”他凑在她耳边，软软地说，“老话怎么说的，男人不在身边，女人就是要上天呢。”

白又丹尽量压制着怒火，今天他穿这一身花里胡哨的，就让自己很不顺眼，现在又说出这番话。

“董宗夏，我老实告诉你，你还必须得把钱给我还上，否则就法庭见！”她气势汹汹。

他扑哧笑了出来。“法庭见？法庭怎么见？字是你签的，手印是你盖的，都是你情我愿的事，我一没绑架你，二没给你下药。有证人，有录影，关我什么事。”

白又丹气得说不出话。这就是跟他亲密无间，絮絮叨叨的那个男人吗？这就是让她觉得甘蔗断

头重新甜的那个人吗？还有些更难听的话在心里奔突着，她犹豫着要不要说出来，此刻就在喉咙管下蹦跶着。

“老妹，白又丹老师，我们也算好了一场，我今天好心好意来帮你，前段时间，你给我打电话，也不管我方不方便、人在哪里，只顾着自己，我说让你等一等，绝对不是敷衍你的话，我怕你着急上火，怕你做傻事想不开，天天替你想办法，渡过眼前难关。你帮了我，我也得帮你，我不能让你来背债，让你来背黑锅。可是，你拿我当什么人？你有没有当我是自己人！你当我是这街上发传单的吗？”董宗夏指了指路上那西装革履的传单男，“你以为我跟他们是一样吗？就是先忽悠你，到手以后就不管你！你是这样想的吗？”他的指点引来了对方的张望，那传单男似乎捕捉到商机，径直朝这边走来。“跟我走。”董宗夏拉起白又丹的手，迅速离开屁股下的那张凳子，往哪里走，两个人都没个方向，只好远离人群，走到几株女贞花旁，女贞花有一股刺鼻的味道，不好闻，花已经成熟过头，垂挂着压弯了枝丫，像女人上了年岁的乳房，不再惹人心疼。

“以前我说了，你是女中豪杰，我服你。现在呢，我才知道我看走眼了，钱不是万能的，对，但是钱可以衡量很多事情。”他又一鼓作气说了一堆，“你竟然说要去法庭见，先不说你能不能告倒我，就是你要告我这件事，就足以让人心寒。”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我们是要共度一生的，你倒好，先拆了桥，好，你的人生我也不要管了，我的人生，你也不要管了，我们以后谁也别找谁。”

“哎——”白又丹拉住董宗夏的手，刚刚被抢白了一顿，她还没回过神来。

“女人就是女人，我以后再也不会跟女人借钱了。”他一甩她的手，大步向前走去。他走远的样子，牡丹花也跟着抖动起来，呼啦啦地落了一地。

白又丹气得心绪难定，反了反了，全都反了，怎么回事这种局面。老董肯定会回来的，今天的话还没说清楚呢。大约十来分钟，她清醒过来，赶紧给董宗夏电话，但是对方关机了。

14

“天天630”专门为了解决鸡毛蒜皮的事情，下水道堵了、厕所漏水了、小狗走失了，他们都能够给做好。这是本地电视台最得民心的电视节目。

傍晚，棋牌室、理发店、餐馆里最爱放的电视节目就是“天天630”。观者一个个仰着头，或吼一声“碰”，或刨两口饭，耳朵里眼睛里挂着别人的麻烦是怎么解决的，心里就有数了。

“天天630”的电话很好记，63905555。这电话号码就像一个人在哭，呜呜呜，快去投诉。这些天，白又丹拨了好几次都没打通。她转念一想是假的吧？谁会要这么扫兴的电话号码。哎，人要是倒霉起来，整个世界都会骗你。她把心一横，直接到“天天630”那里，当面去问问好了。

前台把白又丹领到了访问室，一个二十出头的小记者接待了她，他看上去比自己儿子还小10岁。这孩子太小了，他有多少社会经验？白又丹心里有点犯怵。

热线部里听见此起彼伏的接线员声音，“你好，这里是天天630，专门为你们排忧解难。”小伙子拿着个笔记本，一支签字笔，严阵以待。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需要钱，找的一家贷款公司，用我的房产证做的抵押，现在我找不到这个朋友了，他们发来了抵押通知单，要接收我的房子。”白又丹的心定了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通。

小伙子搁下了手中的笔，“阿姨，这件事你最好得问律师，让律师给你打官司。”

“你们能不能在电视上帮我反映反映这个情况，给他们一点舆论压力。”

“阿姨，新闻不是万能的，而且，你这个情况特别复杂。”

“可是我找不到这个朋友。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

“我们怎么找呢？”记者面露难色。“如果是诈骗，你就只能走法律程序，时间那么紧迫。”

“你说这合同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听你这么一说，不像是假的，可是，我没有去调查，只是听了你的一面之词。”

“小伙子，我跟你讲实话吧。我找了一个律

师事务所。他们说可以取证，但是我已经交了两万三千八百元了，现在我没有多余的钱继续去取证了，而且，我不知道……”她哽咽起来。

“阿姨，别难过，我可以帮你联系下老董。”小伙子按照白又丹提供的电话打了过去，刚说到没两句，电话就掐断了。

“他说什么？”

“他什么都没说，很忙。我稍后再打吧。”小伙子的眼神有些闪烁。

白又丹不知怎的就哭了，“那我就快无家可归了吗？就没有人帮帮我了吗？”

记者赶紧安慰，“阿姨，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你先别哭，我想想。”

这话一说，白又丹更难过了。好长时间以来的猜测、委屈都一股脑跑了出来，它们淅淅沥沥汇成小溪，从眼眶里渗透出来。

这一辈子白又丹没哭过几回。如果有什么都不顺心的事她就吵，就骂。过去有老伴来当垃圾桶，他嘴拙，还不过来，干脆就不还嘴了。几十年都如此，他后来患病，大家都说是被白又丹压抑坏了得病的。白又丹虽然脾气暴、嘴不好，可嚷嚷下来，她自己倒没什么事了，照样吃喝拉撒。被她骂过的学生也不计其数，几十年后，也还记得她，不过这记得并没有恶意。学生们都成年人了，知道这老师是嘴上火山，没坏心。

可自从老伴走了后，白又丹就骂不出来了。

碰见什么人或什么事，她先怵一怵，掂量一下就不开口了。后来又碰上老董这样的人，白又丹为人师表一辈子，也是好脸面的，不能一开始就把人给骂跑了，所以就算有看不惯的地方，她先矮了几分，决定观察观察再说。

儿子的事情也有点让她抬不起头来。就没有了以前在学校的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劲头。她这个语文年级组组长，已经慢慢地萎靡了。

现在，只有眼泪一颗颗往下滴，在这个不明就里的小孩子面前，白又丹没有一点伪装，也不需要。她就是个弱老婆子。她从不愿相信的事情，现在开始相信了，那就是，她被骗了，她老无所依了。她脑子里突然出现自己住在桥洞下面的情景，她可是爱干净的人，每过一周都要换洗被子床单的，以后呢，蚊虫鼠蚁，天寒地冻，简直想起来就可怕。她这个退休的语文年级组组长，落魄到这个地步。

她的泪水怎么都没法淹没那些即将到来的事实。

“这样，我们报社有自己的律师，让他给看看这个官司如何。”小伙子安慰她，陪同她到电视台法律顾问的办公室。那里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小伙子简单陈述了事由。白又丹还想补充两句，律师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表示已经理解。“如果是签字盖章了，这合同就是真实可信的，他们有权收回房子，至于你当时是主动还是被动签字，得有其他的证据，这就比较麻烦了。”

“我知道是很麻烦，我想请你们呼吁一下，法律也不外乎人情。”她苦着脸。

“你们是夫妻吗？”小伙子问。

白又丹摇摇头，又说：“我们是亲戚。”

小伙子叹口气，“亲戚啊，还就不好弄上法庭了。”

“你已经请了律师了，应该让他们跟进下，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手段，总之很棘手。”

走出电视台的大门，白又丹真是绝望了。她一时有些后悔那天放他走，他是来真心帮助自己的吗？如果是为何这么绝情，如果不是，又何必来见呢？

她这下是真不知该怎么办了。

15

灯火阑珊，家家户户跳起锅边舞。油麦尖、辣子鸡的味道飘散出来，在小区里闻着让人吞咽口水。

真是饿了。白又丹筋疲力尽打开自家门。

“你找他去了？”儿子冷不丁从黑暗里冒出一句，白又丹吓了一跳。“没有。”她本能地说。

“你这几天干啥去了？早出晚归，有进展没？”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白又丹不言语，她打开灯，钻到厨房里。窗外望出去车水马龙，有多少人在奔着欢喜、奔着烦恼。那些明亮的路灯，安慰着夜里的清苦，以后，她的家会在哪里呢。

大概是听见母亲好一会儿没声音，儿子也跟着到厨房。

“你是不是去找他了？”声音从白又丹身后传

来。“事到如今，你还在护着他，他有没有想过你？让你一个孤老太婆住哪里，让我们一家人住哪里？早就跟你说过了，让你把房子早点过户到我名下，现在好了，白白送人了。他会给你养老送终吗？你相信外人，都不信自己的骨肉。”

白又丹依旧不言语，但是她迅速拿出锅，去接了水，放在灶上，点燃天然气。

“你也别去找律师了，没用，我也去问过了，擒贼要擒王，直接把那死老头捉住，让他写一张证明，证明你是被骗的，这事该咋办就咋办，不能轻易放过他。”

白又丹愣了一下，她怎么没想到这点呢，那天，他是鲤鱼抽身？

“吃挂面吧。”白又丹对身后人说。可他那天好言好语地教她办法，他也并不是要和自己一刀两断，是自己提到了上法庭，结果不欢而散。她已经被弄得完全糊涂了。

“吃了你带我去找他。”儿子一字一顿地说。“非去不可！”

疲倦刹那间涌上头来，她摇晃了一下，按住了大理石的灶台。

董宗夏的家她一次也没去过。过去老董说他那户还建房面积大，自己一人住浪费，把其中一个房间给租了出去，一个月500元。也就是说老董和租赁人合住一间屋呢。他的妻儿也没跟他在一起，一个孤老头子。找个人一起住，也算搭个伴。那时自己没多想，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他的妻儿呢，她自然没多问。

她在他眼里是女中豪杰，是巾帼。大概也是因为对他的私生活不闻不问吧。

这两碗面条放了特别多的蒜，多吃蒜提神呢，可吃完后又不觉有些胃痛。白又丹和儿子一前一后走出小区，她没有斗志，她还没有完全疲倦，虽然疲倦有时像风一样，吹得她一会儿站不稳脚跟。儿子也不说话，他们就默默地走着。他们像十几年前，天未亮她催促着他去上学，即便百般个不情愿，一旦走起来，就只有继续走下去。

此时，她不想嘱咐他什么，再多的嘱咐都只是火上浇油。她只能祈求上天给一点好运气。他们在路边打到了车，十几分钟后停到了老董的楼下。

进电梯，按下15楼，出电梯门，15-8的门牌

号下，儿子一顿狂敲。

老董果然没有在家，只是租赁户在里面。开门问何事？

儿子问房东什么时候回来，租赁户说不知道，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我说什么？”儿子手指着天空，暴跳如雷，“跑了吧，跑了。”那一路而行的默默无语此刻竟像爆竹一样乱响。

但是环顾整个套房，确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竹制的简易沙发在客厅，茶几也是竹制的，特别小，电视机还是方头大脑那种，连液晶显示屏都不是。“就这破屋！”儿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劈开了老董卧室的门。

租赁户吓得战战兢兢问，“你们是——”

“我们是来要债的！”

卧室里非常冷清，那里面除了一床一柜一书桌外，更没他物。而且看上去没有女人的痕迹，就是一个孤寡老头的卧房。

儿子继续劈开衣柜，一些旧衣裤而已，翻遍了也没找到值钱的东西。一怒之下，他把客厅里能砍的都砍了。

租赁户见来者不善，悄悄拨打了110。

“大门别给砸呀，我们晚上还住这里呢。”租赁户嚷嚷道，但是门锁已经被砍坏了。

白又丹站在一旁，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知道儿子这每下去的一刀，都把有可能退还的钱币砍没了。

“我不信他不回来！”

谁都不敢去惹他。

白又丹只想闭上眼睛，她觉得浑身发冷，一阵阵的，她坐到客厅的那张竹制沙发上，屁股一落就听见吱吱嘎嘎的声音，这声音让人更冷，让人想起这冰冷的竹子上是没有铺垫任何坐垫的，她需要一床被子，轻轻盖住她，她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就这样坐着也行，困意攒了几天，大概也是来催债了，它们把她团团围住，动弹不得，也不想动弹。

“老人家！哎，快看你妈！”

“快点打120，她晕了——”

我困。白又丹嘴里咕哝这句话，并没有被听见。砸，使劲砸，她想，我先睡一觉，很久都没睡过了。

16

这个城市的寒冷通常是在夜晚发生的。

悄无声息的一场雨，睡梦中温度计下降了几许，第二天早上起来，身体便不耐受了。一些老年人、中年人甚至小孩都平白无故地咳嗽起来。与此同时，嘉陵江边上赤膊挥舞的人也多了。

冬泳爱好者大多是50岁以上，退休的或退居二线的居多。他们的装备都很简单，泳帽、裤衩，有时就戴个泳帽，赤身跳进江里。50岁以上的人，每周都会去两三次，彼此像约好一样，下午三点钟就有人陆续钻进冰凉的水里，冬天的江水温婉如玉，远远地看见一艘拉货的船在江上划出涟漪，观者就眼睛都离不开。那嘉陵江的褶子是织锦旗袍上的一道道花纹，有多少故事藏着，20年前、30年前的嘉陵江是怎样的？人们就禁不住会想象一番，这无声的静默中，又听得船鸣一声，已经跑出几栋楼那么远了。

嘉陵村靠江的那条路不知何时被围了起来。围起来的里面，是已被掘地三尺后的烂路。蓝色的防护围板拉长了千余米。东边的两块板子之间有缝隙，便有冬泳者从这缝隙里钻进钻出。

从医院溜出来之前，白又丹偷偷换上了自己酸臭不堪的衣服，她也从这缝隙里钻了进去。站在嘉陵村附近的江边，也不觉得冷，她已经在这里站了半个小时了。有一些若隐若现的人头在江里，她等着他们上岸。

他们都带着游泳帽，大半个身子沉浸在江水里，其实你根本看不清谁是谁。

她承认自己是想碰碰运气。连续8天了，她也没看到什么蛛丝马迹。

5点钟的天空出现大片红云，很多人发出了赞叹，一同欣赏这罕见的奇观。白又丹眼睛盯着江水已经有些模糊了，她闭上眼睛，眼泪就浸了出来。

“嘿，那里有个老太婆在偷窥呢！”

“老来骚，不怕得鸡眼。”

有过路换装的人厌恶地瞪了她几眼。

“要不要一起下来啊？”

水里发出淫邪的笑声。

白又丹从那缝隙处又钻了出来，她有些羞愤，

却又不知该怎么办。有个提油漆桶的民工大声嚷嚷地冲她而来，叫她小心点，这是施工重地。

“修滨江路！”后面而至的民工补充道，依然没有好声气。

“什么时候修好啊？”

但远去的队伍已经没有回答她了。

那个带红色帽子的人当初并未引起她注意，但是他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手势，让白又丹眨了好几次眼。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她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他的样子，但是人在眼前还是认了出来。他旁边有一个年纪也不小的妇人。

白又丹一个箭步走了过去。

“老董！董宗夏！”

他停下来，没有丝毫躲避，“是你啊。”

白又丹打量身边这个妇人，不用问，也明白了几分。她有三秒钟犹豫要不要给这个男人留一点尊严，不用在别人面前拆穿他的底线，但老董先发制人。

“就按我教你的方法去做，你看你，电话里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你还要来问。”他又转过头对那个女人点点头，又转过来对着白又丹说，“你们每个人都来问我，我干脆开个培训班得了，一劳永逸，还能挣点钱，到哪里去找我这么好的义务老师。”他连珠炮地抢白了一顿，噎得白又丹好不生气。

“董宗夏，你积不积德！”

但这句话那个妇人已经听不见了，老董说话的时候就已经把白又丹拽到边上去了。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你那房子可以继续贷款，把这一家的先还上，就可以把期限延长。再说了，我又不是不还你钱。为什么躲着你？还不是因为你那个疯狗儿子。把我家砸了不说，哎，我还没找你们要赔款了，算了算了，就当是被疯狗咬了。你们给我造成多大的损失。”

“董宗夏……”一向口吐莲花的白又丹竟然说不出话来。

“行了行了，我不能老让朋友等我，这太没礼貌了。”

白又丹硬是没回过神来。看着老董又风驰电掣离开了她身旁，她还站在原处，看着他挥动着手跟那妇人说着还是什么走远了。

田地青青，一年到头都是这个绿色，有生菜、

瓢儿白、葱子、红苕尖，别人家的菜地都葱葱郁郁，一派生机，但那个欠债老头却不知了踪影。

一声汽笛鸣叫，她茫然地抬起头，看见有个拿单反相机的男子正对着嘉陵江方向拍照。那江水是值得拍的，她在心里喃喃地念着，脚已不受大脑控制，机械性地穿过人群。

电话一直在响，是律师事务所打来的。她不想听，不知是不是又要来加价的。嘉陵江永远都这么平静、温和，只有走近了才能看到湍急的波涛，那水流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人生，也不比这水流慢多少。她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山永无穷，水永不尽，她怎么就弄到这步田地了呢。

17

“你看你多危险，针头都还在静脉里，就到处乱跑。”护士说着，就给她扒了，并用酒精喷了喷伤口。

“老太太，你不要每天偷偷跑出医院来。对你不好，对你家人也不好。你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有什么难处，找警察啊。谁没有个难处。”

白又丹躺回病床上，浑浑噩噩的，很快就听不清他们的谈话了。

实在是很困了，只是这困里为何还伴随着痛，骨头、脊椎、两侧腰。躺着也难受啊。她迷迷糊糊地只记得自己是坐在老董那客厅里的竹制沙发上的，房间冷，这老头也不添个烤火炉。

住院部骨二科的人都听说白又丹的故事了，纷纷来安慰她。她觉得烦。小题大做，她不想住院，那天不就是感冒而已，受了凉，回去下碗小面，蒙头睡一觉就好了。实在不济，就吃感冒清，家里还有呢。这不孝子，平时不管不顾，这个时候非要把自己弄到医院来做甚？她想骂也骂不出来。

“你儿子孝顺呢。”医院里的护工来来往往，就过来劝她两句。“你就好好养病吧，房子的事情，让你儿子去弄。”

白又丹困惑着呢。过了两天，护工和病友们又一同谈论着她遭遇的这桩事情，说是法律不管、

报社不管，老太太白忙活就病了。很多人都同情她起来。

当别人告诉白又丹在嘉陵村的江边见到老董时，她便立刻寻了去。也就是下午几个小时，病友们替她打掩护，但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医生的脸色不好看了。

“我听说在修滨江公园了，就去看看，反正也近。”她有气无力地辩解。

“还早着呢。有什么好看的。”护士看穿了她的伎俩。“烂泥烂路的。”

“是还早呢，应该有规划图。”她像是自言自语。

晚上儿子来了住院部。

“我给你转院吧。”

“我要出院。”

“你还是就待在医院里吧，你的情况不稳定，再说，总有个地方住。”儿子顿了顿说，“房子的事情我跟他没完。”

白又丹呆呆地看着天花板，没有告诉儿子今天碰到了老董，但是病友们似乎把一切都告诉了儿子，他什么都没问，反而安慰说，“妈，这个社会是人善被人欺。我不怪你。”

这句话换做平时，白又丹会和儿子叫板起来，但现在她说不出话来，“痛。”她仅仅是说这个字，“痛。”她的脊椎侧身、翻转，怎么都在痛。

“我叫医生再开止痛片。”

三天后，白又丹转了院。

这病房三人间，左右两个病人在一个月后离世。白又丹的痛也越来越强烈。病痛有时让她忘记一切恩怨、困苦，隐隐约约，她感觉到儿子出现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老问她一些情况，她听不清楚，或者说辨别不清楚。过去的同事也来了，她觉得他们的手都很大，热乎乎的，一捂住她的手，她自己的手就小了，不在了。

他们大概是都听说她的故事了？

她会成为一个笑柄吗？

可是亲戚家谁没有个借钱、催款、躲债的故事呢？又不止她一家。

她的房子怎样了？她很想知道，却不敢问儿子，怕他突然跳起来挥舞拳头，她不想让儿子在医院出丑。有时她想难不成房子已经被没收了？所以才让她一天天地在医院住下去，她在这里都住了

三个月了。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导尿管遗漏出尿液的味道，让她的嗅觉越来越差。医院食堂的饭菜似乎也是这个味道。

白又丹也看见自己的手臂在一点点瘦下去，时间大概是不多了。

她好想回家去看一看，医生阻止了她，你都无法下床了。

她又闭上眼睛，那种轻飘飘的失重感涌上心来，最近一段时间，心想事成总是很容易达成。她就这样漂到了家里，漂到了书架边，下面的柜子里有一个蓝色的小号整理箱，存放着她历年来的获奖荣誉证，优秀教师、年度先进工作者、全区最佳语文教师。这些奖状，薄如蝉翼，但是都是她人生阶段的有力证明，是她一步一个脚印的嘉奖。

这一辈子全靠这些奖状打气呢。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她想找那张小学时获得的三好学生奖状，是哪一张呢？她记得每一张她都有保存，那时候，她并不真正清楚奖状的分量，总之，每年都会走上领奖台领一张回家。

有一次散学典礼后，一个高年级同学的妈妈酸酸地问她，“你今年又领奖状了？”

白又丹有些不好意思，谦虚地说，“哦，今天不过就是领了一张纸。”她想这样可以安抚对方的失落。

“哼，看看，白又丹说她又领了一张纸。”那位妈妈撇过头，阴阳怪气地说。

杂物缝隙里的灰尘飘扬，时光玩起了躲猫猫。那张纸呢？她要找到它，揣上它，跟她上路。

作者简介：

强雯，重庆人，中国作协会员、渝中区作协主席。曾获重庆文学奖、巴蜀青年文学奖、红岩文学奖等，现为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有中短篇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青年文学》等刊物，曾被《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刊》《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出版有长篇小说《羞羞人》《吃鲸鱼的骡子》，小说集《石燕》，文化随笔集《重庆人绝不拉稀摆带》。

去往野山的路途

□ 李新勇

一

从小旅馆出来，沙丁鱼晃荡两下双肩包，抬头打望一眼阴沉沉的天空，估计不到吃中午饭，就会有一场劈头盖脑的大雨。

沙丁鱼本名沙町，从幼儿园入学那天开始，大家都叫他沙丁鱼，顺口、响亮、好记。后来，除非在要求与身份证姓名一致的场合，他的江湖大号都叫沙丁鱼。沙丁鱼出生在北方，研究生毕业到南方谋生。这些年，南方给他的经验，每天出门之前抬头看看天空。“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天色说变就变，这是南方给他最真切的经验。

小旅馆位于这个省的最南面，也位于他谋生的城市的最南面，从这里坐车去往女友阿萨支教的山寨，全程山路，隔一天才有一班车，中

途只经过两个小镇，在那里可觅食宿，在那两个小镇上能看到几许人烟，其余尽是风光无限的青山绿水。他在地图上打望过，到了女友支教的地方，再往南走几公里，就是国境线。

南方的晨风清甜湿润，带着各种不知名的花的香味，吹走沙丁鱼遍身残留的土烟气味。所谓土烟，当地人叫叶子烟，或者旱烟，乡下人自己种植、自己晾晒，劲大，穿透力强。烟味是前面一个住店旅客留下的，从这烟味推断，这是一家品位不高的旅馆。沙丁鱼昨晚乘车抵达这里，整个小城就三家旅馆，这一家是新近建成的。沙丁鱼不抽烟，本来想换房，半老徐娘心不甘的老板娘扭起活色生香的腰肢告诉他，只有这间客房有独立的抽水马桶。

沙丁鱼这是要去找自己的女友阿萨，能找回来，就带上她一起回来；要是女朋友不愿意离开，那边还能容纳他，他便跟女友一起留下来，反

正他也离职了。

女友阿萨是负气离开的。这个责任，全在他沙丁鱼身上，原因是一桩情感事故，这事故说起来令人难以启齿，简而言之，自己一不小心，把阿萨的闺蜜小丽给不折不扣地睡了。这场意外对于小丽来说意味一场优质睡眠的开始，对他来说，则真是意外之上还加意外。

他们三人都在一个公司里，阿萨和小丽在一个宿舍。那一天，他微信里给阿萨发信息：“亲，我想要了。”对方回：“我也想要了，亲。”他们交往快三年，如果攒够首付的钱，他们决定买房结婚。他：“那就要吧，今晚，我这里方便。”跟他同舍的舍友头天出差去了，一周以后回来。对方：“防弹背心你准备，不管是本还是斯，都要最薄的。”聊到这会儿，沙丁鱼猛然起了疑心：自己是不是发错对象了？阿萨生理周期从来都像高铁上的火车，准时准点，他们要的时候都是阿萨选的日期，从来不麻烦安全工具，沙丁鱼顺着手机屏幕向上看，看到姓名，尖叫出声来，不错，确实错了，对方是小丽。阿萨和小丽的微信号都处在置顶位置，心手不统一，心里想发给阿萨，戳错了一行，竟发给了小丽。这种事情过去听说过，没想到自己今天也时来运转，高中头彩。

沙丁鱼赶紧给小丽发微信：“抱歉了哈哈哈我是要给阿萨说话呢。”他想，小丽也一定知道他是在跟阿萨说话，小丽是在跟他开玩笑，他不是随便的人，在他印象里小丽也不是。小丽出生在一个体面家庭，爸爸妈妈都是上市公司员工，虽无一官半职，却给小丽一副娇美的面孔。想当初高中时候，一个男生给她写了封情书，她把人家的情书拿到复印社放大200倍，贴上学校的公告栏，从此她便被大家封为“自己跟自己过日子”的人，再无人追她。她倒也不急，索性把一个人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在公司干了这些年，也没见她跟谁好过，只是经常夜不归宿，回来之后红光满面，欢畅的情绪可以持续好几天。

“既然发给了我，就说明上天在让你拥有阿萨的同时，还能领略一段不一样的风景！”

话说到这份儿上，沙丁鱼倒是慌了神。他慌神的时候，抬起头来，向四周打望了半圈，确

定是在宿舍，没有第二双眼睛，于是他决定，聊天就此打住，不回一个表情，也不回一个字。午休过后，他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入非非，后来溜出宿舍，到药店里买了盒冈本。回来的时候还歪起嘴巴坏坏地笑，冯小刚的老婆徐帆不是说嘛，男人反正不吃亏的，何况我这是守株待兔。

下班之后半个小时，小丽敲门进入沙丁鱼的宿舍。从香味和表现看得出，在进门之前，不仅洗过澡，还精心打扮过。小丽反手关上门，最初几分钟的慌乱过后，一切就顺理成章了。沙丁鱼还有点犹豫，手摩挲在小丽精致的内裤上面。小丽嗤嗤浅笑：“你干什么？”沙丁鱼：“我想要！”小丽呲溜脱下递给沙丁鱼：“给，给你！”说罢笑得越发欢实。“切！”沙丁鱼看清楚，无底开档，脱不脱一样好使。一瞬间，沙丁鱼就只剩下奋不顾身了。小丽比阿萨疯狂多了，主动得有些野蛮，疯狂和野蛮没有打败沙丁鱼，反倒使他心无旁骛一往无前，他在心头暗叹：“确实是不一样的风景！”谁说的，活在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做爱仅仅是一次短暂的互慰和取暖，一次压力的释放和对迷惘未来的呐喊。不做，不等于不爱，做了，不等于喜欢。微感遗憾的是，有些不及物，像戴上精细棉手套握手。

小丽在穿衣服的时候说：“出了这道门，该干啥干啥，只当什么也没发生。”

沙丁鱼兴奋还没褪尽：“你图个啥？”

“释放了不是？”小丽从包里取出香水，在耳背和锁骨上轻轻喷了一下，醉人的香奈儿，立即弥漫小小的屋子，“就图今晚能美美大睡一觉！”

沙丁鱼不再言语，任凭小丽收拾停当。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敲门的不是别人，是前来约沙丁鱼看电影的阿萨。

二

小旅馆通往车站的街道两边，高高矮矮的楼房显然没有经过任何规划，像一堆挤在一起取

暖的穷汉子，带着不同的表情，从表情上可估摸出每一幢房子不同的经历、对未来不同的期望。有的房子再狭小逼仄，都要种几株大波斯菊、缅桂花之类；有的门宽楼敞，却到处堆满整麻袋的八角之类的土特产，不见一苗绿色。

南方的绿色植被是奢华旺盛的，枯萎的速度总撵不上生长的速度，从马路牙子到人家门口的石阶、从道旁的空地到屋子之间的空隙，全被绿色植物覆盖、挤满。如果不看日历，一点感觉不到这已经入秋，照这样子，冬天的绿色也不会弱到什么地方去。

小城人们的生活状态，活像二十年前沙丁鱼父母生活的小城。在阴沉的天空下，街道上穿梭的各种车辆和行人，气定神闲、不急不慢地过着日子。也就是说，这座小县城，整整慢了这个时代不仅半拍，而是二十年。看，县城马路边的河滨，还有人在那里淘米洗菜钓鱼，河水清冽得可以烧茶。

晨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淡淡的花香。刚才出门，从醒过来就开始纠缠他的梦，再次纠缠他。这个梦太真切了，似乎在整夜就做了这个梦。因为这个梦，他决定在上车之前，坚决不下馆子，早餐买来带在身边，上了车再吃，绝不节外生枝。科学家说，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全部加一起，不到世界真相的百分之五。沙丁鱼向来认为，梦境这东西，大概要归到百分之九十五之列。

沙丁鱼梦见自己在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赶车，上车前他到一个马路边的馆子吃饭，刚要动筷子，一个衣衫褴褛、干瘦蜡黄的老叫花子闯进来，伸出脏兮兮的手到他要的一盆汤里捞肉吃。沙丁鱼很恼火，责怪店主怎么不把这样的人阻挡到店门外，店主上来撵叫花子出门，叫花子左躲右闪，就是不愿意离开，不断发出哀告的声音：“好心人同情同情我嘛，我饿！”沙丁鱼见一盆汤已经被叫花子搞得不成样子，干脆送给那叫花子。叫花子接过汤盆，却从怀里掏出一面镜子送给沙丁鱼。沙丁鱼低头看镜子，镜子上有裂纹，沙丁鱼不想要，叫花子嘴巴里吧唧吧唧大嚼着一块上好的肉，用满含食物的混音说：“你翻一面照嘛！”沙丁鱼把镜子翻了面，背面完好无损，照出人影子，好像是两个，又好像

是一个。沙丁鱼重新把镜子翻回有裂纹那一面，裂纹不见了，似乎是一面能照得见人影的镜子，似乎又不是镜子，是一面冰冷的玻璃……

梦到这儿，手机上预设的起床闹钟响了。拉开窗帘，推开窗户，窗外晨鸟的歌唱，赶得上八只乐队。长期生活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对眼前这个小城鸟儿的晨唱是充满好感的，好似遇到了寺庙里的晨课梵音，使人松爽地连打两个清醒的冷战。低头往下看，屋后树下，是淙淙流淌的山泉。世界在发展，人们在享受现代带来的各种福利的时候，贴心贴肺地哀叹，为什么美好的环境都在僻远落后于时代几十年的地方。

沙丁鱼出发前给阿萨发了好几条微信，告诉她，他要来找她，跟分别的这几个月发的所有微信一样，沙丁鱼没有收到阿萨的回信，他查看过阿萨的微信空间，几个月来，没有一条更新。阿沙丁鱼以为，阿萨这是要跟他彻底断了。昨晚到了这里，沙丁鱼发现，自己之前错怪阿萨了，这个地方能打电话，能发短信，却没有微信信号，看来这个地方还没有进入4G时代。

沙丁鱼给阿萨发了个短消息，告诉她，他还有一百多公里就能抵达她支教的山寨，准备接驾。

过了一会儿，阿萨回信：刚才在上课，我不是在做梦吧？

接着就接到阿萨打来的电话，声音甜甜的，充满惊喜和幸福：“别哄我了，那么长时间不给我打电话，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呢！”

沙丁鱼说，我一直发你微信，从你离开至今，怕有几百条，你一条都没有回，我才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呢。昨天抵达小城，发现这里尚不通微信，错怪你了，稍后到车上，我把我的微信截了图，用短消息发给你。

“你现在在哪儿？”阿萨问。

“我在去往车站的路上。”为了向阿萨证实自己正走向车站，沙丁鱼向她描述了街道两边的米粉店和睦边酸肉店，还向她描述了早起摊位上摆出来的绿帽子，从小推断，适合男人头型，“真是好笑，谁会买这东西哈哈哈！”

阿萨便立即知道他是在小城里，阿萨告诉他，米粉、姜黄鸡、睦边酸肉是这座小城的特产，

绿帽子是卖给边境线南面的人的，绿帽子在他们那边是荣誉的象征，颜色越深，越尊贵。阿萨还告诉沙丁鱼，开往她那个山寨的班车中途停靠两个乡镇，不管在哪一个乡镇停车，只要驾驶员吃饭，他就得吃饭，不单单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也是对驾驶员的尊重，有乘客买饭吃，驾驶员的饭食免单，这条线的驾驶员不容易，从野山出发经过你所在的小城再到右江边的大城，再从大城返回来，一个来回四五天，一辆车就一个驾驶员，替换的都没有，只有驾驶员，没有售票员。从你那边过来，理论上是一天的路，经常第二天才能到达，驾驶员会选在第二个乡镇也就是一个叫百合的小镇歇一晚，“那里有驾驶员的情人，呵呵呵呵！”透亮的笑，之后又说，“这事不仅这条线上的乘客知道，驾驶员的老婆也知道，好玩的是，你猜驾驶员的老婆怎么说，只要他平安活着回家，老娘才不会去管他拱过谁家的地呢！”

沙丁鱼把这些信息记住，车站也到了。

挂电话之前，阿莎说，沿途有许多地方没有手机信号，不要着慌，山大路远，转过弯弯，又会有信号的。

沙丁鱼嘴上答应着，心想，我这一路还得省着用，哪怕带了充电宝也得省，不能提前把手机用没电了，到时候联系不上，那才真叫一个冤枉。

三

刚一上车，沙丁鱼发现司机脸色不对，气鼓鼓的，像跟谁刚刚吵了架，受了一肚子气。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光秃秃的头顶下面，一张黑苍苍的脸上，肌肉僵硬，横向生长，还胡子拉碴，至少三天没有剃须刀光顾过。运输公司统一发放的服装像从泡菜坛里捞出来的，大概晚上垫在头下做过枕头。

车上的座位坐了一大半，大多带着个做工考究的背篓，里面是新购的货物，有多有少。人坐在座位上，背篓放走道上。这种没有底仓的班车，沙丁鱼的父亲那一代才有机会乘坐。这

种班车的货物，一般放在汽车顶上。这边地山野，转过一个弯，迎头可能是一阵倾盆大雨，所以背篓和背篓里的货物，都享受到乘客的待遇，还不买票。

气鼓鼓的司机望着驾驶台外面的空地发呆，所有的乘客都好像懒得说话，看来彼此陌生，没有同村或者熟识的。

沙丁鱼拣了个驾驶员后面的座位坐下来。

过了一会儿，又上来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女子，飘逸的秀发掩映一张漂亮的脸蛋，修眉，粉脸，红唇，一切都是精心打扮过的；淡淡的香气从她那件从上到下从荷色的红、渐变到荷叶的绿的连衣裙上四溢弥漫。

她的香气、着装、脸上和身段上显露出来的美惊动了乘客，乘客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女子身上。这是山里客不熟悉的。女子带着一个航空拉杆箱，一看就知道，她来自遥远的城市。

她坐在沙丁鱼的右手边座椅上，中间隔一条过道。

一个乘客问旁边的乘客：“你该晓得什么时候走？”

“差不多了就走。”回答他的乘客正在啃烧红薯，从颜色和形状上看，大概是两天前从屋里头出来时带在路上的干粮，这条线他往返的次数不少。“差不多”到底差多少？他也说不清楚。

司机就在这时点火启动，生气似的轰了两下油门，把车开出汽车站。这个小城就只有一条主干道，出门朝右拐，就是要去的方向。司机开车出了车站的门，方向朝左转，与要去的方向背道而驰。没有人问为什么，小城唯一的街道上，开出去五六分钟，看不见红绿灯。很明显，司机还想在这小城捡几个乘客。缓缓开去，开到城市楼房逐渐稀少的地方，一个乘客也没增加，司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在一个驾驶员惯常掉头的地方，司机调转车头往回开，经过汽车站大门，还是不见一个乘客。沙丁鱼本来打算压低声音对驾驶员说赶快上路，见驾驶员那副模样，忍住了。再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开口人家反倒不知道你是外地人，免得受欺负。又转了一遍街道，还是没有增加乘客，司机终于决定上路了。

这时候，车窗外的光亮似比清晨起床时更暗，经验告诉沙丁鱼，雨快要落下来了。汽车懒洋洋地在气鼓鼓的驾驶员的操纵下，晃晃荡荡前行。沙丁鱼再次注意到汽车的发动机声音，没错，柴油车。车上没有售票员，沙丁鱼和其他乘客一样，还没买票。估计这一开出去，到前面加油站或者什么适合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驾驶员才会客串售票员。

开到一个十字路口，小城唯一的红绿灯前面，见一老一少在路边招手，司机把车停下来。沙丁鱼注意到，小城的文明虽已进步到安装红绿灯，却还暂时没有进步到同时安装监控探头，红绿灯装跟没装区别不大，甚至比没装红绿灯还要乱，行人、各种车辆包括独轮车和木架子车，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两个人在车外一片混乱中上得车来，年纪大的一个坐到沙丁鱼右手边，干瘦，面色蜡黄，褐色衣服的布料不错，估计长期没有认真洗澡，酸辣的刺鼻气味，瞬时包围了沙丁鱼。沙丁鱼往左手边靠靠，避开气味的锋芒，再看老者，感觉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小伙子选择沙丁鱼后面一排座位坐定。从面相上看，这一老一少大概是一对父子。

司机原本就不高兴，这时候更不高兴了，他说：“什么地方等车不好？偏站在十字路口！”

“为人民币服务，哪里停不是一样？”那小伙子还了句嘴说，“哪里有乘客就在哪里停。”口音戏谑。说罢把头上一顶草帽摘下来，跨到胸前。听得出来，他是在跟驾驶员逗趣。

“为啥子服务？你给老子再说一遍！”司机积攒了一个早上的愤怒，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他把刚刚启动的车停了下来，“你两个给老子下去！别以为你二十几块钱就能把老子眼睛打瞎了！”

盛怒中的驾驶员像一团黑色的火焰，全车人都听出来，这个中年人是真来火了。

坐在沙丁鱼身边的男子大概刚从银行出来，手上还捏着取款的存根。这男子说：“老哥，不就一句玩笑话吗？犯得着发那么大的火？——是不是早上吃到炸药了？！”

“老子不喜欢开玩笑！”司机把车停下来，不管车头前面的红绿灯挤眉弄眼红一阵白一阵。他从驾驶台上起身，站到车厢正中，对着他们

两个说：“你两个非给老子下去不可。不下去今天老子这车不开！”

“老哥，你早上真吃炸药了！”老者口气平稳，不紧不慢。这是个见过大场合的人。

后面一个小伙子对前面的老者说：“大表哥，你这是乱开处方。这明显是夫妻生活不协调闹下的后遗症！”

车厢里响起比较含蓄而有所保留的笑声。两个人一张嘴，就知道是有趣的人。这种见面开玩笑的方式，在山区寨子里，从古流传至今，对于他们来说，张嘴就来，不需要用脑子思考。

“你两个少说两句嘛！”车厢后面有个老者看看情势不对，劝两个新上车的人。

“你两个会说！你两个嘴巴硬！你两个拿老子开涮！”司机一双醋钵大的拳头捏紧，随时可能倾泻而下，“等老子把车门打开，有你两个好看！”

说罢，回到驾驶台上，唰一下把车门打开。司机起身，正待撵两个人下车，却见两个交警站在车门口。就在刚才争执的几分钟里，一辆崭新的警车抵到班车的车头前面。

“下来，下来！”交警招呼司机。

“一早就遇上两个丧门星，一步没走，交警上门！”司机在转身下车前，对那两个人说。口气已经不像先前凶暴，接下来交警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让他暂时把愤怒搁到一边。

四

司机往车外走的时候，风把他耳朵边的头发吹乱了，几绺头发像脑袋上伸出的小手臂，滑稽可笑地伸在空中，不收回来。脚板点地，司机的面部表情松动了一些，他解释说：“我刚刚停下，一分钟不到……”

“罚款。”交警打断他的话，不听他多解释。一个要他出示驾驶证并开罚单，另一个拍照。

“不就停了一分钟么？多带两个人，为县城交通多做了两份贡献，要不然这两个人要后天才能乘上前往野山的班车！再说了，红绿灯前面，谁不是乱停乱开的？要罚大家罚，不能逮到我

就只罚我！”司机显然很不高兴，但也不敢太横，交警开罚单，不可能是无凭无据的。

“看来你是懂交通法规的，就不跟你啰嗦了。”交警和颜悦色对他说，甚至用得上“轻言细语”“和蔼可亲”这样的形容词，“你那么大一辆车，招人耳目，得带头模范遵守交通法规，别人才会跟着你学。再说，十字路口只有这么宽，你一辆大车停在当口位置，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

交警说得在情在理，司机不好多说什么，他问交警：“不好意思，多少？”

“二百。”交警把一张罚单递给司机说。

司机把扣在腰上的钱包拉开，准备取钱，一听要两百，又合上钱包说：“交通法上说，这种情况，罚款二十到二百。一上来就罚上限！能不能按照交法先警告我一次嘛，这次警告，下次再犯，罚款！”

交警大概第一次遇上这么不干脆的司机，他俩指着十字路口前面的一块牌子说：“你自己看那块牌子。”司机打眼望过去，“请班车驾驶员注意，本十字路口禁止停车，违者罚款二百元。”司机嘟哝着：“竟然还有专门针对班车的罚款！”打开钱包，取出两张红色的钞票递给交警，转身上车，径自唠叨：“一早上，遇上两个丧门星，车钱还没收到手，先不先就二百块钱出门了。”虽已入秋，下雨之前有些闷热，司机嫌热了，把衣服扣子全都解开。

交警听他这话不舒服，在他身后说：“你喊什么冤？要喊冤我们才冤——人家在屋子里凉快，我俩在这里站马路、吃灰尘！”

两个交警的脸黑得像锅底，太阳晒的，不仅脸皮黑，脖子跟耳朵凡是晒得到太阳的地方都黑，衣领朝下，晒不到太阳的地方，皮肤白生生的。为弥补这种差异，再热他们都不会把风纪扣解开。

司机把罚单夹到遮光板上，坐到驾驶台上，取出钥匙准备打火，学着刚才小伙子的腔调，对交警说：“应该的嘛，为人民币服务！”

车门还没关上，两个交警在外面听得真切，被他气得锅底似的脸上紫气飞窜，还不好发作，人家毕竟交了罚款。

司机在坐下来的时候没有整理敞开的衣服，衣服的后襟搭在驾驶台的靠背上，敞开的衣服前襟成了两个弧形，像腋下生出两个翅膀。

两个交警为司机那句话多盯了他两眼，突然从他虚出来的后腰上发现了什么，脸色都变了。

“你，下来！”其中一个交警反应特别快，对司机说，“还有话要对你说！”

“该缴的罚款现场缴了，”司机这时候有些不耐烦了，“还有什么话要说？”

“你刚才给的是假钱！”刚才说话的交警斩钉截铁说。

司机火了，刚才诚心诚意缴纳罚款，转眼给人铁板钉钉指责为用假币欺骗人，这哪让人受得了，再说驾驶员钱包里的钞票，少说也跟了他十天半月了，他绝对放心自己钱包里的钱都是真币的。司机说：“你们一双眼睛看不清楚，就用两双眼睛看！我一年到头跑这条山路，要收多少钱？难道假钱我还认不得？”

“你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都不算数，假钱就是假钱！”

这话把司机说得很尴尬，一个除了生气还很尴尬的人，脑子清醒不到哪里去，一急，口不择言了：“你凭啥子说老子的钱是假钱？”

“别老子长老子短的，注意用语文明！”交警仍旧不温不火，“凭你给我们的钱是假钱。”

“你诬陷本人，你诬陷好人！”

“别说啥子诬陷不诬陷，有胆量跟我们上派出所，警察说我们诬陷，我赔你十倍的钱。”

十字路口前面二十米，有个派出所。

两个人在交涉的时候，另一个交警用最快的速度拨打了110。

司机起身才走到车门口，派出所里的四个警察已急匆匆向班车赶过来。车上的人包括司机都懵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警察赶拢问：“什么情况？”

交警指着司机的后腰说：“这小子非法持有枪支！”

“举起手！抱头！”警察贴身围拢司机，伸手来制服司机。司机听了这话，抱头的时候情绪缓和了一些，他笑起来对警察说：“我有持枪证的！”

“你只管鼓起腮帮乱吹吧！你当你开的是坦克啊？汽车司机有持枪证！”

警察从司机的后裤腰上取下一把五四式手枪。转眼把他按翻在地上。警察厉声叫道：“哪里来的？”

“我的。”司机一张脸贴在地上，歪起嘴巴回答说。

“你一个司机配枪干啥？”

“你扣一下嘛！”司机不敢开玩笑，立即辩解说，“这是一支仿真枪，里面装的是辣椒水！用来防路上的车匪路霸！”

警察拉枪栓保险，没有，真是一支仿真枪，警察冲着旁边扣了一下，一股辣椒水喷出十多米，警察、交警和司机呛得直咳嗽。警察还把司机按在地上，司机说：“能不能把我放起来？”

警察让他站起来，并没有松手，另一个警察把司机台仔细检查一遍，确信没有任何危险物之后，才把驾驶员放开。一个警察说：“驾驶员配警用辣椒水，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呢？”

司机从驾驶台前的遮光板上取下一个证递给警察说：“我真不哄你们，持证上岗！车匪路霸前几年发生过，有备无患。再说，当初是经过你们这个部门同意才配备的。跑这条线的司机，个个都有。”

警察看了看证，又看了看“枪”，说：“谁脑子进了豆渣把这东西做得像把手枪？分明是你私自改造的！”警察说着从随身的帆布包里取出纸笔，“你得交点学费！”

“我的天，今天我交了什么狗屎运？”司机说，“我刚才给交警哥哥缴了二百块钱学费，转眼还要缴学费，你们逼我做三好学生不是！”

“前面是因为违停，这次是因为私自改装。”警察说，“一百元。本来要没收的，念你这一路上可能用到，就不没收了。下次出车，不许再用这改装的东西。很危险你晓得不？危急情况下比如遇上我们，你才把这东西摸出来，我们的真家伙早响了，枪一响，你后悔都得等到下辈子了！”

警察说得在理。司机又一次不情愿地打开钱包。交完罚款，司机拍拍钱包，钱包似乎瘪下去了许多，他叹了口气。

车下发生的一切，车上的人都看在眼里，别人倒没什么，刚才被司机斥责的两个乘客，笑得露出两排讨人嫌的牙花肉。幸灾乐祸的表情

令旁边的人包括沙丁鱼都看不下去。

五

警察和交警像送行的队伍，站在班车旁边，看着班车开出十字路口。驾驶员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把仿真枪别到后裤腰上。开出小城不久，怒火再次堆叠到司机脸上，今天早上的事情他越想越气。开出十多公里，干脆找了个稍微轩敞的地方把车停下来，大家以为他要收车费，都准备掏钱。他却不，单单问最后上车的两个乘客：“你们是要乘车呢还是各人下去？”

外面除了山路，尽是荒山野岭。沙丁鱼正吃着一份瓦罐姜黄土鸡，他喜欢早上吃肉，这东西他以前没见过也没吃过，滋味很好，香气在车厢里飘荡。

年轻的小伙子回答说：“老哥，你莫开玩笑，你要把我们撵下去你在十字路口就该撵，你在这地方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郊野岭，万一遇上大牲口把我两个吃掉了，你就犯下了故意杀人罪！”小伙子所说的“大牲口”指的是狼豺虎豹，这些年封山育林，风水好了，这些山岭里时有出没。

这一次年轻人不敢再油腔滑调，这会儿司机是老大，司机说什么是什么，他只能认真作答，不敢开玩笑。

司机觉得有理，但想想今天一早就吃了那么一堆尴尬，得从这两个乘客身上找回点面子，接下来的车，开起来才流畅。他开始收车费。全车其他人都收了，独独把那两个乘客留到最后。

两个乘客各把二十五块钱递给司机，司机视若无睹。他把钱包从腰上解下来，放到驾驶台上，转身对两个人说：“刚才罚款三百，都是为你们两个罚的。我不要你们三百五，你们一共给我三百，五十块是你两个的车费，二百五是你两个应承担的罚款。”

“你这分明打我们的脸，二百五，你是在骂我们二百五！”沙丁鱼旁边的干瘦汉子是个经常出门的人，江湖习气多，胆子大。他把

二十五元收回包里，对司机说：“我们还没请你吃讲茶呢？你先回答我：凭什么说我们是丧门星？”

身后那个年轻小伙子受到鼓励，有样学样，底气也足了，说：“不说清楚，我这车钱也懒得付了。”

班车不往前开，一车人干着急。后方一个方脸小嘴的男子沉不住气了：“大家都是出门人，少说两句都不行？”

这人一说话，沙丁鱼觉得接下来应该做点什么。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本来沙丁鱼不想管闲事，不搭腔，什么事情也扯不到自己头上，现在看来，保持沉默恐怕不是最好的选择。他抬眼横扫车厢的时候，偶然跟坐到右侧上的连衣裙女子目光相碰，女子盈盈的目光，像清澈的流水，似洁白的月光，让沙丁鱼的心颤动了一下。女子漂亮，目光多情，在这荒郊野岭，竟有超凡脱俗的惊艳魅力。有那么一会儿，他竟恍惚自己是走在宛子山波月洞的孙行者。

女子感受到他在看她，挤了下右眼，微微颔首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同时也算结成了二人联盟，女子跟沙丁鱼想到一块儿去了，她也决定不再保持沉默。往车厢里扫一眼，很明显，他俩从穿着到气质，都看得出是长期在大城市待的。

司机又发脾气了，这一次的腔调跟先前略有不同，前面发火，是因为一早晨郁积了不爽利，声调不对，气息急促；而这一次，分明带着冲锋陷阵的仇恨：“不拉上你两个，老子难道会主动去缴三百块钱？不拉你们两个，老子会在这儿耽搁一个多小时？遇到什么人，什么人给你什么运气。我一见上你两个，先是交警，后是警察，这都是你两个给我带来的运气，对不对？两个大活男人，男子汉顶天立地，别说自己没有钱，装穷没用，你们在这条线上一年跑几趟我还不知道？也不能说不给，不给就是对老子的不尊重，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

“还运气不运气呢！既然你看上去那么讲道理，那我就来跟你讲讲道理，你一口一个‘老子’——你跟谁称老子，看你那岁数，我估计我跟你母亲年纪差不多——你要给我称老子，那么，你妈自己都还没出生，倒先把你生出来了！推

算起来，你妈也该喊你老爹，你说我这推理说得有没有道理？”沙丁鱼旁边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真是个江湖，司机的凶暴一点也没吓唬到他，他的口气咄咄逼人。

司机回到驾驶台，指头在按钮上一揿，“唰”一声把车门打开，指着车门外，对那两个人说：“给老子下去！”口气已经不容置疑，要是老者此时胆敢伸一个指头指责他，他醋钵儿大小的拳头保不定雨点般倾泻而下。

沙丁鱼终于忍不住了，说：“大家都少说两句，出门在外，就图个吉利顺畅。”他说的是“大家”，脸是冲着旁边这个老者说的，老者和身后那个，是两个不知轻重的家伙，出门在外，美言一句三冬暖，当初上车的时候只要说个对不起，打个招呼，司机纵使被罚款，也不至于迁怒于他俩，他俩偏偏以为自己只要给了车钱，就是无条件接受服务的上帝。

“现在你们给再多钱，老子都不载你们两个了，”司机分别指着这一老一少，声嘶力竭地吼道：“你、你，给老子下去！”

两人看看情况不对了，终于闭嘴，不说话，也没起身下车的意思，一副漠然、漠视的样子，各自望着车窗外，也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好看。

司机被他们的神态刺激到无法容忍的地步，气得脸色大变，猛然从后腰掏出“手枪”来说：“别以为老子这是烧火棍！”

司机发现在有限空间使用辣椒水，会殃及全车乘客，转身把“手枪”放到驾驶台上，弯腰打开工具箱，从里面抽出一根电警棍，火花四溅地戳到老头儿脸上，车厢里立即飘出一股烤肉味道。

沙丁鱼算是开眼界了，心想，在边地，司机除了辣椒水和电警棍，还会配备些什么？

老头毫无防备，吃了一击，五官错位。司机没等他醒豁过来，又火花四溅地在老者脸上燎了一下。车厢里瞬时烤肉味道更浓了。老者终于知道，司机的愤怒是从骨头里面爆发出来的，赶紧打招呼：“兄弟，不，大哥，有啥子话好说，我们买票我们买！”他连不迭声地说，从口袋里拿出一叠百元的钞票，从那叠钞票抽出三张来递给司机。

司机已经热血冲头，方寸大乱，他目前对

钞票不感兴趣，目前的情势跟钞票无关。此时，要让司机戛然而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司机一巴掌把那老头的钞票打出去，散了的钞票像纷飞的雪花，飞得满车厢都是。没人敢捡，无人哄抢，各人规规矩矩坐在自己座位上。

司机怒吼道：“老子不要你的钱了，你给老子说清楚，我妈也管我叫老爹怎么解释？狗日的！”

司机的警棍在老头的心口上，随时准备揿下电源开关。

老者吓得筛糠一样乱抖，刚才那两击的效果出来了，恐怖让他说不出话来。

后面一个小伙子声音都变了，对司机说：“大爹，我的亲爹，你大人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饶过我们嘛！我们给你赔不是！我们错了！”

六

车窗外开始飘起了雨，起初雨粒还一颗一颗，尚且分得清楚，很快就像盆子从空中往下泼。时间已快11点钟，在城市里，应该是吃中午饭的时候。

司机的电警棍戳在老者的心口窝上，从刚才一击就有烤肉气味的情状推断，这电警棍的威力只怕是最巨大的，戳在心口窝上，里面装的是扑通扑通跳动的心脏，弄不好，要出人命。沙丁鱼突然想起，这老头跟昨夜梦中的叫花子多么相像。他抬眼又望一眼右侧，女子的眼光不早不晚，正好跟他的目光交织到一起。

愤怒的司机在电警棍的有力支持下，声音像打雷：“别光说什么错不错了！别扯那些没用的，早点怎么说不说呢？我现在只要你给老子解释清楚，什么叫我妈也得管我叫爹！”

老者跪到车厢地板上，给司机磕头，磕了一个又一个，车厢地板在额头接触的时候，发出惊心动魄的声音。老头的额头很快洇出大片血渍：“大爹，我的亲爹，饶了我们！饶了我！”

“现在晓得喊老子饶你了？你以为长了张嘴巴就允许你随便说话啊？听好了，”司机愤怒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刚才是因为这两人跟他顶

杠的话，这会是因为这老头软得一点骨头都没有——他说，“老子今天偏不饶你两个！”

司机的食指就在警棍的按钮上，整个人因为激动，在瑟瑟发抖。很明显，司机的情绪已失控。

其他乘客吓得大气不敢出。沙丁鱼再次把头向右转，看见那女子也正在看他，眼光里充满期待和鼓励。沙丁鱼学过心理学，这时候的驾驶员已处于愤怒的绝境，除非有人给他一个台阶下，否则，他自己的愤怒会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沙丁鱼试探着对司机说：“师傅，这个人真的不对，红绿灯前面上车就已经违规了，上了车还装大，不晓得下矮桩，招呼不打一个，一副欠揍招打的样子。”

女子也开口了，女子的声音真好听：“这两个就是山里面没见过世面的门槛精，不仅不懂礼貌，还没素质，给人说个‘对不起’‘请原谅’，多大的事情啊？偏偏要搞成这个样子。师傅，你是见过大世面的，没必要跟这两个没素质的人计较。”

后面一个小嘴黑脸男人上前给司机递了支香烟，拨了两下打火机点上。司机连吸两口，情绪稳定了些。

沙丁鱼伸手拉住司机的手臂，使电警棍离那老者的心脏远些。司机粗壮的手臂一拽就后缩了一截。有人给他支上几个台阶，他也不想出人命。沙丁鱼对司机说：“你回驾驶台开车，我们这一路要好好教育教育这两个人。你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他们，人活脸，树活皮，有他们好看！”

女子起身，用一个象征性的扶人的动作，把司机送回驾驶座位上。司机转身之前，在那老头的屁股上象征性地踢了一脚。司机不说话，打开窗户，香烟抽到一半，情绪终于稳定下来。

沙丁鱼开始装模作样地骂起那两人：“你们表兄弟俩不但耽搁了大家的时间，还多嘴多舌。你们有什么好唠叨的？你们不看看驾驶员，他多辛苦？两天前从野山出发，今天不一定能到得了野山，一来一去要四五天时间，吃不好、住不好。为保证一车人安全，要防山路出现状况，还可能要防车匪路霸。单单说，一车人的性命都交在他手头的方向盘上，就凭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该尊敬开车师傅！”

沙丁鱼把头转向大家：“大家说，是不是啊？”

大家谁敢说不是呢，纷纷说：“是。”

女子脸上显出赞许的样子，目光越发像盈盈的月光了。

听了沙丁鱼的话，司机很感动，脸上僵直的肌肉终于松弛了下来。他又使劲地吸了两口香烟，把烟屁股戳到车内的烟缸里，再把警棍放进驾驶台储物箱。

沙丁鱼和女子你唱我和，把两个乘客开导一番。

女子起身把老头从地上扶起来。老者说什么也不敢坐回原来的位子，他大概是感觉原先的位子离司机太近，司机随时都能反手给他一掌。那老头抹着眼泪到后面找座位。

沙丁鱼把地上的钞票捡起来，数了两张红色的票子，从自己口袋里抽出一张，把三张票子给司机。司机拿了两张说：“大家都承担点。”沙丁鱼把剩下的一张红色钞票还给俩表兄弟，两人浑身颤抖，对他直说谢谢。

女子回座位时，沙丁鱼轻轻招了招手，她便仙女一般坐到沙丁鱼边上。女子身上柔和的香气，让沙丁鱼神情错乱，心想，一场艳遇说不定就要开始了。

车外的雨一阵紧一阵稀，司机打火，平稳踩着油门，班车钻进蒙蒙山雨里。

七

女子介绍自己大名，然后说你叫我欢欢好了。欢欢长期往返在野山线上，收购崖柏和各种稀奇古怪的树根，为福建的根雕加工厂供货。两人年纪相仿，自然就有年轻人的话题。长期行走江湖，让欢欢比沙丁鱼更善于提问，说话也很得体。当她知道沙丁鱼要到野山去寻找自己的女朋友后，温婉的目光似乎少了一些什么，不过她不打算放弃，她对沙丁鱼说：“你怎么不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呢。”沙丁鱼不是不想问，而是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轻易不要询问人家

的隐私。沙丁鱼笑笑说“这跟你银行的存款一样，你会说实话吗？”这话让欢欢高兴，她咯咯咯笑起来：“男人像一道菜。”沙丁鱼觉得这女子生猛：“以前只听说过，女人像一道菜。”欢欢又咯咯咯笑：“对我这样一个女人，男人也是一道菜。”

跟欢欢比较起来，沙丁鱼长期生活在城市，不及出入于城市和乡村、甚至山野的欢欢那么灵活机智。如果用龙来喻他俩，沙丁鱼最多算一条泥鳅龙，而欢欢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蟠螭龙，在盘龙石上，能随石之大小，任意伸缩自己，所以永远不会遭雷劈。

一路上，两人聊得投机。他俩交换了电话，还通过短消息交换了微信号，彼此声言，等有了4G网络，立马把微信加上。

欢欢告诉沙丁鱼，就今天这行进的速度，估计得在离野山二十来公里的百合住一宿。她向他描述那里的农家腊肉、野芹菜和睦边酸肉，说得他包了一嘴巴馋唾。她说，那个小镇只有一家人勉强客串的旅社，那家人房子原本就大，因客人需要，临时做起生意，一共四个房间，两个大房间，一个给车上的男客，一个给车上的女客，两个大床房，司机占一个，他在那里有个相好的，另外一个……你不可能去跟车上那些男客挤一窝，我也不可能跟那些女的挤，只好委屈我们俩啦，老板不看身份证件，不管是夫妻，只要给钱，怎么住都行。

欢欢在描述最后一个房间的时候，眼睛波光粼粼。沙丁鱼再傻，都懂她的意思。过去男人出差找个伴儿，如今女的也不甘落后。要是野山没有阿萨等在那里，要没有跟小丽胡来的教训在前，欢欢应当是那种让人舍不得拒绝的女人，清秀出挑、热情开朗、见过世面、体贴周到。用一句通行世界的话说，当性跟生殖分离之后，更具有娱乐色彩。还有另一句话说，当你拒绝向一个需要你的女人布施温存的时候，她杀你的心都有，因为你不仅拒绝了她的生理需要，还把她从外貌到思想品质，一起打包狠狠抛进了肮脏发臭的垃圾桶。

可阿萨在他跟小丽的事出了之后对他说，别被那些鬼话蛊惑，男人女人之间，还应该有忠诚，如果心头没有红线、行动没有底线，你在跟别

的女人胡搞的时候，谁敢保证你的女人不会跟别的男人胡搞？要真是那样，婚姻还有意义吗？爱情还真实吗？这世界男人女人都别结婚得了，无牵无绊，爱谁就谁，不爱就离开，有本事一天换三个伙伴，本事差点也三天换一次伙伴——当年两河流域的文明，估计就是这么被消灭掉的。别忘了忠诚，这是世界上无法使用监督手段的道德品质。科技越来越进步，文明却一步步走向蛮荒。

阿萨的话在耳畔盘旋，望着窗外无边的山雨，沙丁鱼想起曾经读到一句话：“男女之间，最难的不是情爱的发生，而是将这烈火隐忍成清澈明亮的星光，照耀各自一生的繁华和寂寥的长夜。”多元的现实，早就将这种美好击碎了，否则这句话不可能被写到纸上，令所有读过这句话的人嘘嘘不已。

沙丁鱼祈祷，老天爷，别落了，让班车开快些，今天就抵达野山。

八

在第一个乡镇的路边店吃过中午饭，已是下午两点过，司机继续不紧不慢地开着车。这是个驾驶技术超级过硬的司机。山雨在深涧轰鸣，狂欢的雨水在公路上肆意奔跑，在悬崖边挂起一道道瀑布，山路弯道众多，给人感觉半个车身都在悬崖外面的云海里飞翔。司机把着方向盘，准确无误地行驶在山道上，不时抽空挠一下头发，早上伸出小手臂招摇的头发，早被他的手指收拾得服服帖帖。

路上少有汽车往来。越往南开，两岸的植被越发茂密高大，在一段沟壑旁边，沙丁鱼看见好大一片七八十米高的巨大树木，欢欢告诉他，那叫望天树，是地球上平均身高最高的树。山高，树绿，山谷深邃，雨雾更添了大山的雄奇瑰丽，斜卧山腰的云朵，更像一条遗落山间的洁白披肩。

车厢里多数人都在睡觉，山路适当的颠簸，以及班车合适的速度，使车厢里响起此起彼伏的鼾声。司机终于开口跟沙丁鱼和欢欢说话了。

他说：“刚才好得你们两个，要不然，我都不晓得如何收场了，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假如一念之差，就至少毁掉两个家庭。”

司机自责说，要怪就怪他上路之前就没有好心情。

司机在距离沙丁鱼和阿萨曾经工作过的城市一百公里的另一座城市有个任国企老总的亲戚，这家国企下属有个子公司搞根雕加工，经理因病刚刚去世，为壮大家族势力，他那亲戚想到了他，希望他去把盘子接下来。司机只喜欢汽车驾驶工作。那根雕，他原本就不懂，贸然进入，金钱、地位、鲜花、掌声，应有尽有。可对一个对盘山公路的每个细节都熟悉的驾驶员，他只喜欢开班车，而这条线上往来的乘客，也需要这样一位技术精湛的驾驶员。司机说：“我对金钱没有多大欲望，也不想做多大的官。再说，隔行如隔山，我开了快二十年的车了，去做根雕，不就要从头学起么？”

在他出这趟车的时候，他那亲戚到运输公司找了他的领导。今天早上刚出门，手还没摸到方向盘，领导又对他好言相劝，被他一顿臭骂，他说：“领导不是把我留下来，反来做我的工作，要我听我那亲戚的！好像我开这二十来年的车开得太差了，他巴不得我快点走人！——他越是要我走，我还偏不走了！——简直隔着门缝看人！在这条线上开车，发不了财，但逍遥快乐！”

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被逼去干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尚可勉为其难；要是你直接忽视甚至蔑视他那一技之长，小心他跟你拼命。难怪他一大早就脸色难看，心头窝着一肚子的火。

“你亲戚为啥要这样呢？”沙丁鱼觉得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好事，却不掉到正需要一份工作来重振河山的他身上。

“说来说去，还不是为多搞几个钱。”司机说，“我那亲戚希望我去，只因我是他的自己人，会不会经营没关系，参不参与经营更不打紧，关键是我顶一个名头，他自会找人在下头精耕细作的，到了年底，他就能从根雕厂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

“人家开厂都花过本钱的呢！”欢欢说，“我就是专门跑这条线，收购各种树根。不过那些

厂都在福建。”

“要啥本钱哟，厂房设备都是现成的，”司机说起来像抬杠草一样轻松，“只要招收二三十个工人就行。”

沙丁鱼对这一行不了解，又想插话刷存在感：“要熟练工？”

“熟不熟练没关系，边干边学。”司机说到这儿，感觉欢欢对这桩生意大概有意思，迅速扭头看了一下欢欢。他没有跟欢欢说话，而是问沙丁鱼：“刚才看你口齿伶俐，很是得体。你是做哪行的？”

沙丁鱼告诉他，从前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企业策划，不过最近准备转行。趁司机说到兴头上，沙丁鱼问：“师傅，今天能不能到达野山？”

“争取吧哈哈哈哈！”司机说完，专心开起他的车。

欢欢开始给沙丁鱼灌迷魂汤，她说，与其东跑跑西跑跑，不如跟着她跑，她说要是有可能，她去把司机所说的那家根雕厂盘下来，如果本地的工人技术过硬，就在本地把产品生产出来；如果本地工人不凑手，就只做初加工，然后卖给福建那边的大厂家。沙丁鱼说：“你又不是司机亲戚的自己人，人家凭什么把厂子给你？”

“只要分红足够丰厚，”欢欢十拿九稳说，“不是亲戚，胜似亲戚！”说罢问司机有没有他那亲戚的电话。司机问：“莫非你对那一行感兴趣？”欢欢说：“我就是干这一行的。”

司机舒坦了，隔着后背甚至能听到他浅浅的笑声：“这就好嘛！”司机像冬天脱掉一件挂满冰碴的湿棉衣一样轻松，“你们两个都有兴趣的话，我把你们两个一并介绍。”

沙丁鱼这时候才显出恭敬不如从命的样子，欢欢已经进入策划状态，开始唧唧歪歪计划如何招工、如何管理、如何分成。类似自言自语地策划一阵，策划停当了，对沙丁鱼说：“我们各投资二十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五五分成。你董事长，我总经理！”

沙丁鱼的银行卡上，正好有二十万，这是这些年攒下的钱，形式多样，有期货、有国债、有股票，这是他全部家当，离买房的首付款，还差至少四十万。他没说自己有钱，没说自己没钱，也没说自己投资，也没说自己不合作、

不投资。在崇山峻岭之中，他更能深刻感受到自己与时代的关系，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就像茫茫海上的一片树叶，纵使有万千主张，却在波涛之上身不由己。奈何这辈子，几时不像是在去往野山的途中。眼前这女子太活络、太有主张、太有计划，简直像个策划师。沙丁鱼隐隐有种担心：会不会遇上传说中的骗子？

“当然你要是说你一分钱都没有也可以，”欢欢咯咯地笑出发情的母马才会有的节奏感，“不出钱有不出钱的合作模式，哈哈哈哈！”

外面的雨还在落，较之路途上时缓时急的情况，这段路上的雨下得均匀细密。在细密如筛的山雨中，天空渐渐暗下来。在浓厚的暮霭中，汽车前面的山路边上，分明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镇子，墨绿色的树木掩映的楼房中间，是高低错落的灯光，在雨雾中，温暖的灯光毛茸茸的，带着狡黠和玩世不恭的表情，如果再远再稀一点，就会像鬼火。欢欢亲昵地抚摸了一下沙丁鱼的背，兴奋而满含激情地说：“看，百合到了！”

欢欢说这话的时候，沙丁鱼又一次想起梦中叫花子给他的那面镜子，当裂纹不见时，那面镜子似乎能照得见人影，待仔细再看，分明是一块冰冷的玻璃。

欢欢提着自己的航空拉杆箱，先下了车，回过头来，站在车下，右手杵着拉杆，热情地催促磨磨蹭蹭的沙丁鱼下车。

作者简介：

李新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启东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风乐桃花》、小说集《丽日红尘》《风月》《某年某月某一天》《青春的秘密》《何人归来仍少年》等15部。作品入选《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作品与争鸣》等刊物。

分飞

□ 何尤之

1

老狐是我少年时的好友。本名胡桓，年轻时他很精明，就被称作了老狐。今年年初，老狐突然从瓢洲回来了，回到了生养我们的蝉村。他出去了很多年，回来极少。特别是后来的二十年，他没再回来。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了，不想他却出乎意料地又回到了蝉村。他回来时，我还是在蝉村小学教书。那年老狐去瓢洲时，我就在蝉村小学教书。那时我是代课老师，后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转了正。当年老狐力劝我和他去瓢洲，说瓢洲满地黄金。我没动心。我觉得做个教师挺光荣。

如今老狐回来了，回来了已两鬓斑白。我也斑白。五十出头，就该是这个样子。

一张桌。一壶茶。两个口杯，两个男人。边

聊，边饮。边笑，边想。太阳在屋里的水泥地上，开了个亮堂堂的金窗。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金窗在悄悄地往东溜。又不知何时，金窗慢慢暗了。最后，竟溜走了。整个屋子便一点点，一点点地暗了下来。

我们坐在一起，有很多话要说。老狐去瓢洲后，先是孩子跟着去了瓢洲，后来父母也被他接走了。他发誓说，他要做个城里人，生于蝉村，死于瓢洲。我信他的话，他这人有胆有识，闯劲特足。以为是再见不到他了，不想他最终还是落叶归了根。

老狐说他想明白了，瓢洲不属于自己，他也不属于瓢洲。

这与他当年的誓言，有着天渊之别。这其中必有故事。于是他开始了他的故事，有些事我知道，有些事我不知道。

2

那是八十年代，老狐带着许业琢和洪丙楼，都是村里的，提着大包小包，一同去了瓢洲。老狐他们从蝉村到瓢洲，倒了四五次车。赶车不容易，又跑又抢的。老狐还背了吉他，想在无聊的时候，偶尔寄托一下情思。待他们出了瓢洲火车站，一下就懵了。瓢洲比蝉村大多了，比县城也大。人多得像蚂蚁，车多得像麻袋。楼房像纸糊的，密密麻麻。许业琢傻了眼，说：“老狐，我们跑这儿来，两眼漆黑，怎么混啊？”许业琢有了畏缩。他们等着老狐拿主意。他们习惯于唯老狐马首是瞻。老狐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老狐不像他们，六神无主的样子。老狐当过兵，遇事镇定，冷静。老狐抿紧嘴巴，半天没吭声。其实老狐和他们一样，也是第一次来这么大的城市。他当兵那破地方，在塞北一个小县城，除了满街的葡萄园，没几幢高楼。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既来之，则安之。

老狐哥几个立定在车站广场，看川流不息的车辆，看行色匆匆的人流，看灯红酒绿的街道，看夕阳西下，看旭日东升。这么看了两天，那两人看蔫了，老狐却看出了门道。

老狐想到办法了。

老狐让哥几个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凑在了一起，一共五百多。这个数，在当时不算少了。毕竟刚来瓢洲，人生地陌，都不敢乱花钱。晚上睡商店的台阶，饿了就吃带来的冷馒头，渴了就去候车室，跑到卫生间，对着水龙头喝自来水。老狐说：“钱不是省出来的，得设法钱生钱。必须先做点什么，把肚皮弄饱。”老狐抓了个跑摩的，问哪儿有卖二手摩托的。跑摩的是个肥仔，脸上白里透着黑。肩上搭了个毛巾，也是白里透着黑。上身穿了件背心，更是白里透着黑。一身的赘肉快往下淌了。肥仔用毛巾抹了把汗涔涔的脸，看了看老狐，说：“你买二手摩托，想跑摩的？”老狐点点头。肥仔把老狐上下看了看，问：“你是哪个省的？”老狐说：“外省的。”肥仔说：“你跑不了这个，还是干点别的吧。”老狐哥几个甚为诧异，问为什么。肥仔说：“行有行规，家有家法。”许业琢和洪丙

楼狐疑地看着肥仔，不知所云。老狐见过些世面，马上明白了几分，问肥仔：“这儿是谁的地盘？”肥仔淡笑：“你还挺透气的。”又在肥肥的胸脯拍了一下，说：“在这个地面上，吃这碗饭的，都是我们豫西人。”洪丙楼不透气，尽说不靠谱的话：“都是中国人的地方，怎么成了豫西人的？”肥仔一握拳，说：“在瓢洲，靠这个打天下。我们豫西人刚来跑摩的时，也是处处挨打。后来我们团结了，好不容易才抢占了这块地盘。”许业琢心里犯了怵，问：“老狐，摩托还买不买？”老狐说：“买！咱不和豫西人争地盘，去别处跑！”又问肥仔：“哪儿能买到二手摩托？”肥仔说：“最好去别处吧。买二手摩托，去旧货市场啊。不远，从这儿往右拐，再走一二百米，有个捞仔巷，捞仔巷上就有一个旧货市场。旧单车、旧电视、旧摩托、旧桌椅，卖什么的都有。”肥仔“咿”的一声，踩了摩托。老狐又追问一句：“你的车子不用挂牌照啊？”肥仔摆摆手，呼啸着冲了出去。

哥几个舍不得坐公交，也不懂公交是怎么坐的。看公交车一辆接一辆，车里挤满了脑袋，像猩猩似的吊着，却不知车子开往哪儿。老狐当年在塞北小城，小城还没公交。他们就沿着街道走。走个几十米，处处盖大楼，丁零哐啷的。街道都有指示牌，指示牌老狐能看懂，沿着指示牌指示的方向，找到了捞仔巷。捞仔巷很窄逼，湿漉漉的，高楼把阳光挡在了外面。除了中午那俄顷工夫，阳光一直在高楼的外面徘徊。哥几个走了不远，就看到了旧货市场。旧货市场没有挂牌，不过一眼都能明白，是卖旧货的。看了几家，有的价格高，有的太破旧。老狐开过汽车，对摩托车也不外行。拍拍弄弄，试试油门，最后花了三百五，买了辆旧摩的。

买了摩托，老狐说：“得先找个地方练练手去。”问店主，店主说：“这满城都是人，上哪儿练呀？”想了想，又说：“去南漂大道吧，那条路宽敞，人也少，那里还有个香蕉公园，里面更宽敞，随你怎么练。你就是把摩托当坦克开，也没事。就是离这儿有点远。”老狐说：“我们是水里浮萍，反正没有根，到哪儿都一样，没有远近之分。”许业琢说：“正好熟悉熟悉瓢洲的街道，要不怎么跑摩的。”洪丙楼说：“是啊老狐，跑摩的要

熟悉路，我们连东南西北都弄不清，怎么跑啊？”许业琢也有点担忧。老狐满不在乎，说：“鼻子底下就是路。还有，城里都有路牌，比乡下好找。实在问不出来的，就不接那个客嘛。”

哥几个推着摩托，往前走。老狐能骑摩托，但生疏，而且车子没牌照，骑着走，怕被交警抓着。三人推着车，走在人行道上。走到外企路时，看到一排有三四家劳动力市场。老狐说：“改天我们来这儿看看，看能不能找份工做。”

走到天擦黑，总算到了南漂大道。南漂大道像一根缀满珍珠的飘带，路灯全亮了，金光一片。街道特宽，估摸有五六十米。黑色的柏油马路，漂亮整洁。街道两边有不少工厂公司、超市商店，不过仍显空旷。街上的车辆不多，人更稀少。老狐从东到西打量着南漂大道，心想政府建这么一条宽阔的街道，太浪费了。在老狐看来，街道只要有两条道儿，车辆能相向而行，就可以了，何必搞那么多车道呢。老狐哪能想到，政府是有远见的。南漂大道后来不但成了瓢洲最繁华的主街道，还成了观光瓢洲的最佳路径。

现在，老狐站在了南漂大道上。四处望了望，没看到交警，便上了车，一扭车把，车屁股喷着黑烟，“咿、咿”地呼吼着。老狐稍稍加了油门，车子像饿狼一样，冲了出去。转了一圈，老狐感觉还不错。手不是太生，基本能掌控。又让许业琢来试试，许业琢不敢碰。洪丙楼也不敢骑。都是农村青年，习惯于苦力，骑单车骑惯了，一脚一脚踩着踏实。骑摩托车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不费一点力气，不吃一点苦，车就冲出去，心里反而不踏实。后来哥几个进了香蕉公园。香蕉公园是免费开放的，没人看管，进出自如。公园里有不少香蕉树，有大片绿茵茵的草坪，逶迤的小径，石椅，石凳，亭台，楼阁。哥几个撑起胆子，开始练摩托。一个个练了手熟，练到了夜里两点多。瓢洲天热，虽说才是三月，空气已有些黏稠，厚厚地包在身上。哥几个热了一身汗。公园内正好有一弯小湖泊，水还算干净，一个个跳了进去，洗个痛快。然后躺在石椅上，睡了个囫囵觉。

次日，太阳热烘烘地出来了。哥几个正在酣睡，树上蝉鸣鸟噪，把老狐给唤醒了。老狐一看天大亮了，也没闹醒他们，自己便出去跑摩

的了。先顺着南漂大道跑，再以南漂大道为中线，东南西北跑。路上空空的，遇不见几个步行的。遇上了两人，人家要去某某新村、某某小区，老狐听得一头雾水。老狐想，这城里怎么还有村呢？人家又说怎么怎么走，老狐还是不知道。最后是人家指路给老狐跑，跑到了地方，人家给钱也不爽快。老狐就少收点钱，权当认路了。跑到天黑才回来，挣了五块钱。洪丙楼说：“这么下去可不行，不得饿死啊？”许业琢却有了自信，说：“刚开始嘛，还没上路子，跑段时间，会好的。”老狐也说：“今天就当练车了。不过，我们还得回到火车站那儿，那儿客人多。这儿太偏了，大街上光溜溜的，没几个客。明天再跑一天，把车技练练，熟悉一下地形，就去火车站。”

翌日，老狐又跑了一天，挣了十元，比第一天的情况好些，翻了个倍。第一天老狐是在路上转，看到行人，凑上去问一声：“坐摩的么？”第二天老狐动了脑子，不在路上转了，停在公交站点，有客人要摩的，会主动叫老狐。

晚上，不吃冷馒头了。实在吃不下去了，老狐带了几袋方便面回来。公园里没有开水，又不想干啃，哥几个就沿着南漂大道往前走，找开水泡面。找到一家牙刷厂，门口笔直地站着保安，二十郎当岁，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勒着腰带，威风凛凛。许业琢和洪丙楼不敢去问保安，老狐去了。老狐先对保安行了一个礼，标准的军礼。老狐这一手赢得了保安的好感。保安回了礼，没老狐那么干练和洒脱。老狐说想讨杯开水。保安进了保安室，提了水壶出来。哥几个都带了饭盒，将方便面放在饭盒里，泡了开水。老狐边吸着面，边和保安闲聊。“做保安一月能有多少钱？”“三百多。”哇！哥几个惊叫起来。这个数够蝉村人挣一年的。“我们牙刷厂是英资，工资还不错。”保安说。“干保安有什么条件吗？”老狐问。“没啥条件，只要体格好，年轻力壮就行。”“那你看我行么？”老狐问，又有力地一握右手，胳膊上青筋暴突，肌肉像瘤似的鼓起来。保安笑了：“你这体格，肯定行。对了，你当过兵吧？你刚才那个敬礼挺标准啊。你退伍证呢？给我，我帮你推荐给我们队长。”老狐顿时后悔得就差没被面条呛着，

退伍证早他妈弄没了。许业琢和洪丙楼不知内情，高兴了，一个劲地起哄：“他当过兵，退伍证呢，拿出来，给保安大哥看看，没准能进厂呢。”老狐好不容易将面条咽了下去，淡淡地说：“没带出来，扔家里了。”保安遗憾地说：“没证有个卵用，我们是英资，要求很严格的，进厂当普工，男的要高中毕业证，女的要初中毕业证，无证免谈。”

吃了方便面，回到香蕉公园，各占一石椅，天作铺盖地作床，睡了。睡到凌晨四点多，老狐在草坪上撒了一泡尿，挨个叫醒了，说：“现在就去火车站，坐我的车子去。要是天亮了，路上有交警了，就不好走了。”三人起来，用湖水洗了把脸，提起大包小包，挤在一辆摩托车上，像耍杂技似的，缓缓向火车站而去。

3

不论哪个城市，火车站总是人流量大的地方。每天都有南来北往的客，来的来，去的去，像下饺子似的，往城市这锅沸水里跳。瓢洲开放四五年了，工厂商场公司办事处如雨后春笋，一天能冒出几十个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大量的人才和民工，纷纷向这座城市涌来。他们和老狐他们一样，以为瓢洲满地黄金，俯拾皆是。

老狐选择来火车站载客，是无比英明的。事实也证明了一切。来了火车站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老狐出去跑一天，能赚个二三十块。这个数字很可观，比小保安一天工资赚得多。哥几个对老狐都很佩服，起码生活费暂时有了保障。有时老狐带上许业琢，或洪丙辉，跟着自己一起跑，带着他们认认路，练练车。碰到客了，就先载客，回头来接他们。载客也是有奥妙的。火车站这儿的客，多是生客，初来瓢洲。你随便问一句，就问出来了。甚至不用问，从他们的举止言行，就能猜出八九分。遇到生客呢，老狐就要宰一刀，有时哪怕拐弯就到，也要故意载着客绕一个大圈，多收些钱。老狐一般不和客人红脸，凭着一张嘴，就能把客人忽悠了。

宰了客，客人还道谢。

老狐出去跑摩的，另哥俩也没游手好闲，四处看看，想找点事做。一家店门口贴张红纸，招泥水工。一问，要先交二十块钱中介费。他们掉头就走。又去了外资路，去了劳动力市场，可惜连门都进不去。进去要买门票，一张门票两块钱。于他们来说，这是高消费，舍不得。最后他们放弃了找工的想法。

这几天，哥几个晚上一直睡在屋檐下，台阶上。蚂蚁咬得痒痒的，蟑螂像肉弹炸过来。早上还黑乎乎的呢，清洁工拿着大扫把扫了过来，把他们撵走。他们做梦都想着能在床上睡一觉。

一周后，老狐在火车站不远的地方，见到了一排铁皮屋，当地人盖的，专门对外出租，一月三十块。老狐咬咬牙，租了一间，哥几个住了进去，算是在瓢洲有了个落脚之地。老狐往地铺上一躺，说：“明天谁接我的班？老子快累趴下了，得歇一天了。”那哥俩对望了一下，心里都没底，不敢搭腔。老狐说：“你们要累死我呀？业琢，明天你去！”许业琢跑了两天，老狐又接着跑。后来洪丙楼也能单飞了。跑了一个多月，赚了几百块，老狐又买了辆旧摩托。两辆摩的一起跑，赚钱就多了。

条件刚有了改善，麻烦就来了。肥仔当初忠告过他们，可惜丢脑后了。这天许业琢跑车，送一个客人去外资路。在外资路等客时，过来两个跑摩的，问许业琢：“你这月给老大送了几条？”这是行话，但许业琢不懂。许业琢说：“老大是谁？送几条什么？”其中一个便离开了，另一个继续和许业琢聊，说：“你跑多久了？”许业琢实话实说：“刚开始，没几天。”那人说：“都在火车站这一带跑吗？”许业琢说：“嗯，别的地方不熟，我和两个老乡在这儿跑。”聊了一会，走了的那个摩的又回来了，一同还来了三辆摩的。五个又高又壮的小伙子，口音都一个味儿，许业琢听得似懂非懂。一个膀子上纹了图案的家伙，走到许业琢面前，甩手就是一耳光，说：“你敢在老子地盘上跑车？”许业琢被打得眼冒金星，吓得腿直抖，大气都不敢出。另一个说：“这是我们老大，俊哥。”原先和许业琢聊天的那个说：“他有两个老乡也在跑呢。”俊哥又踹了一脚许业琢的车子，说：“走，带我们去会会你老乡。”

许业琢不敢不听，乖乖地开了车。俊哥一屁股坐在了后座上，直奔铁皮屋而来。

老狐正在铁皮屋的地铺上玩扑克，听到“咿、咿”的车响。一抬头，许业琢被人一掌搡了进来。老狐利索地跳了起来，杵在了俊哥的面前。俊哥看看老狐，没敢轻举妄动，一脸蛮横地说：“这儿是我们豫西人的地盘，你们一声不响，想抢我们的饭碗？”老狐一看对方五大三粗的，不想惹事，便说：“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还请兄弟关照。”俊哥绕着老狐走了半圈，说：“关照可以，每月交三百块保护费。”老狐吃了一惊，知道是福是祸，都躲不过了。洪丙楼直脾气，说：“凭什么要交保护费给你？”话刚说完，俊哥一巴掌抽了过去。洪丙楼一闪避，一个扫堂腿，俊哥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俊哥一挥手，双方打了起来。老狐身手敏捷，那哥俩也跟着老狐学过擒拿格斗，只是天天饥不果腹，体力不如对方。刚开始对方占不了便宜，后来就不行了。老狐他们力不从心，渐渐处于下风。后来房东也跑来了。房东一看这架势，立即报了警。警察赶到时，除了老狐还在和几个人招架，那哥俩倒在了地上。警察二话不说，统统带到了车站派出所。

老狐心想，这回彻底栽了。他们的摩托都是二手的，没上牌照，撞枪口上了。哥几个怕是要灰溜溜回蝉村了。他最怕回蝉村了，死也要死在城里。

进了车站派出所，两拨人被分关在两个铁笼里。俊哥那一拨走个过场，就放了。警察开始审老狐。一个警察坐在桌子旁，抽着烟，问老狐：“知道你犯啥事吗？”口音非常耳熟，老狐抬起头，看了看，不认识。老狐在脑子里一搜索，问：“警官，您是河北人？”警察眉头皱了一下，说：“扯啥呢？回答问题。”老狐就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警察吐了口烟，一拍桌子：“你有驾照吗？车有牌照吗？拿来我看看！”“没有。”“啥都没有，你跑个球？你那眼里，还有法律么？”老狐说：“那他们凭啥打人呢？”警官把烟屁股扔在脚下，狠狠踏了一脚，说：“他们说是你们先动的手，有这回事么？”老狐知道，这个警察心眼长歪了，句句都是向着对方的。

而警察的河北口音，让老狐看到了一线生机。

老狐说：“警官，我以一个军人的人格作保证，是他们找上门来的。”警察不理老狐，又点了一支烟，喝了口水。老狐趁这功夫，讲了自己在河北当兵多年，在部队开车，是个训练有素的军人。老狐说这番话是有用意的，他要和这位警察套近乎。老狐的话里，甚至带了点塞北味儿，顺便抒发了对塞北小城的不舍。老狐说那儿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这辈子都忘不了，忘不了那里的山水，忘不了那里的百姓。这番话居然打动了警察。警察慢慢热乎了起来，态度转变了，说：“你在那儿当过兵？你那个部队我知道，就在县城北边，小山脚下。我老家就那儿的，我有个表叔就在你们部队。”这一聊，就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警官说了他表叔的名字，是个连长，老狐还真知道。但不是老狐的连长。老狐听说过，并不认识。老狐多醒目啊，马上编了故事，编得跟真的似的，说：“我还给蒋连长开过车呢，蒋连长对我很满意，本来想调我过去的，可营部不放，最后没去成。哎呀，想不到今儿个在这儿碰到连长亲戚，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老狐说的，尽是子虚乌有，但目的达到了。警察给老狐倒了杯水，递了支烟，两人攀谈起来，话题已与审讯相去远矣。警察姓丰，老狐叫他丰警官。丰警官和老狐聊了很多蒋连长的事，老狐嗯嗯哈哈的，蒋连长的形象在脑子里渐渐丰腴了。丰警官说：“你退伍了，咋没安排呢，跑起摩的了？”老狐说农村兵，没有安排。丰警官说：“你退伍证带了吗？到我的治安队吧。”又是退伍证！老狐这回当真连肠子都悔青了。老狐说：“退伍证没带呢，搞治安一月能有多少钱？”丰警官说：“三四百吧。你没退伍证，这不白扯么？局里有规定，我也破不了例。”工资倒是不低。不过老狐跑摩的跑出了甜头，没看上那点钱，便不再遗憾。老狐说：“算了，我还有两个兄弟呢，我也不可能丢下他们不管。”丰警官歉意地说：“那，你还跑摩的吧，你是我表叔的战友，以后有事，尽管找我。”还留了个纸条给老狐，上面写着办公室的电话。那时没有手机，都留座机号码。老狐受宠若惊，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老狐说：“就怕那帮豫西人滋事，这儿是他们的地盘。”丰警官说：“扯鸡巴淡！这儿我说了算！提到我就行了。”老狐抑制住

开心，说：“谢谢丰警官，代我向老首先问声好。”丰警官嘿嘿一笑，说：“我还是前年探亲时见了他，都一两年了，也没联系。他那儿通讯落后，电话忒难打。”老狐心说，这样倒好了，否则要露出马脚来。从派出所回来后，那哥俩捧着肚子笑，说：“老狐你真是老狐狸，凭空认了个蒋连长，还认了个表侄所长，救了我们一把！”

有了丰警官，老狐头顶上就有了一把遮风挡雨的太阳伞。而老狐自己，则成了太阳伞下的雨伞。他的伞下，是小哥俩。哥仨都有摩托了。以前赚多赚少，合在一起，吃的是大锅饭。现在各人跑各人的，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而老狐凭着丰警官的关系，又认识了一些交警城管，翅膀渐硬，先和俊哥平起平坐，后来老狐学着俊哥，网罗了不少跑摩的的老乡，做起了老大。摩的干脆不跑了，收老乡们的保护费。俊哥看老狐的势力越来越大，而且上下通气，人缘甚广，便悄悄带了他的人马，去了别处，建立新根据地去了。

现在，老狐独占了火车站。在这块地上，老狐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跑摩的的有几十个人，都在老狐的掌控之中。老狐没想到在瓢洲，也能占有一席之地。老狐哥三个从铁皮屋搬出来，在一座农民楼里租了两室一厅。老狐住一间，那哥俩住一间。在客厅里摆了茶几，一套功夫茶具。晚上没啥事，哥仨就在厅里甩扑克、扯闲呱。老狐现在，便有些城里人的味道了。许业琢也不跑摩的了，专给老狐收保护费。老狐给他提成。许业琢很醒目，会看眼色行事。遇到难缠户，许业琢软硬兼施，缺个一块二块，也就忽略不计了，深得老狐赏识。一月下来，许业琢收来的保护费能有千儿八百的。当然，老狐的开销也大，除了孝敬丰警官及他那些手下，自己手下这帮弟兄遇上麻烦，还要帮着摆平。小事自己出面，大事花钱请道上朋友帮忙。扯上治安部门的，花钱更多。

许业琢和洪丙楼对老狐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老狐啊，你是生不逢时。你这能耐，能在村里当书记了，镇长也能当。”老狐对自己也有点钦佩。举目无亲的瓢洲，居然能打出一片天空来。

而老狐的内心，一直有根伤感的弦。这根弦，单从老狐脸上，谁也看不到。实际上，老狐这根弦，绷得很紧。一个人的时候，老狐泡上功夫茶，一杯接一杯，品着茶，也品着自己的心事。老狐屈着指头，数数，数到了三，第四个指头迟迟没有伸出来。他老婆冠雅给他生了三个丫头。那么，这第四个呢？老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

老狐在蝉村时和我说过，他很想有个儿子。这不是小事，是传宗接代的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说这话时，老狐眼里满是惆怅。

老狐现在口袋里有点钱，这种念头更强烈了。冠雅像个抱窝鸡，又回她娘家那个鸡窝里，准备偷生第四胎了。三丫头落地后，老狐对冠雅便失去了信心。现在人在瓢洲，感情更疏远。不过为了生个儿子，老狐还放不下冠雅。老狐在一本书上学到了生男生女的秘诀，又问了冠雅的日子，特地从瓢洲赶回去，在冠雅身上播种。老狐把冠雅弄得气喘吁吁，自己也大汗淋漓，才满怀希冀地回了瓢洲。可惜，冠雅的肚子是贫瘠的土地，长不出饱鼓鼓的粒子来。老狐心惊胆战地期待着，结果冠雅再次固执地上演了仙女下凡，没一点新意。老狐彻底蔫了。此时，全世界人都在瞩目汉城奥运会，独独老狐没了心情。老狐没回蝉村，他不想看到四个仙女，更不想看到只会生仙女的冠雅。

冠雅是没指望了，老狐决定离婚。离婚的理由听来可笑，因为冠雅断了胡家的香火，因为老狐是独生子女。老狐答应给冠雅一笔可观的钱。冠雅不同意，可冠雅父母同意了。那笔钱正好给冠雅弟弟结婚。冠雅闹了几个回合，老狐心意已决。冠雅父母又釜底抽薪，冠雅孤立无援，痛哭流涕后，带着四个女儿回了娘家。

老狐在蝉村招来一片骂声。这其中，也夹杂着我的抱怨声。老狐的口碑指数，像股市的大盘，刚在蝉村冲到了新高，又开始回落。冠雅忙老忙小，忙家忙外，在蝉村，人尽皆知，是出了名的能干媳妇。

离婚的事，我是知道的。那时我正在冠雅的

娘家小学教书。但我没有劝老狐。老狐已不是当年的老狐，他是城里人了。而传宗接代，是他亘古不变的心结。

老狐已经三十了。老狐意识到，必须谋求长期发展，走黑路迟早要碰上鬼。于是老狐激流勇退，买了辆东风货车。五吨，二手车，在瓢洲火车站接货送货。瓢洲的小工厂，竹笋似的，大片大片地长出来。老狐的生意，也相当不错。虽不是天天接活，但一月下来，也能挣个千把。

老狐不断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每个人也都在为自己设计未来。而谁的未来，又是自己能左右了的呢？人生就像一个巨大的足球场，人就是那个鼓足勇气的足球，被一只只无形的脚，踢来踢去。

老狐的人生，就在这时，遇见了另一个美好。一个在桐华厂打工的小妹仔，叫俪晏，意外地走进了老狐的视野。俪晏正是天真烂漫的年龄，活泼可爱，爱说爱笑，笑起来很灿烂，像火热的太阳，照亮了老狐。桐华厂不在市区，在远郊的古石村。老狐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古石村，给桐华厂拉模具。桐华厂是个小厂，做塑胶模具，生产出一批模具来，就让老狐来把模具拉给客户。老狐去桐华厂取货，必然要碰上俪晏。俪晏是桐华厂统计员。

桐华厂没有仓库。做好了的模具，就堆在车间的一角。俪晏过个数，记在本子上，把模具交给老狐。俪晏爱笑，说话亲切。老狐爱逗她。一会说少了，俪晏就复点一次。一会又说多了，俪晏又点一次。俪晏不恼，就是笑，骂老狐太坏。俪晏的骂柔柔的、嗔嗔的，骂得老狐心里像灌了蜜。到中午，老狐叫俪晏吃个便饭。俪晏开始不肯。老狐执意邀请，俪晏盛情难却，便陪老狐在厂对面的小饭店坐下。老狐点了过油肉、红烧鸡块，又要了韭菜炒鸡蛋和炒土豆丝，还有花生米和松花蛋。两人边吃边聊。吃了几次，老狐就把俪晏的家庭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老狐不时给俪晏夹菜，弄得俪晏心里温暖如春。俪晏才十八岁。十八岁的女孩像花儿一样，心思多得数不清，眼前的世界雪一样的白，总幻想着自己能像娇贵的公主那样，牵一位白马王子的手。老狐善于捕捉俪晏的眼神，充分展示自己才华，尽显成熟男人的魅力。老狐长得英俊，

有着军人的干练，阅历也丰富。俪晏的心湖里，止不住碧波荡漾了。

老狐那时新装了BP机，联系业务方便。BP机挂在腰上，很显眼。BP机在当时是个新潮的玩意儿，有钱人玩的。不管你在哪，BP机“哔、哔”叫两声，说明有人找你了。你按显示的电话号码回过去，事情就搞定了。老狐把BP机号码留给了俪晏，但俪晏一次也没CALL过他。不是俪晏不想CALL他，是没空，车间太忙，天天晚上加班到十一点，事情还是做不完。车间里不少打工妹都辞工走了。打工妹们远离父母，无人照管，身心疲惫又无人诉说，少了疼爱和关心。有些打工妹找个男人的怀抱撒娇，俪晏羡慕她们，也想有个男人来疼爱自己。当俪晏收到来自老狐心海的电波时，她的心湖里涟漪朵朵。俪晏的眼神，自然躲不过狐狸般的老狐。老狐跑桐华厂更勤快了。有时俪晏晚上十一点下班，老狐就等在外面，然后两人出去吃夜宵。老狐像个狩猎者，一步步接近目标。那个晚上，老狐带了吉他去的。村外的公路边，都是成片的草坪。两人去了那儿，坐在月色里。老狐很久没玩吉他了，手有点生，但仍能拨出节奏来。老林清了清嗓子，拨了几下吉他，唱起了《甜蜜蜜》。

多么浪漫啊。皎洁的月光，悠扬的琴声。老狐唱得情真意切，俪晏听得如痴如醉，不自觉地闭上眼睛，把头靠在了老狐肩上。老狐伸出手，搂住俪晏的肩，再搂进怀里。俪晏越发地陶醉。老狐轻轻吻了俪晏，把俪晏吻得满颊飞红。后来的事，都顺理成章了。后来，俪晏再离不开老狐的怀抱，隔三差五和老狐共度良宵。再后来，老狐让俪晏辞了工，跟他去了出租房。

俪晏进了老狐房间，天天关上门，两人翻云弄雨，全然不顾那哥俩在隔壁。老狐跑车也不热心了，天天带着俪晏去卡拉OK，跳舞，喝茶。两人黏在一起，疯了似的挥霍着甜蜜的时光。老狐口袋里的票子，像水一样淌了出去。再后来，俪晏对老狐说：“我们结婚吧！”

老狐心里很感动，传宗接代有救了。老狐决定娶俪晏。冠雅那高产低效的肚皮，是块苍凉而贫瘠的薄地。你就是种金子，长出来也是烂铜。老狐想，换块地，一定能长出金子来。

老狐和俪晏在瓢洲办了婚礼。叫了几个后来

结识的哥们，还有些客户。老狐在一家小酒店，摆了三桌。一番打趣，算是行了仪式。

洞房不在农民楼的出租屋，老狐在铁路小区租了一室一厅。小区里的房租，比农民楼贵了一倍，但条件比农民楼好多了。有草坪，有花坛，整洁，干净。既然结婚了，就得像个家。洞房的窗户、大门和房间，都贴了红双喜。又在楼下放了几挂鞭炮，闹了点喜气。买了一套组合音响，放着甜歌《粉红色的回忆》。房间里添了双人床，床上用品都是新的。

老狐喜欢俪晏，沉醉在俪晏的温柔乡里，沉醉在传宗接代的美梦中，乐此不疲。爱情与事业，老狐顾此失彼了。跑车懒了不说，弟兄们的事问得也少了。以前是一个人，头砍了碗大疤，不知道什么叫怕。现在不同了，老狐在瓢洲有了女人，有了家，就有了顾虑，有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地盘上的好多事，他交许业琢去打理。小打小闹的事情，许业琢能搞定。碰到黑吃黑的大事，许业琢无能为力，只有老狐出面。老狐和哥几个不住在一起，沟通也没以前方便。他们渐渐有了微词。老狐的可信度在下降，和哥几个在无形之中，拉开了距离。自然，保护费也不好收了。至于火车站这个地盘，老狐似乎也没了兴趣，听之任之。老狐只想做个城里人，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地过日子，不想再打打杀杀动荡不安。钱算个什么东西，没了可以再挣。相比之下，老狐更珍惜这个家，期待着儿子的到来。

幸福时光没维持多久，老狐再婚的消息便传到了蝉村。老狐没想到，冠雅竟来瓢洲找他。蝉村到瓢洲，跑一趟要倒四五次车。冠雅不分昼夜地赶车，到了瓢洲，天刚亮。冠雅没有打老狐的BP机，直接叩响了老狐出租屋的门。门是老狐开的。老狐一开门就傻眼了。冠雅咋能找到这儿来？老狐马上想到，一定那哥俩走漏了风声。冠雅拿了地址，到了瓢洲，叫了辆摩的，说去铁路小区，跑摩的直接把她送到老狐楼下。冠雅在楼下就瞥见了红红的双喜，如同血盆大口，吞没了本应属于她的家。

冠雅把老狐堵在了屋里。老狐脑袋都炸了。也只是两分钟的功夫，老狐就镇定了。都离婚了，怕什么呢。冠雅一巴掌抽在了老狐脸上，老狐

没有闪避，硬生生地接了。而这“啪！”的声音，清脆响亮，激越地窜进了半掩着门的卧室。卧室里的俪晏醒了，慵懒地躺在床上。半睡半醒间，被一声脆响惊醒了。俪晏喊：“老公，什么声音？”老狐没回答，用胳膊拦住冠雅去卧室。冠雅一口咬了老狐的胳膊，然后从老狐的胳膊下钻了进去。俪晏什么也没看清，冠雅也没太看清俪晏，一把薅了俪晏头发，按在床上，往死里打。老狐冲进来，把冠雅搡了出去，关死卧室的门。冠雅就和老狐打。趁两人纠缠之际，俪晏突然开了卧室的门，冲了出去。冠雅反应过来时，想追，又被老狐钳住了手。俪晏一眨眼就不见了。冠雅无处发泄，就和老狐打。打累了，就哭。哭累了，就摔东西，把床上用品全都撕烂了。

等冠雅风平浪静之后，老狐说：“都离婚了，闹什么呢？”冠雅像触电似的，又是一场号啕大哭，边哭边数落老狐，诉说自己的艰难。老狐低头抽烟，什么也不说，任冠雅呼风唤雨。冠雅风一阵雨一阵，最后渐渐停了，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不言不语。老狐起身出了屋，把冠雅晾在了屋里。老狐去找许业琢，让他来劝冠雅。许业琢一口一个嫂子，好说歹说，冠雅回去了。

俪晏却不肯回这个家了。俪晏挨了冠雅的拳头，心有余悸。老狐只好退了房，在供销小区又租了房，对谁也没说。

离婚了，冠雅也不肯罢休。她本来就不是自愿的。她没想到，老狐如此无情无义。离婚还没一年，他就结婚了。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何况她手中还有王牌，就是四个丫头。冠雅是山里长大的，有一股倔劲，宁折不弯，认死理儿。冠雅要与瓢洲女人展开一场争夺战，夺回自己的老公。于是，冠雅带着四个女儿，再次浩浩荡荡地到了瓢洲。上车，落车，再上再落，冠雅像只老母鸡，死死护着小鸡崽，一个也没落下。到了瓢洲，已是上午十一点。俪晏没在家，跟老狐跑车了。BP机响，老狐复了BP机，是大女儿的声音。冠雅让大女儿打的。冠雅本来不想打老狐BP机，想打老狐个措手不及，想让城里那个贱货看看这一家子，让她知难而退。可老狐搬家了，找不到老狐，只好让女儿打。大女儿说：“爸爸，妈妈带我们来找你了。”老狐头都大了。老狐问了位置，说：“闺女等着，爸爸

马上过去。”老狐把俪晏安排好，就走了。俪晏也因此躲过了一场战争。

老狐到了，摸摸这个、抱抱那个，心里酸酸的。老狐说：“先去吃饭吧。”冠雅未动，女儿又过来拉她，说：“妈妈，我饿了。你也饿了。”冠雅才想起是昨晚吃的饭，早上没吃，孩子们早饿了。于是去了饭店。老狐点了不少菜，孩子们狼吞虎咽吃了。冠雅扒了干饭，填饱了肚子。

吃了饭，老狐劝冠雅回去。冠雅不回去，要复婚。老狐自然不能同意。虽然没和俪晏领证，毕竟举办了婚礼，算是正式结婚了。两人在饭店就吵了起来。冠雅说：“既然这样，那四个孩子全给你。你要做城里人，她们也要做城里人。你必须把她们抚养成人，那女人要敢虐待我这四个女儿，我做鬼都饶不了她。”

冠雅毅然决然地抛下了四个女儿，走了。四个女儿抱着冠雅的腿，哭着要跟妈妈走。冠雅这回狠了心，坚决地丢下四个女儿，抹着泪踉跄着走了。

当四个丫头大大小小、满满当当地挤在出租屋时，把俪晏吓了一大跳。出租房跟个幼儿园似的，天天有哭有笑，有皮有闹。俪晏说：“我不是不喜欢孩子，可一下多出四个来，我受不了。”老狐安抚俪晏：“暂且过渡一下，以后再送回蝉村，给我父母照顾吧。”这是敷衍之词，老狐并不想把孩子送到蝉村。他要把家安在城里，也要把孩子带进城。他要做城里人，孩子也得做城里人。甚至于父母，也要让他们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他后来真的把父母接到了城里，不是为让父母过上城里生活，是他父母因为他被蝉村人唾弃，指桑骂槐，呆不下去了。父母进城后，老狐再未回蝉村。他不想沾上蝉村的土腥味，他要做个彻头彻尾的城里人。

俪晏仍是不悦，说：“老公，这么多张嘴，吃什么呀？”老狐说：“我吃什么，她们吃什么。老婆，既然你嫁我了，她们就归你了！”俪晏不说话了。老狐指着俪晏对女儿们说：“从今以后，她就是你们的妈妈。叫妈妈！”四个孩子面面相觑，都不说话。老狐喝令：“叫妈妈！”大女儿拿眼睛看俪晏，不说话。老狐上了火，举起手，要抽大女儿，被俪晏拦了：“别打了，孩子够可怜了。”俪晏一句话，大女儿哇的一声哭

了。那三个女儿也扑簌簌地流泪。俪晏也落了泪。俪晏让老狐去买些好菜，自己去做饭。

孩子毕竟是孩子，好了伤疤忘了痛，一闻到菜香，就呼啦啦吃上了。天黑定了，俪晏给四个孩子摆了一张地铺。老狐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几块木板，上面铺了一张大丝席，四姐妹嘻嘻哈哈滚到了地铺上。瓢洲天热，地铺比床上要凉快。

夜里，老狐把俪晏揽在怀里，说：“孩子是无辜的，从今以后，你对待她们要像亲妈，我也会加倍地补偿你。”俪晏没应声。老狐手一摸，俪晏脸上都是泪。

5

老狐这半年，不理朝政，忙于家务事。火车站那块地盘，早就换了大王旗。老狐也很久没收保护费了。经历了家庭变故，老狐又变成了穷光蛋。除一辆旧东风，值不了几个钱，老狐一无所有。一家八口人，靠这辆破车维持生计，有点悬。老狐开着车，去了那栋农民楼，想找许业琢他们。开门的是一张陌生女人的面孔。老狐去问房东，房东一问三不知。老狐想，许业琢这哥们，能去哪了呢？起码应该跟自己招呼一声吧。又想，自己搬进供销小区，对谁也没说，哥几个咋找你说？再想，自己是有BP机的。不过回蝉村时，BP机关了，扔在出租房里，也没带回去。

哥几个怕是失散了。

老狐心头漫过一阵凄凉，想当初兄弟仨闯瓢洲，如今东飘西零，天各一方。就算都在瓢洲，也很难碰上了。老狐不甘心，又在路上截了一辆摩的，问：“认识许业琢么？”车手是个年轻面孔，摇摇头。又问：“认识洪丙楼么？”对方依然摇摇头。老狐说：“认识老狐么？他是你们老大。”对方说：“我们老大不叫老狐，叫麻黑。”麻黑？又麻又黑？老狐心中一顿。这个又麻又黑的家伙，大概就是自己的接班人了。

老狐哪里知道，在他家务缠身的时候，这块地盘上发生了大变。火车站这地方，是瓢洲的

一块肥肉，谁占了，谁赚钱。当年老狐凭着丰警官的关系，以及个人能力，把俊哥挤了出去。俊哥一直耿耿于怀。俊哥那时就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子迟早要杀回火车站。俊哥领着豫西老乡去了流放村。流放村在郊区，也是工厂林立，打工者很多，客流量也不错。但相比市区，特别是火车站一带，生意差了许多。俊哥到了流放村，扩张地盘时，便与四川人干上了。豫西老乡个个人马高大，四川人个子矮，不是对手，被打得落荒而逃。四川人就分散在流放村的附近，偷偷和豫西人抢生意。三年后，麻黑来了。麻黑不高，黑不溜秋的，一脸麦粒子。麻黑是从监狱里出来的，出手狠毒，带着四川人和豫西人干了一仗。擒贼先擒王，俊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麻黑就在眨眼之间，把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又曰：英雄惜英雄。俊哥对麻黑顿时起了敬意，当即摆酒，款待麻黑。强强联手，共霸流放村。后来，俊哥带着麻黑来了火车站，想给老狐点颜色看看。奈何找不到老狐，找到了许业琢，让许业琢带他们去找老狐。许业琢说找不到老狐，俊哥如何肯信？麻黑一掌击了过去，被许业琢格挡开去。若论真功夫，这两人未必是许业琢的对手。但麻黑玩的是狠，一刀就捅在了许业琢大腿上，鲜血直流。许业琢一看情况不妙，夺路而逃。许业琢带着洪丙楼逃到了泊尾区，不敢跑摩的了，恰遇上一群做修水电沙发表电视洗衣营生的民工，于是也写了个小牌子：木工，跟他们混在了一起。许业琢以前学过木工，帮人家修修沙发、整整家具，混口饭吃。许业琢后来找过老狐，但BP机关了，家也搬了，茫茫瓢洲，何处觅踪？便作罢了。其时老狐正在蝉村，紧锣密鼓地闹离婚，把哥几个冷落了。不想生出此等变故来。许多年后，老狐遇上了许业琢，才听说了这段故事，听得老狐唏嘘不已。又暗自庆幸，自己若是遇上了麻黑他们，只怕女人孩子都没了安身之处。

话说老狐站在曾属于自己的地盘上，竟生了物是人非的感慨。哥儿们树倒猢狲散了，不知了去向，只剩下老狐，孤零零地站在这儿。老狐先想了一会儿哥几个，又想了一会儿自己。他如今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该如何开始呢？

思来想去，唯有东风货车，陪自己从头再来。

老狐在火车站守了几天，才接了个活儿，帮一间食品厂送海鲜去加工厂。货不少，好几个大货柜在车站那儿，老狐心里高兴，可惜五吨车太小了，装不了多少。管不了那么多，箱子能码多高就码多高，码得满满当当的，超高又超载，老狐才开车。老狐仗着对这一带路熟，专挑没交警的小道走。谁知刚走到捞仔路口，交警如天兵天将，突然耸在了老狐的车前。交警一举白手套：“停车！”老狐停了。交警要过驾驶证、行驶证，说：“你这是严重超载，玩命啊？罚款两千！”老狐又递烟，又哈腰，说下次不了。交警不管，在对讲机里说了几句，就把老狐的车子拉走了。交警丢了一句：“明天去交警队处理。”就要走。老狐在心里骂娘，嘴上却在告饶：“警官，我拉的是海鲜，是有保质期的，耽误了赔不起啊。您就高抬贵手吧。”交警把贵手抬得高高的：“去去去，到交警队去，我没工夫和你扯淡！”无奈，老狐想，去就去吧。实在不行，找丰警官帮个忙。老狐去了交警队，窗口里坐着一朵警花，说“超载百分之一百二，罚款两千。”老狐请求少罚点。警花板着脸，让老狐找领导。老狐想找个熟识的面孔，结果一个也没找到。只有求助丰警官了。老狐坐了公交，去了车站派出所。一问，才知道，丰警官调走大半年了。难怪俊哥敢杀回来呢，想必知道丰警官调走了。可恨的是自己，保护伞走了，竟不知道。都是离婚给耽误的。再问警察，丰警官调去了哪里，人家不理他。

老狐蔫了。若是过去，两千块，老狐轻易就拿了。现在不行，家底几乎空了，只剩几千块钱。一家老小八口人等着吃饭呢。可不拿这钱，误了交货期，就要赔厂家损失，还拿不到运费，损失更大。老狐一筹莫展。

俪晏说：“我去。”把老狐吓了一跳。老狐说：“别开玩笑，你一个女人，好生待着。”俪晏笑了，说：“你放心，我带上四个丫头，他们不敢惹。”老狐无计可施，只好让俪晏去了。俪晏带上四个女儿，姹紫嫣红地坐到了交警队。也不骂，也不吵，也不讲道理。反正不给车子，就赖着不走。交警下班了，也不走，孩子满地跑，哭的哭，闹的闹。交警对老狐发威，老狐有气

无力地说：“随你们吧，我这一大家人，全靠我一人挣钱养着呢。你们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吧。”交警看俪晏，是个惹不起的主子，只好把车放了。

车子放了回来，但误了交货期，厂家不但不给运费，还要老狐赔偿损失费。好不容易谈妥，老狐落了个没赔也没赚。老狐把车子卖了，一家人省吃俭用，勉强维持着生活。

就在这年，老狐的父母相继过世。老狐备受打击，经济上和精神上都无力承受。俪晏让老狐把父母送蝉村入土为安，老狐没同意。他不想回蝉村，他将父母安葬在瓢洲。

大女儿到二十岁时，在瓢洲打工了。大女儿遗传了老狐的基因，长得很漂亮。五官精致，皮肤细腻，脸蛋白净，完全具备了城里人的气质。这时老狐在中山厂开叉车，好几年了。俪晏一直没上班，培养着四个孩子。她和老狐没有孩子，不是她生不了，是她不想生。一家六口，都指着老狐开叉车挣钱养家。再添人丁，她怕养不起。虽然老狐的叉车开得很娴熟，但工资不高，一家人节省着花销。如今大女儿工作了，家里负担减轻了些。没想到这时，俪晏又给了老狐当头一棒。

俪晏向老狐提出了离婚。俪晏说：“记得你前妻说，如果我虐待了她的孩子，她做鬼都放不了我。这些年我没有虐待四个女儿，我养育了她们，尽到了义务。如今她们能相互照顾了。可是我，实在是太累了。”老狐没想到俪晏会提出离婚，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俪晏说：“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四个丫头时，就想离婚了。可我知道，你要挣钱，还要照顾这么多孩子，你没这个能力，我才委曲求全地留了下来。”老狐很感动，搂着俪晏泪如雨下，他还是不答应离婚。俪晏说：“老狐啊，你可不可以为我想想？我也是女人，我也想有自己的孩子。”老狐顿悟，更觉得亏待了俪晏。他不再坚持了。他感谢俪晏，委屈了这么多年。如今她提出离婚，他还能说什么呢？

他答应了俪晏。俪晏给了他一个长长的拥抱，然后离开了这个家。

“俪晏离开后，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在瓢洲，肯定不容易。这时候，你没想过回蝉村吗？”我问老狐。老狐摇摇头：“没有。生活本来就不容易。我所有的奋斗，就是要在瓢洲拥有一席之地。”我说：“那后来的日子，是如何过来的。”

后来的日子，老狐过得还是紧巴。叉车工的工资即使不高，他也不敢跳槽。一家人的生活负担，落在他肩上呢。大女儿上班了，可年轻女孩的工资有限，自给自足。他依然是家里的顶梁柱。俪晏走后，他对家务进行了分工。家务事主要落在了大女儿身上，其他三个女儿尽其所能，帮着做点事。老狐不问家务，一心一意打工挣钱。挣工资，挣加班费，偶尔也挣点外快。老狐像个顽强的攀岩者，攀爬了瓢洲几十年，仍吸附在瓢洲的悬崖上，一双脚始终未能踏上瓢洲的地面。他的一双手死死抓住瓢洲的边沿，不敢松懈。稍有不慎，一家人就可能落入万丈深渊，掉进他不想归去的乡村。

“可你还是回来了。”我说：“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情愿。又是什么原因让你回来了呢？”

老狐说：“的确是情非得已，可又能奈何。瓢洲虽好，终究是别人的城市。”

大女儿的爱情，给了老狐重创。老狐希望大女儿能找个瓢洲户口。瓢洲户口一直是瓢洲人的骄傲，也是打工人最为眼羡的。大女儿若能找个瓢洲户口，就算是真正的瓢洲人了。在瓢洲，瓢洲人和打工人就像泾渭分明，各自抱团，互不相融。老狐想融入瓢洲，也使出了不少解数。可别说老狐这样的外来工，就算是拿了瓢洲户籍的新瓢洲人，也不能真正地融入瓢洲。瓢洲人有着天生的优越感，他们听口音就能分辨出，你是不是瓢洲人，值不值得交往。

老狐托不少人说媒，想给大女儿找个瓢洲户口的。找了两年，也未能如愿。大女儿正是情窦初开，等不了瓢洲人，自己先谈上了，谈了个外省的。老狐很失望，大女儿很得意，谈得甜甜蜜蜜。老狐没有粗暴干涉，他手里还有牌。二女儿也二十了，和大女儿一样，出落得漂亮。他又托人说媒，要找瓢洲人。二女儿未擅自行

动，等着老狐给她城里人的幸福。结果等了五年，等到二十五，老狐仍未能如愿。后来老狐自己先灰了心，让二女儿自己做主。二女儿很快又找了个外省的。

两个女儿都找了外省的，而且结了婚后，就跟着男人回乡了。老狐看着手中剩下的两张牌，不再待价而沽了。顺其自然吧。两张牌很快也打出去了，而且像姐姐们一样，跟着男人回乡了。外省的乡下条件正在变好，乡里也有工厂，她们跟着男人在老家上班了。她们不像老狐那样，一心想做城里人。她们只想过平常人的日子，城里乡下无所谓。

“于是瓢洲，就剩你一人了？”我不无揶揄地笑道：“你的瓢洲梦，是不是就此醒了？”

“嘿嘿，没错。当我发现，我苦苦追求的，在孩子们眼里却不屑一顾时，我才大梦初醒。做什么城里人啊，我在城里，永远都是无根的浮萍。”

当老狐如梦初醒时，他发现自己的追求，竟是如此地一文不值。两个女人离开了他，四个女儿也离开了他。只有父母，还安葬在瓢洲的墓地，做了异乡之魂。老狐没去上班，他把自己锁在出租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奋斗半生所做的一切，已是浮云散。

既然如此，留在瓢洲便没了意义。尽管他的工资足以维持他在瓢洲的生活，但他对瓢洲忽地产生了倦怠。他想回蝉村了。蝉村有他的童年，有他太多的记忆。他属于那儿，那儿是他的故土。尽管他做了不少错事，可迷途知返，那儿能包容他的一切。

于是年初，他辞了叉车工，意兴阑珊回了蝉村。好在蝉村对他还是一如既往，他也渐渐恢复了元气，和左邻右舍熟络了起来。

“对了，业琢和丙楼有消息吗？”老狐想起了老友，他和他们失去联系多年。

我说：“他俩回来了，不过从蝉村搬了出去，在咱县城买了房子。”

“哦——”老狐若有所悟，自言自语道：“也没什么意义。”

“没想过去找俪晏吗？她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听说她结婚了，也生了自己的孩子。”老狐摇摇头。“如果可以，我想去看看冠雅。对了，她后来结婚了吗？嫁了啥样的老公？”

我吃惊地说：“你后来一直没她的消息吗？”

“我后来就没回蝉村，也没去过冠雅的娘家。我亏欠俪晏，更伤害了冠雅。现在想来，我都无法饶恕自己。”老狐又是摇头。

我也摇了摇头：“何止是伤害啊！”

第二天，我陪着老狐驱车去了冠雅娘家。这是个山村，九曲十弯，树木茂盛。我熟悉这个山村，我在这里教过四年的书。我领着老狐爬到半山腰，在一块墓碑前停下。冠雅之墓！当老狐看清这几个已模糊不清的字时，忍不住跪了下去，泪涕如雨，哀嚎遍野。他万万没想到，冠雅将四个孩子送给他后，就走上了不归之路。

冠雅是服农药死的，这事蝉村人知道得不多。又是发生在老狐离婚后，也没人会把冠雅之死和老狐联系到一起。

老狐问我：“你怎样看待我的瓢洲生涯？”

“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我说。

作者简介

何正坤，笔名何尤之，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权益保障部副主任。2007年作者开始纯文学小说创作，先后在《四川文学》《莽原》《清明》《鸭绿江》《山东文学》《阳光》《西北军事文学》《雨花》《绿洲》《创作与评论》《读者》《安徽文学》《芳草小说月刊》《滇池》《特区文学》《都市》《中国铁路文艺》《厦门文学》《牡丹》等杂志上发表小说、小小说、散文、诗歌等二百余万字，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真水无香》、中短篇小说集《金店十二钗》、小小说集《麦色浪漫》等，曾获中国工业文学奖、大地文学奖等。

青青子衿

□ 金丽红

—

大的手掌，握住了成露冰冷的小手，不费力气地把她拉了起来。手掌好烫，像一只滚烫的炭炉。

很小的时候，冬天很冷，冷得河流都冻住了，村上的孩子，结成队，在冰面上溜冰。不一会儿，身上暖和了，有的孩子，额头上还渗出了汗。

屋檐下悬挂的冰凌，像玉树一样，玲珑剔透，摘下冰凌，含在嘴里，口都快被冻住了，冰凌慢慢融化，透出一股甜味，嚼一嚼，发出咯嘣咯嘣的声音。奶奶羡慕地说道，真是一口好牙。

奶奶拿出炭炉，炭炉是铜制的，是奶奶的陪嫁物。外面包裹了一圈绒线编织的口袋，奶奶编织的，用的是大红色的棉线。据说，炭炉有好多年头了，如果现在还在，估计价格不菲。炭炉里放上几块火红的炭，即刻，炭炉滚烫，把成露的小手，烘烤得也滚烫滚烫的。

男人的手，就像成露小时候烘的炭炉。他拉着她的手，一起围抱成露依靠的树。

成露又一次梦到了那棵树，那个人。

那是一片空旷的地方，一棵高大的树，孤零零地耸立在黑色的土地上，挺拔的枝干，像一把利剑，直插云霄，如破竹般的气势，像要把苍穹刺个窟窿一般。

天色阴沉，雾气弥漫，四周看不到一个人。

成露梦幻般地出现在那孤寂的画面里，气温很低，她的身子，在瑟瑟发抖，出奇地冷，全身发冷，她蜷缩成一团，依靠在粗壮的树干一侧。几次试着站立，只是她的双腿，沉重得像被灌了铅似的，竟然无法自拔，连一步都挪动不了。

在她绝望之际，远远地跑来一人，人影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是一个男人，男人身材高大，威武，脸上的笑容，如太阳初升般地温暖。他宽

这是榕树。他说。

哦，原来是榕树，成露叫不出树的名字。我叫成露，你叫什么？成露问。说来奇怪，她的身子变轻盈了，轻盈得能跳能飞，能飞到榕树的枝头。

我是榕树。男人指着树说。

榕树？你是树吗？成露大声地问，声音很响，还有回声，回声在空旷的上空回响，响得把梦中的成露自己惊醒了。

脱离梦境的她，依旧沉浸在梦中，迟迟不愿醒来。她闭着双眼，在回想，在回味，手心的温度，还留有他的余热。

这是第三次梦见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同样的树。而且，随着时日，这个叫“榕树”的男人，他的音容笑貌，在成露的脑海中，却是越发的鲜明了。

—

今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1月下旬的一天，竟然飘起了雪，这在江南的城市，并不多见。雪下得不大，是干雪。

上午时分，正值上班的当口，空中突然飘起了柳絮，满天飞舞，飘飘扬扬，落在身上，才知道，那是雪，下雪了。是啊，11月份了，早过了柳絮飘扬的季节了。

朝着东方，一轮柠檬色的暖日，还挂在天空。正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只是下的不是雨，而是雪。这才更让人稀奇呢。

成露一早就把两岁的儿子送去了父母家，折回家后，稍微收拾了一下凌乱的房间，便急匆匆赶往单位。家离单位不远，她骑电动车上班，在路上，看到下雪了，停了下来，像大多数人一样，仰着头，看天空飞舞的雪，还举起双手，手心向上，任由飞雪飘落在手心，凉凉的，霎时，雪融化成了水。

到中午时分，雪不下了，雪虽然不大，但由于是干雪，地面上还是积起了一层薄薄的雪，踩在上面，沙沙地响，一个个脚印，清晰可见。

成露是一名图书馆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借阅

图书人员的信息登记，以及馆内图书的分类和整理。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并不轻松。

图书馆规模不大，坐落于叫书香家园的小区。图书馆设置在内，也是应景了小区名称——书香家园。确实，小区到处充满着浓浓的书香气息，一到休息天，图书馆内坐满了人。

有的人，捧着一张报纸，或者一本书，就坐在小区的一隅，有时树荫下，有时凉亭内的石椅。这些，都成了小区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也是书香家园的一张名片。远近闻名。书香家园的书香气息，名不虚传。

书香家园小区的西侧，是一条河，河的一岸，规划成了一条健身步道。再不远处，紧邻步道有个公园，公园空旷，环境清静幽雅。

成露常趁中午吃饭一个小时时间，有时一人，有时和同事一起，在小区，或步行几分钟走到沿河边的步道，走走，看看。书香家园小区除了具有浓厚的书香气息，还融进了江南园林的元素。住宅建筑风格，一式的白墙黛瓦，线条简单，古韵风扑面而来。内有亭台、水榭、木廊、秋千架、滑滑梯，供小区居民憩息、纳凉、嬉戏、看书。还有各色花卉、树木。

走在小区内，便感受到宋代禅宗无门禅师的一首诗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诗中的宁静、怡然、美好、自由，在心底深处荡漾开来，慢慢地散发。此时，特别渴望和爱的人，一起漫步，一同体会当下的心情。

成露今天中午不当值，午饭后便走出图书馆。屋后朝北，一条青砖铺的小路，薄薄的雪覆盖在小路两侧，路的中间，已没有积雪。成露看到积雪，像孩子似的又兴奋起来，特地走在路的边沿，顺着积雪的一侧路边，像走钢丝般地，轻轻地走，轻轻地踩，身后，留下了一串串她36码的黑色脚印。

如果雪下得大一些、积得厚一些，就可以和儿子堆雪人、打雪仗了。只是江南的气候，很少下雪，下了雪，雪也不大，更别说厚厚的积雪了。儿子出生以来，还没看到真正的雪呢。只在动画片，或儿童漫画书中看过。成露掏出手机，给妈妈发了一条语音，她说，妈妈，屋后的雪估计还没融化，你带豆豆出去认认雪。

小路的尽头，就是大路了，小区内业主车子出入的路，大路通向小区的北门，出北门，走几分钟，就是沿河的步道。成露看看时间还早，信步往步道方向而来。

就在走出小区北门的刹那，成露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身影和她擦肩而过，成露出门，身影进门。只是这熟悉，却一时想不起来谁了。她竭力思索，大脑像风车般地旋转，等回过神来，熟悉的身影不见了。

是榕树。成露叫出了声。她折回小区，在小区里寻找，寻找那熟悉的身影，温暖的身影。一圈下来，身影未见。

原来，梦境中的人，真有其人。成露十分的激动，在门口擦肩而过的身影，确定是出现在她梦中三次的那个人。他的音容笑貌，早刻录在她的大脑里，印在她的心底了。

下午上班期间，成露抽空溜出图书馆，又来到和他擦肩而过的北门口，期待他的身影，期待和他再次不期而遇。

刚才有一个男人，这么高，这么瘦，这么个样子。他是我们小区的业主吗？成露向值守的门卫打听。

进出小区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门卫回答。

好吧，好吧。成露一点不气馁。她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相见、相认。只是他们尘世的相遇，或许现在，还不到时候。

三

成露在父母家吃过晚饭，便带了豆豆回家。

路上，豆豆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说看到雪了，还吃了雪，没有冰淇淋好吃。豆豆开口早，不到一岁就说话了，而且口齿清楚，现在能认字，能背简单的唐诗，还会计算十以内的加法。当然，豆豆不会计算，他所会的加法，也只是硬记的，就像硬背的唐诗。豆豆还说，要堆雪孩子，和雪孩子一起玩。和小白兔一起玩。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陪豆豆玩啊？

成露结婚比较晚，而立之年结的婚，一年后，

有了豆豆。结婚晚的原因，是一直未遇到合适的人。

三十岁生日那天，没人记得她的生日，她一个人去了面店，要点一份生日面。店里的伙计说没有生日面，有大排面、熏鱼面、焖肉面、虾仁面……就是没有生日面。成露不依不饶，态度有些蛮横，坚持要生日面。伙计无奈地说，我们店没有，请你去其他店吃吧。成露说我不去其他店，就在这儿吃。

两人的说话声惊动了面店老板，也招来了店里其他食客的目光。食客的目光中有好奇、探究、责备，一个姑娘家家，怎么不讲道理的呢。

面店老板和伙计耳语了几句，又走到厨房，关照下面的师傅这么长这么短下一份面。半小时后，伙计端来了面，对成露说，这是你的生日面。

这真是一碗好面，一碗有料的面，面上有仔虾、大排、菠菜、黄豆芽、百叶、长豆。

其实，成露也不知道生日面到底是什么面？她只是想在自己生日的日子，吃一份面罢了，一种形式上的生日面。至于他们端来的任何面，都可说成是生日面。

伙计还说，祝你子孙满堂（仔虾）、富裕一生（大排）、身体健康（菠菜）、万事如意（黄豆芽）、事业发达（百叶）、长寿无疆（长豆）。

成露差一点把吃在嘴里的面喷出来，惊讶地说，啊？这么多寓意呢！好、好，谢谢、谢谢！那我要好好地吃，认真地吃，慢慢地吃，连汤都不剩吃完。祝自己生日快乐、子孙满堂、富裕一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发达、长寿无疆。说完，哈、哈、哈地笑了三声，顿时，心情大好，胃口大好。她从进面店的那一刻起，早不顾往日谦谦淑女的形象了，放纵一下吧。

边上吃面的几个人，纷纷朝着面店老板说，等我过生日那天，也要一份这样的生日面。面店老板自然一口答应说，欢迎、欢迎，一定、一定。

果然，成露连汤带面全部吃完喝完，打了几个饱嗝，一路小跑跑回家。心情依然很好，并作出一个决定，她要去旅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明天就走。当即，给分管她的科长发了一条请假信息，说，我要拿年假，从明天开始。十天全部歇完。她哪里是请假啊，分明是在下最后通牒。你不批也得批，反正看着办吧。分管科长倒是很好说话，

连请假原因也没问，就回了两个字，同意。遇到这样的领导，成露真是三生有幸。她得好好感谢、感恩她的科长。

确实，旅行回来的成露，一上班就去叩谢科长了，她带了好多礼物，给科长的，也有给同事的，她还当着图书馆所有同事面，官宣她的终身大事，她说，我恋爱了，我即将脱单了。

原来，在成露旅行的时日里，遇到了同样是一个人旅行的他。他是一名摄影师，经常一个人说走就走，所有的物象，呈现在他的镜头下，都美得不可思议，美得都是一幅幅油画、版画、水粉画、水彩画、铅笔画、木炭画、钢笔画……

两人相遇，在安徽的一个古村，他在抓拍，成露的身影，闪现在他的镜头下，就这样，对上了眼。他说，她是他遇见的最上镜的模特。就此，两人结伴同行，一路行走，一路摄影，成露当他的专职模特。他把成露拍得无与伦比的美。晨曦中的成露，夕阳下的成露，风中的成露，月下的成露，花间的成露，溪边的成露，衣袂飘飘的成露，以及一丝不挂的成露等等。万种风情，各种姿态。

依依惜别时，他对成露说，等结束我的这次摄影之旅，我就去找你。我要娶你。口说无凭啊，他把挂在脖颈里的玉石，当作他俩交往的爱情信物。等我，等我来找你。

一个月后，他出现在成露的图书馆，当着成露所有同事的面，就像一个月前，成露当着她的所有同事官宣她的爱情那样。他右膝跪地，大声对成露说，愿意嫁给我吗？成露自然一口答应，也大声说，我愿意。她等这一天等得太久太久了。他掏出一枚黄澄澄的戒指，戴在成露的左手无名指上，说，我现在还买不起钻石的，委屈了。但请你相信，我一定会买一颗超大超大的给你。

他属于摄影。他像风一样地往外飞，往外跑，他的时间，也花在了他心爱的摄影事业。他的摄影作品，屡屡获奖。而他镜头下的女性模特，却常常变换。

成露哄好豆豆入睡。熟睡中的豆豆，脸上还带着笑容，睡梦中，还发出几声呓语。成露听清了，豆豆在叫“爸爸”呢。只是这个“爸爸”又外出一个多月了。他酷爱他的摄影，把家当驿站，把孩子和老婆好像当过客了。

今晚的成露，失眠了。以往失眠，她总要采

取一些措施来帮助她入睡，比如喝一杯温牛奶、热水泡个脚，再不行，就吃安眠药。只是今晚的她，由着自己失眠。她在电脑上一笔一画，画下了他的身影。她把他的画像，打印了下来。

四

成露骑着电动车穿过北门口时，停了下来，掏出昨晚画的像，指着画像上的那个叫“榕树”的人问门卫，见过他吗？

门卫是个年轻的小伙，二十来岁年纪，他仔细看了看，又歪着头想了片刻，非常认真地说，对不起，没见过。我刚来小区当值还不到一个星期，小区内的许多业主都还不认识。您问问其他人吧。

此时，刚好有一对老年夫妇买菜从外面回来，热心的年轻保安走上几步，指着画像问，大爷大妈，他是我们小区的业主吗？大爷大妈也是一副极其认真的态度，凑近瞅了瞅，远距离地瞅了瞅，反复看了几遍，两人又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肯定地说，不是我们小区的，住在小区内的，我们都有印象。

成露听了，一阵失望，想来，昨天看到的身影，不是他的身影。是啊，梦中的人、虚幻的人，怎么可能从虚幻的梦境成为现实的人呢。

估计是前一阶段，一直痴迷看小说《杜丽娘》，小说是近代作家赵清阁根据戏曲《牡丹亭》改编的，其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从虚幻走向现实，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她反复看，来回看，闲着没事看。看的时候，她化身自己是杜丽娘，跟着她一块儿哭、一块儿笑、一块儿哀、一块儿乐。

在图书馆工作的，有个有利条件，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上班可以看书，只要你有兴趣看，想看什么类目的，你只管看，先睹为快。图书馆里有的是书。

成露喜欢看鬼故事，神话故事。凡涉及这类的书，图书馆有的，她基本上都翻看了。那她一定是日有所看，夜有所梦了。

如果梦见的人走出了梦境，来到了现实生活，真有其人，那又能怎样呢？嗨，又怎么可能呢！那是天方夜谭的神话故事、《聊斋志异》的鬼故事。

吧。

图书馆馆长向大家宣布了一件事，说后天下午，也就是周六，馆内要举办一场读书分享会，还邀请了一位作家分享他的新作。大家有空的话积极参加活动。活动的场馆布置由李佳负责，活动分享的公众号发布就交给成露了。

近几年来，图书馆内这类的活动频繁举办，有时一个月内要举办好几场，主要是通过阅读活动，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读书活动中来，激励大家阅读，喜欢阅读。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臧克家说：“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

狄德罗说：“不读书的人，思想就会停止。”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

毛泽东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书香家园浓浓的书香气息，就可见一斑，足见人们越来越爱上了阅读，如同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书，也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

公众号内容，除了介绍阅读的书籍、分享的内容，那邀请来的这位作者个人资料，以及作者的近作动态，也要一并介绍。作者叫榕川，“榕”这个姓，不常见，但有。成露的一个大学同学就是这个姓。只是不知道榕川是不是他本人真名，或许是笔名也未可知。

林馆长没说，只说他是她同学的一位朋友，这几日正出差在我们这儿。给了成露他的联系方式，要详细一点的资料，就打他本人电话。

新书是一本散文集，书名为《行走的时空》。一听书名，估计是一本游记类的散文。成露虽然还没拿到书，但她已经给这书定类了。她不看这类书籍，不是不喜欢，只是目前的兴趣重点，还关注在神话类的小说书籍上。她是一个阶段一个兴趣，就像没结婚的那几年，看遍了图书馆内所有的武侠书，倒是契合了什么年龄阶段做什么阶段的事、看什么阶段的书。只是她现在的这个年纪，还看神话类小说，是不是算逆生长了？

成露在网上搜作者“榕川”的个人资料，很遗憾，网上没有他的一丁点儿信息。那说明一件事，这个叫“榕川”的作者，是个文学新手，文学圈里还籍籍无名，或者，作者非常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网上作者信息全无，那更不用说这本《行走的时空》

书籍了，也不会有任何的信息。

果然如此，没有。倒是搜到了多条和书名差一个字，或几个字的书籍，《行走在时空》《走在天地间》《行走的力量》《大地上的行走》等等。作者姓名都不是叫“榕川”。

那打电话给他吧。和作者见上一面，也是一件值得让人期待的事。之前，也是为做公众号，和分享书籍的作者见面，算是采访吧。当然，这位作者要在本地，或者作者不忙。外地的作者，见不到面，有时为了获得详尽的资料，也打过电话。这属于极少的。很多来图书馆分享的作者，在活动前，早寄来书籍，及附上作者的一份详细介绍。

成露和叫“榕川”的作者，约好了时间和地点。作者定的，明天中午12点，接壤河边健身步道的那片公园，公园中的一个“临仙亭”，就在临仙亭亭子，不见不散。

没想到，这位“榕川”的作者，倒是对公园熟悉得很啊，连公园的“临仙亭”都知道。估计他来过，一定是的，而且不止一回。不然，连本地人都不一定知道的“临仙亭”，他能叫得出名来。

他的游记散文《行走的时空》，估计“临仙亭”的时空，一条河的时空，或者，其他的时空。都有吧。

五

常说六月的天，是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那是早些年之前的气候了。

现在的气候，不管什么月份，也如孩子的脸，说变说变，阴晴不定，难以捉摸。东边日出，西边飘雪，就发生在昨天。

成露吃过午饭，就往步道的公园方向而来。这不，好好的气候又变了，刚才还晴空万里，北风徐徐，突然天空刮起大风来了。乌云瞬时卷起。墨色的浓云，挤压着天空，掩去了刚刚的满眼猩红，沉沉的仿佛要坠下来，压抑得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悄悄的。淡漠的风，凌厉地穿梭着，将成露的惊呼，扔在了水浪翻滚的河流中。

这样的天气，说不定马上又要一场雨，或一场雪了。和“榕川”约好的临仙亭不见不散，看来，

只能改时间、改地点，再不见不散了。

成露掏出手机，给“榕川”电话，电话却怎么也打不出去，网络信号也没有了。这是什么天气啊！成露嘀咕道，吹来的妖风作怪吧。嗨，她真是看神话小说看多了，走火入魔了。

无法联系到作者，那只能硬着头皮，迎着大风，冒着雾气弥漫、暗沉沉的天空，继续往公园方向而走了。

真是奇怪，原本步道上有很多的人，这时，一个人影都看不见，估计，是被突然而变的天气，都吓跑了吧。

公园里更静，更暗，更冷。

幸好，成露对公园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不然，这黑漆漆的，公园又那么大，兜来兜去，不迷路才怪呢。临仙亭在公园的深处，东南方位，亭子四周是一大片草坪，草坪外圈又栽种了许多树木，而且树木种类不一。

临仙亭就坐落于草坪深深、树木茂密的正中间。天气晴好的时候，时常有年轻夫妇带了孩子在草坪上玩，天真烂漫的孩子，开心地跑啊、跳啊；有的还在草坪上支起帐篷，孩子玩累了，也钻进帐篷，靠在大人的身上，沉沉地睡下了。

当然，此时此刻，公园内人影全无。

今天的风真大啊！真冷啊！天真黑啊！风，像鬼魅一样，一阵一阵地，呼呼地吹，吹得树木

呼呼地响。成露打了好几个寒噤，双手紧紧环抱胸口，裹紧单薄的外衣。凭着对路熟悉的感觉，兜兜转转，迷迷蒙蒙，一路而来。

这时，天空中传来一个声音，熟悉的声音。我一直在那儿等你，等好久了。你终于来了。

成露听出来了，是“榕树”的声音。人呢？人在哪儿？成露循着声音的方向，搜寻榕树身影。她看到了，他就在临仙亭的亭子里，端端正正地坐着，笑吟吟地注视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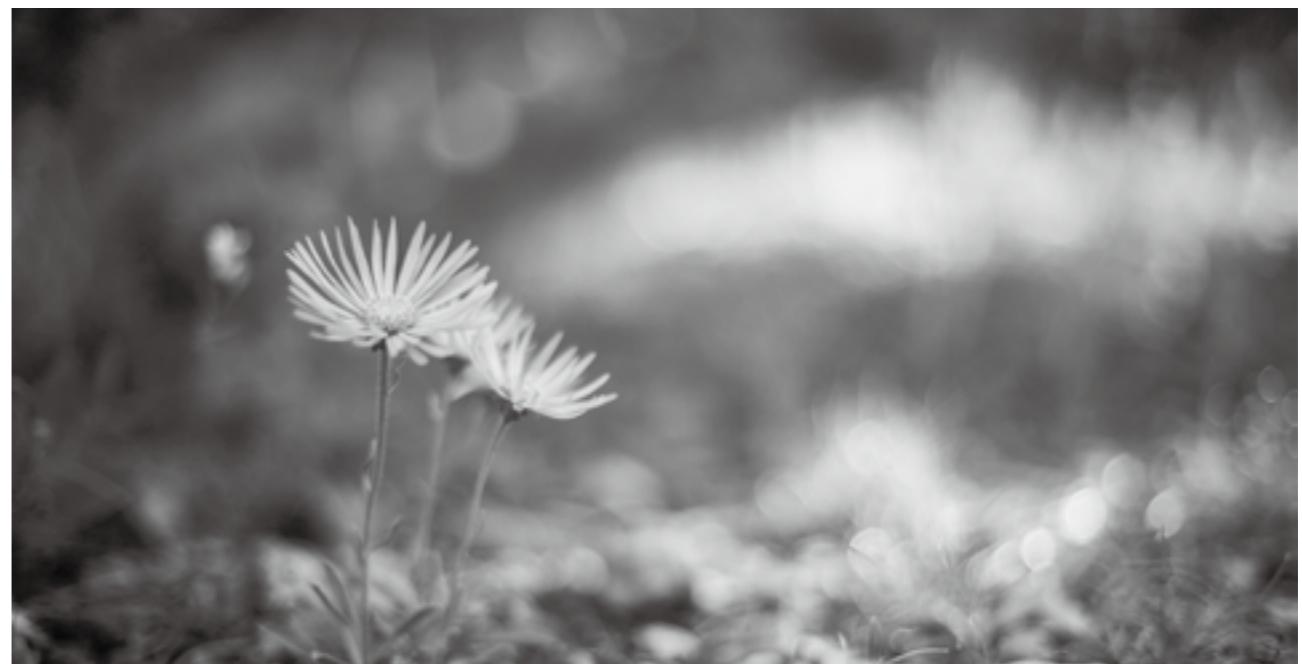
我也一直在找你。我还把你画下了。成露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电脑画像，画像展开，举着展开的画像又说，我画的，像你吗？

“榕树”笑而不答，从亭子里走出来，拉起成露的手说，你手好冷啊，我给你捂捂。他的手真暖和啊，像小时候冬天烘手的炭炉。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就是“榕川”？成露想起来了，她来临仙亭是来见叫“榕川”的作者。对啊，榕树，榕川，两人是同一个人。成露恍然大悟，兴奋地叫起来，你就是作家“榕川”。

他依旧笑而不答，口里却吟诵起临仙亭亭子两侧木柱的题诗：“万丈红尘忽见，千里仙客远来。”真是好诗，对仗工整，气势恢宏，虽只有12个字，却道出了人生入世的无限禅意。意境深远啊。

“万丈红尘忽见，千里仙客远来。”成露跟着也念叨了一遍。之前，每次来临仙亭，对于亭子



的题诗，她仅感觉诗词平常，语境直白，并没觉得这诗有什么过人之处，或者有深远的意境。也许熟视无睹了吧。但此刻听他一吟诵、一分析、一赞叹，顿觉寻常的诗句，充满了无限诗象、悠远禅意。诗境隽永啊！

你是远道而来的仙客，我是红尘中的凡人。成露说。

你是远道而来的仙客，我才是红尘中的凡人。榕树说。

两人都笑了。

正当成露准备询问关于他的散文集，关于他的个人资料时，她的手机铃声响了。铃声很响，在寂静的公园，如同雷声一般。真是怪了，明明手机铃声设置的震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调成了铃声，而且，音量大得出奇。

铃声惊醒了成露。她醒了。原来还是南柯一梦。刚才，她靠在亭子里睡着了。是啊，昨晚失眠，几乎一整夜没睡，看到休憩的亭子，竟顾不得寒冷，就这样冒着寒冷，睡着了。

电话是李佳打来的，她语气着急，还带着一丝丝埋怨，说，打了你N次电话，你电话一直处于忙音状态，怎么回事啊？你在哪儿啊？你的破手机可以换了。我们馆邀请的作家“榕川”来图书馆找你来了，说和你约好的，但没等到你，所以就来我们图书馆了。快回来吧，作家把他的书也带来了。

怎么回事啊？成露也感到十分的奇怪，明明在他定好的地点，她在痴痴地等，竟然说他没等到她。睁眼说瞎话，是个骗子。

但成露随即否定了，他不是骗子。她看到了她手机上的多个未接电话，其中就有“榕川”的5个未接来电，还有他的一条短信。

还是昨晚没睡好惹的祸，头昏眼花中，看错了时间。

六

成露感冒了。在制作完公众号后，请了假，回家休息了。因感冒，豆豆没接回来，继续由父母照管，估计又要好多天了。

服用了感冒药，药效很好，安眠的效果也很好。成露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醒来时，已是周六的下午了。

呀，读书分享会。要迟到了。成露有点小懊恼。虽然林馆没说全馆工作人员都要参加，但她作为公众号的制作和发布者、此次阅读活动的参与者之一，她有必要去参加。而且，她也想见见作家“榕川”真人，并当面向他致歉，昨天因她的看错时间，导致约定的临仙亭“不见不散”，成了两人的擦肩而过。遗憾呢。

成露赶到时，活动已接近尾声。今天参与的读者真多啊，满满当当坐满了人，后面还加了座位。她在最后一排的一张加座空位上坐了下来，透过挨挨挤挤的人群，目光聚焦在台前的其中一位嘉宾。

榕树，成露轻呼了一声。原来，梦中的“榕树”，就是作家“榕川”；原来，梦里的人，真的存在，真有其人，而且，就在眼前，近在咫尺。她的心，一阵狂跳。

只听一位读者在问，您取笔名叫“榕树”，除了您本姓“榕”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我所知道的是，一般作家取笔名，都赋予了笔名不一般的寓意。而且我觉得，您真名“榕川”比笔名“榕树”，不管听起来，还是叫起来，还是名字的含义，要来得更为响亮、更为浩大。请您谈谈您笔名的其他含意。谢谢！

这是阅读分享的最后一个流程，是作家和现场读者的互动环节时间。

谢谢您的提问，也感谢您对我本名的夸赞和厚爱。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说真名响亮，干吗还要再取一个笔名？如果取笔名，那就要取一个比真名更有寓意的名字。

我是福州人，我们福州简称“榕”，别称榕城。而我们福州的市树，就是榕树。榕树又叫万年青，它生命力旺盛，树形庞大，根系发达，有着“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含义。榕树，还代表着纯洁的爱情，寓意感情历程虽然艰辛，但是会拥有稳固的幸福。

走在我福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树冠浓郁、盘根错节的榕树。翠绿的叶子四季常青，构成了我们福州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姓“榕”，又喜欢榕树，希望自己也能像

榕树一样，有着“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气韵、气度、气节、气概。所以，我把我们福州的市树，就挪用为我的笔名了。

这本散文集《行走的时空》，里面有我行走在福州大街小巷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欢迎各位文友来我们福州旅游，来之前发信息，或电话我，我一定竭尽地主之谊。

提问的读者首先鼓起了手掌，看来，他的回答令他十分的满意。随即，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还有哪位读者要和我们的作家互动的？林馆在发问。

成露举着手，从后排站了起来。

这是我们馆的成露，这次的公众号，就是她制作的。林馆轻声地和身边的榕川介绍。

您好，成露，我们终于见面了。榕川满面笑意，也站立了起来。奇怪，我好像见过您，但一时想不起来了。我们见过吗？

没见过，如果说见过的话，要么在梦里了。成露笑着说，她是开玩笑的口吻说的。她当然不会言辞凿凿说我们确实见过，你出现在我的梦里。

那她走入他的梦中了吗？未必，世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有的话，那也是神话、鬼话。但他确实从她的梦里来到了现实，而且来到了她的身边，这，又怎么解释呢？

我看了您的散文，里面大量书写了我们苏城的很多景致、美食、风土、人物。把我们城市描绘得如诗如画。您经常来吗？

这是我第三次来。我喜欢这座城市，每次来了，都不想走，它的美，和我们榕城的美，是各有千秋。这样比喻吧，我们榕城的美，像明清时期的女子，委婉、明媚、坚韧、爽朗、不阿。而美丽的苏城，就是一位从唐诗宋词中下凡的仙女，或婉约、或豪气、或优雅、或妖娆、或清丽、或娇媚、或古风、或前卫、或丰腴、或纤细。它是百变的，千变的，万变的。也不知道我这个比喻是不是恰当？我每次来，每次的感受，都不尽相同。

谢谢您用了这么多优美的词语，给予我们这座城市的高度赞美。那欢迎您多来，常来。成露说。

是啊，说不定哪一天来了，我就住下来，不走了。榕川笑着说。

您书中有一章节，描写我们馆附近的河流、

步道、公园、临仙亭。您很熟悉我们这一带，在我们这里居住过？

这是我第三次来苏城，三次都住在我们这儿的书香家园，我朋友的房子。常去附近散步。昨天中午也去了，只是没见着您。说来也巧，我在公园里捡到了一幅画，画面上的人，竟然是我。没想到，在苏城，我已经有了粉丝了。

他住在书香家园，那这么说来，大前天中午，在小区北门口擦肩而过的身影，是他了。她没认错。当然，这话也不能说。

“万丈红尘忽见，千里仙客远来。”成露翻阅到书中临仙亭的章节，念道。

阅读分享活动很成功，现场好多读者都加了他的微信，成露也加了。

半年后，成露发表了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在他的时空轻轻划过》。榕川推荐的，发表在榕城的一家报刊上。从此，成露也走上了写作的道路，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出了几本书。

她和远在南方的榕川，时常切磋文学。她说她就像是他的故人，一见如故，十分亲切。她说他是她文学道路的领路人，是她的精神导师。但仅限文学交流，没有别的。

至今，成露都没和他道破，他在公园捡到的那张他的画像，是出自她手。也没和他说，他曾四次闯入她的梦境。还有他温暖的手，像烘手的炭炉一样暖，并一直在温暖着她。

豆豆的爸爸依然很忙碌，依然说走就走。

现在的成露也更忙了，忙孩子，忙工作，忙写作。她忙得不亦乐乎。

作者简介：

金丽红，江苏苏州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2010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于《扬子晚报》《苏州日报》《散文选刊》《西部散文选刊》《太湖》《散文百家》《青春》《精短小说》《今古传奇》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60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一念悠起》、小说集《雪舞的日子》。

当爱情进行时

□ 陈德胜

—

排长李红明接到了集训队强化训练的通知。这是一次补差训练，集中了团里所有体能有差距的干部，集训一个月时间。集训安排到了教导队，距团队两三公里。

苦日子来了。集训的内容包括五公里越野、400米障碍、单双杠、射击等，每项科目都实打实、硬对硬。残酷的高强度训练，加之长期的肠胃不适，李红明体重下降了许多，脸也晒黑不少。训练之余，给张静怡打电话是李红明最大的安慰。

“我现在不在连队了，强化训练一个月。大强度的训练把我整惨了，人比黄花瘦，脸黑得像包公，谁看了都会心疼！”李红明电话中诉苦。

“是吗，我说这几天给你们连队打电话你也不接，通信员说你集训去了。”张静怡关心地说。

“我这么苦，你怎么也不问候一下呢？”他责怪道。

“怎么慰问？”她笑了一下。

“傻丫头，下次来看我，带些慰问品不就完了？”

“好吧，我一定。”

“顺便问一下，你给我买的礼物能下次一块带来吗？”

“这个……好，会的。”

“顺便问一下什么礼物，能透露一点信息吗？”

“我下次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她不露底细地说。

“这些天你都在家里忙些什么？”

“没什么事，工作没了，在家里做一些家务。”

“那好吧，工作的事还要尽力去找。闲着的时候，别忘了给我写信。”

“那……好吧，把你的通信地址告诉我一声。”

李红明让她准备好了笔和纸，告知了她通信地址。而后说：“寄信的时候，别忘了寄你一张玉照过来，最好要近期的，看到你的照片，就像你在我的身边了。”

“我没有近期的，”她不无遗憾地说，“以前的怎么样？”

“好吧，以前的也行。”

教导队紧张的日子还在继续。作为各隶属单位的综合培训机构，教导队承担着多个集训队的培训任务。碰巧，王国政也在教导队培训。课余时间，除了和张静怡联系之外，李红明经常找到

王国政交流。

两个大龄青年走到了一起，谈来谈去终究没有绕开爱情的话题。王国政仍旧是快乐的单身汉，他对爱情似乎早就看得很淡。当李红明聊起张静怡时，王国政心里总有些疙疙瘩瘩的。

“你真可以，没想到进展得还挺快，我等着喝你的喜酒。”王国政开着玩笑。

“别说得这么圆满，我也不知将来怎么样，先谈着吧。你对她印象怎么样？”

“这个……你们进行得这么黏糊，让我怎么说？说好话吧，你认为我在敷衍你；说实话吧，好像我给你们拆台。所以，这个问题你少问我。”王国政使劲地摇了摇头。

当李红明想再多问时，王国政哑然不语。

究竟别人对张静怡是什么印象呢？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深入展开了解，大家的初步印象是，她漂亮。漂亮只是一个人的外表，也是女人炫耀的资本，很多时候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李红明从几次的交往中，已经觉察到了张静怡的弱点，有些弱点不得不说还是很致命的。

周末休息时，李红明返回连队特意叮嘱通信员注意接收他的信件。当他返回排里取衣物时，碰上了司务长。

“怎么样，对象处的？”司务长问。

“还联系着吧，你对她的印象怎么样？”李红明问。

“你要我直言相告吗？”司务长反问。

“咱们都是兄弟，有话直说！”李红明点了点头。

“那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个女孩吧，从上次来连队，从外表上看，打扮太超前了，不像是从事一般职业的。你只了解她在北京工作，你并不了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红明啊，你可别图漂亮上了当。漂亮往往掩饰了深层次的东西，你得好好深入了解一下她的本质。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大主意当然还得你自己拿！”司务长一本正经地说，说完，拍了拍李红明的肩膀。

李红明听后先是一惊，“可她看上去不太像那种人啊！”

“哎，你呀，为情所困。有些女孩为了换取你的心，表面上装得楚楚可怜的，其实她内心怎么样，

你能看得透吗？”

交流有些不愉快，但是往往忠言逆耳利于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从连队出来，李红明不知该怎么办好。很多时候，太自以为是容易出大问题，听取他人的不同意见并不是一种错误。他想和家里打个电话了，从上次和大哥李红亮联系之后，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和家人打电话了。

他拨通了李红亮的电话，客套话之后，直奔主题。

他把一个月来恋爱经历和大哥作了交代。李红亮听完了之后就急了，生气地说：“你怎么能这么轻率呢？她简直一无所有，而且就是一个农村的姑娘。你要和她成了，还不如我在老家农村给你找一个家境比她好百倍的。这段时间，我也没有闲着，托人找关系给你联系。县城大伯家给你找了一个独生女，比你小四岁，还在省城上大学，家庭条件很好，又有住房。还有孩子临县他大姨给你联系了一个教师。咱老家马志慧的亲戚给你联系了一个铁路职工，岁数比你大四岁。这些对象就等着你回来见面了，可你总也回不来。看看吧，这三个对象的条件哪个不比你现在谈的那个强？你怎么就中邪了，非要找这么一个，啊？她漂亮，漂亮能一辈子漂亮吗？能当饭吃吗？……”

李红明黯然听着李红亮的责备，心里不是滋味。等李红亮说完，他才说：“大伯介绍的独生女，比我小四岁，肯定在家里娇生惯养，性格上有差异，相处不到一块去。那个教师在临县，将来面临去留问题，回老家的话，还涉及女方的工作调动；去女方落户，又人生地不熟。至于那个比我大四岁的女性，年龄也太大了，谈成之后会被别人笑掉大牙的。我和她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感觉她还行，起码有上进心。将来即便我们过穷日子，也不会麻烦你们的。这一点我说到做到。过段时间，我休假和她一块回去，你们见了就知道我不会瞎说的……”

李红亮冷笑一声，“你呀，就是陷到里面拔不出来了。找对象不是买商品，不行了还可以换，结了再离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行了，我该说的也说了，也算对得起咱爸临终前的嘱托了。现在我手头的指标不少，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自己的事情自己看着办吧，将来的日子过好过

坏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可别抱怨我当初没劝你，你好自为之吧！”

放下电话，李红明的心里有种针刺的灼痛。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组建家庭也不能草率行事。长兄的话虽然有些不中听，但都是为了他好。迟疑了一会儿，他又拨通了二哥李红兆的电话。

“你找什么样的不行，非要找一个这样的，啊？”听了李红明的叙述，李红兆的说辞一点儿也不客气。

“她对我挺好的，将来我们能合得来。”李红明解释说，但他又觉得话语苍白无力。

“哼，她的各方面条件比你差，所以她总是哄着你，等把你搞到手，成家了之后她还会对你百依百顺吗？到时候，你怎么办？你后悔还来得及吗？”李红兆气愤地说。

李红明心里一团乱麻，“见了那么多了，我还是觉得她合适。”

“行了，我也就跟你说这么多，你以后有什么事还是和咱大哥多商量一下吧。你的事我不管了，你自己决定吧！”李红兆索性挂了电话。

二

临近四月的一天晚上，他们之间通了话。张静怡说给他写了信，已经寄出去了。李红明问信上写了什么内容，张静怡说收到后就知道了。张静怡还说按照他的意见，随信寄来了一张照片。李红明问她这星期还能过来吗，她说要看情况。

李红明没有表明他家人的态度，电话里也没有丝毫显出他情绪上的波动。静下心来，他才觉得心中的隐痛潜滋暗长，该如何继续这段情恋呢？

第二天，张静怡的信如期而至。接到连队通信员的电话通知，李红明特意从教导队请假回了一趟连队。

拿到张静怡的信，李红明见到了她的笔迹，比初学写字的小学生强一些，信封的背后还专门注明“勿折”两个字。李红明迫不及待地打开信件，她的玉照展现在眼前——绿油油的苗圃上，她和一只蓝色的孔雀站在一起。远处山峦翠秀，绿树成荫，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张静怡身着一身白

色的休闲服，右腿向前伸着，两手自然地下垂。她留着短发，双眸清澈，笑脸秀丽。

李红明翻开了她的信，没有往日的激动。信写得很短，寥寥一二百字——

李红明：

你好！训练累吗？当官好吗？现在一切都好吧？

都说大兵素质高、有耐性，我看你还不够格。不知道你练兵时威风凛凛呢，还是威风扫地？太阳当空照，大汗滴滴流。我想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上次我们提到房子的事，当时我没有经过考虑，可能想法有些不成熟。后来，我认真地前思后想，当然能买房子更好。不过，我想现在不是要紧的事。如果你能把工作调到省城，再买下房子，那样更好。假如不能回省城工作，以后再想办法吧！

自从初中毕业以来，我一直就上班，习惯了上班族的生活。如果有一天让我在家整天忙家务，还真不习惯，所以我想我不会放弃工作。

关于照片的事，我手头没有一张像样的近期照片，所以上次你要没及时给你。不好意思，给你一张以前的照片，但愿你别见笑。

祝

工作顺利

张静怡

3月29日

李红明仔细读完信，困扰了很久关于她学历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她的学历只有初中水平，和本科毕业的他有很大的差距。家人们当户对的观念根深蒂固，难怪他们会极力反对呢！这么算来，她至少在外闯荡十年了。十年之久，她会经历怎样风花雪月的故事呢？这一切李红明无从得知。不管如何，张静怡说了实话。她在信中谈到的实际问题也不少。已经步入大龄青年的她，很渴望有他的生活。为了他们将来的生活，她也肤浅地考虑了一些问题。可这些问题，对于李红明而言，都是将首要面对的棘手而又无能为力的问题。

放下了信笺，李红明半靠在被褥上沉思了许久。大哥、二哥的话语不断在他的耳边回荡，他的心里泛起了阵阵涟漪。

多日来，高强度的训练让李红明的身体像散了架一样，再加上心情不好，好不容易盼来双休日。他和集训队员们一样早早地换上了便装，准备到驻地好好放松一下。

赶上几年不遇的庙会，县城里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热闹非凡。街道两边摆满了地摊，吆喝声此起彼伏。和战友们逛了一上午庙会，李红明的心情得到了放松。中午返回教导队时，一进寝室发现了桌子上的便条，上面字迹潦草地写着：

红明：

你对象从省城过来看你，你不在。有事情打连队的电话或打我的手机。

连长：秦有开

李红明一脸吃惊，没料到今天张静怡会突然过来，而且事先也没有告知，让他有些措手不及。李红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打起精神匆忙地往连队赶。一路上，李红明沐浴着春天的阳光，神采奕奕健步如飞。虽然家人的意见让他有些如鲠在喉，但是他也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一路上，他想：才分开一个星期又过来了，毕竟是老姑娘了，恋爱的欲望如此强烈。

双休日中午的连队静悄悄的，战士们大多数都在午休。李红明叫醒了连队文书，文书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告诉李红明她来了有一会儿了。

李红明悄悄地走到连部，发现秦连长中午喝了点酒，躺在床上打呼噜。他轻轻地推醒连长，“连长，她在哪里？”李红明小声地问。

秦连长迷迷糊糊说：“你去司务长屋里看看吧。”说完，又沉睡过去。

李红明来到了司务长室，发现张静怡正坐在电脑桌前玩电脑。她看着他笑了笑。

“你怎么又过来了，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李红明抱怨说。

“人家想你才来的，再说给你打电话也联系不上啊！”张静怡委屈地回应。

“中午吃饭了没有？”他关心地问。

“中午连长安排我在饭店吃的饭，还和司机要了四个菜。”她说。

“谁请的客？”他问道。

“连长请的。”她说。

“好哇，你竟敢让我们连长请客？”李红明生气地说。

张静怡尴尬地捂着嘴笑，“下次我注意还不行吗？”

“你这样让我在连长那里丢面子，你不知道连长是连队的主官，职务比我大吗？”李红明不悦地说。

她低下了头，一言不发。屋里的气氛变得沉闷起来。

李红明的心里充满了对秦连长的感激之情，转念一想，张静怡初来乍到，还不明白多少事理，也不能因为请客的事情过多地责备她。

“今天驻地的庙会挺热闹的，一起去街上转一转怎么样？”李红明说。

她欣然同意。

三

街道两边摆满了摊位，小商品琳琅满目。杂技、魔术、歌舞团也临时搭建了围棚。嘈杂声伴着动感十足的音乐，扰动着喧嚣的世界。

“你盯紧我，要不一会儿走散了，我还要登寻人启事。”李红明幽默地说。

张静怡笑了笑。

喧闹的人群影响了两个人的交流，他们只好改道，走进了安静的小巷。沿着坑洼不平的小巷，他们默默无语地向前走。

“我的信，你收到了吗？”张静怡扭过头来问。

“收到了。”李红明点点头。

“里面的照片怎么样？”她问。

“一切都是你现在的原装，挺靓的。”他像是欣赏美景。

“那是我以前在北京照的，没现在好看。”

“谁说的？我觉得挺好。有句话不知道你能不能对上一句？”李红明像个考官一样问。

“你说吧，最好别难为我这个文盲。”

“你肯定知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下一句是什么？”他含情脉脉地看着她。

她笑了起来，“这还用说吗？”

“那你肯定对不上来。”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完，她得意地抿着嘴笑。

李红明指了指前面几个穿着时髦的艳丽女子，问：“你看前面的几个姑娘长得怎么样？”

张静怡仔细看了看说：“很好看呀！”

“可他们要是比起你来，可是小巫见大巫。”李红明认真地说。

她更加得意了，脸色泛起了红润。

他们沿着小巷继续前行。

李红明停住了脚步，注意到她穿着上次他买的那条裤子。

“你穿着我买的裤子配上你的身段很美，不过……”他的脸色一沉，“你要送给我的礼物在哪儿呢？”

“我这次来一定给你从街上买。”她惴惴不安地说。

“你也太失信了，你就不会从家里买了带过来吗？”他嗔怪说，“你看我这段时间有多么不容易，天天训练脸都晒黑了，难道你没有注意吗？”

她端详了一下，“是比以前黑多了，好像也比以前瘦了。”

“那你这次空手而来，也不慰问一下。”

她一味地抿着嘴笑，笑得有些不自然。

“你呀，春风不解风情。对于爱情也太没情调了，以后我要好好地培养你。”

他们走了很长的路，一路上闲聊了很久，但还是没有涉及实际问题。

晚上，他们又来到了大街上。夜幕下的驻地较之白天安静了许多，街头两边的小摊位仍然吸引着不少逛夜市的人们。

“省城的工作联系上了吗？”李红明问。

“这段时间一直在家里忙，还没有为工作的事情操心。”张静怡说。

“该联系就联系，别老往后拖。”

“那你先告诉我，你将来要去哪里发展？”她停下脚步问。

“你在信上说，如果我调到省城的话，那我将来就留到省城。最好，你先转成省城的户口。”

她忽然屏住了一下呼吸问：“那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能为我付出什么？”

他一惊，不知她的话什么意思，也不知她到底要为他付出了什么。

“你希望我为你付出什么呢？”他不解地问。她沉思了一下，说：“比如我们的房子吧，作为男方应该准备一套房子吧，毕竟男人是主力吧！”

他嗫嚅道：“在省城买一套房子最少要十一二万吧？”

“我考察过，也有便宜的，郊区两室一厅，有八万的。”她坚定地说。

他一时有些语塞，“这个……我也没有这么多钱啊，我现在工作不到两年，加上还家里的债，根本没有存多少钱。”

“你不是有哥有姐吗？”她反问。

“我都长大了，自食其力，以后的事情，只有靠两个人共同创造。”他坚定地说。

“哼，共同创造，这怎么可能？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男人毕竟是家之主，女人毕竟是弱者，要不女人为什么要找男人做依靠呢？”她显然不同意他的观点。

李红明第一次感到来自她的压力，心中波澜起伏，“算了，现在我们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时间不早了，李红明找了一处宾馆，安顿好张静怡。明亮的房间里，他们促膝而坐，寻找着其他的话题。

“你什么时候再去我家？”张静怡问。

“以后再说吧。”李红明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次去她家的不愉快经历。

“上次你没见到我二哥，我二哥想见见你。”

“我也很想拜访一下，但是现在不行！上次去你们家，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我这个人见不了大世面，人越多就越拘束。”

她不以为然地说：“那怕什么？他们又不会吃了你。”

“我好静不好动，尤其外场上，我不喜欢有人围观。”

她停了一会儿，问：“你休假时真的带我回你老家吗？”

“当然了，让家里人见见你，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她展现期待的表情。

“下周我们要考核，可你等不到那一天了。希望你回去后也祝愿我考一回好成绩。”他说。

“我会的。”她有些不舍地说。

“我们明天再休息一天，还可以再抽出时间陪你。今天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李红明准备起身告辞。

张静怡坐在床上不动，说：“你慢走！”

“你就不知道送送我吗？”他埋怨道，恋爱中的女孩竟如此愚笨，怎么连基本的礼节都忘了？

她歉意地笑了笑，起身送他到楼下。

他们相互挥手告别。

四

四月到了，一年中最美丽的时节。

当中国南海上空上演英雄王伟驾机维护海空主权，被美军侦察机撞毁的一幕时，华夏儿女无不为王伟的壮举唏嘘不已。国家要强大，没有强大的军队做后盾万万不行。

这一天，得到南海撞机事件的消息后，李红明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稍稍调整了情绪，和张静怡约会。

驻地的庙会还没有结束，热闹的场面仍在继续。两个人继续穿梭于街市中小商品集散地，差不多已经把大半个县城转遍了。走了很久的路，张静怡的皮鞋上布满了灰尘。她确实也很累了。

“你看着街上的商品物美价廉，哪一件可以做我的礼物呢？”李红明问。

“我真的还没有想好给你买啥，到底什么样的礼物更适合你？”张静怡理了理头发。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你买什么，我都喜欢。”

“那给我时间，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其实小县城也没有太好的东西，有时间我们还是去省城转一转吧。”

“那你下周有时间吗？”她突然来了精神。

“时间也不太紧张，下周我可以请假。”

“太好了，下星期什么时候来？你及时和我联系。”

“好吧，先约定一下吧。”

张静怡突然停下脚步，扭了扭脚说：“哎呀，走了这么长的路，我的脚都走痛了。”

“好吧，要不先到这儿，我们回去吧。”

坐上了公交车，张静怡靠在车门旁。行驶在颠簸的路面上，车上的人一起一伏的。由于刹车的惯性，她身体倾斜，失去了平衡。李红明顺势想扶正她，谁知她迅速避开了他的手臂，脸红了。这么多天来，这是李红明第一次要接触她的身体，但还是被她警觉地逃开了。

在她的住处，两人世界。“你什么时候回去？”她问。

“下午四点就该归队了，”他看了看手表，“可现在早已晚了三个多小时。”

“那你们不会挨领导的批评？”她担心地问。

“为了你，挨个处分又能怎样？”他说。

“千万别这样，挨了处分会影响你进步的。”她愈发担忧起来。

“那你舍得让我走吗？”他问。

“我当然舍不得，可部队还是讲纪律的。”她无奈地说。

“没事，我已经写好检查了，明天就交给带队的韩营长。”他装作无所谓地说。

“你千万别这样。”她胆怯地说。

“你不要想得太多了，我个人的人生大事，我向领导解释一下，他会理解我的。”他笑了说。

她紧绷的神经舒展开了，“但愿吧。”

“其实我们训练的地方也不错，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一下。”他告诉了她乘车路线。

她点了点头，“好吧，有时间我一定去！”

沉默了一会儿，她说：“我来了有几次了，我想有些事也该谈一谈了。”

他怔了一下，问：“你想谈什么问题？”

她犹豫了一下，“房子的问题，你也有一个初步的打算了吧？”

他皱了皱眉头，千回百转绕来绕去还是绕到了症结上。

“这是个核心问题。我现在暂时买不起，先租个临时的住处，地点呢，有两个：一个驻地，一个你老家县城。在驻地租房离我近离你远，方便了我；在你老家县城租房，离你近离我远，方便了你。两者取其一，都能凑合着。”他谈了自己的想法。

“那你不在我时，有了孩子，一个女人守在家怎么办？”她设想了很久远的难处，也许这是大龄女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李红明一惊，张静怡已经把她的心交给他了。

至少他还没有想到的未来，她已经替他想到了。

“那……那可以有你妈照顾你。”他不知顺口说出的意见对不对。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张静怡不满他的回答。

李红明厌烦她围绕房子的问题说个没完，他还没有初步的思路，不耐烦地说：“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一个男子汉，怎么能让我看着办呢？”她不满地反问。

他低下了头，彼此之间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这几天也不知你来我这里感觉怎么样，是不是不想回去了？”李红明打破了僵局。

“有点吧。”她说。

“何止是有点吧，是不是把赌注都押在我身上了？”

“那要看我们以后怎么发展了。”她忽然矜持起来。

“也许很快，也许很慢。”他闪烁其词。

她看了看表，惊叫了一声，“哎呀，都十点钟了，你赶紧回去吧。这么晚了，回去肯定挨批的。”

“是啊，时候也不早了，祝你今晚做个好梦吧。明天我们考核，没时间送你，你自己回去一定注意安全。”李红明叮嘱完，起身告辞。

回到教导队，灯早就熄了，战友们都酣然入梦。李红明囫囵地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响起鼾声。

天明，还没等李红明彻底苏醒，集训带队的韩副营长劈头盖脸地猛批：“李红明你个兔崽子昨天干什么去了，啊？害得我连续四次给你连长打电话询问，有什么事情请个假还累死你呀？”

李红明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明了情况，引来了集训队干部的一片起哄声。

“谈对象不可以，可要跟我报告一下，你回来都几点了？团里把集训队交给我带，要是你有个闪失，我怎么向团里交代？”韩副营长生气训斥道。

周一，团里组织考核，李红明全部通过。中午，他独自躺在床上休息，连队战士告诉他张静怡过来了。

他一骨碌爬起来，没想到她已经像仙女一样飘到面前。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毛衣和他买的白

色休闲裤。

“咦，你怎么没有回家啊？”李红明吃惊地问。

“人家这不惦记着你嘛！考得怎么样？”她关切地问。

“托你的福，顺利过关！”他开心得像个孩子。

“太好了，祝贺你！你猜猜，我这次来给你带来了什么？”她故作神秘地说。

“礼物！”他说。

她从包里取出了一个精致的礼品盒，说：“我上午一个人逛庙会，给你买了礼品。”

他小心翼翼地揭开了外面闪闪放光的包装纸，又扯开一层牛皮纸，看到了礼物——一块手帕和一个钱夹。他兴奋地说：“终于看到你买的礼物了！”

“喜欢吗？”她莞尔一笑。

“喜欢，无论你买什么我都喜欢！”

她的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我会带在身边的。哦，对了，下午我们还要赶回教导队，真的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你了。如果有时间，下周末咱们省城见面。”

“太好了，那天快到来吧！给你也买了礼物，了了我一桩心事，也免得你总提这事。今天看见你，我就放心了，我也该回去了。”她依依不舍地说。

送走了张静怡，李红明涌起离别的伤感。他打开影集，看着照片上她迷人的笑容，有种说不出的思绪。如果凭着他们的交往，他们完全可以不顾家庭的反对，继续他们的爱情，可是，家人的意见他又不得不参考。爱情不是简单的组合，今后要面对很多现实。

他放下影集，重新包好礼品盒，带上它准备回教导队。

作者简介

陈德胜，男，天津静海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西部散文学会会员、石家庄作家协会会员，曾长期供职于武警部队。1998年开始发表作品，多部作品见于《时代报告·奔流》《速读》《西部散文选刊》《青年文学家》《鸭绿江》等。

短·篇·小·说

陈重浪小说两题

□ 陈重浪

又见割鸡担灯

又逢正月十四了，鞭炮响，浓烟滚，李添灯却发愁了。

当地习俗，头一年，所有生了男孩的家庭，在次年的元宵节前一天，也就是正月十四下午4点，都必须到村头汉帝庙里祭拜——割鸡，所谓的割鸡，就是杀鸡，用刀抹鸡脖子，因家人忌讳“杀”，所以叫“割”。据说和李长贵的儿子李汉灵有关。由于李长贵年年朝拜汉帝庙，李汉灵的老婆竟然生了三对双胞胎男孩和两个女儿，人丁兴旺，家财富聚，四周邻人非常艳羡，也纷纷来朝拜汉帝庙，渐成风俗。这项活动由“割鸡”演变成“割鸡担灯”，其中所担的灯叫世灯。而担灯的个数，6 盏长杆上的灯，暗喻 6 个男孩，前面两个小灯，暗喻两个女孩。有男有女家族传承，6 和 8 本身都是吉利数，也叫好事成双，龙凤呈祥。后来，这项活动中又加进了龙灯。

邻居和亲属每家提一只鸡来贺，主要摆流

水席，整整要吃到正月底，这是庄稼人三个月的收入啊，用老人的话说，是灶脑都要吃倒了。

多了一项活动，就意味着多烧钱，龙灯进门，红包拿来！还有，要请吃饭，好酒好烟伺候。

这项活动烧钱不说，主要是年轻人反对。年轻人，都进入了21世纪了，还搞封建迷信。生儿育女天定，是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跟汉帝的保佑有什么毛线？至于这些邻居，不过是借这个名义来骗吃骗喝而已。

于是李添丁就没有心思搞这个了。这时，李仁沉思着点头说：兄弟，玩不是大事，我在想啊，这割鸡添灯，总不能在咱们手中断了代呀！

李添丁眼光顿时黯淡了下来：这个，这个我还真没想过，只是……

李仁说：报上说国家重视历史文化，我想了很多，咱这割鸡添灯也传承了有几百年，虽说是民间的玩意儿，抛开迷信不说，也算得上是文化吧！咱是龙的子孙，认真玩一把，请让咱子孙后代有个念想。

李添丁听着，笑逐颜开，猛一拍桌子，说：

好想法，咱这就做起来……就是一年多操劳一下。

初九马灯队组织头年新添丁户开会抓阄，确定割鸡担灯队伍的先后次序。

十二至十三日亲戚道贺：添丁户的亲戚、朋友，送上礼物进门道贺，恭贺添丁大喜。新生儿外公外婆送礼将出钱雇请一班割鸡担灯时的鼓乐队（600~700元），送上一串100元左右的鞭炮、两只大雄鸡、面条4斤、果饼2斤、香烟1条。

正月十四割鸡：马灯会打过一声神铳之后，割鸡户迅速进到汉帝庙，放爆竹，摆供品，烧香燃烛；神台前杀雄鸡，并将鸡拿回家制成第二天担灯时的供品。等所有的割鸡户完成割鸡程序之后，队伍游往余公庙、李氏宗祠，并燃炮祭拜。由披红扎彩的“龙灯”开路，红、花、黄、白、黑五种花色竹篾扎成的“马灯”压阵，所有添丁人沿南街、十字街、文化宫、镇政府、东街、北街、十字街、老街、老宫庙（清源祖师堂）等地，一路鸣鞭放炮锣鼓齐鸣，到李氏宗祠祭祀拜祖，告慰先人。

最热闹的要数元宵灯会。这天傍晚，担任舞火龙总指挥的李添丁呼地举起五色的指挥旗，发出了指令：炮仗点，锣鼓敲，插香喽！

紧接着，急促的锣鼓声响起，一条火龙舞动翻腾着开始前行。李添丁挥舞着指挥旗，瞪着眼睛随着晃动的红绣球翻转，还不时中气十足地大声喊叫着，火龙翻滚得眼花缭乱，一会儿是“火龙滚沙”，一会儿是“飞虬朝日”，一会儿又是“游龙戏珠”。广场上的人群也沸腾着，扬起阵阵喝彩声，民众的喊声越激扬，火龙舞动得越活跃，在灯光下闪着红火，穿梭在沸腾的人群里。瞬间，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弥漫浓郁的硝烟、欢天喜地的鼓乐声，绘成了一幅国泰民安、祥和火红的喜庆画面。

第二天，忙了多日的李添丁、李仁等一帮人带着一身的疲惫外出务工了。割鸡担灯好是好，不过耗尽了客家山里人半年的积蓄啊！下一次割鸡担灯不知要到猴年马月举行了，生存毕竟是摆在首位的事啊！

“宗亲，宗亲！”随着响亮的喊声，从海外回来助兴的、给这次舞火龙最大赞助的李老板走了过来，他握紧了李添丁的手说：“一个传统的民

间文化活动，光靠一帮热心人起劲是很难维持的，要想它发扬光大，就离不开民众的支持，要让民众记得、让民众喜欢，要让民众记得精神内涵。”他接着说，“我听我父亲说过，李姓勇士随陈勉将军到前线抗倭，一番计议之后，组织人员举行了割鸡担灯仪式，展演了祖宗的舞龙绝技，吸引了很多观众，在一条飞舞的火龙里藏满了炸药，在锣鼓喧天声中舞动到了倭寇的巢穴，趁倭寇看兴正浓，突然引爆火龙，炸死多名贼人，倭寇大为恐慌。在撤离时，李姓勇士为掩护其他壮士的安全撤离，被倭寇杀害了。陈勉将勇士事迹奏报朝廷，朝廷表彰了勇士，并拨款兴盛割鸡担灯。这么多年，割鸡担灯一直让我父亲魂牵梦萦！父亲临死前还对我说，他有生之年没能看到割鸡担灯。割鸡担灯决不能在我们手里断了代，我支持你们，把那割鸡担灯传承下去！”

“政府会大力支持的，省里已经把割鸡担灯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专款拨付的。”一旁的政府官员说。

李添灯的眼睛湿润起来。他伸出手，像要握手，又很像在做割鸡担灯的准备仪式。

秦契男

秦契男来到陈屋近十年了，当时人们叫他秦老板，他在村里开了杂货店，把村里的家副产品外销，再往村里运进洋油、洋布等，小日子过得就像山后的小溪，挺滋润的，有钱能留美女心，摘下了陈家掌上明珠陈美丽。

秦老板健谈，闲时就发些糖，召集村童讲故事，声称自己是忠良后裔，父亲是抗金英雄秦矩第三十七代嫡孙，祖母是大书法家蔡襄的后人，母亲是抗倭名将陈勉后裔。但众人非但不肃然起敬，反而寒碜道：“莫高哉，陈勉英武高大，岂是你这般尖嘴猴腮的？何况他胸怀坦荡，岂像你一个骨头里挖肉的买卖人？怕是大奸臣秦桧和蔡京后人吧！”

秦老板争得脖子上青筋暴跳：“自己虽得姓于秦桧，但身上流的是抗金英雄秦矩的热血，有国史家谱为证！”还请村里的饱学之士陈进儒作证，

陈进儒说：“秦家作弊，倒是有据可查。你们听说过未满周岁考生也被录取的事吗？”众人竖起耳朵，恳求先生讲史。

陈先生慨然道：“秦桧由于在绍兴议和卖国有功，先后把持朝政19年之久，他自立门户，收揽奸佞，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架空皇帝，独掌朝纲。不但如此，在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其只有9个月的孙子秦埙谋夺状元。他利用手中权力，任命其亲信为考试官。这些考官阿附秦桧，串通作弊，准备录取秦埙为状元。后经人揭发，状元没有当成，但也高中榜眼。更有甚者，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由于秦桧的营私舞弊，其侄子秦焞、秦煥，姻亲沈兴杰、朋党周夤等人，都得到了进士的头衔，弄得天怒人怨。大家说，秦家的手段龌龊不堪！秦家人的话可信吗？”

秦老板急忙分辩说：“奸臣的事，到秦矩时已变忠臣心了。”众人齐声吼：“奸臣作弊，死有余辜！”一群小孩子摇着扇子，用道情唱道：“奸臣家的嘴，骗人的鬼！要说奸臣变忠臣，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哎海里呀，哎海里格呀！”见众人还是嗤之以鼻，陈美丽忙扯了他的衣襟，红着脸进屋。

日本兵打进来的第二年，时常有鬼子失踪，鬼子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每有一个鬼子失踪，就有3个流淌着抗倭英雄基因的陈姓村人受难，陈姓村长连续被杀，没人敢当了，秦契男偏偏就当了村长，常敲锣打鼓从东头到西头，给鬼子纳粮，还翻出县志吹嘘：“纵使三年两不收，也有米粮下府州。”还用标准的宋体写了“皇军粮仓”四字，挂在村口，非常醒目。喜得日本鬼子连声叫好：“秦家忠良，皇家良民。”愤怒的陈氏族人咬牙道：“龙生龙，凤生凤，汉奸的子孙还是卖国贼，英雄的子孙还是好汉！耻辱啊，两个奸臣的鬼魂附在这汉奸身上了！”村人骂他“秦契男”，既是对男性的侮辱（村里人说的“契男”类同于普通话乌龟王八蛋之类），更是对两奸（村里“蔡”“契”音近）后裔的痛恨，陈美丽容得下对秦契男身世的蔑视，却容不得陈家鲜花插在汉奸粪堆里的白眼。于是殷实的小店传出了争吵，终于，家里又一次被扔了破鞋，在一阵打砸声后，陈美丽回了娘家。

秦契男得名后，对日本鬼子更殷勤了，不断送去吃食，蒸米糕，香喷喷；炒年糕，脆酥酥，最绝的是三黄鸡，毛黄、喙黄、爪黄，用一杯本

地黄酒、一杯本地茶油、一杯本地酱油在锅里一焖，嫩黄，柔嫩，余味无穷。70年后，这道菜被命名为本杯鸡，入选奥运名菜。村人得知，常聚会炸油条，油对村民而言，是奢侈品，但村民深信可油炸秦桧，咒死汉奸，也就乐此不疲。更有村民潜入汉奸狗窝中，将秦契男痛打一顿。

第二天，鬼子看见脸青鼻肿的秦村长，异常关切，问要不要加强安保，秦契男说是自己晚上不小心摔倒的。

一日，秦契男炖好鸡，上了狗肉，呈上当地好酒，与鬼子痛饮。鬼子先觉酒味入口甘甜无比，夹着鸡腿狗肉，更多饮了几杯，不料烂醉如泥。秦契男拿出刀，将鬼子击杀，快速分割扔弃，洗净房屋，并让惊诧不已的村民赶快离开。

不料百密一疏，一鬼子内急逃脱，招来驻地不远的鬼子，将秦契男千刀万剐，剖出红彤彤的心，祭完死去的鬼子，再分食。

陈屋人含泪收殓了忠烈遗骨，特葬入陈氏祖坟。抗战胜利日，树碑曰：“故秦矩公裔孙秦英雄，兼秦陈蔡三忠烈风，抗日捐躯。”又破例进陈家祠堂，书：“希进（抗倭英雄陈勉字）公第二十四世后裔。”

众人长跪，叩首，献酒，陈进儒朗声道：“我等愚拙，不识忠臣心。南宋宁宗嘉定十年，金兵南犯，宁宗见大臣们个个无计可施，怒道：国难当头，怎无人为国负任？老将军赵放推荐说：秦矩正当盛年，文武兼备，报国心切，可当大任。有人反对：秦矩乃大逆贼秦桧之曾孙，其祖恶贯天下，万世唾之，不能用其后人。赵放驳斥道：人各有心，心心各异，安能观其祖以制其后耶？宁宗采取折中办法，委派秦矩为蕲州通判兼领守备事略。秦矩不以职卑而不就，一到蕲州，便发动军民修缮防御工事，做好迎敌准备。当10万金兵来犯时，他亲自登城与敌人拼杀，誓与城池共存亡。后寡不敌众，他率全家7口，投入烈火中捐躯，演出了一幕悲壮的史剧。”

众人又再叩首，高呼：“英气长存，雄盛中华！”

作者简介

陈重浪，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教学园地耕耘，在文学之树寻找梦想，有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

观鱼胜过

□ 宋继高

小园的池塘里，养了几十尾锦鲤，它们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一部分是从东山一锦鲤基地买来的，一部分是江北老家的朋友帮助购买的，还有一部分则是朋友寄养的，这江南江北的锦鲤们，共同生活在一个20多平方米的池塘中，成天随和、自自在在、快快活活、开开心心，从没发现它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撕咬、冲撞和争斗，它们就这样平平安安、太太平平、卿卿我我、日日夜夜地融处在一起。

每当我困了累了烦了，或思维迟钝了，就习惯性地来到池塘边，看锦鲤们戏于水间，潜翔浅底，眼睛随着他们的移动而移动，心潮随着他们的节奏而起伏，于不自觉中，渐渐平复了内心的烦闷、消除了情绪的低沉，思维再次活跃起来。有时，甚至会收获灵感乍现的惊喜，许多独到的思路、美妙的语句，一股脑儿泉涌而至，我把这些牢牢地拴在脑海的记忆桩上，不敢迟疑，立即

转身返回书房，一口气记下刚才翩翩而至的种种妙思奇想。

记得前年，我去徐州贾汪参加一个招商活动，发现这里居然是锦鲤搭台经济唱戏，那次活动的主题是“传承千年锦鲤文化，树立锦鲤发展标杆”，大会上发布的吉祥物“真真”和“旺旺”也是以锦鲤为原型衍生的，三天的活动，把一个锦鲤文化闹腾得无比美妙。

通过活动我了解到，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这里塘养鲤鱼就非常盛行，从现存的汉画像石拓片中可以找到印证。

锦鲤，别称红鲤鱼、花脊鱼，全世界共有鲤科鱼类210多属3700种以上。锦鲤源自中国，兴于日本，后又传入中国。被日本人称为“神鱼”。

锦鲤风度翩翩、色彩艳丽、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是风靡全世界的高档观赏鱼，贵为“水中活宝石”“会游动的艺术品”。

头顶红纹、波浪纹、七星纹和背部呈阶梯石状纹的锦鲤最为名贵。红白、秋翠、黄橙、蓝绯、孔雀蓝、首尾红、鹤顶红等为上品。

锦鲤寿命较长，没有病灾，一般能活70年以上，据说在日本存有200多岁的锦鲤。所以，锦鲤又被称为“长寿鱼”“风水鱼”“吉祥鱼”“好运鱼”。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锦鲤一直被勤劳善良的华夏子民赋予了许多美好的寓意，渐渐成为一种具有极高文化品位和艺术品位的价值认同。

士大夫阶层喜欢锦鲤，则是因为锦鲤代表锦绣前程，风雅清廉，又稳健如怡。唐宋之际的官员，佩戴“鱼符”，就是身份的象征。读书人喜欢锦鲤，是因为他们相信“鲤鱼跃龙门”的美好传说；结婚的新人们喜欢锦鲤，是因为锦鲤象征着爱情，所以人们习惯地用“鱼水合欢”来祝福美满的姻缘；老百姓喜欢锦鲤，更是因其“年年有余”“吉庆有余”“娃娃抱鱼”等善美意象，能给他们平常流水般的日子带来美好期许；我们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也被称为“军民鱼水情”。

锦鲤文化就这样，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美好向往。

我坐在池塘之上的三曲桥上，观桥下锦鲤，心想，这是汉代贾汪锦鲤的第几代孙呢？抑或，是不是日本锦鲤的皇亲国戚？与它们有没有什么叔伯姑嫂之分呢？这，恐怕已无从考证，水中的锦鲤们似乎也并不关心自己是哪朝哪代哪个老祖宗的后裔，或者是不是日本锦鲤的嫡系，它们只是自由自在地游着，慢慢的悠悠的、懒懒的散散的，忽焉而去，倏然而来，既不赶路，也不抢食，虽然相依为命，也是各自独立，它们有时组成队形一齐向前，但不屑几秒钟，又忽的散开，呈散兵状，各游各的。它们从不拉帮结派，也不分苏南苏北，它们从不论资排辈，也不分先来后到，它们从不搞小圈子，只搞五湖四海。一泓清水，就是它们的安身立命之处，就是它们的整个世界。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它们游行的动力，来自尾巴和两边的鳍一齐发力。它们身体的两边，各长有一片桨一样的翅，它们有时振动这两扇翅向前滑游。它们靠近后尾的底部，也竖着长有一扇翅，那应该就是锦鲤的舵，它们就靠这不起眼的舵把握方向，灵活转动。它们任何时候都极其自然，极其随意，或定在水面，小嘴不停地汲水，看到

好吃的，张开嘴猛地一口，迅速离开，或一头扎进池水深处，把嘴中之物吞进腹中，又懒懒地浮出水面，如此往复，它们的信条就是这样：过自己的日子，美与不美，是你们看官的感受。

我想，大凡锦鲤们肯定不知道自己长的是什么模样、有什么锦纹、好看不好看，也肯定不知道，人类在如何欣赏它们、培育它们、买卖它们、美化它们。据说，一条名贵的锦鲤可以卖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价钱，这个于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不就是一条鱼吗？这么贵，万一死了呢？还不如去赞助一座希望小学，或捐给慈善机构呢，玩物不能丧志，凡事皆要有度。筑一池，养几尾或几十尾普通锦鲤，空闲时，看看它们、喂喂它们，让身心得以放松、让心灵获得愉悦，忘却尘世的烦恼，追求自由与健康的生活，仅此而已，就已经很满足很惬意了。

我本来以为随意地看看水观观鱼，只是一种消遣和放松，没想到，打开百度一看，这平常的观鱼，却有那么多的名堂，甚至成为上至达官贵族、文人雅士，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们共同的喜好。

在汗牛充栋的文学典籍中，居然有很多关于鱼的名篇名句。

最早写鱼的诗句，见诸于2500多年前诗歌总集《诗经·卫风》中的《硕人》篇，诗中写道：“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鱣鲔发发”，发发，赤鲤击水的声音。一部《诗经》，鱼在诗中出现了26次，意象十分浓厚，用鱼来呈现富裕丰收、用鱼来象征甜美爱情、用鱼来比赋贵人贵事、用鱼来比喻各种美好，诗中比比皆是。

距今1800多年，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写起鱼来也不甘落后。一首《江南曲》是这样描写的：“鱼戏莲叶间”，接着，鱼戏莲叶，东西南北写了个遍，一唱四咏，意韵绵绵。

在这个朝代，还有一个名士叫嵇康，他说：“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

到了距今1400多年的盛唐，各大名家写鱼、咏鱼争先恐后。

又是那位写什么都不甘人后的李白率先发声：“黄河三尺鲤，归来伴凡鱼。”又说：“观鱼碧潭上，木落潭水清。”杜甫也马上在《观打渔歌》中吟出一句：“赤鲤腾出如有神。”比杜老

夫子小20岁的张志和也在《渔歌子》中写道：“桃花流水鳜鱼肥”；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又摇着羽扇送来一句“绕池闲步看鱼游”凑个热闹。与白居易同时代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柳河东先生这回干脆不写诗了，他便要写一篇文章来说鱼，全文如下：“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说的正是观鱼之乐、遐想之乐、逍遥之乐，意境之美。

时代的车轮来到宋代，那位旷世奇才苏东坡不可能不说鱼：“此地他年颂遗爱，观鱼并记老庄周。”其得意门生、有着苏门君子之称的张耒，紧随老师其后：“直应人意逍遥处，便是游鱼自乐时。”吴芾也跟着起哄：“归到小西湖更好，观鱼何必远如棠。”南宋大臣郑清之诗云：“金鳞玉翅舞涟漪，雷雨休言变化迟。尺水能开千里润，看来端的是龙儿。”郑清之的小老弟、同为南宋诗人汪元量写得更有趣：“人近碧潭才抚掌，唤鱼出沿跳龙门。”

明代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诗人，倒是留下了一句有名的诗文：“桥下金鱼双戏水，水边小鸟理新毛。”清人王方若在《沧浪杂诗》中说：“行到观鱼处，澄澄洗我心。”观鱼可以慰心抒情、安神定魄、息燥醒脑，让人宁静，从而志存高远、阔大心胸。

更难能的是，距今816年前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写了一首诗，居然道出我今天的心境。

诗中是这样说的：“细数未齐还已乱，群嬉半没忽全浮。荷钱荇带来复去，雪片银花稀却稠。”这首诗说的是他数鱼的经历，殊不知，八百多年后的我，也曾有着与他同样的感受。

那天，我又来到鱼池观鱼，这回是带了任务来的，就是下决心要数清这鱼池里到底有多少条锦鲤。因为，在此之前，先后投养了五六次，每次都死去好多条，现在剩下多少条，我委实是不知道的。

我立于桥上，先是从前往后数，可那些鱼儿并非静止不动，只见鱼们穿前窜后游个不停，体位不断发生变化，我数了前面，它们游到后面去了，我数了后面，它们又游到另一边去了，数来数去，就是没法数准。

读到杨大诗人的这首诗，我如同找到知音一

样。我知道，八百多年前的某一天，他也如我一样，痴痴地数过鱼，只是因为“已还乱”“忽全浮”“来复去”“稀却稠”等原因，老先生肯定没数得出来，最后留下一句感叹：“我乐自知鱼似我，何缘惠子会庄周？”悻悻而去。

哪知道，这老先生数鱼有瘾，另一首诗也同样表明了他的失望：“临池观游鱼，定眼再三数。鱼儿殊畏人，欲度不敢度。一鱼试行前，似报无他故。众鱼初欲随，幡然竟回去。”看样子，这次还是没有数得清。

无独有偶，与他同时代的诗人蒲寿宬不知趣，也来数鱼，留下一首含糊不清的《石潭观鱼》“不知浑是水，宁觉我非鱼。欲数犹疑幻，相看若在虚。”什么幻啊虚啊，实际上，就是没有数得清，又不好意思告诉别人，只好用一首诗来搪塞一下了。

其实，不是我们无能，而是这锦鲤们太狡猾，它们看似不动，慢慢悠悠、定定笃笃、沉沉浮浮、悠悠荡荡，但你就是没法数清。它们与水融为一体，因水得势、以水为生、靠水而活，除非竭泽而渔，但，这又有什么必要呢？人，何必去与鱼计较呢？

看来，这鱼，向来就不是一个省事的主儿。

2300多年前的庄子与惠子同游濠梁之上，庄子说，你看，这桥下的鱼游得多快乐啊！惠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鱼的快乐的呢？惠子说，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啊！你也不是鱼，所以，你也不知道鱼的快乐。

这两个带“子”的先哲，绕口令一样，说了这许多话，说来说去，就是说，他们不知道鱼到底快乐还是不快乐。后人把他们的对话，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告诉人们：无论对待人还是对待事物，都不要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妄加揣测，你所认为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庄惠其实就是在抬杠，难怪多年之后，惠子先庄子而去，庄子带弟子来到惠子墓前，说了一句话，惠已死，尘世间再无可说话之人了。人，一旦失去诤友、没有对手，也是痛苦的。

其实，我若是鱼，我倒要问一声：请问两位先生，你们怎么知道我不快乐的啊？实话告诉你们，我快乐得很呢！我的快乐就是自由。你们有我这么自由吗？自由地游玩、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晒太阳、自由地组合结伴，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种族歧视、

没有尔虞我诈，不管来自何处，也不管是什么肤色，我们都是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起。你们不是正在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吗，这个主张很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最好的自己，让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与我们鱼儿和谐共生。

本以为，锦鲤们只是与诗为伴，却没想到，这个尤物也是古今中外众多大画家丹青中的“常客”。连画惯了奔马图的国画大师徐悲鸿，也忍不住画了一幅《睡莲金鱼图》震惊画界；清代八大山人朱耷的墨鱼图名扬天下；程十发的“十鱼图”栩栩如生；孟少白的“鱼游富水”活灵活现；齐白石的《三鱼图》盖过他的虾作；吴作人系列鱼，情致非凡令人叫绝；吴文建的油画《九鱼图》浑然天成。

我再次打开百度，看看外国大画家们有没有画过鱼。

先看看大胡子画魔莫奈，打开一看，吓我一跳，一幅“锦鲤睡莲·池水”赫然在目。我又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了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他不仅创作了轰动世界的《亚维农的少女》《卡思维勒像》《格尔尼卡》《和平鸽》等不朽作品，我发现，毕加索也画鱼。但，请原谅我的无知，我觉得他笔下的鱼，都没有中国画家画的好看，什么《小丑鱼》啦、什么《渔夫与鱼》啦、什么《手上的鱼》啦。毕加索说，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中国画很神奇，齐先生画中的鱼，没有一点色一根线去画水，却能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了水的清香。

法国著名静物画家巴蒂斯西蒙也画过鱼，但很遗憾，我现在看到的只是两幅死鱼图和鱼型器皿图，唯一见到一幅类似我国金鱼形状的画作，题名为《灵动的鱼》，还算见到了他笔下的生机与灵性。

还有那个美国画家西蒙呢？西蒙似乎热衷于画鱼。西蒙的鱼，奇形怪状，很是吓人，我怎么也看不出它的绝妙之处。但人家是世界级画家，我不敢妄加评论，我不能说他画的鱼不好看，只能说，是我没看懂。或者说，与其看他画的鱼，还不如多看看眼前这小小池塘里活灵活现的鱼呢。

春阳正好，几缕阳光投在水面，把经过的鱼

儿照得通体透亮。金色的，闪着金光，五彩的，更加斑斓，那几尾“红运当头”鱼头上的那一撮红，红得耀眼。

柳枝正在抽芽，梅花、牡丹、桃花、海棠花，以及各种不知名的花儿，可劲儿地怒放。大地醒了，欣欣然，绿莹莹，翠生生，处处生机勃发、春意盎然。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鱼儿们像吸足了氧一样，一改先前懒洋洋的模样，满血复活，欢腾起来。在这些鲜活的鱼儿面前，不管画家多么有名，也不管他们的画艺多么高超，依我看，都没有这眼前的鱼儿来得灵动、来得超然，这是有生命、会呼吸的鱼，它们游弋雄沉，摇头摆尾，静时，一动不动，动时，婀娜多姿，有时昂起头，身体作垂直状，有时摆起尾，几十条鱼，忽而成形，忽而散开，忽而又三三两两凑在一块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忽而，头一摆，谁都不理，独自游玩去了。这不正应上了宋人赵方的名句：“溪流渺渺净涟漪，鱼跃鱼潜乐自知。”

此时此刻，不管你说什么，还是不说什么，或者感叹什么，反正现在，这江南江北的锦鲤们，正在小园的池塘里，游得欢呢！

让阳光照进心房（外一篇）

□ 辛春喜

打开办公室的大门，里面静悄悄的。放下包，拿起已经干涸得像一块枯木的抹布，去卫生间打湿拧干。重回办公室，我默默地擦拭着办公桌，竟然发现桌子上已经有了一层灰尘。好几天不来办公室，也就是好几天不来单位，我坐了多年的这间办公室，一时间感觉有些陌生。这把原本舒适的椅子，也似乎把我的腰部硌住了。

办公桌擦完，又擦了椅子。这两个是我在单位里最忠实的小伙伴，所以在擦的时候，我是尽量少用力的，生怕弄疼了它们。每一个角落，即使没有灰尘，我也轻轻地、细细地擦一遍。看着它们露出本来的面貌，我的心里也舒服不少。

门窗关得时间有些久了，室内的空气自然有些混浊，我不禁又咳嗽了几声。幸好身边没人，如果家里人在的话，他们听了这咳嗽声，会如临大敌一般。自从去年身体出现异常之后，家里人最听不得我的咳嗽声。即使我吃东西不慎咳嗽了，他们马上急切地询问：“你怎么了？怎么会咳嗽呢？”等我说明原因之后，他们才稍稍放心。

那就把窗打开吧。拉起窗帘，无数缕阳光透过玻璃照射进来，办公室顿时敞亮了。打开窗，阳光

伴着清风一起闯入我的这方小天地。此时已入初冬，江南的风还是温柔的，阳光也是温和的，它们携手欢快地在办公室里跳跃着。我坐在椅子上，任由清风吹拂脸庞、阳光抚摸全身，一时间觉得惬意无比。

有阳光的办公室，真好！

办公室的这扇东窗，留得真是恰到好处。从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出现在这个城市，这暖暖的阳光便扑到了这扇窗上。它们一个劲地往里钻，只可惜请假多天的我把窗关得严严实实，它们想尽了办法也进不来，只能在窗子上拍打一阵，慢慢转向了其他地方。

此时，我安闲地坐在椅子上，靠着背椅，绵密的阳光织成一张柔软的毯子，轻轻地盖在我的身上。阳光，有着母亲的味道，慈爱、温柔、可亲，它不因自己孩子的贫穷富有而区别对待，而是均衡地播撒着这无私的爱。

阳光照在身上，暖在心里。有阳光的生活，真好！在阳光的照耀下，我的心也渐渐舒缓起来。

这一年多来，我经历的不顺实在太多。一向乐观开朗、笑声震天的我，变得忧郁了起来。笑容少了，叹气声多了，即使窗外阳光灿烂，我却

依然喜欢把窗帘拉起来。于是，屋子里的阳光没有了，心里的阳光也没有了。

四十出头的年纪，正是有经验、有力气的时候，正是可以大干一场的时候。可是，一种此前从未听说过的疾病——肺栓塞向我袭来。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医院竟然没有诊断出来，只是当作胸膜炎进行了消炎治疗。也是我命大，这血栓长在了肺支脉里。上海的专家看了我的片子足足停顿了两分钟，才缓缓说：“如果长在主动脉里，你的小命就难保了。”

这已经是我听得很多的一句话了，地市级医院的医生也说过。还有远在美国的专家朋友，也发来微信告诉我，一定要当心，一定要当心。在查阅众多资料后，我确信自己得的病极为凶险，只是这次我从鬼门关逃过了一劫。

因为地方医院的延误，我虽然得到了有效治疗，但后遗症留了下来，就是只要稍微劳累，有时甚至不劳累，胸部也会隐隐作痛。在上海治疗结束出院的时候，主治医生武教授轻描淡写微笑着向我挥挥手：“不要放在心上，让它痛吧，没什么大事。”我知道这是武教授在安慰我。可当我隐隐作痛的时候，我怎能不放在心上？一种无端的担忧，甚至恐惧萦绕在我的心头。久而久之，我的心态出现了问题。

四十多岁的年纪，从来没有病痛的我，怎么回去考虑死亡的事情？而如今，我总觉得自己与死亡只有一线之隔。晚上睡下去的时候，我还会傻傻地想：明天我还能看得到这太阳吗？

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家里的笑声也没有了。因了我的缘故，家里人也开始沉闷起来。有时候，我察觉到了家里的变化，于是强行欢笑。可我的内心，因为没有了阳光，已经是黑暗的了。

黑暗的内心，看出来的一切都是黑暗的，听到的一切也都是可疑的。跟朋友们微信聊天，因缺少了一个表情，我就会左思右想，猜测这句话是否还有其他含义，是否在影射我身上的某种不足。而即使面对面聊天，他们脸上的笑容我也是觉得僵硬的，他们只是在我面前的一种装饰罢了。于是，我与他们的交流开始出现了错位，这交流也少了起来，我似乎觉得他们都不愿意跟我说话了。

我把自己尘封起来。我有事无事地请几天假，领导看出了我的异样，自然也是关照我的，只要我请假，领导总是让我以身体为重，有难处尽管向组

织开口。可我是个要强的人、要面子的人，我从来没有向领导、向组织提出过个人难题。我只是冷冷地笑笑，对领导说，请几天假就好。

这种故意与他人隔离的日子是难熬的。一个人在家里，翻翻书，没看几页就扔到了一边；打开电视，里面的节目都觉得很无聊；刷刷新闻，大数据推送的都是患病去世的消息——这是我最令我触目惊心的事。我胡思乱想地坐坐站起来，没走几步又坐下，实在没事做就扫地、拖地，整理一下杂乱的桌子。待一切回归平静，我又像艘失去了方向的小船，在湖心的旋涡里转个不停。直到转得头晕目眩，我才躺到沙发上，闭上眼睛等待夜幕的降临。

朝夕相处的家人发现了我的异常，他们开始劝我到外面去走走看看，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已经是个健康的人了，只是不要太劳累就行！”这是家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应付似的答着，但实在是跨不出那临门一脚。

那天，我正读着一本杂志，看着里面的一些励志文章。忽然，耳边传来一阵阵欢快的笑声。这些笑声很稚嫩，没有一丝杂质，就如天空倾泻下来的一片片雪花——忽远忽近，远若天边流星，近若头顶云霞；又忽重忽轻，重如金属相撞，轻若耳边低语。如此干净的笑声已许久未能听到，我不由得起身朝声音寻去。

这些笑声来自于一群四五岁的孩童，他们正在小区中央花园里来回奔跑。初冬风未寒，这些孩子还在享受着自然的馈赠。那偶尔飞过的小鸟、那蹦躄而出的小狗、那蓦然出现的飞虫，这些小惊喜都成了他们快乐笑声的源泉。我站在阳台上，看到阳光下的他们如此享受着温暖的气息，我的心不由得一动。

我慢慢地踱步下楼，悄悄走到这些孩子的不远处。跟那些小鸟、小狗与飞虫相比，我这个陌生人是无法给孩子们带来意外的快乐的。他们似乎没有看到我，依然在追逐着小鸟与飞虫，笑声穿透整个小区的上空。

我在花坛边坐了下来。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一股如电击般的感觉震颤全身——被阳光包围的味道真好。看着那奔跑时不慎摔倒、又自己爬起来不哭的孩子，我的心底荡漾着一丝丝的柔软。那些孩子的爷爷奶奶们看到我，微笑着跟我打招呼，他们的言语里满是关切，毕竟一个还在青年尾期的男人

上班时间在家里，这是不正常的。

我一步步地从楼梯上楼回家，站在阳台上，看着略显耀眼的阳光，我默默说道：“明天开始，我还是上班去。去享受一路上的阳光，去倾听同事们的喜怒哀乐吧！”

远去的风筝

老家已经难得回去，即使相距并不远。只是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回家都已经不想动，也就简单地给住在老家的父母打个电话，询问一下身体状况就好。这样一直到了清明节，姑母们要来祭奠她们的父母，我自然是要回去的。现在大家都忙，春节因为疫情也没有走动，所以清明节就成了难得相遇的日子。

我提前一天带着妻女回了老家。吃过午饭后，我就在后阳台上看书，眼睛累了，便抬头远眺，那一片片碧绿的麦子、金黄的油菜花便跃入眼帘。不要小看了这些大字不识多少的农民，在农作物的耕种上，他们就像一位位出色的艺术家，把麦子与油菜间隔播种，色彩也就不再单调。从楼上看去，那一大片就像是油画一般，又像是两种颜料泼在土地上，浓得发亮。

我不禁看得入了迷。恍惚间，耳朵里似乎飘进一阵欢笑声。细细一听，这笑声没有杂质，清亮无比，直透云霄。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笑声了，我不由得循声望去，蓦然发现在西侧百米开外的田埂上，三个孩子正在放着风筝。

这三个孩子的年龄相仿，十二三岁的样子，唯一的女孩梳着马尾，随着她的奔跑，马尾在头上欢快地跳跃着。两个男孩不断地拉扯着风筝线，生怕那只风筝掉下来。风不大，需要他们不停地跑动拉扯才行，否则很难把风筝放上去。但即便他们费了很大的劲，风筝的高度也不过十多米，随时有掉下来的风险。他们肯定累得满头大汗了，可他们依然享受着放风筝的快乐，笑声一浪高过一浪地传到田野上空。

他们放的是一只蜜蜂风筝，一对触角在风中摇曳，手绘上去的黑眼睛很大，给了这只风筝很多生气。在天空中，它好像活了一般，似乎要挣脱那根线的

束缚自由飞翔。无奈，下面的男孩抓得紧，饶是它拼命挣扎，依然掌握在男孩的手心里。蓝衣服的男孩掌握了放风筝的诀窍，一双小手把线抓得牢牢的，不住地往胸扯，随即又放了一下。在一扯一放之间，风筝神奇地往天上飞。“高喽，高喽！”小女孩兴奋地拍起手来。

就在他们放风筝的同一方向，我看到了那幢掩映在油菜花丛里的小楼房。顿时，我的心刺痛了一下，在那翻飞的风筝里，我似乎看到了一位早已远去的老人。二十多年了吧，他过世二十多年了吧，可此时当我想起他时，他的脸依然是那么清晰，就似与我面对面一样。

我从小叫他公公，其实我可以叫他姑父，因为他的老伴与我父亲是结拜姐弟。只是不知为何，我一直叫他公公，叫得亲切，就像本家亲戚一样。公公与我家不远，原本也就是平时见面打个招呼，有酒席时互相来往。只是因为一次老师布置的作业，让我与他走得如此之近。

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制作一只风筝。可家里人一个都不会，后来母亲说外公会做，我一时激动得不行。结果，外公说他没有材料，即使准备也要花上两三天时间。时间紧迫，这可怎么办？这时奶奶突然说：“公公会做呀，我以前看他做过的。”这句话给我无限希望，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跑到公公家里。一听我的来意，公公帮我抹去额头的汗水说：“放心，我一定给你做一只飞得高高的风筝。”听到公公的承诺，我的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公公马上进了屋，来到正屋后面的小屋，那里有几根干枯的毛竹。公公翻了出来，放到外面的空地上，找来锯子锯成长短不一的几节。他尝试着劈了一根，轻轻地把它弯过来。说也奇怪，这枯毛竹竟然能弯成一个圆形。“可以可以，不错，能行。”公公的笑容给了我无比的信心。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不停地劈、剪、折、弯，那根毛竹也成了一小根一小根，就像听话的娃娃任公公摆布着。别看公公年纪有点大了，这手可真灵活呀，手指在这些竹条间穿梭，扎线随着手指游走，我看得眼睛都花了——公公的手艺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呀。

我看得出了神。不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一只风筝就扎好了。“这是什么呀？公公！”因为就是一个空架子，我都看不出这是什么动物。公公用手指弹了弹几根风筝竹条，转过头神秘地说：“等

我糊上了纸，你再看看像什么。”他一边说着，一边放下架子，从屋子里拿了一些厚厚的纸出来，又从不远处的店里去买了一瓶糨糊，开始接着骨架糊起来。与做风筝相比，公公此时的动作轻柔了很多，就像在抚摸一个婴儿的皮肤一样，生怕用重了力气把吹弹可破的皮肤给弄伤了。

在我伸长了脖子盼望时，公公终于把风筝做好了。他拿着腹部的骨架在空了扬了扬，我似乎能感受到风刮过脸庞的刺痛感。“能看出这是什么动物吗？”公公试探着问我。我端详了好一阵子，还是没有看出来，不禁失望地摇摇头。“这是一只鹰啊！”公公哈哈大笑起来。

我已经顾不得它的名字了，一把从公公手里抢了过来。“小心，不要弄破了，纸刚糊呢。”我连忙谨慎起来，这可是我的宝贝呢。公公叮嘱我，晾半个小时就可以放了，现在可以把线都系好。

我等啊等啊，不时地询问公公是否可以。不知道问了多少遍，公公的一声“可以”就像司令员说“开炮”一样，我飞快地跑到屋前的田埂上，学着他们的样子放了起来。

不知道是这只风筝太重，还是风太小，风筝就是飞不上天。我跑了一阵，加之心里又急，额头上的汗水直往颈部流淌，内衣都黏黏的，很不舒服。我突然冒起一股火，把风筝狠狠地摔在地上。幸运的是，这风筝很结实，竟然没有丝毫损坏。

公公看我生气的样子，疾步跑了过来，拿起风筝说：“放风筝有技巧的，慢慢来，急不得。”他做起了示范，右手捏到鹰的腹部位置，左手的线扯到自己胸前，随着快步后退，右手迅速往里拉一点，随即放掉一点。他小跑起来，右手一拉一放，非常有节奏，左手拉着线一直放在胸前。说也奇怪，这风筝好似听从公公指挥一般，慢慢地就飞上了天去。“你看，放风筝不能急躁，一急什么事都做不好。”公公看到风筝已经不会再掉下来，就把线塞到我的手里。看到风筝能飞起来，我早已把先前的不快抛到了九霄云外，接过风筝线放了起来。

自然，这只风筝成了班里的“明星”。

在那一段时间里，只要一放学，我就拿着风筝在田埂上奔跑。母亲说，那个时候我好像着了魔，着了这只风筝的魔。确实，那个时候，我不止一次梦到放风筝，我还坐在这只鹰上飞上了云端。

放风筝的时间过去了，我把这只风筝放在一个

橱的顶部。我认为，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可没想到的是，家里那只可恶的猫不知为何跳上去，把风筝纸抓烂不说，还把风筝踢下来，两根骨架就这样断了。当放学看到破碎的风筝被无情地扔在屋外一角时，我伤心地哭了很久。母亲走过来安慰我：“风筝的竹条有使用期，也就一年时间，明年请公公再做一只吧。”在母亲的劝说下，我才收住了眼泪。

第二年，又到了放风筝的时节，我跑到了公公家里，看到蜷缩在廊檐下的公公说：“公公，再帮我做一只风筝吧。”公公微微抬头，耷拉着眼皮，似乎没有力气地说：“公公现在做不动啊，等阵子再做好吗？”我有点察觉到了什么，就上前摸了摸公公的额头说：“公公，你身体不舒服吗？”公公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没事没事，很快就好。”

我没再打扰公公就回家了。这天夜里，我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公公和我一起乘在一只蝴蝶风筝上，他说要带我飞到月亮上去。等我醒来时，我的嘴角还带着甜蜜的口水呢。

但是，我最终没有等来公公的风筝。就在一个月之后，公公突然去世了。母亲跟我说，公公得了肝癌，是一种绝症。

“公公一直记得要给你做一只蝴蝶风筝，他竹条都劈好了，只是他没有力气再做了。”当公公的老伴、一位慈祥的婆婆把一捆长短不一的竹条送到我家里时，我的泪水悄无声息地流了下来。

从此，我再也不提风筝的事。童年里，风筝就这样离我远去了。

“哎呀，这风筝的线怎么断了呀？”一阵惊叫声使我打了个激灵。果然，三个孩子在田埂上一边叫喊一边奔跑，那只断了线的风筝正歪歪斜斜地向远方飞去，不知要飞到哪里。

我突然有了一种期待，这风筝就这样飘下去吧，它也许会飞过广袤的田野，飞过千万条河流，飞过重重高山，飞到自由温馨的天堂里去。

作者简介

辛春喜，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协会员、平湖作协理事。

二姑父的杏坛生涯

□ 宋海红

一

二姑父出生在苏北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的童年生活是在烽火硝烟的战争中度过的，命运多舛的他9岁到11岁两年间，父母和哥哥相继因病去世，家中只剩下年轻的嫂子和一个尚不懂事的侄女，三人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那时的二姑父既要躲避日寇的飞机大炮，饱尝战乱之苦，又要忍受失去亲人的悲痛。但生活的艰辛和折磨并没有压垮年仅11岁的他，相反他用顽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用坚韧的毅力创造着奇迹。

二姑父学习刻苦勤奋，求知的大门早早就地在他幼小心灵中悄无声息地打开。他聪慧胆大且能说会道，讲话声音洪亮。学校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都很喜欢他。因此他被推选为儿童

团团长，小小的年纪就开始配合地方乡村组织站岗放哨。

1952年夏天，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淮阴县刘老庄中学（是一所为纪念刘老庄82烈士而创办的初级中学）。当时新办的中学没有教室和宿舍，只好暂时借用周围群众的房子，路远的学生就住在附近的百姓家里。离家十多公里的二姑父，为了能回家帮助嫂子干些家务，他坚决不住校，每天鸡不叫就早早起床，帮嫂子拾掇完家里活才一路小跑向学校。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从未因家庭的原因而落下。

学生们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劳动建校。搬砖瓦、平操场、种菜养猪，事事都干。在这些劳动中，二姑父表现得特别突出，不仅自己拼命干，而且凭着他的热情和善于言辞的口才，积极地带动了大家。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劳动积极、思想品格高尚，很快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

那年他被大家推选为第一任学生会主席。鉴于他的表现和家庭状况，在三年求学中，学校免了他的所有费用，穿衣和零用钱都是亲友帮助解决的。

校领导的关爱和亲友们的帮助，如春雨一样滋润着二姑夫的心田。虽然在求学的道路上吃尽了苦头，但获得了许多知识，二姑父就像身陷沙漠中的骆驼忽然发现了一汪清泉，他拼命地吮吸着知识的养分来充盈自己。他深深体会到，他是党和国家培养的，是身边无数双温暖的手帮助了他。虽然幼年失去父母，不像别人家的孩子有足够的父爱母爱，但二姑父觉得自己所获得的爱一点也不比别人的少。周围处处有关心和照顾他的亲人，处处有温馨的花香和阳光，他更感念共产党创造了新中国，不再受外敌的蹂躏和践踏。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童年的他，早在内心许下宏愿：将来要当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教育事业，用爱心反馈社会，把所学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一代代传承下去。

二

初中毕业后，失去经济支持的二姑父辍学了。他正在为前途感到渺茫时，恰巧那年暑假，水利局测量队在招收工人。二姑父经人介绍，顺利地踏进了水利局的大门。

在测量队，由于他爱学习、不怕脏、能吃苦，不久便成为熟练工，并经常被评为劳动模范。按理说，他完全可以长期在水利局干下去，但他还想读书，长大后要当一名教师这个夙愿一直未曾改变，这个梦想的种子，一定要让它生根发芽。于是二姑父白天上班，晚上在煤油灯下熬夜苦读，坚持自学备考。成功总是眷顾那些努力的人，终于在第二年暑假，他考上了淮阴县中。开学时，他辞谢了水利局领导的挽留，再一次背着书包迈入高中的校园。

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他坚信只要不被苦难击垮，就会有苦尽甘来的一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三年的高中学费，学校分文没收。二

姑父对学校的善举心存感激，并以此为学习动力，三年后他顺利考取江苏师范（即现在的苏州大学）政治系。笼罩在二姑父心头的乌云终于散尽，所有的汗水变成了喜悦的泪水。这个专业对于他来说，真是如鱼得水，非常适合他的心愿。那时候大学非常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为了锻炼自己，他经常到养猪场当饲养员。用科学配方养猪，使猪长得又快又好，而且把猪训练得可以听懂人的指挥。为此，他经常得到通报表扬，同时也解决了大学几年的生活费用。

三

1961年8月，大学毕业后的二姑父，背着行李来到了灌云。从此他走上讲坛，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灌云的教育事业，让梦想与拼搏为伴，让生命与感恩同行。

二姑父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接任高一（2）班的班主任。开学几天了，也不见杨友珍这个学生来报到。他在翻阅学生档案时发现，这个女孩是烈士子女，在她出生后不久，父亲就为革命壮烈牺牲。母亲改嫁后，留下她和一个风烛残年的祖母生活在一起。虽然民政对她家有所照顾，但因家中没有劳动力，她们的生活还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辍学在家。二姑父放学后经过打听，找到了杨友珍家。他郑重地劝杨友珍来学校读书，并承诺钱的问题由他解决。经过二姑父的劝说，杨友珍背起书包来到了学校。在评定助学金时，二姑夫向学校申请，给予杨友珍最高档次的补助（每月10块钱）。

后来二姑夫得知民政局的王局长也是在抗日战争中负伤，一条腿都被截肢了。他的儿子王兴涛就在自己这个班级，而且特别喜欢听他的政治课。于是，二姑父通过王兴涛找到了他的父亲，想再为杨友珍多申请些助学金。开始王局长面露难色，他告诉二姑夫，民政已经照顾她家了，不能违反原则再次照顾。二姑父诚恳地对王局长说：“杨友珍家不同于别的家庭，她家只剩下祖孙两人，老的常年生病，小的正在上学，家中没有男人……”经过二姑父几个小

时的耐心做工作，王局长终于同意每月为杨友珍家再多给5块钱，这样的补助直到她高中毕业。

杨友珍也争气，学习更加刻苦勤奋，三年后她顺利考取华东政法学院。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工作。几年后，因德才兼备得到了提拔重用，调到了邻县任检察院的检察长。

每次同学聚会，杨友珍总是眼含泪花地对大家说：“没有恩师的特殊关爱，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更不用说能成为一个检察长，为人民服务！赵老师就像红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我们的前程。”

学生包雨在给二姑父的回信中，深情地回忆了在灌中读书时的一件往事：一天中午，同学们都到食堂吃饭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因为家中很穷，已经没有钱买饭票了。就在我饥肠辘辘时，赵兰华老师来到了我的身边，问明缘故后，立即从身上掏出所有的粮票和钱给我，

并带我去食堂吃了一顿饱饱的午餐。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赵老师用他的品德感动着我，用他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刻在石头上的名字未必流芳百世，恩师的名字刻在大家的心灵上，这才是真正的永存！

学生薛永华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鼻子经常出血，引起头晕。二姑父找到校长，特批了一星期的“病号饭”给他吃，又跑到校医室为他买了止血药，同时又托人兑了一斤粮票、买了两盒饼干送给了他，薛永华边吃着饼干边流着感动的泪水。其实就在前几天，二姑父自家的孩子也想吃饼干，因囊中羞涩还被二姑父训斥了一番。这件事像一个烙印，永远地落在了薛永华的心上。后来他又在二姑父的帮助下考上了大学，成了一名司法干部。若干年后，二姑父对他的知遇之恩仿佛就在昨天，他经常对人说：赵老师就是深夜为我等候的那盏灯，雨



中及时为我送来的那把伞。

二姑父在木圩中学任教期间，学生葛高禄家境贫寒，父亲双目失明，母亲的身体一直也是病怏怏的。高禄姐妹四人，她排行老大。初中毕业后，父亲考虑到家中的实际情况，不想让她读高中。想让她早点回家，帮助他干些农活，也能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而从小就有大学梦的葛高禄心有不甘，请了几个亲友说情都没有成功。后来她突然想起了二姑父，因为二姑父曾在葛庄大队讲哲学时，葛高禄的父亲也去听过。他父亲对二姑父印象特别好。于是她找到了二姑父的家，说明情况后，二姑父顾不上吃饭，径直来到她的家中。二姑父对她的父亲说：“葛高禄三年的高中费用我来负责，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家中的困难可以慢慢克服，小孩学习成绩好，不上学太可惜了，如果有一天她考上了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每月有了固定的工资，你会很荣幸和开心的！”在二姑父的劝说下，她的父亲终于同意了，那天葛高禄非常开心，喜极而泣。

葛高禄上高中不久，在学校内发高烧。二姑父知道后，立即把她送到乡医院治疗，并嘱咐医生用最好的药，所有的药费都由他承担。经过两天的治疗，葛高禄还是没有退烧。后来二姑父又把她转到县医院，经过权威医生诊断，葛高禄患的是副伤寒症。此病在当时死亡率很高，二姑父非常紧张，恳求医生抢救他的学生。经过大家的努力抢救，半个月后葛高禄终于可以出院了。

第二天，葛父带着孩子来到学校，眼含热泪地对二姑父说：“以后高禄就是您的女儿了！”说完用颤抖的双手把借来的2000块钱还给二姑父。说实话，当时2000块钱对于一个还是穷教师的二姑父，简直是天文数字。二姑父当时的工资也只有几十元钱，葛高禄的住院费都是他向人借的。但二姑父没有要葛父的钱，他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残疾人如果欠人家这么多的钱，将来的路还怎么走？虽然自己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但起码自己是一个健全人，而且每月还有工资，二姑父心里盘算着，准备每月拿出一半存起来，等凑齐后再还人。

二姑父救葛高禄一命并帮其垫医药费，这

个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木圩的大街小巷。在木圩无论谁提到他，大家都称赞不已。最后此事被公社书记知道了，他找到二姑父，深情地对他说：“你为抢救一条生命，已经吃了很多的苦，学生的住院费怎能让你个人负担？这个钱由我们公社的财政和合作医疗办公室共同承担。”说完他和二姑父都开怀笑了，二姑父如释重负，一颗压抑的心终于轻松下来。

后来葛高禄终于考上了镇江农机学院。第二年暑假，当二姑父调离木圩中学时，师生们都来为他送行。道别时全体师生哭得稀里哗啦，生离死别一般，他们真的不希望二姑父调走，那份真情就像三月里酿的杏花酒，醇厚而质朴，动人心魄。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二姑父凭着认真教学的精神、忘我工作的态度和正直无私的品格，在灌中由教师晋升为教导主任，后来又当上了副校长，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

俗话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二姑父是典型的“工作狂”，整天忙得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二姑母是一名医生，平时也挺忙的。她中年就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所有家庭琐事都由二姑母负责，实在力不从心时，就喊来我母亲和婶娘去帮忙。有时二姑母难免也会埋怨二姑夫几句，二姑父因为“理亏”，像犯了错的孩子似的，低着头不说话，任凭二姑母说他。偶尔节假日在家时，二姑父就包揽了所有家务，以弥补对二姑母的“亏欠”。在二姑父和二姑母的生活中，虽然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浪漫，有的只是如醇酒般的浓厚情感，平淡，和为对方着想，一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责任。二姑父和二姑母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很幸福。

四

1967年的一天下午，二姑父正在学校里给老师们开会，这时，只见一个人行色匆匆地走进会议室，径直来到二姑父的面前试探着问：“您

是赵校长吗？”二姑父说：“是啊，你找我有事吗？”那个人接着问：“郭加荣，您还记得吗？我是她哥哥。”二姑父回答说：“记得，她曾经是我的学生。”这个人哽咽道：“郭加荣快不行了，人已经被我拖到了校门口，临终前想最后见一下她的恩师您。”说完瞬间泪奔。

二姑父见此情景，心情十分沉重。回想起以前郭加荣在校时，自己曾多次在经济上资助过她。为了资助这些贫困学生，二姑父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但他毫无怨言，从这些贫困生的身上，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在那个饥荒的年代，在无数个热心人的资助下，自己终于走出了那条充满荆棘的人生之路，看着郭加荣哥哥那焦灼和无助的眼神，二姑父顾不上开会，快步地跑向学校的大门口。当看到郭加荣时，二姑父着实吓了一跳。几年前那个阳光漂亮、浑身充满活力的郭加荣，如今躺在平板车上，全身浮肿，肚子鼓得很大，如蛙腹。面色蜡黄，像秋天的枯菊。精神萎靡，声音虚弱，但嘴角上一直挂着微笑。看着她那被病痛折磨时脸部有些扭曲还强挤出的笑容，二姑父十分心疼，忍住眼泪，向郭加荣的哥哥了解她的病情。

原来郭加荣一月前就感到身体不适，曾去大队卫生所和公社医院治疗过。可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加重了。家人虽然很着急，却毫无办法。为给她治病，她的哥哥已经借遍了所有亲戚，家中实在拿不出钱送她去大医院治疗了。只能让她躺在床上，任病魔折磨她，任她一步步走向黄泉。此时的郭加荣感到非常恐惧和无助，在生命倒计时的最后时刻，她忽然想到了赵老师，在校时赵老师曾经帮助她那么多，恩师是个热心肠爱帮助人的人，他虽然不是医生，但外界关系好，他一定不会不管她的，如果恩师也没有办法，那自己死也瞑目了。

二姑父听了详细情况后，立即让人腾出一间宿舍，安排她先住下。然后打电话联系驻灌部队的王军医。碍于面子，王军医答应先看一下病人的情况再说。当二姑父把人拖到驻军医院，王军医通过对病人检查后，搓着手对二姑父说：“这病人估计救不了，治也是瞎花钱，况且有的药我这里没有，还要到南京去买。”王军医的话，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二姑父焦虑的心里，但二姑

父并没有放弃，他再三恳求王军医一定要治好郭加荣的病，钱的问题他来想办法。说完二姑父回家拿了钱先帮郭加荣付了入院费，又从灌中的会计室借了一些钱。第二天上午，二姑父又去郭加荣所在的人民公社要了一部分钱，下午又去找民政，经过二姑父的四处奔波，终于凑齐了郭加荣看病的钱。后来二姑父又托人在南京买来了郭加荣所需的那种药。不知是二姑父的付出感动了神灵，还是他的大爱感动了阎王，经过王军医和二姑父的共同努力，郭加荣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

郭加荣出院那天，心情特别开朗。她第一次感觉天是那么的蓝、草是那么的绿、阳光是那么的纯净，她非常感恩二姑父赐给她的二次生命。郭加荣的母亲跪在地上给二姑父叩头，二姑父连忙扶起她的母亲，谦逊地说：“这都是王军医的功劳，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吧！”

如今，郭加荣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她和丈夫在我们市区开了一个服装店，经济效益很好。还生育了两儿一女，女儿和女婿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生。郭加荣经常教育孩子，赵老师对待所有学生都像慈父一样，他时刻关心和呵护着我们的成长。没有赵老师曾经的相救，哪有我们今天的一切？救命之恩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五

学生魏玉芹在校读书期间，由于家庭困难，每年的暑假都要打工挣学费。不是上山砸石子，就是给建筑队抬砖头。20世纪60年代，一天也能挣8毛钱。有一个暑假，在二姑父的帮助下，获得留校做小工的机会，留下干活比在外面打零工轻松了许多。当魏玉芹打工结束结账时，学费还差7块钱，正当她急得不知所措时，二姑父得知情况后，找到了她，笑着从口袋掏出了7块钱递给她。在那个年代，7块钱可以够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是二姑父辛苦得来的半个月的工资钱。这件事令魏玉琴感动不已，

她将这种感动化为动力，努力学习，最终考上了北京机械学院。

封禹，也曾是二姑父资助的学生之一。她自幼跟着母亲和祖母长大，当她考上大学去上海读书不久，便给二姑父来信，信中讲述自己的思乡之情，因为担心母亲和祖母的身体而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夜深人静时，枕头经常被泪水浸湿。二姑父知道后，非常的担心，立即给她回信，让她安心读书，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至于家中的母亲和祖母，他会代为照顾，以解她后顾之忧。

过了一段时间，封禹收到母亲的来信。母亲告诉她，赵校长已经组织了一批学生，隔三岔五来看望她们，并帮助她们挑水、洗衣服、买米买煤、打油等，什么家务都做，拦都拦不住，做完事就走，真让我们过意不去。

原来二姑父在学生中发动大家开展学雷锋活动，将报名者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帮助封禹家做些家务。二姑父对学生们讲：你们的学姐封禹，在学校读书很用功，成绩优秀，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的，可现在家中老人无人照顾，她怎能安心学习？我希望大家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帮她，让她渡过这个难关。

当封禹读完母亲的来信后，心情由感激到欣慰，再到豁然开朗，她终于明白了恩师的用意。原来二姑父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她的乡愁，解决她的后顾之忧，鼓励她努力学习。二姑父还多次给她来信，在心中安慰她、鼓励她，教导她把心事要放在学习上，千万不能因为想家而耽误功课。好儿女志在四方，离不开家的人，怎能志在四方呢？最终封禹克服了想家的心理，投入紧张的学习中去。

二姑父带领学生帮封禹做家务活动，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67年封禹的祖母病逝后，封禹的母亲被她的姐姐接走为止。封禹每想起这件事，总是感激万分。她曾在信中对二姑父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可您却是我最敬爱的老师！

1972年中秋节的那天下午，二姑父去市里开会，会议结束后坐班车返回。二姑父刚下车没走几步，只见一个头发凌乱、面容憔悴、嘴唇干裂的农村妇女带着一个小男孩，一路小跑

来到了他的面前。二姑父感到很好奇，刚想开口问她，不料她突然双膝下跪，用胆怯的声音哀求二姑父：“赵校长，请您救救我的儿子吧！他中午吃鸡时，不小心被一块鸡骨卡在喉咙里，上不来也下不去。我们去县医院时医生告诉我，在他这里不好弄，让我们快点去市一院。如果时间久了，喉咙肿得厉害，小孩就会有生命危险。我听后立即带着儿子赶到车站，可是今天去市里的最后一班车已经开走了，无奈之下，我只好抱着儿子在此痛哭。正在此时，有人看到您下车，就对我说：‘赵校长在我们县里是出了名的菩萨心肠，无论谁遇到棘手的难题，都会找他帮忙。’所以无论如何，请您帮帮我吧！”

听完妇女的叙说，二姑父立即带她母子赶往县医院，找到了值班医生。医生对二姑父说：“要想帮小孩把鸡骨头取出，必须找周主任，但他今天不上班。”二姑父听说后，又赶到周主任的家中。周主任听说这种情况，二话没说就跟着二姑父来到了县医院。刚到手术室发现线路有问题，手术做不成了。二姑父又跑到电工家，才知电工又被请去吃饭了。无奈之下，二姑父又恳求其妻带他一起出去找她的丈夫。时间悄悄地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当电工和二姑父跑到县医院时，二姑父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后来，在周主任的不懈努力下，终于顺利地取出了卡在男孩喉咙里的鸡骨。那名妇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泪流满面，号啕大哭。那是一种久违的感情释放，泪水里有感激、有深情。

六

二姑父无论对待谁，如春之花、夏之荫、秋之果、冬之雪，他经常温暖着身边的人。他的爱心点燃起学生心灵的火花，调动起学生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当学生犯错时，他总是和他促膝谈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就像一团火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别人。

二姑父性格开朗豁达，总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中。在大学毕业分配时，他没有选择在

大城市，而是立足基层，走向苏北农村。他将一生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在教育事业中，学生们常说，听他的课是一种精神享受。既能学到知识，又能温暖人心。学生们都听得入神、听得着迷，总感觉时间太短了，每个星期学生们都期盼着能早点再一次听到他的讲课。有位老师听了他的课，评价说，如同品尝了一杯清纯的美酒，令人陶醉。

他待人真诚热情，有多少学生在升学、就业、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都曾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二姑父的品行从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那份博爱值得人敬重和学习。但凡认识他的无不礼赞他的义举善行。赞美他在黑板上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

他工作中有胆识、有魄力、有亲和力。在开班会时主题突出、创意鲜明；处理问题，切中要害、干净利索；纠正不良倾向，直来直去、大刀阔斧；演讲起来，浩然正气、气贯如虹，让人犹如拨云见日。在学生们的印象中，好像没有他克服不了的困难和办不成的事。

二姑父课内是学生严谨的老师，课外却是学生的朋友。由于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深受学生们的爱戴，课余时间大家都愿意和他在一起聊家常。他那渊博的知识、幽默的语言，往往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知识。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他爱学生如自己子女，学生们生病了，他嘘寒问暖、求医送药；学生们没钱吃饭和缴学费时，他用自己的微薄收入悄悄垫上；学生们有思想情绪了，他及时做工作调解；有的学生已经走出校门多年了遇到困难时，他仍然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他对学生们的爱就如涓涓细流，把大爱汇聚成春风暖意，凝聚成伟大的人格魅力，这魅力影响着每一位学生，影响着整个社会。

七

1982年暑假，二姑父奉命调到我县的文教局任副局长，搬家时只用了一辆小平车。当学校的胡老师看到这种情况时，心疼地说：“别的

干部搬家时都动用了汽车，您就这点家当啊？”二姑父只是笑笑，而后幽默地对他说：“孔子曰：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为官还是一身轻好了，良心轻爽也不怕半夜睡不着。”胡老师无奈地说：“天下的人就数你最傻了！”但很钦佩二姑父的廉洁奉公，他逢人就说：“赵校长淡泊名利，一心为民是个好人啊！”二姑父迥异于他人的超长之处，总是给人以心灵的洗礼。

二姑父任文教局副局长不久，便接到了龙苴镇贺庄小学校长的一个求救电话。通过校长的讲述，二姑父大体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那天上午贺庄大队书记来了一个朋友，骑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停放在小学的操场上。当时摩托车是个稀罕之物，当两人去喝酒后，便招来了一群学生的围观，不知是哪个顽皮的孩子把车划了几道痕。大队书记吃完饭回来，发现后压抑不住愤懑，在校园里破口大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毫不顾及自身的形象。有位老师实在听不下去，前去劝阻并赔礼道歉，可那位大队书记不但不接受道歉，还动手打了那个老师。校长闻讯赶来，那位书记一把抓住校长的衣领，气急败坏地撕坏校长的衬衫，并摔坏了他的手表，引起了全体师生的极大愤慨。无奈之下，校长拨通了二姑夫的电话。

二姑父听完校长的诉说，非常气愤，当即表态一定要严肃处理此事，维护教师的尊严。后来二姑父召开师生大会，责成无理打人的贺书记当众检讨，并支付被打老师的医药费。

谁知，那天贺书记检讨的内容只是简单陈述一下过程，认个错就完事了。检讨一点都不深刻，二姑父听后很不满意。于是当着众多师生的面，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贺书记这种缺乏领导素质的流氓行为，败坏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形象。必须重新深刻检讨和彻底认识错误，诚恳地向校长和老师赔礼道歉，争取他们的原谅和宽恕。并要求贺书记从今以后，要真心关怀老师，支持学校。二姑父刚说完这些话，台下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回家后，二姑父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报道，在县广播电台播出，以便教育更多的人。公社党委有一个领导，听了广播后，心里很不舒服，打电话对二姑父说：“贺书记让你批了，面子也

让你丢了，你还用得着在广播里败坏他的形象吗？”二姑父理直气壮地对他说：“如果不在舆论上进行宣传，就不能起到警示作用，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性格暴躁且十分孤傲的贺书记，岂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仗着公社里的某个领导是他的亲戚，竟然把大队的牛放在校园里肆意破坏花草，还经常跑到学校里辱骂校长和二姑父，进行疯狂的报复。当校长再一次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二姑父的时候，二姑父第一时间找到了分管文教的副县长。副县长得知此事当即打电话给公社书记：“不向校长和赵局长赔礼，就撤了他的职！”

第二天，嚣张的贺书记来到了二姑父的办公室，二姑父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贺书记首先澄清自己没有骂二姑父，并赌咒发誓，如果骂他就当是骂自己的父亲。二姑父对他说：“即使骂了也没关系，皇帝背后还有人骂呢。可你放牛到学校破坏花草就不对了。你作为一方的父母官，理应支持学校的发展。那些老师很多都是背井离乡，来我们这里办教育的。他们就像我的士兵一样，如果他们遇到委屈，我不去维护，我还配做他们的领导吗？他们还能安心去教育孩子吗？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从现在开始，过去不愉快的事就一笔勾销，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你回去再认真思考思考吧……”

贺书记回去后，果然用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失。大队全额出资给学校盖了三间宽敞的教室，又替学校砌了围墙，还在学校门前栽了几棵雪松树。校长高兴地向二姑父汇报贺书记的转变，二姑父又专程前往贺庄大队表示感谢。这样一来二往，贺书记和二姑父竟然成了朋友。

贺书记发自内心地说：“赵局长这个人为人真诚、胸怀宽广，反正我是服了他了。”当年贺书记的事迹被写成材料报到市里，他本人还被评为“支教模范”。

八

“文革”后期，国家高校恢复招生，实行推荐入学。二姑夫是当时的招生办主任，他严格

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办事，对插队知青尤为关照。他要求各阶层都要按上级规定的比例推荐知青参加县里选拔。但有个姓孙的公社书记素质差、私心重，没有执行规定。私自推荐自家亲戚去上大学。二姑父知道后十分恼火，立即打电话严肃批评了他们，他们以群众不推荐为由回复。二姑父反复劝说，群众不推荐你们要做好思想工作，广大知青离开了城市、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到我们这里来，无亲无故的不容易，我们要关怀和爱护他们。

二姑父的一番话，并没有动摇孙书记自私的想法。当他把其亲戚的名单报上来时，二姑父直接取消了他们公社的推荐名额。为此孙书记来到招生办，向二姑父大发脾气。二姑父不想和他吵架，让他随同自己一起去见县委书记。当两个人把这件事的经过讲给县委书记后，孙书记被县委书记狠狠地批评了一番。无奈之下，只好回去重新按规定比例把名额报了上来。

二姑父就是以这种爱岗敬业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什么是初心永驻。为了公平公正，他愿意花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他做老师的时候爱学生，做校长的时候爱老师爱学生，做局长的时候爱校长爱老师爱学生，他总是把平凡的事做得令人感动，引起共鸣。

南京下放知青李某，清秀美丽的外表早让某大队的王书记垂涎已久。几次勾引李某都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这次推荐上大学一事，李某理应排在名单之首，可对他不死心的王书记找到李某，恩威并施地说：“如果想上大学就和我上床，否则你不但上不了大学，还永远回不了南京。”李某气得浑身哆嗦，竭力克制着自己。上大学是她的夙愿，为了能暂时稳住这个色狼，她告诉王书记，让她考虑一下。夜里李某苦思冥想找对策。忽然她想起了我的二姑父，人称“赵青天”的赵局长。

第二天，她来到县招生办，找到了二姑父，哭诉了情况。因王书记对李某暂时未造成实质性后果，二姑父只好把李某调到了白蚬公社，白蚬公社的书记是二姑父的好朋友。二姑父说明情况后，得到了好友的支持和推荐，李某终于上了大学。李某后来给二姑父写信，信中说，每想起往事，就像一场梦魇。每年的春节到来

之际，李某都会打电话给二姑父拜年，声声祝福语，字字关切情。

九

有一次，二姑父到县政府开会，刚结束还未走出政府大院，就听到有人在后面喊他，他回头一看，只见喊他的两个女孩膀子上都带着黑纱，未曾开口已经泪流满面。二姑父忙问两个女孩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女孩自我介绍：“我叫黄玉明，我姐叫黄玉华，我们父亲刚刚去世，家中只剩下母亲抚养我们兄妹五人。我们兄妹表现很好，但这次大学招生，大队书记却说群众不推荐我们，我和姐姐明知书记在撒谎，却毫无办法，为此我们姐妹哭了几天。有一位村民是您的学生，他很同情我们。于是悄悄告诉我们，只有找您才能解决问题。刚才到招生办找您时，有人告诉我们，您在县政府开会，因此我们在此等候您两个多小时了。”

二姑父听完她们的叙说，安慰她们不要着急，回去等候他通知。

第二天，二姑父自带招生办同志到黄玉华所在大队，找群众了解一下情况，大家一致反映姐妹俩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二姑父感到很震惊，于是他找到了公社书记，详细谈了黄玉华姐妹的情况，并请书记一定要关心此事。最后，黄玉华姐妹终于如愿被推荐上了大学。后来二姑父收到了黄玉华的来信，信中说：“我们姐妹虽然失去了爸爸，可我们姐妹两人在灌云却遇到了比我们亲爸爸还亲的赵爸爸。”

燕尾港，东临黄海，地处偏僻，离我们县城路途遥远。那地方空气潮湿，人们终年饱受海风的摧残。改革开放之前，道路坑坑洼洼，交通很不方便，许多老师都不愿意去那里教书。二姑父积极鼓动有志青年老师，服从祖国需要，最艰苦的地方越能磨炼人的意志。对一些成绩突出的，作为以后提拔的标准。

年轻的杜老师在二姑父的动员下，去了燕尾港小学任教。到校后，他不怕吃苦，教学认真，为批改作业和备课经常熬到深夜。

有一天晚上，老师们因忙碌而错过了吃晚饭的机会。到了9点多钟，杜老师才把事情忙完。因饥饿难忍，杜老师和另外两个老师走出校外，准备去商店买些东西回宿舍吃。他们刚到商店门口，只见当街的一个流氓正在调戏卖东西的小姑娘。小姑娘见杜老师他们来买东西，大声疾呼：“救命啊！”迅速地跑向杜老师的身后。一身正气的杜老师见这个流氓欺人太甚，连忙走上前去劝说几句。没想到这个流氓对他又打又踢，还出口狂言：“我就是燕尾港的太上皇，谁得罪我，只有死路一条！”说完，继续殴打杜老师。一个老师慌忙劝架，另一个老师则迅速跑去喊校长。等校长赶来时，杜老师已经被打倒在地，头上到处是血，口鼻也不停地有鲜血向外涌出。那个打人的流氓见围观人越来越多，吓得仓皇逃窜。

校长和老师们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立即把杜老师抬到了燕尾医院治疗。第二天清晨，当二姑父从校长的电话中得知杜老师被打一事，顾不上吃早饭，立即赶到了燕尾医院。当二姑父见到了因被打头肿得厉害的杜老师时，心疼得流下了泪水。二姑父不放心杜老师在乡医院治疗，迅速把他转到了县医院。经检查，除了外伤外，杜老师的耳鼓膜已经穿孔。二姑父安慰杜老师：“你在此安心养病，我会替你讨回公道的！”

翌日，正好赶上县委召开部委办局干部大会，二姑父在大会上发言：“尊师重教，人人有责。如果老师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请问谁还能安心搞好教育呢？”二姑父慷慨陈词，详细汇报了燕尾小学严重殴打教师事件，县领导听了十分震惊。二姑父说：“从明天开始，我就到法院起诉，如果不解决、不严惩凶手，我就辞去文教局副局长！”此事引起县委的高度重视。县委书记要求公安局立即抓紧查实，严肃处理。经查实后，县公检法、宣传部、文教局和县领导，一共出动了四辆车子到燕尾召开大会。当场宣布寻衅滋事的陈某犯罪事实，予以逮捕，维护了教师的合法权益，扭转了一些地方轻视教育欺侮教师的歪风。

十

他几十年如一日，抛去个人荣辱，凭着一腔热血和汗水，凝成了累累硕果。而今，他桃李满天下。他在教育园地殚精竭虑，辛勤耕耘，默默地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他每天都快乐地忙碌着，生活充满活力。只要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就想方设法为家人、朋友、邻里做点事情，他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

半个世纪辛勤耕耘的二姑父，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灌云的教育事业。“成功不以为喜，失败不以为悲”，这就是二姑父恢弘的胸襟与涵养。

由于常年的工作劳累，超负荷的付出，加上饮食不规律，二姑父患上了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实在坚持不住了，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去南京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手术后的二姑父不顾医生的劝告，仍然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还将自己一生的求索、磨难、感悟与期盼诉诸文字，传诸后世。他写了大量讴歌党和人民的古典诗词，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份余热，高高竖起了人生驿站的又一道亮丽的风景。

1995年，二姑父从副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刚办完手续就接到了筹办县老年大学的任务。虽然他搞了几十年的教育，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但是老年教育是一个新生事物，还需从头学起。二姑父通过学习观察，拟定建校方案，组建工作班子，仅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一所新型学校——灌云县老年大学诞生了。

二姑父任老年大学校长期间，是全县出了名的磨破嘴、跑弯腿的“乞丐”校长。县里没给一分经费，全靠他到各学员单位募捐筹款。在建校前的几个月时间，二姑父骑车和步行竟然跑了1000多华里的路程。他玩命工作，完全忘了自己曾经是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人。在此期间，深圳文锦渡海关高薪聘请他，二姑父毫不动心，毅然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老年大学开学后，在三无（无空调、无电话、无经费）的情况下，一直坚持了十年。天热时，他用一把芭蕉扇；需要联系事情时，他跑去家打电话；没有办公

用纸时，他到打印社找来已弃的校对纸反过来用。

老年大学建校的第一年，就受到了省市表彰，第三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老年大学，二姑父本人被评为省先进个人。后来他两次出席华东地区表彰大会，并作为典型代表上台发言。他任老年大学校长的10年期间，曾荣获集体奖14项、个人奖90项。

如今二姑父虽已年逾古稀，但仍然精神矍铄、壮心不已，学生们曾送给他一副对联：“春蚕到老丝未尽，人至八十亦不休；苍山易老人难老，黄昏夕阳更豪情。”

二姑父的爱如太阳般温暖，春风般和煦，清泉般甘甜。在学生们眼里比父爱更严峻，比母爱更细腻，比友爱更纯洁。他给了学生们一杆生活的尺，让他们自己去丈量脚下的大地，他给了大家一面模范行为的镜子，让学生们处处有学习的榜样。二姑父仿佛是一座桥，为他们连接被割断的山峦，让他们走向收获的峰巅，又如青藤坚韧而修长，指引他们采撷那崖顶的灵芝和人参。

作者简介

宋海红，中共党员，南京医科大学毕业，副主任护师。连云港市作协会员、西部散文选刊会员。《当代文学家》副主编，《渤海风》分会主席，《青年文学家》分会秘书长，《野森文学》编委。作品散见于《青海湖》《鸭绿江》《散文百家》《青年文学家》《奔流》《文化时代》《文学欣赏》《渤海风》《文学百花苑》《安徽科技报》《唐山文学》《当代文学家》《齐鲁文学》等。

父亲的眼神（外一篇）

□ 杨永忠

父亲是名教师，他不苟言笑，一脸的严肃，一双目光犀利，虽然他从不体罚学生，但学生们都怕他的威严。我从小就怕父亲的眼神，不敢碰。

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在学校住读，学校有个小卖部，不仅卖些纸张笔墨还卖些副食。有同学买的水果糖可香了，我每次闻着别人包在嘴里的水果糖散发出的股股清香味直咽口水。一个星期天，我趁父母下地干活，钻进卧室偷了父亲衣兜里的五毛钱，准备上学时买几颗水果糖。晚上，父亲把我和弟弟叫到面前审问：“你们两个谁拿了钱？”弟弟看着我说：“我没有。”我瞪了他一眼，没作声。“到底谁拿了的？”父亲声音不大，但他那道目光灼灼。我胆怯了，心虚了。我低着头浑身冒汗不敢开腔，好一会儿才慢慢将钱从裤袋里摸出交给父亲。“敢承认错误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随后，他给我们讲了伟人列宁小时候在姑妈家玩耍时，打碎了姑妈心爱的花瓶，他主动承认错误，不但没受责罚，还得到姑妈的表扬。

我上初中那年，学校要求自带课桌和扫帚，报名的那天，我背着新书包扛着扫帚开心地去上学，父亲背着课桌和铺盖卷，课桌里还塞了我住校一周的口粮，有大米和红苕。个子矮又瘦弱的父亲被背

子压弯成一张弓，满头大汗。到校放下肩上的桌凳和铺盖卷后，父亲又亲自为我整理床位，他那双曾经让我生怕的眼神却变得异常慈祥温和。走时，父亲轻声说，“莫节约，饭要吃饱，才能专心读书。”我目送父亲离开学校时，第一次感受到父爱与不舍。

父亲退休了，我也为人父了。为了生计我长年在外奔波，父母留守在乡下生活。父亲有个办生的习惯，但他从不为收礼。他说，人老了，办一次生是为了让更多的老朋老友相聚一次，聚一次人生就少一次。这话听起来很伤感，但也很有道理。所以，再忙，父亲的生日我都要回家。由于当时老家不通公路，爬坡上坎要走三十里山路，回一趟家腿要疼几天。每次把儿子带回家，父亲认为是带给他最开心的礼物。这年，父亲过完生日的第二天我要赶回城上班。那天一早，父亲送我们走过一岭又一山，他不像以前送出房前大路口就转身回家，而他那天送出村口还有些依依不舍。当我转身喊：“爸，风大，您不要送了，快回去吧。”当我们四目相对时，我浑身不由一阵战栗，心立刻收紧。父亲的那双眼神带着依恋、带着不舍，多像我小时候怕父母丢下我而去的样子。“爸，您快回去，风大，注意身体！”

说完，我转过身，泪如雨下。

一年之后，父亲还没过上一个生日就离开了人世，而他那双依恋的眼神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抹不去、删不掉。

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身体一天不比一天。

爬坡上坎腿开始发软，提点东西上下楼梯出气变得不均匀，喘粗气如犁地的老黄牛，半夜小便的次数明显增多，梦也一个接一个做，不是儿时的挨冷受饿，就是常梦见在老家田间、山坡转悠。不再是无忧无虑睡不醒的时候了。正所谓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三十而立，有了家庭有了事业，就有了责任和担当。人是生活逼迫着成熟了的，好比时下蔬果打了催红素，自然不会把人生短暂光阴浪费在床上睡懒觉，浪费在麻将上度光阴了。

人到中年，生活自然有了自律，也不得不规律起来。从前打麻将可以通宵达旦血战到天亮，第二天不睡觉照常可以干事。半夜，唱歌，狂饮啤酒，吃夜宵后可倒头呼呼大睡。如今到了中年，精神萎靡了，消化不良了，晚饭多吃点都睡不好。常有远朋从外回来邀约吃夜宵喝夜酒，此时很无奈，去了身体难受，不去友情难了，理解的好说，不理解的认为你装大，不拿友情当回事。推杯换盏，一场夜宵结束，离天亮不远，回家还会被妻子数落几句。其实她哪里明白做男人的无奈呀！这也叫应酬，明摆着自己在透支生命却要笑脸面对。正如酒桌上说的，感情深一口吞，感情浅舔一舔。无奈之下只有一醉方休。

人到中年，万事就要想开点、看淡点。这叫心态，往往心态好的人寿命都要长得多。不与人争高低，不与人相攀比。你开你的豪车我骑我的自行车，你住你的别墅，我住我的瓦屋，只要有车骑有房住，平平淡淡健健康康过日子，过好每一天，这才叫幸福。时下有一句流行语“宁愿在自行车上笑，也不愿在宝马上哭”。官大官小不重要，钱多钱少不在乎。只要一不违法二不犯罪，做个合法的公民就体面了。

我从小谨记母亲一句话，毒人的药莫吃，犯法

的事莫做，行走天下都不怕。如今的我人到中年，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业余时间读书、创作，记录生活，发表感慨，偶尔写写歌词。最近两年大力创作小小说和长篇小说，不让时光虚度。人活着不容易，来一趟总得留下点什么。写长篇费时间更费精力，所以我必须沉下去，花费时间和精力，如今落下严重颈椎病，夜夜难以入睡。但我仍痛并快乐着。

人到中年，感情脆弱了。亲情、家乡情更浓了。我时常做梦在家乡的田间地头，不是放牛割草就是砍柴种地。过去老家偏僻不通公路，不通电，无水吃，收成青黄不接，但还是那么热爱她，像热爱父母亲。正如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一个道理。有人说故乡回不去了，而我留住了乡愁，老家的木屋修缮好的，老家的土地没有荒芜，全种上了高山水果和金银花。退休了就可以回到花果飘香的老家，学陶渊明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

每次回家，看到一座座新添的坟墓，知道那些含辛茹苦的父辈们一个一个走了，我们又开始上路了，难免不悲凉。这也许是浓烈我乡情的一个原因吧。生命是延续，这就是生活。

人到中年，儿女们长大成人了。他们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家，家像鸟巢，长大的儿女恰似离巢的鸟儿，飞走了，剩下空巢，剩下孤单的老人。《常回家看看》中唱的“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其实那正是孤独的呼唤！

之所以说，人到中年感情脆弱。一次，我的一位朋友邀请去酒吧K歌，他唱《父亲》，唱到中途，他突然停了下来，号啕大哭。我也哭了。其他几位朋友问他咋回事，只有我明白，他父亲去世才一个多月。我的父亲去世八年了，都失去了父亲，想起老父亲难免伤心。父亲永远是儿子心中的那座大山，也正如歌中唱的，父亲是儿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人到中年，活在当下，不要刻意，也不能随意。如今幸福的时代，活着真好。

作者简介

杨永忠，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出版诗集《在远方想你》《孤独的城市》《蒿草长进乡愁里》、中短篇小说集《村里那些事》、散文集《飘零的歌声》、长篇小说《梅香》。

扁担长

□ 刘喜权

—

扁担，对于现在的老人来说，它是过时了的不值钱的古董。在我小的时候，它却是老家每家每户必备的日常工具。

在我六七岁光景，记得我家有一根扁担，约两米长。它由柔木制作而成，光滑、扁圆，摸在手里是沉甸甸的。它的两头还钉着竹钉作为楔子，防止桶系滑落。

这根扁担常年守候在我那会儿的家里，随时待命。用时，就拿出来；闲时，就放在没人注意的角落里。

我曾看过别的小伙伴的父母，用他们家的木扁担，把溜进他们家的一条半大的狗给打死，然后将狗扒皮拉肚、刀剁下锅，他们一家人便有了香喷喷的狗肉吃。我当时在这位小伙伴的家里玩，

看得羡慕不已，直咽口水，却不见他们家有谁大方地赏我一块狗肉吃。后来的一段日子里，我总希望自己的父母也能如法炮制地弄死一条狗，我们一家人也能享用一回狗肉。可是这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对此，我那时没少埋怨父母，却丝毫不知道怜惜生命，更不知道偷窃人家的东西是可耻的行为，只知道好吃、贪吃！

母亲却不懂我的小心思，常会在有意无意间，对我和小妹说一些无关这狗肉的话题。譬如说：本家的某位大哥，如何认真学习，考上了大学。再譬如说：某某村的某某，从小顽皮，被大人打了一顿后，从此就认真读书，终于考上了大学。母亲在说完这每一位榜样后，总会感叹地总结一番：“一等人不打就成人，二等人一打就成人，三等人打死不成人。”

这还不算完，一番总结后，母亲还会指着家里的扁担，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像我一样，

连个扁担长的一字都不认得！”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两眼有神，定定地望着我和小妹，像要用她的眼神把这句话牢牢地写进我和小妹的心里。

我当时对她的話是充耳不闻。今天想来，才体会到母亲说这话时复杂的心情。当年，由于受条件的局限，她成了文盲，心有不甘，可又能如何？自己错过了读书识字的青春好年华，只好把这份不甘产生的憧憬寄托于子女身上。

可能是由于那时听母亲指着扁担絮叨让我和小妹认真念书多了的缘故吧，有一次，当她又絮叨起那句“你们不要像我一样，连个扁担长的一字都不认得”时，我不耐烦道：“这个一字，谁不会写？你看你看，我写给你看！”说着的同时，我用右手的食指不停地对空比画着。

母亲见状，高兴地笑道：“乖，你比妈强！”

我有点得意忘形起来：“这一字有什么难！很少有人不会写！”

母亲饶有兴致地说：“那我来考考你，你知道几十个一字怎么写？”

我听后，用右手的食指又对空“刷刷刷”地比画了十几下：“多画几下，不就成了！”

母亲却不以为然道：“你这样一下一下地画，是最蠢的办法。妈告诉你怎么画——我们家里梳妆台上不是有梳头的梳子嘛，你将梳齿沾上墨水，画一下，几十个一字不就一起出来了！”

我想了想她的话，幡然醒悟道：“还是我妈聪明！”

母亲微笑着回道：“妈希望儿子更聪明！将来考上大学，为妈争光！”

我只是“嘻嘻”着笑而不答，撒腿就跑出了家门，找小伙伴们玩耍去了。

—

在以前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中，扁担还是两个人合作劳动的纽带。往往是个子差不多的两个妇女合用一根扁担，这样扁担才能保持水平，抬桶抬筐时，才能一前一后，不失重心，保持协调一致。

可是，也有例外的时候。

在某个夏日里，我在生产队厕所附近的树荫

下围观小伙伴们玩玻璃球，正巧遇到我们生产队的女社员们忙着抬生产队厕所里的粪便。我被她们热火朝天的干劲所吸引，不时歪着脑袋望向她们。

她们把厕所里的粪便抬到不远处的场地上。场地那里有泥土围起的包围圈。包围圈里是泥土和青草的混合物。抬粪便的妇女把粪桶抬放在包围圈旁，再由专职的妇女用粪勺将粪桶里的粪便浇向包围圈里的混合物。不久，这些混合物在高温高湿的条件下便开始发酵，然后就可以用它来改良田地，给日后的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牛嫂不知家里有什么急事，只见她慌忙地撇下肩上的木扁担就离开了。她的位置经生产队长安排，由包围圈旁边负责浇大粪的一位矮个子妇女接替。和矮个子妇女重新结对干活的是殷婶。因为殷婶比矮个子的妇女高出有二十多公分，所以抬后头。她们所抬的粪桶系不时地偏离两个人的中心，滑向前，殷婶只好时不时地就把粪桶系往扁担中间扯，免得粪桶磕碰到矮个子妇女的脚后跟。可是怕什么还是来什么，怕碰还是碰上了，只见矮个子的妇女身体立即失去平衡，跌倒在地。满满的一桶大粪倒向了矮个子妇女的身上。殷婶也没能独善其身，身上也溅了不少粪水。“我的妈哟——”“我的天啦——”被粪水弄了一身的两个妇女尖叫。一起干活的其他妇女见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矮个子妇女和殷婶撇下农活，回家洗澡、换衣服去了。

事后，我们生产队的社员们总结道：两个人，抬东西，肩膀齐，脚步齐，心也齐，泰山移；肩不齐，脚难齐，心难齐，溅了屎，出了事，看稀奇！

这一结论不久就传到了我们大队某干部的耳朵里，他当着我们生产队社员的面，一个劲地夸：“你们将劳动经验总结得好啊！是快板，也是真理或哲理！”

有个社员听不懂，就询问这位大队干部：“什么叫真理、哲理啊？”

“真理就是真理，哲理就是哲理——这还不懂？就像扁担就是扁担！赶紧、赶紧，给我进大队办的扫盲班！”这位大队干部一边说着，一边忙不迭地拔腿就走。他怕自己就那么点文化，再解释会露馅。

见这位大队干部要走，殷婶忙扯着嗓门叫道：



“我们的生产队长瞎安排，你还问不问这事啊？”

“问个啥！他是你男人，你回去不给他饭吃不就得了吗？”这位大队干部说着，在众人起哄的笑声里，头也不回就走了。

三

儿时的我，还常见到一根竹扁担搁在一位货郎宽实的肩膀上的情景。

他的竹扁担的两头，各挂着两根成人小拇指粗的尼龙筐系；筐系一前一后分别坠着一只又宽又深且敞口的箩筐。后头的箩筐上搁有一块木板，上面摆放着针头线脑等日用品。前头的箩筐上也搁有一块木板，上面用一块洁净的白布盖着一个圆圆的东西。不用揭开白布，我们一群小伙伴也知道那里面是麦芽糖，是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一般想得到的零食。

货郎是个外乡人，五十多岁。担子落在他的肩头，晃悠悠的，显得轻松、自然——哪像个负

重的人？分明就是个挑花担卖唱的角。他一路走来，不紧不慢，左手有节奏地小幅摆动着；右手则搭在肩前的扁担上，不时地敲打着用细绳挂在右手边的木槌和铜锣。铜锣“哐啷哐啷”的，铿锵的余音，不停地向远方蔓延开去。

这铜锣声传到了我们村庄上妇女们的耳朵里，她们会笑吟吟的，一个又一个地走出家门，围着货郎已停放下的箩筐打起转来，看看这样挑挑那样，这样买一个那样买两个……麦芽糖是老少皆宜的食品，怎能不买？但只买一小块。讨价还价是少不了的。她们叽叽喳喳的，让你仿佛觉得置身市井般的热闹。

货郎对讨价还价一般不计较，可是当有的妇女得寸进尺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还价时，他也会急得瞪起他那双蛤蟆似的大眼睛，“当——当——”地猛敲两下铜锣，锣音激越，以示抗议。如果还价的妇女依然我行我素，货郎这时会生气似的，一言不发，闷头便把竹扁担“忽地”往肩头一搭，准备开溜。那意思明摆着：买不买随便！我可要走了！还价的妇女一看急了——咋能不买呢！还等着吃等着用等着玩呢！“买了买了！”还价的

妇女一边赔笑地说着，一边拦下货郎，唯恐货郎真走了。货郎原本就没打算真走，一见挽回了面子，仿佛找到了留下来的理由，当即便放下货郎担，脸上重新洒满了阳光，好似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铜锣声当然也逃不过我们一群孩童敏锐的耳朵。我们欢天喜地地跑来，首先围住了货郎的麦芽糖，和妇女们挤在了一起凑热闹。货郎这时会故意把覆盖在麦芽糖上的白布，由原来的撩起一角，改为撩起一大块，露出里面更多的黄黄的且散发着淡淡馨香的麦芽糖，以此来馋我们。我们哪禁得住这等诱惑啊，一个个像小馋猫似的，目不转睛地望着麦芽糖，不时地吞咽着口水。货郎看在眼里，笑在眼里，他会趁机怂恿起我们：“家里有什么没用的废铜烂铁，尽管拿来换！这芽糖又香又甜，我可是老不欺少不哄！”

“什么叫老不欺少不哄啊？”有一次，小伙伴大锁听后，扒大一只眼皮，故意阴阳怪气地问。

货郎假装伸出一只巴掌来要打大锁，念念有词：“这就叫老不欺少不哄！”他的巴掌像蒲扇似的，大得吓人，声音又大，我们一群小孩即刻被他吓得四散而逃。

我们的溃散，惹得一旁的妇女们哈哈大笑。

货郎并没有要真打我们的意思，因为他的脸上始终挂着和善的微笑——这一点是逃不过我们一双双机警的眼睛的。我们各自逃回了自己的家里后，便按照货郎的话，寻找起家里那些平时收藏在床肚、墙角等旮旯里的废品：胶鞋底啦、牙膏皮啦、废铁钉啦……我们把它们悉数地找出，或提、或抱……一路兴冲冲地小跑着，只为能够早些交到货郎的手中，换回货郎切给我们的或大或小的、黄月牙儿似的一块麦芽糖，便会心满意足。而换到手的麦芽糖，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舍不得立即吃掉的，而是装进兜里，一个人慢慢享用，或留着和家人分享。

除了喜欢货郎担上的麦芽糖，我们还喜欢货郎担上的小玩具，例如：玻璃球啦、弹弓啦……这类小玩具，同样会缠住我们的脚步，吸引我们去换取。

当货郎把我们交到他手上的废品，塞到他那前后箩筐的下面后，便会冲我们亲热地说一声“几天后还会再来的”，然后就挑着担子走了。我们一群小伙伴目送着他渐渐地消失在村庄的尽头，

心中对他的不舍，愈加的强烈；对他刚才的话，又充满了深深期待。

四

记忆中，一根竹扁担，还曾经担在一位五六十岁的妇女的肩上。她，是我们村的人，和我家相隔有三四里路。本村的人都习惯地称她为“孙奶”。

那几年，每天的早饭后，孙奶都会穿着那身灰淡而陈旧的衣服，迈着碎步，踏着阳光，或迎着风雨、大雾等恶劣的天气如约而至。她也像我那时常见的货郎一样，右手搭在豆腐担的竹扁担上，左手臂柳条一般的，随着她移动的脚步而前后有韵律地摆动着。她边走边吆喝着：“豆腐啊——豆腐啊……”有时，因风声雨声嘈杂，稀释了她的叫卖声，让人难以捕捉到她的声音，但她依然不停地吆喝着……

孙奶奶的豆腐白嫩细腻而不失老壮，乡邻们都喜欢买她的豆腐。所谓“老壮”，是我的老人们的口语，意思是“拿得上手，下锅不易碎”。

赶秤的时候，孙奶总是把秤杆翘得高高的。买的人不傻，两眼机灵着呢，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因此对孙奶奶的印象就不会差。

某人因为对她产生了好感，就会在她停下的间隙，和她多聊两句，问她：“家里养不养猪啊？”

她回：“养的，豆腐渣正好用来喂它们。”

某人又问她：“养的是肥猪吗？”

她又回：“是啊！”

某人继续道：“您千万别用扁担去量肥猪的长度啊。邻居王大婶就是因为听谁说用扁担量了猪身，猪就能长扁担那么长。结果王大婶拿着扁担去量自家躺着的肥猪时，肥猪可能以为王大婶要打它，猛地一蹬双腿，爬了起来，把王大婶的一只眼给蹬伤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孙奶奶睁大一双眼睛望着告诉她的人。她真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还会有人问孙奶奶：“您天天卖豆腐，累不累啊？”

她回：“不累，习惯了！”

还有人竟然异想天开，开玩笑地问孙奶：“您的扁担里是否钻有个小孔？藏有情书？想替人送给村里的某个青年人？”

“尽胡说！”孙奶怒着对方，挑起豆腐担又去寻找下一个买家去了。

而那些买了孙奶的豆腐、端着回去的人，碰到有人问起“是哪买的”时，她或他会很得意地如实相告：“孙奶卖的！”——孙奶的豆腐，俨然成了他们心目中一个值得骄傲、炫耀的品牌。

至于孙奶卖豆腐坚持了多少年，终止于何年何月何日，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次我外出求学假日回家，忽然感觉像缺失了点什么。什么呢？想来，当然是她的叫卖声，她做的豆腐，她走路的样子，乡邻们买豆腐时的热闹场景……

五

还记得以前的一段日子里，我们的村子里当时还没用上自来水，村里人到附近的排河边弄水的情景：不分男女，无论老少，用扁担能挑的挑、能抬的抬，挑不动的、抬不动的，少挑一点也得挑、少抬一点也得抬，只为把盛有排河水的木桶或铅桶弄回家，以满足家中正常的生活用水。

我们村庄上有几条排河纵横穿插而过。排河水清而淡，污染值可以忽略不计，完全可以作为平时的生活用水而放心地使用。由于排河经常排水，导致水质浑浊，需要放在家里沉淀上半天才能清澈。

好在后来有了洁净的洋井水，取代了排河水。洋井水，指的是从地下几十米处，或更深的地方抽上来的水。

不过，即便用上了洋井水，偶尔也会用到排河水——这样的情形不多见，一般只有当洋井的设备出了故障而压不上水来，而且那些急需生活用水的人家又别无选择时，才会退而求次，用起排河水。

那些日子里，我们家平日里挑水的活都是母亲独揽的。父亲腿有关节炎，母亲不敢让他负重。母亲还不让我和小妹去挑水，她担心我们正在长个子，压伤了再也长不高。

我常见到身材瘦小的母亲，用一根榆木扁担担着一副沉重的铅皮水桶，步履蹒跚地往家里走；扁担把她压得矬了半截，整个人显得更加矮小了；汗水时常顺着她清癯的脸颊，无声地挂落下来……可是，再累再苦，她依然总是一个人倔强地一趟又一趟，往家里一大一小两个水缸里挑着水，哪怕水缸里有一点点的亏空，她也要挑来水把它盈满。最后，还得担一挑水放在家里——母亲这么在乎备水，只因当年我们家里养着猪、羊、鸡、鸭等许多家禽与家畜，加上人，每天用水量较大的缘故。她总是担心家里的水不够用，多备一点水，她的心里就会多一点踏实。

有那么一次，我心疼母亲，偷偷地瞒着她去附近的洋井挑水，结果被她发现了，只见她急匆匆地向我走来，当她赶到我的身边时，只见她生气道：“叫你不要挑不要挑！压伤了，怎么长得高？”

我只好放下肩上的担子。她将扁担挑起，落在了自己孱弱的肩膀上。

扁担在她的肩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扁担上有美妙的音符在欢快地跳跃着。无数个这样的扁担的声响，汇聚成了我们那时村庄上独特而动听的音乐。

我的舞台

□ 岳小宏

如果把人生比作舞台，那么你们便是镁光灯下照耀的最明媚的身影。

我是坐在散灯后场光下的小人物，看着你们带给我最盛大的演出和最唯美的落幕。

让我笑，让我哭。

二

小的时候，扎着两根长长的羊角辫站在铺红毯的台子上唱歌，声音细又尖。我以为，那是我要的舞台。

后来，我们撸着袖子蹲在井盖上打王牌，一张又一张的圆片得意地在我指挥下起舞。我以为，那是我要的舞台。

中学，我举着烫金的奖状自豪地站在大家面前，听见此起彼伏的掌声。我以为，那是我要的舞台。

夜晚，璀璨的繁星斜铺青色的天宇，寂寥而盛大地照在天台，风掠过我的衣角，我看着身边轮廓温柔的脸、偷听着那清晰的心跳，我以为那是我要的舞台。一幕一幕闪现过去，定格成泛黄的胶片在熄灯后的黑暗里周而复始。

我还找我的舞台。

三

炉子里翻滚着烤土豆冒的热气，雪球扔进脖子里的冰凉、水杯握在怀里的温热、教鞭打在手心的疼痛、纸飞机斜划的弧线、粉笔头抛过的正弦值，还有那些酸涩的一路风光，我说，那是你们上演过最美的时光。

我们的热血、我们的倔强以及我们的青春，我的最佳损友们。

可后来你们重新出场，戴着面具礼貌地对我笑，演技是那么娴熟。

心头便空落，不知该怎么说。

四

偷瞄的厚脸皮的害羞，你是繁花盛开的良辰美景，把我荒凉的舞台变成欣欣向荣的应许之地。

我不敢把你放在最亮的地方，便只有隐匿在幕布后，心脏左边离第四根肋骨一寸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树。忘记你走的那时候是哪一天。只是那树的枯干还在那里，站在黑暗的一部分，再照不进光。

也不是没想过，画幅舞台剧。

只是最终没有勇气，只好把它留在记忆里。

五

一路从容，看我的舞台里那些路过的走走停停的人们。就算以后再不见，容颜温暖任时光改变。

可你们上演给我的胶片，我依旧保留，我的舞台。

你们在那里，爱也在那里。

作者简介

岳小宏，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协会员、甘肃省诗歌创作研究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华辞赋》《青海湖》《诗歌月刊》《辽河》《青春》等刊物。

梦萦凤凰城

□ 龙秀

我爱旅游，崇尚自由，喜欢脚一抬便是天南地北、笔一挥就是江湖春秋的洒脱。时间对我而言尤为珍贵，每次出行前都要掐指一算，按照轻重缓急行事。即便有再大的诱惑也不能随欲而为，把那不安分的小心事按在梦里，现实摆在眼前，只有扫净一地鸡毛，才有资本谈论诗和远方。

因沈从先生的经典名著《边城》，我喜欢上了湘西的景、凤凰的城、沱江的水、拉拉渡的船。今年，接到两个湖南大型活动的邀请函，原计划准备去一次，皆因诸事繁多未能成行，急得捶胸顿足，只能忍痛作罢。

身未动，梦在行，打开湘西的画屏，想以此来治愈那颗患跑的心病。凤凰绮丽的美景，瞬间在我眼中全血复活。嵌在山麓的飞阁垂檐，挂在瀑布边的古朴小镇，氤氲出雅逸的风韵。青山环抱，城郭巍峨，一份清丽，安静的悠然之美，如诗如画、如梦如歌，飞腾千年的高山流水，静止在这一刻。

沱江穿城而过，一碧千里，水流舒缓，平静如镜。年轻的小伙泛舟而来，悠远动人的情歌，似春风拂过，羞涩了沱江的水，层层涟漪在悄悄蔓延，触动了倒映在波田间的吊脚楼。那临窗而立的姑娘，停下手中的手工艺活，顺声远视，一抹绯红飞上两颊，绵绵的爱意一触即发，弥漫在沱江的上空。

似乎，在这仙境般的山水间，只会产生柔美的爱情故事。静美、净洁是凤凰城永恒的画面。殊不知，这里为“五溪苗蛮”之地，自古以来就要面对外来的诸多挑战，不仅要和地方的豺狼虎豹搏斗，还要不断抵御外敌的侵犯。是展翅的凤凰，扑灭了历代战火的硝烟，是沱江的绿波冲淡了千古恨仇，是清风明月抚平了历史的沧桑。

如果说，湘西是一部长篇历史史诗，那么凤凰城就是一首流传古今的名诗绝句。春秋战国时期，凤凰属楚国疆土。据考古发现，秦始皇统一天下，分天下为36郡，这里属黔中郡。汉高祖五

年，更黔中郡为武陵郡。刘备战败后，吴占其地，这里仍为武陵郡。西汉期间凤凰归辰阳县、西晋归镡成县、东晋归舞阳县，但一直属武陵郡管辖。几经变革后，又从舞阳县、辰溪县、麻阳县、渭阳县、招谕县、镇竿、演变为现在的凤凰县。凤凰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因背依的山峰，酷似一只展翅而飞的凤凰而得名。这里地处三省交界处，有“一脚三省”的说法。这一代代演变之多，历经多少历史沧桑，已不言而喻。

凤凰城属湘西的历史文化中心，是湘西一颗闪亮的明珠，充满了神奇的神秘色彩。她精巧玲珑，享有盛誉，吸引世界很多摄影家、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地质学家，以及游客来到这里。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向全世界说：湖南凤凰是中国最美的地方。凤凰可以和山西的平遥、云南的丽江相媲美，享有“北平遥，南凤凰”的美誉。

湘西自古就是一个苗蛮夹杂“巫傩文化”盛行的“神秘王国”。被战火萦绕的历史，锻造了湘西人坚韧刚毅的秉性。他们崇尚自然、敬畏神灵、崇敬天地，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祭祀的习俗，祭奠祖先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唯一的主旋律。每逢过年、舍巴、三月三、四月八、赶秋、七月七、十月十、跳香、跳马等节日，人们都会穿上盛装参加大型祭祀活动。他们欢天喜地，载歌载舞，呈现出原始古朴的生活画面。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凤凰这座古城里，造就了许许多多传奇性的人物。文坛大师沈从文，第一任民国民选总理、慈善大家熊希龄，《艽野尘梦》中的“湘西王”陈渠珍，亦侠亦寇的“青帕苗王”龙云飞，著名画家黄永玉，鸦片战争时期的抗英名将郑国鸿等等。

故乡，是每个作家永远撇不开的主题，无论身居何处，乡愁都会在心中缠绕。即便离开百年，只要生命还在，就会笔随心动，把故乡烙在文字里，死后也要魂归故里。

一座古城成就了一部文学经典，沈从文先生笔下许多作品，都是以凤凰为历史背景。他的经典著作《边城》被译成36种语言推向世界，作品以诗意兼小品文的笔触，展现故乡小镇的宁静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他满怀忧思，对人性的思

考，对美好的向往、对丑恶的反抗，对神秘的探索，跨越了语言和时代，唤起世界无数读者广泛的共鸣，把充满奇风异俗的凤凰，推到世界人民的眼前。

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县中营街的一座古雕四合院中。这里由他祖父沈宏富（曾任清朝贵州提督）兴建于同治五年（1866），占地600平方米，分为前后两栋，共有10间房屋，他在此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里面现陈列着他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的重要人文景观之一，也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想去看看凤凰古城，看看沈从文先生的故居，看看古老的吊脚楼，看看威武的虹桥，看看重建的白塔，看看青石板老街上，背着背篓来来去去的苗家人，看看沱江上循环往复的拉拉渡。我还想穿着蜡染的苗服，佩戴苗家的凤冠银饰，唱着苗歌，跳着苗舞，做一回美丽的苗家女。我更想去看看翠翠今何在，是否已等到了她的心上人傩送，过上了幸福生活，现已子孙满堂？

历代更迭，经历几百年战火洗礼的凤凰古城，非但没有缺损，反而愈加的奇美。她悠然如古装仕女，长裙飘逸，长发齐腰，手捧厚重的史书，面带微醉的笑靥，背山而站、临河而立，伴青山常在、随绿水长流。

作者简介

陈福荣，笔名龙秀，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文学百花苑》杂志副主编、西部散文学会秘书长，连云港诗歌学会、散文学会副秘书长。

参观岑参纪念馆有感

□ 陈可

近日，我们公安县作家协会参观了沙市区岑河“岑参纪念馆”。

唐代诗人岑参与高适并称“高岑”。文学创作方面，岑参工诗，长于七言歌行，对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及异域的文化风俗有亲切的感受，边塞诗尤多佳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逢入京使》等。

本次的参观，让我对岑参的了解更进了一层。岑参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早年从兄就读，遍览史籍，怀着建功立业的志向抱负，两度赴边，从军西域多年，后任嘉州刺史。他的诗词想象丰富、意境新奇、气势磅礴，富有盛唐之风的浪漫主义特色。其擅长以七言歌行体描写边塞风光和征战生活，充盈着忠勇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难的乐观精神。作为盛唐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他不仅诗作数量多，且诗风独树一帜，为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作出了贡献。

我们参观的这一行人，大多数是写诗歌的。或者说：他或她曾经创作过诗歌。诗歌是心灵的艺术。岑参的诗，在描写边塞征战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充分体现了自己的心灵感悟和语言风格。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一诗，开篇是“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的战地境况，以“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描绘恶劣环境，以“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暗示外敌嚣张，反衬“汉家大将西出师”的凛凛声威。接着以“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的寒夜行军，以“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的艰险征途，烘托英勇无畏的威猛阵势。最后以“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的收尾，相信大军所向必令敌闻风丧胆。全篇语言彰显力量，犹如在征战沙场擂起战鼓，读来让人热血沸腾。我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军中将士们读了《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已经在边

疆鏖战的士兵们更加英勇无畏，而听闻战事吃紧的百姓们，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军营，主动要求参军。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我自学生时代就非常喜欢的一首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诗人笔下，寒风凛冽的塞外飞雪仿若梨花满枝的奇景，这是怎样的奇思妙想才能创设出的意境！随后，诗人笔锋一转，“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寒气逼人而来。“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的送别情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的惜别之意，铺展开一幅环境苦寒而人情温暖的边塞景观。这首诗，尽显造意新奇、豪放绮丽的诗风，堪称盛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

米兰·昆德拉曾说：“人的伟大在于他扛起命运，就像用肩膀顶住天穹的巨神阿特拉斯一样。”岑参用作品说话，为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作出了贡献。

站在岑参的塑像前，我感慨万千：时间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值得的灵魂。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是那么微不足道。可是，当你翻开经典阅读的时候，你总是会感到灵魂的碰撞。有价值的东西总是能穿越时空。

在岑参纪念馆，我不仅找了湖北荆州的文学之根，感受到文学的滋养，更学习了他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在今天，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惧任何困难与曲折，在文学殿堂绘就更美丽的蓝图。

作者简介

陈可，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美国《诗天空》、菲律宾《世界日报》，《长江丛刊》《湖北教育》《中华文学》《山东教育报》等。

方边的蚕豆（外一篇）

□ 徐志俊

第一次在方边吃蚕豆是二十多年的事了。

那一年我在涑渎中学上初二，有一戴姓舍友是方边人，在一个春夏之交周末的黄昏，在他的盛情之邀下，我们从学校出发了。

出了校门没多久，天色开始擦黑，雾霭升起。我随着他来到了灌溉水渠旁的乡间小路上。他指着渠尽头散落着流萤般灯火的村庄说，那就是方边。

踏着高低不平的泥巴路，总让人感觉随时有种被崴脚的危险。不知名的小虫不友好地从我们的面前掠过，路旁坟堆的树丛中，不时有受了惊吓的鸟儿扑棱着翅膀的拍打声。一种惊悚、恐惧的感觉从我的心底油然而生。小时候大人们吓唬小孩鬼故事的场景，放电影似的在我的脑海闪过。我浑身的汗毛顿时竖了起来，心脏“咚咚”地不安分乱跳，握紧的拳心早已被汗水沁湿。

一阵“汪汪”的狗吠声，把我从恐惧中惊醒。

绕过一个椭圆形的池塘，一座旁边搭着猪圈的两间青砖瓦房呈现在了我的眼前。昏黄的电灯光透过低矮的窗户溢了出来，在薄霭中显得有些朦胧。同学的爸爸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屋。两间陈旧的矮瓦房，东边是卧室，西边则是综合性的屋子。屋子虽不大，却被各种什物摆放得满满当当：锄头、钉耙、铁锹……各式农具有规则地摆放在屋子的西南角。屋子的中央是一张八仙桌，翘曲的桌面上裂了几道筷子粗细的裂缝，透过缝隙我甚至可以看到灰白色黄土的地面。东南角挨个摆放着十几袋装着带壳蚕豆的蛇皮袋。蛇皮袋袋口敞开着，青翠的蚕豆壳在白色蛇皮袋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显眼。屋子的正北方有一被熏得黧黑的三眼土灶，同学的妈妈正在土灶上忙活着晚饭，她不时地向我投来友善的笑容。

“这蚕豆又名罗汉豆，性甘、微辛、平、无毒，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它生命力极强，什么田埂、坡头、

犄角旮旯，只要播下一粒种子，来年就能长出累累的硕果。”在昏黄的电灯光下，同学口若悬河的样子好似蚕豆的代言人。正当我暗暗为他如此博学的样子点赞时，他爸爸端着一大盆氤氲着香气的蚕豆放到了桌子上。

“乡下人，晚上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这蚕豆，刚采的……”他爸爸黝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的微笑。我看着冒着热气的蚕豆，口水顿时在我的口间快速地分泌起来。它们层层叠叠，相互交错，有的已经撑破了嫩壳露出粉白色的肉来。经过一路的劳顿，我早已饥肠辘辘，筷子如雨点般朝蚕豆夹了过去。一粒、两粒、三粒……我的嘴里已被塞满，那种鲜嫩、粉甜的味道顿时在我的舌尖萦绕，一阵乱嚼，便连壳带肉吞了下去。“嫩蚕豆壳也鲜得很……”同学嚼着满嘴的蚕豆对我说。

一盆蚕豆就这样被消灭殆尽，那是我迄今为止感觉最好的一顿蚕豆宴。

我从涑渎中学毕业后，到县城上了高中，而我的这位戴姓同学则去参了军，一别就是二十多年。这二十几年来，由于忙于生活，从未去过方边村，但那夜蚕豆的味道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寻到了这位戴姓同学的微信。久别重逢后的畅聊，让我们感叹光阴的流逝与世事的无常。后来我们又聊到了那夜的蚕豆宴，他兴意盎然地说：“我想邀请你去我家再吃一次蚕豆。”他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

在初夏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我开着车，跟着导航来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方边村。同学的车早早就地就在村口等候，看到我的车过来，急忙调转了车头，在前方给我做着引导。一条宽敞的两旁栽着各式花卉的水泥路，犹如一条玉带笔直地向村庄的腹地伸展而去。在车轮“嗤嗤”地行进中，两旁的绿化相互润染并连成一片，犹如两条绿色的长龙。随着同学转向灯靠边的指示，我们的车子停在了一座琉璃瓦覆盖的精致小洋楼的门前。

雪白的墙、反光的瓦、四开的不锈钢大门、古铜色的铝合金窗户。还有旁边不远处那装点着曲廊亭台的椭圆形小池塘，我俨然有种身处别墅的感觉。

“稀客，稀客，我昨听孩子说你要来，特高兴，

那年委屈你了，第一次到我家来就吃了蚕豆一个菜……”同学的爸爸笑着迎了出来，他满头银发，朴实的脸泛着健康的黑红色。他拉着我的手进了客厅，客厅中央是一张精美的枣红色八仙桌，中堂壁画是一幅牡丹，上联：春到方边处处喜，下联：喜临农家院院春，横批：盛世长春。洁白的乳胶漆墙面和镜面般的陶瓷地砖反射着羊皮灯柔和的光芒，整个客厅格外亮堂。

“来，喝茶，这是我们自家种的玫瑰晒干了制成的茶。听他们说，这玫瑰茶啊，可以美容养颜、温胃健脾……好处多着呢！”老伯响亮的笑声盈满了整个客厅。“以前啊，我们村是出了名的贫困村，穷、乱、差就是我们村的代名词，自从2000年田书记来了后，带领干群养螃蟹、养鱼虾、种花、种树、还弄生什么园的……”“爸爸，是生态园。”同学笑着插了一句。“哦——生态园，生态园。后来啊，我们的生活，就像田里的芝麻开花——节节高啊！”老伯咂了口茶，接着说：“现在啊，村里的百姓每户人家一年都有好几万的余款哦！这日子啊，真正地奔上了小康啰！平时啊，活动的地方跟你们城里一样，什么篮球场、跳舞场、休闲健身广场……多着呢！”老伯兴奋得像个孩子，八十岁的人了，精神气十足。“年轻时，只听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啊，何止是这些？我活了八十岁了，做梦都没想到会过到今天的这日子哦……”老伯越说越高兴，话匣子打开，一发不可收拾。

“吃饭了，老爸。”同学从厨房端出菜来，笑盈盈地说。

蚕豆、鱼、虾、蟹、黄鳝……铺满了整个桌子。“今天吃的都是我们自家塘间地头的无污染绿色产品。”同学笑道。

看到大盆的蚕豆，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晚上，那筷子如雨点的场景又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那鲜美的味道开始刺激着我的神经，口水瞬间在我的舌尖萦绕。饭毕，一盆蚕豆只动了一个角。老伯笑道：“不知咋的，近些年的蚕豆，没以前的鲜了。你看，这菜现在不受欢迎啰！”

看着这“不受欢迎的蚕豆”，我感慨万千：蚕豆的味道其实并没有变，是老伯心里的甜早已掩盖掉了蚕豆的鲜。

归来时已是黄昏，站在自家高层的阳台上，方边村尽收眼底。西天洁白的云朵在夕阳的辉映

下变成了一片嫣红，并随着微风变换着各种姿势。这一动与东边的长荡湖、西边的方山，还有静谧宁静方边村的一静，构成了一幅唯美的画卷。我不由得想起刘禹锡的那句“一脉方山，一水方边”来……

野菜飘香

每年的清明前后，我们家都会做顿野菜宴，从小到大，从未间断……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那个物质条件还不是很富有的年代，野菜成了改善我们伙食的佳肴。

清明前后，和煦的春风、适宜的温度，使得田埂上各类野菜焕发出盎然的生机。

和妈妈一起挖野菜是少年时代最快乐的事儿。妈妈挎着竹篮、拿着锯齿镰刀，我尾随在后面。我们在田埂上弓着腰，就像寻宝一样找寻着野菜的踪迹。在江南一带的农村，荠菜是最常见的野菜。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冬天的荠菜蜷着身子，叶子暗红，紧贴着地面，就像“冬眠”一样蛰伏着。春雷鸣，细雨绵。荠菜是最早呼吸到春天气息的野菜。几天时间，层层鲜绿的嫩叶便遮住了暗红的老叶，长得快的竟然抽了苔，开出碎米样的小花，一簇簇的分外可人。俯下身子，仔细地观察它们，荠菜叶像带有锯齿的羽毛状，有浅绿色的、深绿色的，还有灰紫色，它们无拘无束，粗犷地生长着。

马兰和荠菜一样，也是田间地头比较常见的野菜。马兰是菊科植物，有清热解毒、消食积、利小便、散瘀止血之功效。马兰喜湿，垄沟边、池塘旁，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绿叶紫梗，泛着水色，飘散着淡淡的药香。

相比荠菜与马兰，野蒜虽不可直接做菜，但以它为辅料做出来的小蒜饼，却会让你口齿留香。野蒜最可人，一丛丛葱绿的叶子，细细长长、丝丝缕缕，似“兰叶春葳蕤”。锯齿镰刀挖下去，提起来抖抖，小蒜头像放大的逗号，葱绿粉紫纯白养眼。

不到半天光景，荠菜、马兰、小蒜便填满了偌大的竹篮。

回家后，妈妈把它们倒在地上，精心挑拣。然后再分门别类，把荠菜焯水、切碎，做成了素馅馄饨，马兰焯水加酱油做成了凉拌菜，小蒜则加糯米粉做成了小蒜饼。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春天的野菜宴对于我们姐弟，可谓是一顿难得的犒赏。

在摇曳的煤油灯下，妈妈看着我和姐姐狼吞虎咽的样子，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每当这时，妈妈就会给我们姐弟讲述她小时候吃野菜的故事：妈妈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姊妹众多，每到春季吃野菜的时节，正是闹春荒的时候——麦子未成熟，家中余粮早尽。田野里的野菜早已被挖得一干二净，能吃的都吃了，有的老百姓甚至吃起了树皮和观音土。外公心疼小孩，利用晚上的空闲，步行几个小时，到离家几十里外的山里去挖野菜。外公黄昏出发，回来时公鸡早已打鸣。有顿野菜汤打牙祭，对于妈妈的兄弟姐妹来说已是莫大的幸福了。

就这样年复一年，春天吃野菜的传统，在我们家沿袭了下来。

现在正是野菜上市的季节。昨天老婆从菜场买了荠菜、马兰、野芹菜、小蒜、蕨菜、竹笋、香椿头……准备给刚工作的女儿做顿丰盛的野菜宴。

老婆把荠菜焯水，剁碎、加入虾仁，做成了馄饨馅；香干、松仁加腊肉丁凉拌了马兰；竹笋与蕨菜焯水加耗油炒了牛肉丝；香椿头涨了鸡蛋；小蒜加面与糯米粉，油炸后做成了金黄色的小蒜饼……

不一会儿，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野菜宴便已摆好。

年年有野菜，岁岁都不同。在野菜的味道中，我们懂得了珍惜与感恩。

作者简介

徐志俊，常州市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洮湖》《翠苑》《文学少年》《奔流》《青海湖》《鸭绿江》《散文百家》《参花》《苏州日报》《常州日报》《镇江日报》等，散文《南门坛上》入选北京丰台区高二期中试卷。

大美周庄

□ 朱广英

编者语：2018年，作者在如皋市江安镇周庄村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写下报告文学《大美周庄》，完成了江苏省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本文也入选南通市文联2018年度重点扶持文学作品。作为一部扎实细致的田野调查作品，其原生态的记录和对新农村建设的思考，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借鉴意义。

引言

周庄一定是个好地名儿。要不怎么在江苏，就有那么多的地方叫“周庄”呢？

我今天要夸的这个“周庄”，既不是昆山旅

游胜地的周庄、不是苏北兴化的周庄、也不是江阴工业重镇的周庄，而是名不见经传，偏安于“金如皋”“银泰兴”之间的周庄。

这个曾经与“如皋第一个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五一农民暴动”“红十四军”这些红色符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小小农庄，现如今可了不得了！在它的头上顶着金光闪闪的四大招牌——“全国文明村”“江苏最美乡村”“江苏最美水乡”“江苏生态乡村”。这可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出来的。

国家重要的媒体多次采访周庄：

《今日头条》周庄社区水环境综合整治的举措，进一步改善了人居环境，实现了人与环境协调发展，让周庄社区走上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发展道路。

《中国生态文明》村民们自发形成的村规民约，

印在了村居的墙上，还内化在百姓的心中，逐渐变为村民的习惯，成为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永续基因。

业内专家评价：

农业农村部财务司姜业奎先生这样评价：周庄的成绩，是过去几十年农村发展的缩影；周庄的问题，是当今大多数村庄的发展之坎；而周庄的未来，则孕育着我国新农村发展的希望。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建设部城镇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宋洪远先生是这样评价的：周庄社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从抓农业转型升级，到整治农村环境，再到农村通达工程建设，掀起了一场气势磅礴的新农村建设的大浪潮，使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庄社区一班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营造了美丽幸福的新家园，赢得了富民惠民安民的好口碑，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美丽乡村、幸福家园的周庄范本。

省住建厅韩秀金处长评价说：周庄的美是朴实无华的，这种“种养循环交替、生态红利共享”是非常接地气的，而且很有推广意义。只有如此，周庄的水才能“永长流”，周庄的百姓才能“深呼吸”。

大美的周庄，已成为闪烁于如皋西南大地的一颗耀眼明珠。

6000多年前，在远古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沉没的属于江南古陆的一块陆地，重新在长江北岸缓慢露头，江海滩涂连接着一望无际、杳无人烟的沼泽和灰沙地。约1000年后，始有东夷人南渡淮河到此聚居，刀耕火种，繁衍生息……

夏商时，聚居在江海之滨无名泽地上的淮夷部族人丁渐旺，建立氏族方国——发（位于今如皋市区东郊）。此后千百年中，众多诸侯国之间争霸不休，领地频频易主。春秋时期，此无名泽地先后归属于吴国、越国。

战国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的《左传》中，记载春秋时贾大夫在无名泽地射雉的故事：“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无名泽地由此得名“如皋”，并获“雉水”“雉皋”别名。

如皋，地处长江三角洲北翼，南濒长江，东临黄海。

远古时的地壳运动和江海造势，使如皋属地在汪洋大海中几经沉浮，江海之精灵最终孕育出这方气候温和、雨水充沛、物产丰富的风水宝地。

几千年间，如皋人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用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出灿烂多彩的历史文明，建成繁荣富裕、生机盎然的小康乐园。

第一章 红色周庄

锦绣中华，960多平方公里，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雄踞世界东方，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不屈抗争、追求复兴的探索史。百多年的腥风血雨，数不尽的英雄豪杰浴血奋战，为改变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用自己可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催人泪下的乐章。历史充分证明，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民富国强、幸福安康的百年梦想。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志士为民族解放，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几十载，1949年10月1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此，我巍巍中华像巨人一样屹立于世界东方；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不忘初心，引领着祖国和人民在通往幸福和富强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继续向前，向前……

周庄就是这样一片洒满烈士鲜血的红色土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经浸透着革命先烈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诚。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用满腔热血和生命赢得了人民政权的建立，换得了富强、民主、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让我们把时光的镜头聚焦到20世纪20年代，看看昨天的雉水大地，特别是江安镇贲家巷村（如今的周庄社区的组成部分）究竟发生了什么？

20世纪20年代，江安地区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有当地民谣

为证：

农民头上三把刀，
租子重，利息高，
苛捐杂税多如毛。
枝枝麦穗千千万，
丢了镰刀去讨饭，
庄稼人，真难熬，
地净场光破衣裳。

民谣中所说的租子在当时就有坐租、行租、预租、烂租、分租等多种形式。坐租，地主每亩向租地农民收取 10 至 15 个大洋，相当于当时田价的 1/4，农民不缴坐租就租不到土地。行租，分钱租和粮租两种。钱租，每年每亩 5 至 10 个大洋，占亩产总收入的 60%~70%。粮租，夏熟每亩缴小麦 4 斗，秋熟每亩缴黄豆 6 斗（每斗 10 公斤）。农民辛辛苦苦一年，缴租后所剩无几。预租，就是地主要农民预缴 1 年的地租。烂租，就是定期租种，到期地主就摘田，所缴租金全部烂掉。分租，就是主佃分成，一般规定为主 4 佃 6。地主巧立名目剥削农民，手段极其毒辣。其次还有高利贷剥削、雇工剥削等。农民除深受地主剥削，还要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的严重盘剥。有固定田赋、保卫团捐、壮丁费、招待费、慰劳费、枪械捐、子弹捐、乡丁费等等，不少佃农被逼得倾家荡产，只能卖儿卖女去交阎王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江安人民早在 1926 年就揭竿而起，与旧军阀、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踏上以武装斗争谋求自身解放的正确道路。

1. 火种与《平民声》

1922 年 5 月，如皋学子吴亚鲁与同校广东籍的挚友侯曜等 24 名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梅庵召开了南京地区首次团员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方委员会”。吴亚鲁被推选为青年团南京地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决定组织公开的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会后，他们一帮仁人志士又去玄武湖举行马克思

诞辰纪念会。在吴亚鲁的大力推动下，5 月 21 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随后吴亚鲁加入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从他在党旗下宣誓那一刻起，他就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他想起那天自己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情景：他端正地坐在桌子边，用蝇头小楷写道：“参加党要严守秘密，上瞒父母，下瞒妻子儿女。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宁牺牲一人，不牺牲众人。”

从那时，仪态儒雅、智力超群的如皋优秀青年吴亚鲁就做好了随时为党献身的准备。亚鲁在忙忙碌碌中迎来学校暑假的悄然而至，前几日他刚与“学友会”的同仁谈起家乡如皋的情况，友人向他建议：“渊之兄（亚鲁的乳名），你这次暑假应该回家乡，毕竟如皋也是江北重镇，你不如回去创办刊物，半月刊亦可。利用这块阵地宣传进步思想和潮流……”

亚鲁一听微笑地答道：“我正有此意，我准备下午就动身，这边的事情就辛苦你们几位同仁多担当些。”

“我等仁不让，放心回去吧，渊之。”

亚鲁在归途中到扬州和泰州小住了几日，扬州、泰州的同仁们热情款待了他，他们也十分赞同亚鲁利用假期回乡办刊的主张。他自从开始想办进步刊物这件事，各种各样的刊物名就在脑海中纷至沓来，连做梦时都在想，什么《大众》《工农》《雉水青年》等刊名从脑海中冒出来，不过这些刊名并不是他想要的。那天下午泰州的同窗与他一同上街遛达，亚鲁发现有几个拉黄包车的工人在路边吆喝着，亚鲁知道这几个生活底层的车夫只是试图多做几趟生意，这么一个画面，让亚鲁突然捕捉到心底的那个声音《平民声》，对，就叫《平民声》。理想的刊名有了以后，他显得有点儿迫不及待，恨不得立即赶回如皋把事情做起来，泰州同窗再三挽留他在泰州多住几日，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亚鲁告别泰州同窗回到如皋，先回家乡看望双亲，向他们诉说自己在外思念父母的心情。一生治学严谨的前清举人、亚鲁的父亲吴璜从细微处看到了他最疼爱的儿子亚鲁变了，短短几个月变得他有些不认识了，究竟儿子哪儿变了他似乎又说不上来。他对亚鲁从小要求很严，才四五岁时，他就让这个天庭饱满、眉清目秀的孩子读《千家诗》，

吟诵唐诗宋词，还将自己所作的很多咏梅诗让他背诵。亚鲁是个灵气乖巧的孩子，每次他都能如父亲所愿，总能提前完成父亲要求他背诵的篇目。亚鲁小时候还非常孝敬父母，每次看见父母去院中的井里打水，他都会主动跑过去帮忙，用一双稚嫩的小手拉着水桶的绳子，还对井下的水桶说：“水桶水桶汝快上行，莫要累坏我双亲。”每逢这时，亚鲁的父母都会高兴得笑起来。

亚鲁这次回家与父亲进行了一次长谈。亚鲁先去为父亲沏了一杯天水茶，自己只倒了一杯白开水，父亲问：“你怎么自己不泡杯茶？”

亚鲁说：“父亲，儿子这次只带了一小纸包茶叶，留着父亲多泡几开，我在外面有得喝。现在金陵什么都在涨价，茶叶行也是如此。这包上乘的龙井茶还是清明前一位家住杭州的同窗带给我的，我一直藏好没有舍得招待人，准备放暑假回来让父亲用天水泡着喝，在金陵我们都喝的井水，泡这种茶太可惜茶叶了。父亲，您觉得这款龙井口感如何？”

吴璜将茶杯轻轻举起来闻了闻，一脸喜悦地说：“好茶，上等的明前茶！”

亚鲁面带愧色说道：“将来等儿子有能力了，定要多买些上乘好茶回家孝敬父亲……”

父亲对亚鲁说：“吾儿还有一年半载就可以从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毕业了，将来能在如城镇二代师范谋个职，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在一起品茶论诗共享天伦了啊。”

对父亲提出的这个话题亚鲁未立即回答，稍稍过了片刻他对吴璜说：“父亲，您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您让我背诵的一首咏梅诗吗？”随后，亚鲁吟诵道：

大石压梅花，梅枝愈向上。
愈压花愈奋，到处香无恙。

吴璜先生怎能忘记这首诗呢？那是 1898 年 12 月 18 日，一个隆冬的早晨，外面下着鹅毛大雪，院中的梅花开了，一只活泼的喜鹊立在带雪的梅枝上，叽叽喳喳叫着，他的夫人正在里屋痛苦地呻吟，接生婆对她说：“夫人，用力，再用力，快了，快了，伢儿的头露顶了……”

“哇——哇——”小亚鲁终于在母亲痛苦的呻

吟中出生了，孩子的哭声好响亮，划破天宇。接生婆用事先准备好的干净白布擦干净孩子身上的血迹，把他用一条小棉被裹好，放到夫人身边轻声对她说：“夫人，您先歇会儿，我去向吴先生报个喜。”孩子母亲向她微笑着点点头。

接生婆喜滋滋地迈着三寸金莲向堂屋走去，一见到吴先生她大声地报喜道：“恭喜先生，贺喜先生，你家添丁了，母子平安。”

吴璜一听眉心舒展开来，他将事先准备好的两块大洋递到她手中说：“张家嫂子辛苦你了！”接生婆拿着大洋开心地走出堂屋。

难怪吴璜老夫子高兴，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子是吴璜夫妇的第一个儿子，加上早上院子中又有喜鹊登梅的瑞相发生，他心中洋溢着无比的喜悦，便来到院中吟起诗来，就是上面亚鲁吟诵的这一首。

这会儿亚鲁提起这首诗，吴璜的眼中竟闪烁起泪花来。亚鲁并不知道这首诗的真正由来，他发现了父亲此刻情绪上的波动，暗自思忖自己所说的话是否惹父亲生气了，他小心地试探问道：“父亲您这是怎么啦？”

吴璜克制住自己失控的情绪又爽朗地笑起来：“吾儿莫担心，为父只是想起你小时候的趣事罢了。”

亚鲁那天与父亲谈了很多，他甚至还说起李清照的名句，当他吟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一句时，他慈祥的母亲恰巧到了门外，她赶忙走过来捂住亚鲁的嘴说：“渊之，莫要说不吉利的话，什么死呀死的，莫说啊……”

以往亚鲁放假回到家中总要为父母分担不少家务，这次他只在家中住了两宿，就回如城了。他得利用暑假把创办《平民声》杂志的事落实，他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他在父母依依不舍的目光中匆匆离开了家，大踏步地向城里走去。

走着走着，他发现身后有动静，转身向后望去，并没有发现异常，他又继续向前走，身后又有了动静，他假装继续向前然后猛一回头，跟着的人无法躲藏了，原来是半大小子亚鲁的弟弟——亚苏，亚苏一直跟着哥哥。

亚鲁停下来抚摸着比自己小九岁的弟弟浓密的一头黑发说：“印儿，听娘说你去舅舅家了，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莫要跟着我，赶快回家去，莫

让父母担心，听话！”

亚鲁弟弟叫吴亚苏，这小子从小就是个鬼灵精，与哥哥一样成绩优异且写得一手好字，兄弟俩感情甚笃，小时候他总像个小尾巴跟着哥哥，亚鲁从小就疼爱自己的这个小弟，亚鲁回来后问起弟弟才知道他不在家中，本想在家里等一等亚苏，可这次亚鲁回来确实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想了一想还是觉得不带顽皮的弟弟，亚苏一见到哥哥就问这问那的：“大哥，我刚回家才知道你回来了，大哥你咋不等亚苏？”

亚鲁和蔼地对弟弟说：“大哥有急事要办，下次回家时再陪你下棋怎样？”

亚苏执着地说：“我要成为哥哥一样的人，带我去吧，我哪怕帮您抄抄文章也行！”

亚鲁知道从小倔强的弟弟，只要他认定的事就要干到底，无奈中只好陪弟弟回家与父母打了声招呼，兄弟俩一起往如皋县城方向走去。

吴璜夫妇在家门口目送两个儿子矫健的背影，吴璜先生不由叹了口气，亚鲁、亚苏的母亲关切地问道：“相公，你叹什么气？这哥儿俩从小儿就喜欢黏在一起，又不是头回离家呢。”

吴璜对贤淑温柔的妻子说：“两只雏鹰长大了，看来我们的屋檐容不下他们了，你有没有发现亚鲁这趟回来与以往大不相同？他口中冒出的新词是我们能完全弄明白的？不过我坚信吾儿走的是一条正确大道，吾儿打小儿就正气又争气，我们这两个伢儿将来定能替祖先争光！”妻子由衷地点了点头，发现俩孩子已走远了看不见他们的背影了，夫妇二人才转身向屋里走去。

亚鲁和亚苏兄弟俩到城后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了，亚鲁在一盏菜油灯下起草了一份办刊宣言书，他在宣言书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草拟一张，亚苏就认认真真地誊写一张，兄弟俩的字都有着很深的童子功，亚苏的字写得更有劲一些，他一丝不苟帮哥哥做着文抄公，抄完后他自己先默念一遍再抄另一张。

宣言书发出后，很快得到如皋旅沪、旅宁、旅通的知识青年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赶回如城与吴亚鲁见面，踊跃要求加入平民社。

眼看时机差不多了，吴亚鲁决定在城里召开成立大会，1922年8月26日，吴亚鲁和同仁们在如城镇二师附小召开筹备会。27日上午通过

平民社章程，下午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人员达50人左右。

同年11月2日，发行创刊号《平民声》，吴亚鲁任主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小学教师团结论》，强调广大的知识分子要团结起来，“必须有团结的力量——一个阶级团结起来的实力”才能解决面临的困难问题，他的这个观点深入人心，在社员中影响极大。

与此同时，亚鲁又积极地联合东乡潮桥附近的进步青年，组成“潮桥青年学友会”，刊行《潮桥青年》揭露土豪劣绅的罪行，传播革命思想。

弟弟吴亚苏，表弟丛允中，同乡苏德馨、叶胥朝、陆植三（陆景槐）等一批进步青年就是在吴亚鲁的积极引导下投身到革命洪流中的。吴亚鲁——南通大地上的第一位中共党员，他是20世纪20年代在千年古镇如皋这片沉睡的土地上播下革命火种的第一人！

吴亚鲁、吴亚苏两位如皋人民的好儿子，后来都为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2. 第一个党支部和农运

1924年，如皋师范学生陆景槐（陆植三）、苏德馨等进步青年在《平民声》的启发下组织了“劲社”，在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学习社会主义科学等进步思想的宣传活动。

1925年1月7日，如皋“劲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赞成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宣言：“……兹将本社国民会议主张条例如下：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互尊主权条约，收回海关领事裁判权，租给租税司法独立等独立国家应有权利，外人在中国所有机关一律服从我国所订之律章。变更外债性质，从不能限制中国政治为度。废除一切类似督军名义，实行裁兵，代以人民自卫。裁厘实行保护工农商关税制，废除治安警察法。确立人民言论，集社绝对自由权。确定教育基金，庚款悉充教育用费，尤须注重义务教育。制定限制资本过剩，保护并奖励劳工劳农小学教员学者男女，今后绝对享有平等待遇，不容歧视。”

“劲社”成立后，就有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它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创社人陆植三与挚友苏德馨相商，他想去上海学习，“劲社”

的事情暂请苏德馨负责，苏德馨爽快地答应了陆植三。

1925年夏，为了追求真理，身着青色长衫的陆植三（陆景槐），一脸坚毅地奔赴在去上海的途中。当他登上巨大的江轮时，激动的心情与滔滔江水一样不能平静，此次去上海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意义太重大了，他甚至连父母都没有讲，他将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举办的暑期讲演会。

此时正值国共合作之际，当时的上海还是有些民主氛围的。那时常去上海讲演会讲课的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恽代英、肖楚女、郭沫若、戴季陶都在那里讲过课。陆植三希望通过参加这次讲演会，能认识组织这次讲演会的负责人侯绍裘，并通过他介绍能早日加入共产党组织。

他在如皋时就曾听亚鲁兄提起松江才子侯绍裘，侯先生不仅是一位革命者，而且多才多艺，绘画、篆刻、箫笛样样出色。由侯绍裘、钱江春、赵祖康等八位青年才俊创办的《问题周刊》，享誉大江南北。陆植三也曾在亚鲁兄那儿见到过一本，特别是杂志封面上印了一个大“？”，松江民众亲切地称其为“耳朵报”。正是这份“耳朵报”，让广大民众听到了宣传科学民主、反对封建思想、传播新文化、探求革命真理、了解社会新思潮的声音。

陆植三在学习期间非常认真，他总是第一个到会场自觉地打扫卫生，把黑板擦干净，为讲课的先生准备好喝水的杯子，下课后又主动扫地，把位子排好。他默默做着这些看起来琐碎的小事，却给侯绍裘等人留下极好的印象。

后来在上海学习期间，陆植三经南京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南京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曹泽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为预备党员，在这期间陆植三与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罗亦农也联系上了。

学习结束后陆植三揣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回来了，他恨不得在家乡立即开展工作，他非常渴望成为亚鲁大哥、侯绍裘先生一样的人，把自己的全部献给党。他从师范毕业后先去了镇涛区十七圩小学任教员，镇涛区是吴亚鲁兄弟的家乡，他能在那教书也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陆植三，1905年出生于如皋县长江边永安沙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对这个长着一双机灵大

眼睛的孩子疼爱有加。有一次，父母带着他下田干活儿，路过一个私塾先生家，里面传出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小植三听着读书声不肯往前走了，他跑到私塾先生家门口目不转睛地看着屋里，那位面善的白须老者对他说：“伢儿，你也想读书识字对吗？”小植三扑闪着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点点头。

私塾老先生对小植三的父母说：“你们去田里做活计吧，转来走时把伢儿再接走。”

小植三父母面带愧色，教书老先生知道他们心中的顾虑，就对他们说：“放心吧，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不收你们的学费。”

那天傍晚小植三父母收工回家到私塾接孩子时，教书的老先生对他们夫妇说：“你们生了个难得的好材料，这个伢儿记性超常，我不收你们的钱，等你们庄稼收成好的时候送点粮食过来即可。”

小植三就这样开始上学识字儿了，他在乡村长大，对乡村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这一点对于他后来在西乡积极开展农运工作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926年2月，原江安乡鄂埭小学校长沈次经病逝，校长职位空缺，陆植三由已在该校任教员的如师同室挚友苏德馨推荐，来到鄂埭小学任校长。

他到校不久，就收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给他的密信，批准他为“本大学的大学生”。这是当时的暗语，“本大学”即共产党，“大学生”为共产党员，从此他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在鄂埭小学，陆植三与苏德馨一起一边教书，一边在鄂家埭、贲家巷一带摆设书摊，推销进步书籍，同时利用星期天举办农民补习班和夜校，宣传革命道理。英俊潇洒、风华正茂的陆植三站在讲台上，一双明亮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燃烧着生命的激情，他天生是一个出色的演讲家，他一次又一次声情并茂地为广大农民宣讲革命的道理，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前来听课、学文化。陆植三与苏德馨轮流讲课，使很多认真前来听课的西乡劳苦大众明白了一个硬道理：穷人要翻身，就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人人有田种、有工做、有衣穿、有饭吃，过上好日子的奋斗目标。

陆植三到鄂埭小学不久，先后发展了苏德馨、熊仁福、徐名友、石勋光等进步青年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在这期间陆植三与苏德馨等召开秘密会议，会上陆植三说道：“我们这一边农民运动已发动起来了，但是仅凭这些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以鄂埭为中心，同时向周边发展，壮大我们的革命力量。”

苏德馨等完全赞同陆植三的想法，他们都是胸怀共产主义远大抱负、雷厉风行的青年革命者，他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先去卢港十九校（即孙严墩小学）找了校长徐芳德。文静儒雅的徐芳德那时已是一名信仰坚定的中共党员，他们坦率地交换了彼此对农运的看法以及今后的打算，很快达成共识。

他们再联系了从上海龙门师范毕业的共产党员王玉文，那时王玉文正在芹湖小学任教，这一帮志同道合、志向远大的年轻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努力为党工作着。

值得一提的是，陆植三他们那时已得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的关心和指导。同年9月，罗亦农书记知道江苏如泰这边的农运工作发展很快，他决定派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员、曾在无锡领导过农民暴动的张连生，与杭果人（又名张安志）来江安地区加强党的领导，张连生、杭果人来到江安后与陆植三他们一起，积极发展党的队伍。

也是在这个月，鄂埭小学正式成立中共如皋独立党支部，直属中共江浙区委领导。书记陆景槐（即陆植三），成员有苏德馨、徐芳德、熊仁福、徐名友、石勋光等。接着又发展了葛显功、汤士伦等进步青年入党。王玉文也在这时参加了支部活动。如皋境内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中共江浙区委罗亦农书记的亲自关怀下诞生了。从此，江安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有了党的领导。

1926年冬季，以鄂埭小学为中心，先后在六甲、九甲一带诞生了90多个农协，从此农运工作在江安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不久，仍在鄂埭小学内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张连生任会长，苏德馨任副会长。这是如皋境内成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积极组织民众抵制英货、日货；提倡乡民剪辫子、放小脚、解放妇女等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和县农协统一布置下，如皋西乡农民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开展起来，

参加农协会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发展到两万多人，声势浩大，特别是抗租抗息斗争如滚滚东流的长江水一般势不可挡。

1927年春，孙传芳的联军败北，一部分残兵败将占据张黄港、石庄一带，幻想凭借长江天堑阻止北伐军渡江北上，并在当地抢粮、抓丁，无恶不作，残害百姓。中共如皋支部秘密开会，会上讨论决定积极发动民众，支持北伐军渡江，开展打倒联军的武装示威行动，此次行动由农协会长张连生带领徐德芳到西乡，以农协会所在地为中心，在江安、卢港、石庄三个区的各村中动员，召集80多个村的农民代表开会，宣布戒严。并在张黄港一带农村中组织农民巡逻队，以锄头、铁叉、钉耙、大刀为武器，日夜轮换巡逻，遇到孙部士兵就鸣锣攻击。

4月8日早晨，从江安到石庄的西南部，直至张黄港后边的港西各圩及港东三号、牌坊三号、龙潭三号，一处敲锣，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执铁叉、镰刀、花生扒儿、锄头等各式各样的武器，汇集而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呼声连天，向张黄港冲去。

驻在张黄港内的孙部联军，听到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慌乱中调兵把守港内两座大桥，西路农民在七号桥上与联军短兵相接，农协会员薛四儿、沙大龙、邵文礼、郭三、裴老二等前赴后继，壮烈牺牲；东路的农民又冲到季圩桥，与敌人激战，在这场战斗中积极分子石细高、胡文儿也相继牺牲。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农协领导决定暂时后撤。在这次农民暴动中，歼敌10余人，我方牺牲17人。但是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与反动军阀作殊死的斗争，万众一心的强大声势吓得敌人胆颤心惊，整整一个师的敌人既害怕在农民斗争的海洋中葬身，又害怕北伐军打过江，消灭了他们，敌师长陆殿成率残部连夜向海安方向逃去。

4月中旬，北伐军顺利进驻张黄港。这次党的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首次在苏北平原发挥了巨大威力，令敌人闻风丧胆。

3. 大圣寺的红色传说

关于大圣寺的由来，今人已无法考证了。据说，大圣寺曾是一处净土法门的念佛道场且香火旺盛，有诗为证：

如皋边隅西南乡，
四十五里到贲家巷，
大圣寺坐落于北方，
每天有人来烧香。

据说在其鼎盛的时候，曾有殿堂、僧案数百间，僧众多达两百多单，为十方净土念佛道场。大圣寺僧人在念佛修行的同时，不忘爱国护教之举，爱国高僧僧俊如当年就秘密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壮烈牺牲。

一天下午，我在大学生村官陈克伟的陪同下，到大圣寺参观，缅怀先烈。在那里我遇到了爱国高僧僧俊如的徒孙正江师父，听他讲述爱国高僧僧俊如的革命故事。

僧俊如，1885年12月出生于如皋贲家巷。1929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僧俊如当时是贲家巷大圣寺的住持，他利用其特殊身份——僧人，在庙里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正江师父说，他的师爷僧俊如当年曾利用僧人的身份，到当地地主家里化缘，目的是摸清地主家里武器弹药的储藏地点，红军战士因为得到师爷的准确情报才能潜入地主家里，夺取了地主家的武器弹药。师爷当年用出家人的身份秘密支持红十四军用革命的武装力量打倒反革命的地主武装，把恶霸地主家的财物和田地分给当地农民。1930年，大圣寺收留了很多红军伤病员，后被国民党反动集团发觉。师爷迅速将红军伤员转移到安全地点，为消除国民党的怀疑，师爷一把大火将古刹大圣寺烧毁。国民党抓不到师爷的把柄，恼羞成怒更不肯轻易放过师爷，1932年4月，师爷在如皋县城无端被国民党逮捕，后壮烈牺牲……

正江师父眼含热泪地诉说着这段往事，我的心灵被深深震撼，我对大隐隐于市的爱国高僧僧俊如心生崇高的敬意！

4. “五一”起义

1928年1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制订了《江苏各县暴动计划》。为了实现以上计划，省委不仅训练征调许多同志到外县工作，并派重要领导同志到各地巡视指导。当时，派到南通和如皋的是黄逸峰同志（化名张文彩）。出发前，他参加

省委扩大会，听取了省委书记邓中夏所作的形势报告和省委常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若飞的《关于江苏农民运动及部分地区准备武装起义》的报告。会后王若飞同志单独向黄逸峰同志讲述了武装暴动的准备和战略战术问题，要求他到了当地要把工作扎根在农民群众之中，做好建立当地苏维埃政权准备工作，并对其发动组织南通及如皋的农民暴动做了具体指示。

黄逸峰到达如皋后，他首先传达了省委关于组织各县暴动的计划等，同时他还告知如皋县委，省委为加强县委的领导，决定派吴亚苏、顾仲起两位同志回如皋工作。后来黄逸峰同志在去泰兴、东台检查布置工作时，不幸在东台被捕。

1928年4月初，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王若飞同志，时任省农运委主任，偕省农运特派员张安志（杭果人）和顾仲起到达如皋，王若飞同志先在如皋西乡会见了徐芳德、葛显功等西乡党组织负责同志，如皋县委将王若飞等同志安排住在如城国民党党部的一个叫百花亭的地方，之所以这样安排，也许是考虑到最危险的地方也往往最安全。

王若飞同志在如城县总商会一间空屋里，召集城乡参加农民暴动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通宵会议。他首先听取了县委关于各区乡农运情况汇报，再传达了中央当时关于当下革命斗争的方针。

他在会上指出：自从1927年7月党中央已经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立了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方针，党在各地积极准备举行武装暴动，用革命武装抵抗反革命武装。8月1日南昌起义影响很大，全国各地都在纷纷响应。

王若飞同志还在会上作出重要指示，如皋县委要和泰兴联合起来，充分运用党在工厂、学生中的力量，运用党在农村中已建立的阵地，把农民工作深入一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支持苏南和全国的武装斗争。

当时会上有人提出革命需要武器的问题时，王若飞同志风趣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每人发一支枪……”

他话没说完台下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王若飞同志微笑着等大家平静下来，接着说：“这是不可能的。”

大家情绪一下子又低落了，王若飞同志又微笑地接着说“我已从南通调来盒子枪、手枪各一支，另已和江阴朱寿松、茅学勤二位同志说好，借一部分枪支给如皋。”会场又雀跃起来，会上宣布了暴动总指挥由顾仲起同志担任。

会议结束时，天已大亮。王若飞同志稍稍休息片刻后，就和张安志等县委同志前往南门，当他们走到南门大街时，迎面走来一个形象猥琐、身穿黑色绸缎夹衫的中年男人，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王若飞、张安志同志。王若飞和张安志二人也觉得眼前这个人非常面熟，张安志同志猛地想起来，此人叫陆士全，曾在无锡参加过农民暴动，被捕后叛党投敌。

如皋县委负责同志告诉王若飞同志，此人现为国民党如皋县政府土地局长。大家立刻明白这意味着王若飞、张安志同志身份已暴露，叛徒陆士全鬼鬼祟祟地往城里快步走了，县委负责同志赶紧掩护王若飞、张安志两位同志跨上早已准备好的一辆汽车迅速离开如皋。当叛徒陆士全回去告密又带着警察来时，发现扑了个空，灰头土脸地往城里撤去。

王若飞同志离开如皋后，如皋和泰兴两县县委在泰兴醒农村刁家桥小学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决定如泰联合在五月一起义。起义地点确定在泰兴醒农村，泰兴以醒农村为中心，如皋以江安、卢港为中心，两地毗连，便于互相策应。

如皋县委为了避免在城里暴露目标，派叶胥朝前往南通采购了大批红布和大批红绿纸，用红布赶制起义用的红旗，由吴亚苏同志通宵达旦地在红绿纸上赶写起义用的标语。

“五一”农民起义历时5天，共发动农民两万多人，这是在党领导下的如皋境内的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行动，起义活动分为七个阶段：

1. 黄村夺枪
2. 黄包车工人罢工
3. 火烧文武殿
4. 誓师朝西庄
5. 南征北荡
6. 打卢港火烧八阎王殿
7. 围攻与反围攻

“五一”农民起义的具体内容《“五一”农民暴动》一书中已有详尽记载，我就不在此赘述了。

“五一”起义最终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围剿镇压下失败了，革命武装斗争也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

“五一”农民暴动失败后，中共江苏省省委在上海唐山路源福里召集已秘密到达上海的如泰两地骨干开会。王若飞同志在听取王盈朝同志汇报后，及时总结了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同时指出，这次暴动对以后的军事斗争影响极大，客观上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党的地方干部。他还提出恢复暴动地区工作的方针：重新整顿和建立战斗组织，发动群众，继续发展革命力量，反击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5. 贲家巷建军

我们说起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当年在如皋江安乡贲家巷建军，就得从党的一次重要会议说起。1929年11月，上海英租界麦特赫斯特路（现泰兴路）东、武进路北、麦根路桥（现恒丰路桥）南边一座花园洋房里，正在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紧张地进行中。

省委通知了通海如泰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李超时和南通县委书记刘瑞龙代表该地区出席。

大会对通海如泰地区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省委候补常委、农委书记陈云在大会作了《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目前江苏农民运动是一种发展趋势，在党的影响比较大的地方，有的已向武装冲突发展，南通、如皋、泰兴等地已发展成游击战争的形势，有的甚至有红色乡村的存在。”

大会期间，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省委常委李富春、省委候补常委陈云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委书记李硕勋等，在听取了李超时、刘瑞龙的汇报后，一致认为，通、海、如、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已有一定基础，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在这一地区正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

鉴于当时中央苏区已有红十二军，浙西南已有红十三军，所以将要建立的军队排序定为红十四军。由李维汉同志负责起草向中央军委报告和拟发《关于建立红十四军的决定》，李硕勋同志负责筹建工作，并决定在上海设立红十四军交通办事处，抽调李超时和如泰中心县委书记王玉

文同志至上海负责办事处工作。

省“二代”会后，省委对通海如泰地区的游击战争和红军组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指示，这些党的重要指示在如泰两地得到认真贯彻落实，有力促进了通海和如泰红军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奠定了红十四军在如皋大地上正式建军的基础。

1930年2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何昆为红十四军军长。何昆，湖南永兴县金龟乡牛头村人，黄埔第四期学生，曾在黄埔军校受到周恩来等党的杰出领导人的直接教诲，1925年入党，1927年3月当选国民党特别党部监察委员。“中山舰事件”后任黄埔第五期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逃脱后参加了广州暴动，再次被捕，再次越狱后潜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再后来奉党的命令调至武汉、南京、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0年2月，何昆奉中央军委命令带领余乃诚、张爱萍、何扬、宋奇、曹振楚等人，经通海特委驻上海交通办事处安排，由交通员宗子祥、黄福保、徐刚3位同志掩护，每人手拿一份上海《时报》为联络暗号，分别于上海十六铺大达码头乘船。抵江北后正是农历正月十五日（1930年2月13日），再由中共江苏省委地下交通员周方同志秘密护送他们到达如皋西乡如泰工农红军中心游击区江安乡，周方同志就是江安周严墩人。途中，何昆军长详细询问了周方同志江安游击区的情况，周方同志认真回答了何军长所提的问题。

抵达江安后，如泰工农红军领导人薛衡竟、黎昌圣、朱松寿和中共如皋县委书记于咸在江安东燕庄为何昆军长一行召开了欢迎会，会后他们共同商讨了建立军部以及整编红军等事宜。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苏省委任命，军部由军长何昆、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董畏民（后为李超时）、参谋长薛衡竟、政治部主任俞乃诚组成。下设两个支队：活动在通海地区的中国工农江苏第一大队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刘庭杰、副支队长仇建忠、政委俞金秀、政治部主任陈雪生，第一第二大队大队长分别由吴子力、陈宗恒担任。活动在如泰地区的如泰工农红军编为第二支队，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教导队，支队长何昆兼任，政治委员黎昌圣，第一、第二、第三大队队长分别由朱松寿、张爱萍、秦超担任。首期编

入红十四军序列的达1300多人。

何昆军长将红十四军军部设在东燕庄，他一到任就带领军部和地方党委共同谋划整编工作和建军大会等筹备事宜。他深入群众中，谦逊地以新来的支队长名义和大家见面，亲切地与战士们交流，并对刚刚入编的部队作了一些基础性的军事训练。

红军游击队的战士大多数来自贫苦农民家庭，从来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当何昆军长为他们示范“立正”“稍息”“卧倒”“射击”“刺杀”等军人必备的正规动作时，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羡慕不已！

何昆军长因势利导，他用洪亮的声音询问战士们：“广大红军战士们，你们想不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血气方刚而又质朴的红军战士们齐声回答“我们想，想成为像军长一样的军人！”

从那时开始，何昆军长亲自示范、严格训练他们，全军上下在江安乡掀起了一股练兵热……

1930年4月3日，让我们牢记这个江苏中共党史、军史上重要的日子吧！红十四军军部，中共通海特委在如皋江安乡的贲家巷举行建军大会。清晨，如泰地区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和贲家巷周边如皋、泰兴方圆七八里上百个村庄的赤卫队、儿童团、妇女会、农协等群众团体两万多人，个个穿着节日的盛装，带着土炮、火药枪、长矛、梭镖等各式武器，怀着激动的心情奔向会场。

没过多久天已大亮，那天，江安大地晴空万里，蓝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乌云，贲家巷方圆几里内人山人海，党旗、军旗在高大的皂角树上迎风飘扬，武器林立的主席台四周红军战士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台下不远处有一片被拦着的空地放置了好几台大锣鼓正在“咚咚锵”“咚咚锵”地敲着，广场正中央是农民家的桌子和牛车搭建起来的司令台，台上都用大红布包着，红十四军建军大会在广大军民雷鸣般的掌声中开始了。

红十四军建军大会由中共通海特委委员、如泰中心县委书记王玉文主持，中共通海特委代表张辛同志在万众一心的欢呼声中宣布：“今天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成立了！”

惊雷一声震天响，苦难的江安大地迎来了人民自己的军队。何昆军长声如洪钟一声令下，红

十四军、赤卫队、农民协会等排着整齐的队伍开始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到场的老百姓个个热血沸腾，每一个的脸上都充满一种神圣感，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英姿飒爽的红军，在场的每个人心中都自然而然地升起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他们心中燃起了从未有过的希望，个个喜笑颜开。这时，许多挤到前面来看热闹的小伙儿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纷纷涌上前要求参加红军，那些花朵儿般浑身焕发着青春魅力的姑娘也在一旁一边扭着秧歌一边齐声高唱：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除军阀，除军阀，工农革命成功，工农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除蒋介石，除蒋介石，工农革命成功，工农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中共红十四军诞生了，革命风暴席卷着沉睡的苏北大地。

一位如今仍然健在、已经 100 多岁的红十四军老战士、当年二团机动队队长吴九成回忆起红十四军建军那天的情景，心情依然很激动，他用难以抑制的激动的声音告诉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说：他就是开建军大会时，向一位外地口音的红十四军干部要求参加红十四军的，他仍清楚地记得当时那位红军干部对他说的一句话：“要得，要得。”他还用颤抖的声音告诉记者，那天，贲家巷的四口深井的水都被人喝光了，其中还有一口井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已被命名为“红军井”。

对于苏北平原上第一支革命武装正规军队——红十四军的诞生和战斗行动，中共中央报刊上都及时作了报道。1930 年《中国苏维埃》刊登的《全国红军概况》中，记述了红十四军情况：



“……现在只成立一个纵队，分布在南通、如皋、海门、泰兴等县打游击，人数二千，贫农占全数的百分之六十，武装千余。现在在扩展中，并向长江中心区域发展（据最近消息，红十四军人数已扩至四千，武装二千以上）。”

6. 为国捐躯

红十四军诞生前后，何昆军长和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组织当地赤卫队、农协会员等参战，成功指挥了攻打长西安市、小蒋家埭、卢家庄等战斗，缴获了敌人很多枪支弹药。红十四军建军后，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应对国民党当局对红色地区的军事“清剿”，红十四军与中共通海特委决定，先行拔除最大障碍的如皋西南的老户庄（又称老虎庄）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据点，以便红十四军在这片区域开展游击战，并且打通与通海游击区之间的联系。

老户庄，位于如皋西南，地处如泰红军中心游击队和如皋镇涛红军游击队之间，由大土豪张朝汉把持，驻有国民党一个保卫团、县警察队和省保安卫一个中队。敌人之所以在此地部署如此重兵，是因为老户庄地形复杂，三面环水，只有东面一条通道，且庄内筑有多处碉堡，易守难攻。

1930 年 4 月 15 日夜，何昆军长带领第二支队指战员，悄悄地进驻到距离老户庄据点不远的吴家庄。第二天一早，驻老户庄的国民党部队某营长，骑着高头大马带了几十个士兵，耀武扬威地向吴家庄一带“扫荡”。当他们闯入红十四军防线后，我先头部队向敌人放了一排枪，敌营长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滚下战马，随即命令他的卫兵开枪

还击。

这时，周边村庄赤卫队和群众听到红十四军阻击敌人的枪声，赶忙奔走相告，带着大刀、长矛、梭镖，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协助红军作战，田野上到处是“捉狗队”的喊杀声。弄得敌营长摸不清虚实，连忙带着人马向老户庄据点拼命逃跑，红军和赤卫队以及群众穷追不舍，当他们追到老户庄时，敌人已钻进据点负隅顽抗。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当参战群众得知红军战士为追击敌人，早饭都没吃时，纷纷回家送来熟食给红军。

群众越聚越多，“攻打老户庄，活捉张朝汉”的口号此起彼伏。何昆军长及时召集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商讨接下来的战斗部署。

16 日深夜，何昆军长亲自率领红军 3 个大队，加上赤卫队和自动前来参战的群众，利用夜色掩护，兵分三路向老户庄逼近。

何军长命令三大队带领赤卫队，从西边佯攻，负责增援；一大队从东边进攻；二大队为主攻部队，由张爱萍指挥，从南边渡河，直攻敌“保卫团”团部。进攻发起后，二大队指战员奋勇向前，由于敌军集中火力顽抗，加上前面有一条很深的河流，令部队无法冲上去。一大队在东边攻了三次也无法攻进据点。

何昆军长见状立即重新调整兵力，把西南边留给赤卫队佯攻，以此牵制敌军；集中红军 3 个大队兵力，从东边强攻。

这时，天快要亮了，何昆军长心急如焚，他手握机枪亲临前线带领战士冲锋，很快占领了敌据点外东边的晒谷场。碉堡里的敌人见情况不妙，改用重机枪疯狂扫射晒谷场。

何昆军长立即对身边的张爱萍说：“小张，让我来对付炮楼上那帮顽敌，再不解决，天亮了城里的敌人来增援就不好办了。”话音未落，他猛地踩上张爱萍的肩膀，以一草堆为掩护，用手提式机枪对准敌人的碉堡猛扫，一梭子子弹飞向敌人，把敌人的火力暂时压下去了。只听他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战士们纷纷冲了上去。就在这时，一颗恶毒的子弹从敌人碉堡飞出，击中何昆军长前胸顿时他的胸前鲜血直流，何昆军长身负重伤。他在失去知觉前仍用微弱的声音鼓励战士们：“冲啊！战友们，一定要攻下老户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何昆军长为国捐躯，牺牲时年仅 32 岁。何昆军长牺牲后，军参谋长薛衡竟主持红军军务，部队转移到邹家岱进行休整，接着军部决定攻打顾高庄。

4 月 24 日，在泰县顾高庄战斗中，军参谋长薛衡竟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时英勇牺牲，年仅 27 岁。

刘瑞龙同志在他的《回忆红十四军》一书中写道：“红十四军从生长、壮大到失败，对通海如泰地区人民来说，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和锻炼，对以后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有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我们对红十四军在通海如泰地区的斗争，也应该这样去看。’

刘瑞龙同志还在书中写道：“红十四军的失败，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和当时的全局看，是暂时的局部的失败，正如这个时期绝大多数苏区和红军遭受的损失一样，是整个革命过程艰难曲折的反映。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表现出的可歌可泣的英勇献身精神和光辉的革命传统，则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的，值得我们歌颂的。”

1990 年 4 月，中共南通市委、市政府、南通军分区、中共如皋市委、市政府在周庄社区贲家巷立碑纪念红十四军诞生 60 周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纪念碑”高高耸立在苏北大地。

纪念碑碑形为 12 米高的巨型步枪，象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碑身从上至下镌刻着当年红十四军二支队大队长、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纪念碑” 13 个遒劲有力的红色大字。

碑的左上方镌刻着红十四军旗徽，碑的下方刻着碑文：“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通海如泰地区农民武装斗争蜂拥而起。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于如皋县贲家巷建军。何昆任军长，李超时任政治委员。在中共通海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红十四军转战江海平原，打土豪、分田地，创立苏维埃，威震大江南北。红军浴血奋战，何昆等英勇牺牲。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血腥镇压，红十四军的武装斗争于是年秋转入低潮，

但革命的火种已在人民群众中萌芽，生根。为弘扬革命传统、缅怀先烈，值红十四军建军六十周年之际，敬立此碑，永志纪念。”

斗转星移，历史早已翻开新的华章。如今我们已生活在红十四军的先烈们梦寐以求的幸福时代，我们都应该更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忘记我们的民族曾经历过太多的苦难！我们应该无比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因为我们今天的美满生活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宝贵生命换来的！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双肩上承载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当年“富于理想，忠于人民，甘于艰辛，勇于牺牲”的红十四军精神已成为今日的革命老区、全国文明村——周庄社区全体村民们的“红色”基因。让我们走进周庄去领略这个大美乡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深刻内涵吧！

第二章 和谐周庄

7. 周庄由来及社区 Logo 的含义

周庄社区地处如皋西大门，由原来周严、埝里、贲家巷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周严最早叫周严墩，墩，就是高地的意思，同时附近还有章严墩、孙严墩。周、孙、章三个姓氏的乡民在这里定居后逐步发展壮大，同时还慢慢地有别的姓氏的乡民迁进村，奇怪的是外来姓氏一般不会在此生活太久，因为他们来了之后不是遭遇天灾就是人祸，似乎这里刚开始时并不欢迎他姓乡民，这些外来人最后都被迫搬离这里。长久以来，乡民们在姓氏后面加上一个“严”字，警示外姓乡民不要盲目住进村子，否则会遭厄运，但现在的周庄已是一个各种姓氏都有的融洽的大家庭。

当初，自周、孙、章三个姓氏的乡民定居后，一块叫羊子墩的水中高地杂草丛生、草木茂盛，由于此地四面都有着浅浅的积水，乡民们总喜欢把家的羊牵到这里来放牧，羊群在这里既有青草填饱肚子，又有清清的水解渴，还有温暖的阳光沐浴着，久而久之这里成了羊儿们的乐园。羊子墩就是由此得名。渐渐地羊子墩发展成一个村落，现在的羊子墩村与埝里村合并，即为埝里村，是

周庄社区的组成部分。贲家巷则有着光辉而悠久的革命历史。1930年4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贲家巷建立，这是众所周知的。可能鲜为人知的是，1930年5月1日，在贲家巷还召开了一个更大规模七八万人的大会。大会选举成立如皋县工农革命委员会。这是如皋境内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也是周庄作为革命老区的又一佐证。后来阚家河村与贲家巷村合并成为今日的贲家巷村，亦是周庄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庄社区南北比较长，有4公里左右，东西略短，一公里左右。居民房屋大多沿路傍水而建。这里的河流宽阔而笔直，就像这里村民的心胸宽广而憨厚。这里的河流大多是村民们当年响应党的号召为确保旱能灌、涝能排而吃尽辛苦挖出来的。周庄社区共有六横两纵8条河流，河与河之间全部贯通。东西向的胜利河向东通过焦港河汇入长江，村西有一条永胜河。村东南北向的河流称为红旗河，村西南向则有一条如皋境内赫赫有名的母亲河龙游河的支流——小龙河。据说龙游河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历史河流，曾经有九十九道湾，那些河湾形状各异，充满神秘色彩，好似巨龙纵贯如皋大地。相传远古时龙王游离大海时在此向家乡——大海回望，龙王每回望一次，水面就会波涛汹涌，留下很多河湾，周庄境内的小龙河准确地说应该是龙游河的一个大河湾，也是远古时龙王到此一游的印记。

周庄社区现有25个村民小组，1157户家庭，总人口4215人。男性2089人，女性2126人，社区面积4.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686亩。如今的社区环境优美，河水清幽，民风淳朴。近年来，社区在周久海书记为首的领导集体带领下，发扬红色革命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大力气改善社区人居环境。“全国文明乡村”“江苏最美乡村”等光荣称号是周庄社区的广大干群齐心协力奋斗出来的。

当我走进“全国文明村”周庄，首先跃入眼中的就是周庄的文化长廊。文化长廊里，醒目的社区Logo吸引着我的目光。村党总支书记周久海同志告诉我这是社区组织村民参与设计和创作的，充分体现“红色周庄、生态周庄、和谐周庄”的意蕴。

Logo由周庄开头字母“ZZ”与蚕丝结合起来

形成，Logo外形是一片桑蚕叶，叶子边缘有25个锯齿，代表周庄25个村民小组，同时融合日出的元素，红军的红色和生态的绿色，正在阳光下默默向人们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昨天和今天发生的故事……

周庄的美不仅是生态的，更是一处难得的人文景观。让我还是先说说周庄精神吧，周庄精神共有八个字：勤俭、互助、奉献、向善。

我们可不要忽略了这几个简单的汉字，这八个字代表了周庄全体村民的一种集体意志，反映了周庄是革命老区红色的历史传承、寄予了全村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来认真解读一下周庄精神吧。

勤俭：继承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勤于学习，勤劳致富，勤俭持家，永葆淳朴本色。

互助：发扬互助友爱美德，倡导邻里间互谅互让、互帮互助，携手并进、共同发展。

奉献：传承红十四军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在建设美丽周庄的进程中系全村，各尽所能，多作贡献。

向善：坚持立德向善、崇德扬善、践德行善，多发善心、多行善举，建设和谐周庄。

在这样一个有着独特精神的先进村庄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研究和思考呢？我想还是先从周庄的组织结构说起。

8. 周庄的村“两委”及职能

周庄的村“两委”是中国共产党如皋市江安镇周庄社区总支部委员会和如皋市江安镇周庄社区居民自治委员会的简称。村民称前者为村支部，后者为村委会。村支部的职能是宣传共产党政策，帮助党的各项政策、方针、路线在农村基层得到落实，村支部是党在农村的最基层的组织，是周庄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是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堡垒，广大的周庄村民就是在村支部的领导下，走上发家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的。村委会是村民们民主选举的自治组织，主要协助镇政府的各项政策在村里的落实。村里各项工作主要靠村“两委”领导和带动。

干部配备，周庄社区共有8名专职干部，他们都有明确的工作分工：

周久海同志任村党总支书记，主持村里的全面工作；

孙新桃同志任居委会主任，主持居委会全面工作，分管土地、建筑管理工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工作；

孙小琴同志担任村里的经营管理员、党总支委员，分管财务会计、村务公开、保险和统计相关工作；

黄新峰同志担任村党总支副书记，分管农副业生产和项目农业工作、民兵工作，专职党务工作者；

孙秀连同志担任居委会副主任、妇女主任，分管村里的妇女、计划生育和卫生工作、文化事业；

黄兵同志担任居委会副主任、民事调解主任，分管综合治理、民调、广电、七位一体工作；

孙蓉梅同志担任团支部书记、党总支副书记，分管农保、共青团和档案整理工作；

陈克伟同志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大学生村官，主要负责资料搜集整理和对外宣传工作。

村两委是周庄社区的统一指挥部，所有的上级指示、指令都通过这里传达下去。村里每个人的生活都与这里息息相关。目前周庄共有4215人，党员122人，党员在居民中所占比例将近3%，这个比例在中国的农村来说是相当高的，这也保证了党的大政方针在这里能得到很好地实施，同时，更是体现了周庄这个红色老区历史弥久的“红色基因”。这里的老百姓认为村支部就是他们村的心脏，以周久海书记为首的村支部是他们最重要的依靠。长期以来村支部总是能及时倾听他们的声音、关心他们的冷暖，为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



中的种种困难，周久海书记和村支部是非常值得他们信赖的，他们以自己是周庄人感到心安而自豪。

党组织活动：周庄社区党总支按照上级党委和本社区实际，长期以来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专题活动，他们总支的“三会一课”活动正常规范。所谓“三会一课”就是每季度一次的党总支大会、每月一次的村委会会议、每月一次的党小组会议和每季度一次的党课，党课一般由村党总支书记周久海或者上级党组织派人来讲课。党组织在周庄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他们的“三会一课”活动绝不是停留在形式上的一种活动，通过“三会一课”活动，他们把党的方略及时贯彻落实到日常的为人民服务这条党的宗旨上来。在党总支的统一部署下，村里还建立了“江海先锋领航服务站”，首创“议事堂”等。

先谈谈“江海先锋领航服务站”，此服务站包括“一综多专”服务队、四议两公开活动、群众教育之窗活动等。

“一综多专”服务队周书记向我介绍说，由于周庄社区党员数量多，且党员多为村里老干部和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他们虽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却都愿意发挥余热，为百姓做事，在这个群体中不少老同志还有一技之长，因此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村党总支根据这一情况组织了“一综多专”服务队，分片帮扶社区村民，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取得了这里百姓的交口称赞。

为加强社区“一综多专”服务队伍的规范管理，村（社区）形成了两委班子为核心、专业化服务队伍为主体的大服务格局，确保了服务工作的经常化、实效化。村两委还推出了党员一句话承诺，为了更好地发展党员在群众中的带头作用，同时让群众监督党员的日常行为，周庄社区组织了本社区党员，每人向村里做一句话承诺，并接受大家的监督。社区支部把每位党员的姓名、照片、一句话承诺内容制成展板，张贴在社区内主干道路边，提醒党员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自己的承诺。群众则根据党员的承诺，监督党员的言行。下面是部分党员一句话承诺的具体内容——

丁瑶：创新为民服务。

黄俊海：做合格党员。

黄俊宏：教育子女，热爱祖国。

贲智和：不忘初心，永葆本色。

黄文忠：坚定信念，勤劳致富。

徐永秀：把服务宗旨坚定，做合格党员。

朱守建：保持党员的先进性。

贲同良：教育子女听党话。

贲智敏：立足岗位，勤奋敬业。

贲小波：勤奋扎实工作。

贲义学：做合格的党员。

朱守海：听党话，跟党走。

贲爱军：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做事。

贲海涛：立足岗位，勤奋敬业，坚定信念，争当优秀共产党员。

写关于周庄的报告文学，就不能绕开村党总支书记周久海同志。周书记从1987年起担任村委会会计，1997年担任村支书。2001年周严、埝里、贲巷三村合并后，担任新组成的周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对于30多年来村里的变化，周书记一直是参与者、领导者、观察者、思考者。用市里一位领导干部对他的评价说：“周久海同志是农村基层干部中难得的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好同志，在他身上我发现了6种特质：学习、团结、执行力、示范、自律、关爱。”

学习：周久海同志是一位勤于学习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不仅认真学习党关于农村工作各类指导性文件，还经常向村里的老同志和身边的同事学习；更善于向外地的先进乡村学习，他善于在学习中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由于他谦虚好学的品质，长期以来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与振兴乡村的专业技术知识，他总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用在基层多年工作的丰富经验，深入党员群众中去，率领总支部一帮人提升为人民服务的高效优质。

团结：作为村干部，周久海同志身上具备了三种“力”：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他在工作中善于和党员群众打成一片，常常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以自己的高尚品格把全村的党员和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一致的队伍才能在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役中打出

辉煌的战绩，作为一个领导4000多村民的村支书，周久海同志总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村民们紧紧拢在一起，使之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我深深感到这也是周庄之所以能走向成功的首要因素。

执行力：作为村支书，要领导基层党支部一班人、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各级党委政府的方针，他自己首先就要带头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他总是积极带领村干部结合本村实际，深入浅出地向本村党员、群众宣传、及时贯彻中央和各级党委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关于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要求变成党员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是多么难能可贵！

示范：俗话说得好，身教重于言教。周久海同志从2001年担任周庄村书记，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一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处处发挥模范作用的好书记。凡是要求党员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总是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为村里的干部做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自律：作为村书记，他总是主动自觉地带头遵守执行党的纪律，在言行上时刻保持与党中央一致。在周庄，他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做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他从不搞一言堂，总是善于听取来自各个层面的不同意见，自觉遵守党的反腐倡廉的纪律，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地做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3月9日全国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讲话中，提出“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在周久海书记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品质。

关爱：周久海同志长期以来非常注重带领村两委一帮人把关注弱势群体纳入日常的工作中。充分发挥本村在外能人的优势，利用村里的优质人才资源，巧妙地动员在外能人回家乡献爱心，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共建和谐周庄的目标。

我在周庄定点生活一段时间后由衷地感受到周久海同志身上的这六种特质，并深刻地认识到正因为他所具有的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才能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党的基层工作者，成为闻名革命老区——周庄的领路人。

在周庄蹲点期间，我接触次数较多的除了周久海书记还有大学生村官陈克伟。说来也巧，他与我女儿还是大学时期的校友。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他多了一份信任和欣赏。通过与他的多次交谈，他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社会上不少人都讲，九零后的孩子任性、吃不了苦、难跟别人相处、自我膨胀等等，陈克伟这个九零后大学生村官却让我看到另一番景象。周久海书记对他评价很高，他对我说：“小陈是2013年分配到我们村的大学生村官，这个年轻人思维敏捷、知识面广、吃苦耐劳，堪当大任！他在周庄摸透了全村的每个角落，埋头苦干了5年之久。说实话，以他现在的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到任何一个村做村书记都能胜任……”

陈克伟是众多大学生村官中的佼佼者，在此，我摘用他在一次演讲活动中的发言，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心灵。

为了心中那一抹骄傲的蓝

每一个青年人，每一位新时期的大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他们都有创造蓝天的愿望，都渴望在蔚蓝的天空展翅翱翔。

每一个经过12年寒窗苦读，从大学进入社会的青年人，都希望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可以在一座绚烂的舞台尽情地展示自我的风采。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所以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舞台，会走不同的路，会在不一样的地方闪闪发光。而我今天我选择了农村这个舞台，选择了大学生村官这条道路，就是为了我心中那一抹骄傲的蓝，我会竭尽全力，在这个看似平凡、普通却很神圣的岗位上，发光发亮。

离开为我遮风挡雨的校园，带着党对我的嘱托与希望，我走入农村。在这里，我要勇于吃苦，把吃苦吃亏当作一种福气，要有一种傻子精神，工作中要做到尽心尽职；在这里，我要勇于担当，不断给自己加压，完成组织赋予我的任务，不辜负组织对我的期望；在这里，我要为村民们办实事，不断致力于“带头致富、带民致富”，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变化；在这里，我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人们常说：不学习思想就没有灵气、说话就没有底气、行动就没有锐气，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够与时俱进，增强党性修养，才能学以致用，帮农民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难题，最终为自己的天

空画上骄傲的蓝色。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广大青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为了心中那一抹骄傲的蓝，我们在追逐“中国梦”的洪流之中，将作为先锋队员，走进基层，投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工作当中去。

为了心中那一抹骄傲的蓝，在追寻梦想的同时，我们必须付诸行动。作为村官，我将坚定为村民服务的信念，做好农村工作。或许这里没有大工程大项目，但是涉及群众利益的，即使是一分一毫，也是我的大事，也要一丝不苟地对待。

为了心中那一抹骄傲的蓝，我们要勇于创新。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的同时，敢于走在改革的前列，用我们科学的头脑、深厚的知识储备，去全面贯彻和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改革创新，长路漫漫、荆棘遍地，但是我不怕。我会顶住压力，竭尽全力，为祖国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热情。

农村工作虽然艰苦，但我会怀着一颗真诚的心，从小事做起、从细微着手，不放过每一次锻炼的机会。为了心中那一抹骄傲的蓝，为了早日实现“中国梦”，我必当勇敢地选择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要在这一片热土上奉献自己的青春、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的舞台，我自己主宰，燃烧沸腾的血脉，我要我的精彩。

大学生村官陈克伟正如周久海书记所评价的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年轻人，他扎根基层，放下姿态，走进周庄又遇到了乡村工作经验丰富的老书记，领着他走进群众中，让他与群众打成一片，让他面对各种各样的挫折与困难，让他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挡得住各种诱惑、顶得住压力。这对陈克伟一辈子来说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可以说说到目前为止，在周庄社区工作的这五年，是他心智和能力得到很好锻炼的五年，也许在他人生的旅途中，在周庄工作只是他人生的一个片段，我想这一阶段对陈克伟来说太重要了，倘若他今

后的人生会非常成功，我想他绝不会忘记他的起点是从周庄开始的，我还想说这个年轻人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了正确的引路人，我真心祝愿他前程似锦！

9. 周庄众生图

和谐之乡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在周庄社区里，被视为一个人最基本、最重要的品德。每年清明节，无论是在外事业有成的能人，还是在外地打工的普通村民都会回家祭祖；社区每年在重阳节还会开展敬老活动。费用不足，党支部和村委会就想方设法找村里在外的能人资助。每当老人们在民俗喜庆堂欢聚一堂时，那浓浓的乡情就写在每个村民的脸上，当你来到周庄看到他们的笑脸墙，就会感同身受，我再举一例来说明周庄人的孝。

住周庄社区 20 组的周书华、周久华两兄弟，本来都有着比较好的工作，可他们的父亲不幸身患重症，家中无人照顾，兄弟俩不仅没有互相推托责任，还几乎同时毅然辞去工作，轮流在家尽心尽意地照顾着父亲的生活起居。哥儿俩任劳任怨、不辞辛劳地孝敬长辈，有时病中的父亲不可理喻地向他们发脾气，哥儿俩总是微笑地哄着正在生气的父亲，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兄弟俩用真孝行打破这种论调，长期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病中的父亲，哥儿俩总是争着吃苦受累，百善孝为先，孝感天地！他们的孝行在方圆百里传开了，如皋电视台民生零距离栏目对其孝行给予充分的专题报道。

周庄社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以提高广大村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重点，适时在全村开展了“好公婆、好媳妇、好妯娌”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这些都是振兴乡村弘扬社区正能量的重要举措，我以周庄“好人榜”来说明。

周庄上榜的“好人”有各种类型，在此我列举有典型意义的几位。

助人为乐的好人：黄兵，这个中等个头，头顶有些秃，方圆脸庞的年轻人是周庄 1 组居民。他是周庄居委会民调主任，他总能够在第一时间

出现在矛盾现场，以最大的热情投入民事矛盾调解中，村里很多纠纷就是在他的耐心劝解和协商下解决的，他把帮助他人作为自己的一项乐趣，竭尽所能为群众服务，遏制了多起激化了的村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建设和谐周庄作出自己的较大贡献。

关心弱势群体的好人：黄新峰，周庄 9 组居民。年近四十的他是个长得比较帅气的男人，他是村里的副书记，主要负责村里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作。在村里我与他进行过面对面的交流，他告诉我，他正在搞一项试验，他从高寒地带买回一些藏红花想在周庄搞试验种植，结果不太理想，当我问他搞这种试验的目的时，他有些腼腆地笑着说：“因为藏红花是一种名贵的中草药，若我们这里能种的话就是一项利润较高的中药材，能多为村民们谋点福利。”我想他作为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又是分管农业的，这种举动证明他是在用心做事，这更是一种敬业精神的体现，他真诚地对我说：“既然老百姓选了我，我就应该为他们能过上好日子去努力，土地是农民的根本，目前我们在周书记的带领下主要是守住我们的传统产业（蚕丝产业），让每一位老百姓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有一次我与他谈起他关心村里弱势群体的事，他真诚地对我说：“朱老师您让我介绍关心弱势群体的事迹，我认为事迹称不上，那是我的分内事，其实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让人民有获得感，我想说获得感其实有时也是双方的，当你让弱势群体有获得感的同时，其实你自己也获得了无法用物质衡量的精神上的提升，这是更深层次的获得感啊！”他的这番发自肺腑的感慨，让我如沐春风般愉悦，我曾听大学生村官陈克伟告诉我，黄副书记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常常主动拿出钱来买一些日常用品和礼品送给低保户、五保户和贫困户，比如村 11 组有个叫小宇的重度残疾（从小肌肉瘫痪）男孩儿，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家中只剩下年迈的爷爷陪着她，黄副书记经常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去看望他，还给孩子买他喜欢吃的零食带去，时间长了小宇都能听出他的脚步声了，只要黄副书记走进院子，他就高喊：“峰哥，小宇在这儿呢。”他们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哥儿们。每次黄副书记离开他家时小宇都恋恋不舍的……黄新峰同志用实际行动把

党的温暖送到弱势人群中去。

诚实守信的好人：高中明，周庄 11 组居民。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他能够信守自己的诺言，能够按时足量发放员工的工资，同时，他还热心公益，帮助需要帮助的员工渡过难关。董巧林，周庄 13 组居民。她与邻里相处融洽，承诺邻里的事情她总是及时做到，不计报酬尽力为邻居帮忙。孙新祥，周庄 23 组居民。他是一名服装加工厂老板，为人谦虚、对人恭敬，诚实守信，在工作中他能够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感染身边的员工。孙修孝，周庄 24 组居民。他曾经是一名村民代表议事组长，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他热心公益，诚实守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热忱为群众服务。

爱岗敬业的好人有：邓元德，周庄 3 组居民。他是美丽村庄的守护者，他将“四位一体”分村保洁员的工作做得让村干部放心、村民舒心。坚守在保洁员岗位的邓元德用自己不怕苦、不怕累的职业精神守护着村庄的美丽环境。王凤英，周庄 9 组居民。她是一名“四位一体”环境管护人员，她用自己的双手美化了我们身边的环境，她不辞劳苦、任劳任怨，为打造一个环境美好、生态宜居的新周庄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孙修明，周庄 24 组居民。他是社区的一名电工，从事农村电工 20 多年，他从未收到过一起投诉电话。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他都能够及时帮助用电户排忧解难。孙银芳，周庄 17 组居民。她是社区的一名医务工作者，她在平时的工作中，能够按时到社区卫生服务站上班，帮助群众解决疾病的困扰，她热爱自己的岗位，兢兢业业，深得群众的好评。

孝老爱亲的好人有：丁红秀，周庄 9 组居民。她在丈夫去世后，仍然照顾着自己的智障儿子，用心服侍着自己的公婆，有人问她想不想改嫁时，她毅然决然地说：“至今从未有过改嫁的想法，这辈子只想服侍好公婆、照顾好自己的儿子。”赵秀莲，周庄 13 组居民。她的公公常年卧病在床，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公公的好儿媳。她身体力行，不畏劳苦，从未轻言放弃。陶宏霞，周庄 12 组居民。她的公公婆婆身患癌症，她从未动摇过信念，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公公婆婆，向社会展现了什么是人间大爱。于梅芳，周庄 21 组居民。她育有 3 个女儿，大女儿招婿在家，育有一

子，一次意外事故，女儿去世后，她视女婿为儿子，主动帮助女婿重新找了一个老婆，并育有一女。储祥银夫妇，周庄 21 组居民。孙子残疾，如今已经 20 多岁了，夫妻二人在家照顾着残疾孙子，她积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让儿子儿媳能够安心在外工作。黄美英，周庄 23 组居民。她是社区的一名普通老百姓，在婆婆患癌症期间，她能够细致入微地服侍婆婆，一直到婆婆去世。被村民们誉为人间的好儿媳。孙山平，周庄 15 组居民。他是社区的一名医生，尽管他单目失明，但是他家兄弟四人和睦相处，孝敬自己的父母。他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子，妻子心中的好丈夫，儿子心中的好父亲。孙道明，周庄 25 组居民。他是社区的一名普通老百姓，他兄弟三人，仅剩下自己呆在家中，他的母亲老年痴呆多年，他为了能让兄弟在外安心工作，独自承担起照顾母亲的重任。周庄的好人远远不止这些……

周庄社区通过更新管理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星级标准，实施严格的考核和管理，吸引广大居民积极参加与创建星级文明户的活动，把全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同时，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主题，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乡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整个乡村就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在周庄社区还有一种其他乡村不多见的文化现象，那就是有不少家庭保留着先人的家训，这是一种乡村文化的自觉传承。村里把这些难能可贵的家训印刷在墙上，时刻提醒村民们不忘好传统。现列举几家古训：

周氏家训：明哲作则，愚蒙是资，称先述古，百世吾师。

孙氏家训：忠君上，孝父母，和兄弟；正夫道，谨闺门，严教子；端品行，勤耕作，尚读书。

贲氏家训：勤俭持家，忠诚取信，长幼尊卑，和睦处世；杜绝丑恶，严禁嫖赌，一身正气，洁白自身。

黄氏家训：敬祖宗，孝双亲，爱兄弟，教子孙，睦宗族，和乡邻，择交游，信友朋，勤耕读，慎言行，戒争讼，要存心。

社区两委为了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先进的现代文明有机结合，又集思广益将从群众中征集来的备选家训，再组织专人加以提炼，最终制定出

符合周庄精神的 50 条新家训：

富不忘本，穷不言弃；家和事兴，一生谨记；天道酬勤，厚德载物；立志高远，脚踏实地；自律有度，持之以恒；尊老爱幼，亲穆存心；勤俭持家，宽厚待人；孝老爱亲，家和业兴；做事踏实，做人可靠；诚实守信，言行一致；无私奉献，有礼有节；上要尊老，下要爱幼；勤恳做事，诚实做人；诚实守信，开明勤俭；重孝重道，互敬互爱；勤俭治家，清廉正直；尊老爱幼，礼貌待人；家和万兴，忠孝永存；孝悌为先，诚信为本；礼仪廉耻，不谋非分；勤俭持家，乐于助人；勤奋好学，爱岗敬业；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耕读传家，勤俭兴家；积善立家，诗书传家；积善行德，慈悲为怀；潜心博学，静思修养；泰然谦和，知足常乐；遵纪守法，邻里和谐；正身清心，方言矩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善在心间，爱满人间；互敬互爱，互谅互让；孝敬老人，严教子孙；施恩无念，受恩莫忘；待人宽和，世事练达；尊师重道，爱众亲仁；谨言慎行，宽厚忍让；处世谦让，做人诚信；诚实为本，忠厚传家；积善能裕，怀德惟宁；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积谷防饥，积德防老；读书明理，修身养性；勤劳生财，团结生义；以德交友，以诚服人；诚实守信，勤劳致富；团结友善，勤俭自强；勤俭治家，艰苦创业。

新家训出炉后受到广大村民的喜爱，大伙儿纷纷到村里来认领适合自家的新家训，被认领后的新家训统一由村里制成牌子挂在每户村民的家门口，这也成了周庄一道独特的风景。

新乡贤。周庄在村两委的领导下，形成一种独特的人人爱家乡的和谐氛围。近年来周书记带领着他的班子在挖掘乡村在外能人潜力上下足功夫，这也是周庄能快速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周庄经验值得推广。在周久海书记的带领下，村两委由周书记挂帅、经常去走访周庄社区在外能人，既然是在外能人那么就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这些在外能人已经具备离开乡村的各种生存能力，他们大都是些见过世面经过历练的人才，他们当中有实力雄厚的企业家，也有学术界的顶端人才等等，虽然他们是推进乡村产业发展的主要资源，我认为要动员他们回乡作贡献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这些人都是与时间赛跑的人，平时

没有多少空闲回家乡……当我充满好奇地问起周书记他们是用什么办法把这些能人请回村时，周书记说：“我们村的在外能人热爱家乡，都想回家乡报答故土。”我不满足周书记的这个回答，进一步地问道：“周书记，我认为做成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因缘，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契机，您能否实话告诉我这其中的缘由呢？”周书记爽朗地笑着说：“朱老师，您的身上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好吧，我只好实话实说了，哈哈。”以下是我根据周书记的口述内容稍加组织的一段文字。

那年晨阳（周晨阳）的父亲在南京生病住院，我代表村两委去看望了他父亲，这其实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我们后来与晨阳之间联系就多起来了。晨阳在家是个大孝子，在单位是一位好领导，他是我们红色老区走出来的成功企业家。社会上有钱的人不在少数，我可以这样说，每个村庄都能找出几个在外能人，但是真正能情系家乡、不忘祖训、热心公益的像晨阳这样的企业家也不是很多。周晨阳同志现任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校董事长。他在 2015、2016、2017 三年中每年都出资近 40 万人民币，在腊八节活动中，为社区 178 位 80 岁以上老人每人定制唐装一套，每人发 1000 元敬老金，堪称我们社区敬老爱老的典范，后来我们将他的事迹层层上报，他被评为如皋市爱心大使，是当之无愧的！

2018 年 11 月 6 日上午，我和两位友人再次来到周庄采访。那天中午我和另两位友人本想在民俗喜庆堂简单吃点儿农家菜，我再继续上午的话题与村两委的干部们交流，谁知周久海书记说：“中午我们去镇上吃饭，已安排好了。”我们也只好客随主便了，中午我们在江安镇丽景花饭店的一个包厢里吃饭，与我们同席的除了周书记，还有村里的在外能人孙贵庆先生，他现任江苏升捷易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原来中午是他做东邀请了亲朋好友聚聚的。孙总这次主要是带儿子和儿媳回老家为儿子过生日的，另外他还受周久海书记邀请，共商周庄今后的发展规划。周书记把我们几个介绍给他，他非常热情地与我们握手。我心中暗喜心想今天逮住这难得的机会见缝插针地采访周庄在外能人。

宴席开始到 20 分钟左右我微笑着问道：“孙总您好，有个问题我想向您请教可以吗？”

一脸厚道的孙总谦虚地说：“朱老师您请讲。”

我直接问道：“孙总，我最近在写一篇关于您的家乡周庄的长篇报告文学，这里也写到像您这样的在外能人，我想知道当年您是因为怎么个因缘去了苏州的呢？”

开始他谦虚地摇头说：“我就不必写进去了。”周书记在一旁对他说：“贵庆你就实话实说，值得写进去，你为村里做了不小的贡献哟！”孙总这才开始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

他平静地说起来：“我家兄弟姐妹七个，当年家中很困难，上高中时我在校成绩也挺好的，我高中毕业后家中没有钱供我读大学，我只得回家学做木工即木匠。后来有一个我们江安乡的退伍军人，他当时转业在苏州二建工作。那时苏州二建工程多工人少，同乡就问我愿不愿意出去闯闯，我说愿意。就这样我离开了家乡来到苏州打工。我永远忘不了我离开那天，我母亲悄悄为我准备半蛇皮袋花生和一小罐猪油，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和半袋花生来到人生地不熟的苏州，晚上到了简易的集体宿舍时，却发现装猪油的瓶盖没有关紧，不知何时猪油统统泼在了花生壳儿上……”

这时，孙总的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等他平静下来后继续问道：“您刚到苏州工作时应该挺难的吧？”

他微笑说：“开始时确实比较难，苏州二建是国家大型国企，所以做的工件要求非常严格，对工人的素质要求也很高，比如看图纸画图纸都必须会。可那时我一点儿基础也没有，别人四个小时能干完的活儿，我要花双倍的时间才能干完，还往往不符合要求，自己虽然很努力，却吃了不少师傅的批评，但是我天生是个有韧性和悟性的人，我从不轻言放弃，我边干边学习，三个月的时间我就成了活儿干得又快又好的尖子，再后来我走上管理岗位承包了车间……”

我知道再后来他在国企改革时参股做了企业的老总。我感兴趣的是他在最艰难时靠什么支撑下来的，我话题一转又问道：“孙总，您当初在最艰难时靠着怎么样的信念坚持下来的呢？”

他稍稍思考了片刻回答我：“每当我近乎绝望时，我总会想起在我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晚上，我母亲对我说的那几句话：‘贵庆啊，娘知道你是个要强的伢儿，虽然娘舍不得你出去受苦，在家再苦有

哥哥姐姐们帮衬着，一旦出去了就全靠你自己了，娘吩咐你两句话你要记牢，你既然要想出去在外面闯荡，就要做到两点：一是少拿钱，二是多吃苦。”说实话我在外这么多年就是按照这两个原则做人做事的，所以走到现在路越走越宽……”

周书记接着对我说：“孙总之所以成功还有一点我要补充一下，他是从我们革命老区走出去的，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我们周庄人的勤俭、互助、奉献、向善的精神风貌，我还要向你介绍一下，孙总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的品质，致富后不忘带领家乡乡亲走上共同富裕路。他非常关心家乡的发展，多年来为周庄的青壮年提供就业岗位几百个，人均年收入7万多元，这同时也为社区拓展了很大一块税收。”

孙总一个劲儿地摇手，嘴里不断地说道：“是家乡的父老乡亲帮了我，我做得微不足道、微不足道。”

这时，一个非常美丽的年轻女子（孙总儿媳）走过来，手上托着新鲜的生日蛋糕柔声说道：“这是周伯伯（周久海书记）为我们专门定制的蛋糕，非常可口请大家品尝。”

我下意识地看了周书记一眼，周书记微笑着说：“孙总不在苏州给儿子过生日，而是带着孩子来老家过生日，让孩子不忘自己的根在周庄，我们给孩子做个蛋糕这叫助兴，大家吃蛋糕、吃蛋糕。”

我见到如此融洽的场景，心生感慨：周庄有这样润物细无声的党总支书记，又有像孙总这样热爱故土的在外能人，大展宏图已是必然。从周庄走出来的能人各自有着不同的优势，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家乡增光添彩。

果敢、坚毅的周可祥也是从周庄走出来的好后生。他致富不忘回报家乡，时刻关心家乡的发展，累计捐资20万元用于社区道路建设。他积极发挥自身人脉资源，为社区创造税收收入近百万元，赢得了社区广大群众的肯定和赞誉。

从周庄考出去的学子周琪兵，如今已是江苏省江安高级中学物理老师，社区校外辅导站教师，南通市物理学会会员，中学高级教师职称。他深知知识的重要性，积极参加社区校外辅导站工作，每年寒暑假，他放弃休息，不辞劳苦，为社区学生无偿辅导，深得群众的称道。在他的教育引导下，社区多名学生爱上了学习，考取了理想的大学。

德高望重从事社区工作多年的王广先同志，把自己多年的智慧和心血都花在创建和谐周庄之中。他在日常的工作中注意“调防结合，以防为主”方针，实行矛盾苗头“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理”，努力将各类矛盾及早发现控制在萌芽阶段，在社区构筑了一道牢固的社区矛盾调解防线。他积极主动为社区百姓调解邻里纠纷、宅基地纠纷、责任田界址纠纷、婚姻纠纷、财产纠纷等，深得社区群众爱戴。

医德高尚的社区医生孙山平从小单目失明，饱受疾病的摧残，当看到身边群众受到疾病的折磨时，他少年时就立志从医。在做医生的父亲影响下，到如皋卫校进修临床医学，掌握了过硬的医学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为广大的村民解除疾苦，赢得了四邻八乡极好的口碑。特别在创建“美丽农户”活动中，其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被评为南通市首届“美丽农户”标兵户。

村民孙福喜，自2010年起被社区选聘为专职“七位一体”管护员，主要负责社区周边河道、道路、绿化的管护及垃圾处置。孙福喜同志工作认真、勤勤恳恳，在其管护范围内无暴露垃圾，无积水、草堆等障碍物；河道清洁，无水花生、无杂草及漂浮物；道路及河道两侧绿树成荫，为社区成功创建江苏省水美乡村和江苏最美乡村作出了巨大贡献。你若走进周庄就能看到一个毫不起眼的憨态的村民正在默默地扫垃圾，不时弯着腰拾地上的杂物，那人一定是村民孙福喜。多么可爱的农民，不求名利只愿踏踏实实地为村里做事，这种奉献精神显得那么可贵！

村规民约。为了把村民们凝聚起来，大家共同奔小康、建立和谐幸福的大家庭，村支部和村

委员会在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建起了周庄乡愁馆、社区道德讲堂、文化广场、百姓大舞台、民俗喜庆堂等阵地，还将村规民约编成朗朗上口的三字经刷在墙上，让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中去。村规民约三字经这样写道：

爱国家，爱集体，听党话，跟党走
遵法纪，守规矩，遵公序，守良俗
黄赌毒，沾不得，反邪教，稳定好
讲文明，树新风，讲诚信，要友善
敬老人，尊伦理，爱子女，重管教
邻里间，贵和睦，互帮助，如兄弟
好青年，服兵役，倡晚婚，讲优育
有垃圾，归其处，废秸秆，利用好
庭院洁，河塘清，护生态，环境美
易风俗，气象新，红白事，不铺张
十四军，薪火传，勤耕耘，苦创业
立家规，传家训，树家风，圆家梦
此条约，大家立，共遵守，齐受益

参与创作村规民约三字经的大学生村官陈克伟（现任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回忆说，当时制定村规民约时，考虑到要涵盖方方面面的内容，大的方面如忠诚于党、热爱祖国，小的方面则牵涉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仅仅使用条文形式，把这些要求一条一条罗列出来，估计没有人会关注，更对村民不起太大的教育作用。后来想到了利用三字经的形式，把要向村民传达和需要村民做到的内容用三个字的形式呈现出来，起到很好的效果，这也是周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创举。

乡愁馆。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我们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但它们的痕迹因温情与感动而留在记忆里，等待着人们将来对逝去的农耕生活的重温。周庄乡愁馆的建立，不仅为周庄增添了一个让人们可以重温过去、延续情怀的去处，还唤醒人们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历史文脉的意识。

周庄乡愁馆占地250平方米，展示了周庄百姓的生产生活、节日习俗和姓氏发展。通过还原本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茅草屋，勾起人们浓浓的乡土情结。屋内展现的是当时平常百姓家的

一些日常生活用具。这些物件都是周庄群众自发捐赠的。习俗篇展示的是如皋6个传统节日的习俗，分别是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

在这些节日习俗中，具有地方特色的有：清明节早晨吃荞麦屑杨柳摊饼，这是如皋西乡特有的习俗，意在消灾远祸。还有把重阳节作为敬老日，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周庄社区已经连续5年开展重阳节敬老活动，在整个如皋都很有影响力。通过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发挥传统节日的思想教育和文化熏陶功能，引导社区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周庄社区在2000年开始大面积扩桑种植，通过党员干部科技入户示范、技术培训、建立合作社等措施，带领群众增收致富。2012年被评为“江苏省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姓氏篇展示的是整个周庄社区的30个姓氏，其中周、孙、黄、贲是本社区人口大姓。周庄百姓注重家风家训对子孙后代的教化作用，在展柜中展示的就是四大姓氏的家谱、家训等资料。在良好家风熏陶下，周庄社区人才辈出。基于周庄的红色历史，社区先后有26人参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共和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生命。在贤达榜中，其中周方老人曾参与组建红十四军，与原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并肩作战过。这些都是周庄珍贵的无形资产。

道德讲堂。周庄社区利用道德讲堂和道德评议活动，常态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把道德讲堂与主题教育、民风民俗、传统典礼相结合，宣讲社区善行义举、移风易俗的典型，“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育身边人”，引导社区群众努力实践“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有好报”的价值观，使得社区群众文明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

议事堂。周庄议事堂，是周庄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的场所，让群众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阵地。凡是有关土地确权、流转、承包、征收等关涉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都由“议事堂”协商讨论。邀请法律顾问、退休老干部、公道正派威望高的家族长辈等群众工作骨干力量参与，用身边人理身边事的方式，闻民声、解民忧、议村务、促新风，架起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桥”，使之成为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基层



民主法治的“阳光房”，通过“议事堂”将基层的自治、法治与德治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议事堂是周庄社区的创举，议事堂创办了“闻解议促”四诊法，具体说来是这样的：

“闻，闻民声” 议事堂的理事身在百姓中，通过田间地头、街头村尾的闲聊、在村民中召开板凳会议、结对开展夜议民事、背靠背征求意见，及时将群众意见反馈给村两委，让百姓的意见受到尊重、诉求有回应。

“解，解民忧” 议事堂主要受理土地流转、邻里纠纷、婚姻赡养等农村常见矛盾，立足于一个“早”字，议事堂的理事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及早发现苗头以及即将发生的矛盾，并在第一时间把这些隐患汇集到议事堂集体商议，集思广益总是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有力地维护了地方的和谐与稳定。

“议，议村务” 议事堂的理事们经常在一起商议村务，比如大家在一起商议本村集体经济发展，重点工程建设等群众关注的重大事项，夜已经很深了，整个村庄都已进入梦乡，唯有议事堂内灯火通明，理事们面对面地畅所欲言，有的甚至在激烈地大声辩论，周久海书记总是沉着地微笑着坐在一旁认真听取各种声音，他内心非常欣慰，他知道大家的思维很活跃，大家为的是村里的每一项决策更合理、更科学。

“促，促新风” 理事们在收集民情民意时，总是耐心地劝导当事人停止不良做法，向当事人中肯地指出其违法行为，适时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向双方普及法律知识，倡导村民们要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营造良好乡风，让大家自觉地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事业中，做品格高尚的革命老区的最美村民。

议事堂除了创建了“闻解议促”四诊法，还创建了“阳光议事六步法”等等，为建设和谐周庄作出十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这一创举得到各级领导的一致好评。

民俗喜庆堂。2013年，社区在公共服务中心设立了民俗喜庆堂，民俗喜庆堂紧靠周庄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分上下两层，建筑面积约450平方米，最多可容纳30桌宴席，规模不亚于市区的一些中型饭店。建成后，民俗喜庆堂被村里租给了周庄村民钱文彬运营。根据承办红白喜事的数量，

村里会相应地减免部分房租。

民俗喜庆堂建立后，开始大伙儿都以观望的态度来对待，经过不短的时间，加上社区两委会组织本村有威望、有影响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成立红白理事会上门做详细的工作等举措，终于让村民们渐渐地接受了简办红白喜事的新习俗……

记得我2018年春天来周庄采访时，遇到村委会主任孙新桃，那时我已从多家权威媒体看到关于周庄民俗喜庆堂的报道，对于民俗喜庆堂心仪已久。我带着新奇的目光在周久海书记和孙新桃主任的带领下到民俗喜庆堂，一张张整齐的餐桌放置在宽敞的大厅内，每张餐桌下面都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土灶，来了游客时喜庆堂就为他们在土灶里加柴火烧饭炒菜，让游客体验一种与城市餐厅完全不同的饮食风格，让游客体验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根据孙新桃主任的介绍，每年来周庄的游客有十几万之多，我猜想土灶饭菜对于长期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来说一定是有很大的诱惑的！所以提倡乡村旅游是非常有前景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当我问起社区创办民俗喜庆出于什么初衷时，身为村“红白理事会”会长、周庄社区居委会主任的孙新桃这样解释道：“以前，这里多数村民生活条件一般。但近年来，随着当地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大家在办红白喜事时，逐渐形成了一股‘暗自较劲’的攀比风潮。不少村民甚至举债办酒席。长此以往，百姓间借贷矛盾也多，刚致富便返贫。”

如何有效地移风易俗，既让老百姓不丢面子，又刹住这股不健康的消费歪风，村两委很快想到了成立“红白理事会”，提出创办“民俗喜庆堂”这个点子，并在社区的大力支持下付诸行动。“我们提倡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喜事由以前的三四天缩短到一天，丧事由原来的七天缩短到三天。刚开始时，村干部们挨家挨户走访做工作、四处贴标语宣传，渐渐地大家就接受了这一运作模式。”孙新桃主任作了详细的介绍。按照理事会的建议和规定，民俗喜庆堂对村民承办的红白喜事酒席原则上不能超过20桌，每桌收费控制在300~500元。如果村民要求自带食材，仅收取30元一桌的加工费。

吃喝的标准看似降低了，但实际上桌的饭菜

并没有让百姓觉得“掉价”。有一次我与民俗喜庆堂的承包者钱文彬交谈，当我问他当初在对未来经营下来不知盈亏的情况下为何想承包这一块时，他坦诚地告诉我：“自己早些年在村里创业发家致富，现在有能力为村里做点儿事情，承办民俗喜庆堂就是想做点好事来反哺社区。而且村里会按照承办红白喜事的数量减免一部分房租，所以只要是村里的红白喜事一律‘零利润’接待，保证村民们吃好喝好才是我的心愿。”

孙新桃主任还告诉我：“按照当地惯例，办喜事要三天，办白事要一周，办一次酒席花费普遍在万元以上，加上周庄人普遍有攀比心理，有时为了‘面子’，有钱的大办酒席，没钱的就算借钱也要大办酒席。更有甚者因贷款办酒席，还上了银行‘黑名单’。如今，随着社区民俗喜庆堂的出现，这种现象已经基本不复存在。民俗喜庆堂，最大的特点是便宜实惠，‘面子’‘里子’都兼顾得到，民俗喜庆堂实质是一项惠民工程。”

村民孙美林给老伴儿过七十大寿，在民俗喜庆堂摆了20桌。她说：“在民俗喜庆堂办一桌只需要400元。400元每桌的菜品，相当于城里大酒店800~1000元的标准。这样算下来，一桌酒席能省600元，20桌就能省12000元。尽管要额外交一些水电费和厨师的人工费，但跟省下的12000元相比，都是小钱了。”

周任林的儿子孙小辉2017年结婚，通过社区红白理事会上门做工作，周任林选择在社区民俗喜庆堂内办事，并由红白理事会成员具体负责操办。刚开始，周任林不能完全接受社区移风易俗的做法，带着质疑的心理将儿子的婚事办好。事后，周任林说：“在社区的民俗喜庆堂办事，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家里来的亲戚朋友很多，在这里办事的效果不比在市里的大酒店差，算起来还省不少钱了，一桌能省400元，整个事情办下来，省下接近2万元。”

村民王小坤为了庆祝他家服装厂乔迁，以及为70多岁的父母祝寿，在民俗喜庆堂办了8桌酒席，饭后还请大家在民俗喜庆堂南边一点儿的周庄大舞台，看了一场内容健康、形式生动有趣的文艺演出。

王小坤并不是周庄人，而是3公里外的搬经镇人，这次是专程到周庄来办酒席的。他曾因在

这边参加过别人的宴席，真心地认为这里酒席办得不错，价廉物美，他非常希望他们镇将来也有类似的民俗喜庆堂。

“现在周庄的民俗喜庆堂越来越有名，附近过来办喜宴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凡到这儿办酒宴的人，要求他们遵循喜庆堂的标准，一桌不能超过500块，更不允许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然而在喜庆堂刚起步时，一个月也来不了一个人，村民会觉得别人都不办，我在这里办会不会丢面子。”这种心理村委会主任孙新桃明白，他和周书记商量号召村里有威望的人带头在喜庆堂办红白喜事示范给大家看，“虽然家里不差钱，但能省钱，又能起到表率作用，孙霞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随着村里有名望、有能力的人纷纷到民俗喜庆堂办事，村民发现这样不仅省钱、方便，也很体面，不用攀比，种地、打工辛苦赚的钱不打水漂，来民俗喜庆堂办酒席已成为新风尚。

搞企业的老板唐宏林在此办了一场乔迁宴，唐宏林说：“我是在外面做建筑生意的，亲朋好友多些，请了20桌，每桌500元，一共花了1.3万元，而且还能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场地布置、厨具桌椅、主持，档次跟县城差不多，却比县城省一半的钱，还方便。”唐宏林说，“这要是在以前，前前后后要搞3天，大家都累得半死！”

有一次，我在与周久海书记聊天时又说到民俗喜庆堂，他若有所思地说道：“现在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了，思想也要在党的引导下‘富’起来，一门心思找面子，很可能面子、里子都没了。勤劳、质朴是农民的标签，我们不能把它踩在脚下，丢失本我。‘勤俭、互助、奉献、向善’作为周庄精神我们把它刻印在墙上，就是为了让大家牢记在心里。”

如今的周庄人正在努力让这种精神更亮、更热，刻进心里。在民俗喜庆堂南侧，有一个“周庄大舞台”。周庄大舞台和民俗喜庆堂一样，也是周庄移风易俗改革的象征。

“我像农村人办红白喜事，按风俗要请人过来唱戏，没有周庄大舞台之前，唱戏的台子一般是就近搭，要么房前要么屋后，有时甚至都能搭到路上，混乱不堪。如今，无论哪家办事，戏班子统一到周庄大舞台上表演，场地开阔，而且并不

存在场地费。没有表演的时候，大舞台则成了村民们跳广场舞以及孩子们嬉戏的场所。”村民老谢对我说。

村两委在带领大伙儿移风易俗的同时还组织大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此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乐一天”农民文体艺术节。所谓的文体艺术节其实就是农民运动会和文艺演出。村里利用农闲时间，组织村民积极参加集体活动，让村庄充满活力和朝气。

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村干部们为此可是花了一番心思的。运动会项目的确定，要全面考虑参与的对象里还有很多是年龄比较大的留守村民，既要考虑运动量不能太剧烈，同时还要考虑运动项目与村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增加其中的趣味性。最终他们定下了十几个运动项目，分别是保龄球、猜谜语、包粽子、踩气球、乒乓投篮、负重跑、骑自行车、竹杠抬球、盲人摸球、铺砖前进等等。这些项目虽大多就地取材，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如包粽子比赛，比赛规定时间为10分钟，由村里提供糯米，村民自带粽子叶，凡是参加比赛的，包好的粽子归村民所有。包得最快的是村民贲同芳，她在10分钟内包出了46个粽子。所谓的保龄球比赛，其实所用的器材就是酒瓶、矿泉水瓶和篮球。乒乓投篮，则是站在三米外，把乒乓球投在垃圾篓里。骑自行车则是比赛看谁骑得慢。

设置的奖品也是村民能用到的，前三名都有奖，发的是大桶的洗衣液和牛奶。

这些体育项目，有一定的竞技性，更多的是娱乐性，最关键是借助这样的活动可以沟通感情、凝聚民心，村民们都踊跃参加，你若身在其中一定会深刻地感受到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活泼泼的强国之策，富裕了的江苏最美乡村——周庄，是那么魅力四射。在此我再说一说周庄近年来兴起的另一项全民运动：

村民广场舞。广场舞的兴起已有几年时间，当时周庄村干部发现有村民到高明镇去跳广场舞，就思量自己村里也有足够的场地，何不引导村民直接在周庄村部前的广场上跳广场舞。周庄广场舞是由社区妇女主任孙秀连和社区会计孙小琴二人开的头，开始带领村民跳广场舞。最初，跳的人很少，村民们特别是奶奶辈的妇女心里很想出

去跳，又很害羞，不好意思，就装着带孙子或孙女去观看，孙主任和孙会计在那儿尽兴地跳着，快乐是可以感染别人的，首先把那帮孩子们乐坏了，只要场地上音乐一响起，孩子们就在众位奶奶的怀里扭动着幼小的身躯，嚷着要下地，有的小孩儿走路都走不稳，却在那儿摇摇晃晃地手舞足蹈起来，“哈哈哈”大人们见状开怀大笑……也就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观望的人们开始学着跳起来了，孩子们在那儿起哄，奶奶们一边学跳舞一边照看着自家的小孩儿，渐渐地周庄的广场舞形成了规模。平时在30人左右，到了周末人就更多了，有近百人。跳舞的村民，有50~60岁的，也有30多岁的，近年来，网络发达了，村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渐渐变得少了，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了。全国广场舞的兴起逐步改变了这一现状。那么多村民们聚在一起跳舞、聊天，孩子们在旁边玩耍，村庄变活了。

在周庄我还看到在其他村庄没有的东西，刚走进村庄我就感受到周庄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

文化长廊。在村部的广场上，既有篮球场地、许多现代化的体育设施，还有供小孩儿们玩耍的滑梯，室内不仅有红双喜牌的乒乓球台，还有跑步机等。到了周末的晚上，这里很是热闹，晚上9点钟的时候，还有人在这里玩。广场的中央是一处文化长廊，里面张贴悬挂着精美的海报，有介绍周庄社区基本情况的，有叙说当年红十四军在此建军的革命故事，还有周庄的历史典故等，你在其中绝对不会认为这里只是一个苏北乡村的广场，而像某个城市的文化广场。

第三章 生态周庄

五月的周庄，春意盎然。成排的胡桑翠绿挺拔，柔风细雨撒入清澈的河流泛出迷人的波光。灵动的村庄，似乎在向人们深情地诉说着这片热土上发生的一切。写完《大美周庄》报告文学中的“红色周庄”“和谐周庄”两大章后我又一次来到“全国文明村”江安镇周庄社区，我想收集一下关于这个美丽乡村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材料，心中构思

着第三章的内容，我想第三章就以“生态周庄”为题吧。在我看来这一章很难写，因为涉及的面太广，对于缺乏乡村生活经验的我来说心理压力较大，于是我找到如皋市农委的一位文友，他给了我很多启发。我想若写周庄的生态、必然离不开当年在如皋西部地区的治沙壮举，那么我就从这里开始谈起吧。

10. 削平高沙土

数万年前，黄河夺淮入海，带来大量泥沙。古长江口缓慢向南漂移。年复一年，江、淮、海曾在这里翻腾，然后又匆匆离去，一次一次的驻足、一次一次的奔流。不知何时，这里出现了一片不规则绿茵茵的沙洲，那是江、淮、海留下的印记，人们把这块史前地貌取名为扬泰冈地。扬泰冈地具有自己的特质，它按照自己独特的性子来生长，波浪中夹带着五色的泥沙，不断堆积于长江的左侧南端，日复一日亘古至今形成一条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沙脊。江安周庄也就是在这样的沙地之间。

我们已无法追溯当初来到这块贫瘠土地上人类的初祖，不过这块土地还是养育了初来乍到的移民，渐渐地这里有了第一声鸟鸣、第一缕炊烟、第一个村庄……那么这里的人们对于这块爱恨交加的土地又是如何描述的呢？

“高沙土、龟背驼，犹如盖着的铜锣，水肥流失秧苗瘦，收粮不够交地租。高沙土啊高沙土，我俫穷人祖祖辈辈吃了淹心的苦。”从这首民谣里我们可以深刻地感知解放前这一带贫苦老百姓的日子有多么艰难，我们不难想象为何在江安大地上，贫苦的老百姓会揭竿而起，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因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表明了自己的宗旨：要彻底推翻压迫在四万万劳苦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带领穷苦大众过上幸福美满的新生活，这里的穷苦百姓一直信这个理！

解放初期，江安乡仍是如皋境内最贫困的地区，老百姓仍被贫穷困扰着，他们一边在田间劳作，一边唱着民谣：

一场大雨泪汪汪，
三日无水尘飞扬，
有女莫嫁高沙土，



有儿他乡做新郎。

高沙土地区，由于成因于长江北岸古河嘴沙洲堆积而起的平原，地形起伏较大。龟背田、塌子田甚多，水土流失严重。几千年来，这样恶劣的土壤条件，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只能望天收，生活一点儿保障都没有。种植的也只能是三麦二豆、高粱、玉米、小米等旱作物和红薯、花生、赤豆等杂粮。旧社会，很多老人一辈子都吃不上一口白米饭。

新中国成立以后，如皋县县委组织领导全县的人民，在江安等地的高沙土区域开始了削平高沙土的壮举，为贫穷落后的高沙土地区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人们秉承了当年红十四军的优良传统，怀着赤诚的革命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党领导着广大农民割掉穷根子治沙改土，为这片贫瘠的土地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1950—1960年这十年，随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确立，治沙改土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尽管这是一个艰苦曲折的探索过程，毕竟历史的步伐在向前。1950年2月，中共如皋县委长江复堤工程总队成立，动员民工21.83万人，对江港堤岸进行加高加固，当年5月13日全部完成。1951年2月12日，疏浚龙游河老头湾地段捞浅工程动工，动员1.1万民工参加，当年3月31日竣工，完成土方28.5万立方米，受益农田面积30万亩。1952年10月18~22日，

如皋县四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如城召开，中心议题之一就是兴修农田水利。1955年11月22日，县整理焦港首期工程万家圩五号至明家埭地段动工，至当年12月15日竣工。1956年3月18日，县焦港、司马港、拉马河春季水利工程动工，施工长度100里，96875位民工参加，翌年7月21落成。1956年12月3日，县南凌河第一期疏浚工程开工，次年1月竣工。1956年冬，常青乡在境内疏浚8.5公里的焦港河地上栽植树木1193亩，共39.37万棵树。1957年11月30日，常青乡小溪河（如今如泰河中段）疏浚工程开工，次年2月3日竣工。1958年3月，贯穿县境中部的如海运河工程开工，全长57.8公里。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党引领着人民从土地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建设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农村，总是为了我们的人民能过上更加美满幸福的生活。历史总是在继续向前，尽管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相信我们的党！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一个不变的真理，那就是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走上康庄大道！今天，当我驱车行驶在江安大地，看到的再也不是“起水好撑船，抗旱没水源。”“龟背驼、荒沙荡，一朝大雨水汪汪，东倒西塌不像样”的面貌。我收入眼底的是一条条平行的沿河而建的居住线，一望无际平整如画的大片农田，大片的胡桑田浓郁葱葱，一条条河流清澈见底……乡村变成一幅幅美丽诱人的风景画。我不由得在心里赞叹这里的美，我的内心产生一种冲动，我要把有着“红色”基因的大美周庄用手中的笔告诉人们，这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全国文明村”“江苏最美乡村”“江苏最美水乡”“江苏生态乡村”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又一次来到如皋市江安镇周庄社区小住。在村党支部书记周久海同志的陪同下，我走进周庄社区，村里的广播正在播放他们的村歌《幸福周庄》，周书记告诉我：周庄社区的村歌是市文化馆副馆长、著名词作家缪新华写的，缪馆长在周庄住了3天，获得了创作灵感，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周庄村民个个喜欢的歌曲。这首歌，周庄人家唱，在外也唱；在田间劳动时唱，休闲娱乐时也唱；我是一个城里人，

由于某种因缘我来到周庄，我的身心沉浸在周庄和谐而美好的氛围中，当我脚踩着这片热土，嘴里居然也会情不自禁地哼起这首歌：

风儿吹动家乡的新绿，清清河水荡漾着涟漪；
花开农家花香四季，水美的村庄生态宜居；
啊，望一望小楼，撑一把花伞，衣裙翩翩是农家少女；

走一走田园，播一片春色，红色老区有诗情画意……

采一篮桑叶，担一筐希望，蚕桑之地有勤劳儿女；

踩一踩高跷，唱一唱号子，幸福周庄走向光明，走向富裕。

优美的旋律深深打动着我，如今的周庄确实美丽，行走其间，总让我觉得行走在美丽的江南水乡。

11. 呵护河道

当我再次来到周庄社区，与周书记谈起当年的削平高沙土的事情，他说他年轻时也参加过当地的治沙改土运动，那场面非常壮观，现在周庄社区的8条河流大都是那时挑出来的。不过很多年来由于河道未曾清理，再加上村民总喜欢图个方便、长期养成的不良习惯——农田杂草和秸秆往往就堆放在河边，甚至直接抛入河中。这些遗弃物时间久了就会腐烂，顺着雨水或风吹，都落入河里，不仅河坡变得不堪入目，河水也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因此河道养护变得刻不容缓。2007年，村两委会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吹响了建设生态周庄、美丽周庄的集结号，带领干部群众对脏、乱、差宣战，打响了建设生态周庄的新战役。

村两委先在社区开会动员，然后组织专人一家一户去做动员工作，杜绝村民在河边乱堆杂物，发动大家在河岸边，以及村民各自门前屋后种植绿化苗木，组织村民清除河道淤泥，村里的面貌一时变得焕然一新。然而好景不长，一段时间后有一些村民陋习不改，仍然悄悄在河边堆放草垛等杂物，时间一长河坡上又变得杂草丛生，河水又开始被污染，刚刚花大力气整治好的河道又恢

复了脏、乱、差的面目。这种现象让村书记周久海非常揪心，如何实现村庄生态环境的长效管理呢？这个问题一直在他的心头萦绕。

周久海书记与村主任孙新桃等村干部们商量出一个好法子，让所有村民参与河道养护，并且与沿河而居的每户村民达成协定，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每一户村民负责照料自家门前的绿化苗木，苗木由村里出钱购买，不需要村民花钱，但要求村民各自负责自家门前栽种后的苗木管理区的施肥、除草等。等苗木成长后统一出售，苗木出售所得款除去栽种成本，所得收入村里与村民平分。村里几个猴精的村民回家一算，这个账很划算，因为无论自己在河边种什么、放置什么都几乎是零收入，最多种的蔬菜自己吃得放心，但是种菜的地儿哪儿没有，而村里投入苗木这可是要花大钱的。村里出钱，老百姓得利，这可以说是一个一举三得的大好事。河道岸边种苗木，村容好看了，村民口袋里还多了钱，而且养护苗木比种植农作物轻松。这个方法很管用，实施一段时间后，河坡的面貌彻底改变了，变得很整洁。我在村里边走边看，拿着手机不断地拍着照片，长着草皮的河坡绿茵茵的，河水清澈见底。

我知道从2007年开始，整个社区已累计整治河道10800米、清淤40万方、新建改建桥梁8座。社区内的河道建立健全了长效管理机制，每条河流还配备了一名专职护理员。与分片干部及专职管护员签订责任书，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明确。村定期组织检查、实施考核。周庄社区先后组织3000多人次，机械5台30多台次对河两岸乱堆乱放、乱搭建等问题集中整治。村委会还号召河岸两侧居民自行清除杂树800余棵、搬除草垛600多个、清理乱堆乱放400多处、拆除违章建筑20多处。在河岸新栽小树苗3万多株、大树苗1000多株，河坡统一采用麦冬护坡。

2017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发出“每条河流要有‘河长’的号令”。周庄社区积极贯彻省、市、镇关于“河长制”相关工作的指示精神，全面推动镇区域内主要河流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工程，“河长制”各项工作均得到有效落实。

12. 打赢“专项”攻坚战

那天我与周书记聊了很久很尽兴。周书记的话匣子打开了，周书记告诉我：“村两委为了全面落实省、市党代会精神，特别是为了响应省‘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和如皋市委、市政府《关于印发〈如皋市“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皋委发〔2017〕6号)，为着力补齐村里的生态短板，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我有必要对“263”专项整治工作做一个解释。所谓“两减”：一是减少煤炭消费总量，二是减少落后化工产能。“六治”：一是治理区域水环境，二是治理垃圾，三是治理黑臭水体，四是治理畜禽养殖污染，五是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六是治理环境隐患。“三提升”：一是提升生态保护区水平，二是提升环境经济政策调控水平，三是提升环境执法监管水平。

为确保“263”专项工作顺利实施，村里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

1. 加强组织领导。研究制定《周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落实两委同责、一岗双责。

2. 强化推进落实。各居民小组要按照目标任务要求，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及时总结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形成有效模式，向全村推广。

3. 实施综合考评。把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党总支和村两委的责任红线，每年依据目标任务书进行综合考评。严格执行如皋市《关于办理环境监察交办事项的问责处理办法》(皋纪发〔2017〕4号)，有责必问，问责必严。

早在2008年，周庄村两委会就将旧村改造列入议事日程，建立了村环境整治领导小组，明确周久海为组长，第一副书记为副组长，其他村两委干部为成员的领导班子，分项负责、落实责任、分步实施。按照村民代表会的决议，采取村民自觉参与、主动捐资、全面配合，确保环境整治工程按计划实施。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周庄没有养殖场，尽管有不少搞养殖的商家看中了周庄的优质水资源和淳朴的村民，但是村两委一向坚持遵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多次拒绝短期会给村里带来丰厚经济收入的养猪场、南美白对虾温室养殖等，尽全力维护

村里的绿色环保生态；按照上级要求，村庄环境整治以河道整治、道路建设、河坡道路绿化为主要项目。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我此刻写在纸上也许只有几句话，要做好这些工作可谓水滴石穿，在此我仅举一例说明。

周庄有一户居民家曾经以养猪作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他家的养殖场占地面积达5000平方米左右，他从事养猪行业已经多年，左邻右舍深受猪场污染之害，对他都很有意见，一次次向信访部门举报，后来他就把养殖场悄悄承包给外地的养猪大户，自己坐在家中净赚20万之多。村里推行“263”专项整治，按照治理畜禽养殖污染这一条，此养殖场必须拆除，村里一次次派专人去做工作，但效果甚微。因为上级给予一定补偿的钱抵不上他租给别人的钱，因此他找出种种借口推迟拆除。村里负责农业工作的黄新峰副书记找到关键的关系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复劝导，终于让当事人接受了必须拆除的事实，并且配合村里把养殖场在规定时间拆除了。由这件事情我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其实是一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等出来的，有时是要牺牲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着眼未来真抓实干，经过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美好目标。

我在周庄经常看到这样一幅情景，傍晚，村民们在7米宽的周庄大道散步，213盏路灯把大道照得亮如白昼。村民们自豪地对我说：“我们的周庄比城里还好！城里汽车多空气质量差。我们这里空气新鲜，吃的是自己种的无污染蔬菜瓜果。过去农村人争着买城市户口，现在那些当年拿了城市户口的人想回都回不来。”

“七位一体”工作是在南通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开展的，如皋市对“七位一体”工作极为重视，积极打造升级版。如皋市认真贯彻落实南通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河道清障长效管护暨农村环境“七位一体”长效管理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增加财政投入，通过更新改造垃圾收运设施设备，合理配合一、二、三级河道机械保洁船等有效举措，进一步提升农村环境长效管理水平。

为加快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巩固完善农村环境整治成果，不断提升农村环境管护的常态化、精细化水平，全力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农

村环境，建设“民富村强乡美风气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江安镇党委政府制定了加强农村环境“七位一体”长效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实现农村河道管护、路桥管护、绿化管护、垃圾收集处理等“七位一体”长效管理。

在周庄，“七位一体”工作是这样来推进实施的：村里由周久海书记挂帅，孙新桃主任为考核督查组长，考核小组由3~4名党员积极分子和群众代表组成，每月逢十日对全村的“户收集、组保洁、村集中、镇运转”收集清理机制及市里统一部署开展的对垃圾处理、河道保洁、绿化管护、农村道路管护“七位一体”长效管护机制实施督查并做好督查记录，同时每月30日按合同对“七位一体”工作进行考核，每月2日将考核结果报江安镇农村环境整治办公室。

明确外包公司职责：负责全镇范围内垃圾处置、道路保洁、河道保洁、绿化管护以及保证垃圾中转站的日常运行。工作要求：①垃圾处置：做到垃圾日产日清，生活垃圾运送至垃圾压缩中转站，沿途不得抛洒滴漏，每日上午11:00前必须将垃圾桶倾倒完毕，收集作业完成后，应及时清理场地，并将垃圾桶复位，盖上桶盖，收集点及周围2-3米内应干净整洁，无撒落、存留垃圾，垃圾池、房、桶周边无垃圾、无破损，无焚烧垃圾现象。②道路保洁：包括镇区道路及农村四级公路、水泥硬质路及村庄沙石道路。对镇区道路保洁的要求保持路面整洁，管护范围内无暴露垃圾，无乱堆垃圾，无乱堆乱放，有则及时清理；保证路面整洁无飘洒物，道路沿线电杆、墙面、标牌、公交站亭（牌）、垃圾池（房）上无广告。对农村公路的要求：路面（桥面）清洁、排水通畅，无垃圾、抛洒物，沿线视线范围内无生活垃圾。必须有自然灾害天气的应急预案、人员队伍、物资车辆、警示牌、灯以及值班看护等。③河道保洁：围绕“水清、面洁、岸绿”的总体要求，对全镇各级河道进行整治和长效管护。要求水面无动物尸体，无水花生，无垃圾、漂浮物。河坡无生产、生活、建筑垃圾，对河坡擅自违章搭建、阻水建筑、挖土、粪便直排、工业污水排放和秸秆禁抛有监管报告责任。按作业量配备河道保洁人员、保洁船、车辆等机械。

明确村（居）职责：①负责所有道路、河道、沟渠农业生产垃圾、青草、夏秋两季秸秆、建筑垃圾的清理。②负责巡查督查外包公司日常管护和垃圾清运情况，及时上报信息至镇“七位一体”办公室。③对镇“七位一体”办公室巡查交办事项及时处置。④遇有重大事项及重要活动时确保环境整治有序，及时处置到位。

明确“七位一体”办公室工作职责：①定期开展暗访巡查和督查考核，继续推行拉网式和推磨检查相结合的考核模式。原则上每月至少全镇检查两次，分片人员每周到片巡查一次，实现每月检查覆盖到全镇所有村组，不断提高考核监督效果。②对各村（居）提供的巡查督查信息及时核查，及时对接处置。③配合市“七位一体”办公室迎查及相关工作。④每周计算考核情况，每月一日汇总并及时公布。



沟渠农业生产垃圾、青草、夏秋两季秸秆、建筑垃圾的清理。②负责巡查督查外包公司日常管护和垃圾清运情况，及时上报信息至镇“七位一体”办公室。③对镇“七位一体”办公室巡查交办事项及时处置。④遇有重大事项及重要活动时确保环境整治有序，及时处置到位。

明确“七位一体”办公室工作职责：①定期开展暗访巡查和督查考核，继续推行拉网式和推磨检查相结合的考核模式。原则上每月至少全镇检查两次，分片人员每周到片巡查一次，实现每月检查覆盖到全镇所有村组，不断提高考核监督效果。②对各村（居）提供的巡查督查信息及时核查，及时对接处置。③配合市“七位一体”办公室迎查及相关工作。④每周计算考核情况，每月一日汇总并及时公布。

周庄社区每年对境内一、二、三级河道进行机械化保洁管护，经费支出在4万元左右。周庄社区以创建国家级生态村、改善人居环境为突破口，以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为出发点，以“经济发展、民主健全、精神充实、环境良好”为主要内容，协调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他们着力做好以下四项工作：

- (一) 积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纯收入。
- (二)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建设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
- (三) 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不断改善人居环境。
- (四) 加大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周庄社区创建国家级

生态村在以下十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1. 自来水普及100%；
2. 社区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率100%；
3. 地表水环境质量达III类，水质满足水环境功能要求；
4. 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达到总农田面积的90%；
5. 村庄绿化率达到45%；
6. 秸秆综合利用率95%；
7. 无害化卫生户厕率达到了100%；
8. 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达到100%；
9. 社区工业污染源治理达标率100%；
10. 清洁能源普及率达到96%。

环境整治后的周庄，村组间阡陌交错，道路边花木缭绕，农家别墅错落有致，乡间河流水清岸绿，生态桑园浓郁葱葱，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产业发展效果突显。

先后获得“江苏省卫生村”“江苏省生态村”“江苏省水美乡村”“江苏最美乡村”“全国文明村”的荣誉称号。

周庄的群众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村庄的：

以前我们一直想住到城里去，现在村庄富裕了、环境整好了，城里人都老往我们周庄跑了。

过去这里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吹。有些地方的绿化树栽一茬死一茬，水泥路因为两边没有绿化，尘土满天飞。自从开展环境整治后，处处干净整洁，看哪儿都觉得舒心。

生活在这里，连城里人都羡慕我们呢。

第四章 活力周庄

2017年10月18日，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周庄与祖国大地的无数个村庄一样，用实际行动构筑着革命老区的振兴梦。周久海书记组织村两委，认真学习党关于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政策方略以及思想，把党的政策运用在平

时的工作中。他和他的班子统一认识后，十分清楚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我想这五条早日能在神州大地所有的村庄实现，那么我们的泱泱大国必将成为一个美丽富强的国家，历史赋予我们今天的使命是：中华民族要复兴，中国要回归世界之巅，我们的传统农业必须改变，我们要把广阔的乡村改变成一个经济强大、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祖国大地上每一个乡村都是社会整体的充满潜能和正能量的细胞。仍以周庄为例加以说明，周久海书记和他的班子在谋求周庄社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13. 外出务工

周庄社区与祖国大部分的农村相同，村里主要的劳动力大多是外出打工。这是整个周庄社区村民收入最大的一部分，也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周庄社区里那些早年在外打工的人后来慢慢做了包工头，村里的劳动力就是跟着这些包工头出去打工的。周书记告诉我们，村里每年外出务工的人数达到七八百人，都是村里的青壮劳动力。他们工作的主要地点是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等周边发达城市，工种主要有瓦工、木工、电工、钢筋工等等。外出打工的村民年收入高低不均，多的可赚到十几万，低的也有个五六万，包工头的收入更可观。近年来，建筑行业尽管不景气，外出务工的人员并没有回村，这种现象表明城市还是需要大量农民工的。这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周庄我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周庄走出去的能人都有着浓浓回报家乡的情怀，这种现象令我心生感佩，我仍然以能人孙贵庆为例加以说明。

现任江苏升捷易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孙贵庆，可谓身家上亿的企业家。当初，他是因为家境贫困走出周庄的，那年他高中毕业，由于家中没有钱供他上大学，就在家乡学了一门手艺活做木工。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有一种对于命运的不甘心。他一边儿干活一边儿悄悄打探外边的招工信息。那年正巧有一个江安的转业军人在苏州二建工作，他传来他们单位正在招工的消息。这个消息对于年轻的孙贵庆来说无疑是一道福音，

他与江安的不少有志青年都暗自准备着，他们想去大城市闯荡，他们要去寻梦。

只有一些基本木工手艺的孙贵庆，在慈母的千叮咛万嘱咐及不舍的泪光中，离开了他热爱的家乡，走上与命运抗衡的求索之旅。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看起来还没有脱泥土味的农村小伙儿，背着母亲用蛇皮袋为他准备的半袋干花生，有些忐忑不安地行走在苏州这座有着人间天堂美誉的大街上，可以想象那时的他与这座美丽的园林城市是有些格格不入的，那些说着软软吴语的男女老少，谁都可以忽略他的存在。不过，我们当地有一句谚语叫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谁能猜到这个看起来平凡的青年心中藏着高远的人生梦想呢？

孙贵庆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踏进了苏州二建的车间，当师傅第一次把活儿派给他时，孙贵庆有点发懵了，要干的活儿他在苏北老家从来没有接触过，还要按图纸分毫不差地加工零件，一天的活儿干下来他竟被师傅批评了，说他做的零件不合格，他身心疲惫地下班了，肚子饿得直叫却一点食欲都没有。我猜想也许那个晚上好心的室友给他打来一份饭菜后就出去看电影了。面对香喷喷的饭菜他反而恶心，要在苏北老家时看到这么好的饭菜，他肯定会三下五除二地速战速决掉，可此时的孙贵庆独自躺在职工宿舍简陋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感到自己几乎要崩溃，心里在翻江倒海：我孙贵庆在家里做木匠时师傅从来都夸我机灵、一点就通，可来到这个看起来美丽的大城市，开始就吃了听起来软绵绵的苏州师傅的严厉批评，师傅的眼神就两个字“嫌弃”。他心里怀疑自己来苏州是否错了？家乡虽然穷却很温暖，可又一想，一个人受不得点儿批评能有作为吗？我孙贵庆是不是好样的，必须用我的实力来证明，我不信我干不出名堂！想到这儿，他很快将那碗冷饭冷菜吃了个精光，然后坦然入睡。

3个月后，苏州师傅对他竖起大拇指，渐渐他超过师傅成了车间的骨干。可以想象孙贵庆在这3个月里吃的是什么样的苦，他成功地拿到车间的最高奖金，开始走向生命的辉煌，他成了全公司的公众人物……国企改制后他变成孙总经理了。他终于实现了当初从家乡走出来时就发下的宏愿：若我孙贵庆将来能搏出个样子（事业有成的意思）

我一定要带动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他说到了做到了，他是个心怀感恩、德报社会的企业家，写到这里我不由对他这种胸藏大爱的企业家心生敬意。

其实像孙贵庆这样的在外能人在周庄不止一个，他们是革命老区——周庄的骄傲！

14. 蚕桑产业与适度规模经营

不知不觉间秋天到了，我又一次来到周庄社区采访，就周庄社区的经济情况作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上次了解了一些村民外出务工的情况，这次想了解一下周庄当地的另一块支柱产业——养蚕。周书记热情地对我说：“朱老师，既然您想了解这一块，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的茧站你一定会有收获。”我愉快地跟着周书记向村里的茧站方向走去。

我俩边走边聊，据周书记向我介绍，周庄村曾是一个养蚕大村，眼下正值晚秋季节，周庄的蚕已开始吐丝结茧了，周书记对我说村里家家户户这几天要忙着来这里卖茧儿了，村里的茧站这几天热闹非凡。

周庄茧站建于2006年，占地面积5亩左右。茧站内光线很好，里面摆满了白色的小圆筐和蓝色的大筐，还有一台很大的烘干机。茧站里很干净，屋内没有杂物和垃圾。墙上写着“粒茧落地，随手拾起”的标语，可见他们对蚕茧的珍惜。他们把茧儿收好后，放在白色的小圆筐里进行初步晾晒，再放到机器里进行烘干，最后等着丝绸公司开来把蚕茧运走。

这几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的，早上七八点钟，村民们陆续前来卖茧。也许村民们带来的茧子刚刚从太阳底下晒过，让人摸着还有些温暖。大部分蚕茧都有大拇指那么粗，在阳光的照耀下白晃晃的。每一季收茧时间也就两到三天，在这两三天的时间里，蚕农都将自家的蚕茧运到村茧站销售。

周书记告诉我们，在养蚕业最鼎盛的时期，他们村的茧站一季就能收30万斤茧子。当时茧站的窗口全部开放，还有很多蚕农起大早排着长长的队等候。而近几年村里的养蚕大不如从前了，虽然丝价没怎么下跌，但由于国内销量不大，市场需求量没有增加，农药化肥价格却一直在涨，

尤其是劳动力价格更是飙升。前些年一个壮劳力出去打工一天也就60~70元，当时村民们多养几张纸的蚕，忙的时候壮劳力回来几天，养蚕所得的收入远远高于在外打工的收入，如今村民在外打工，一天都在100~200元，他们回家养蚕已经比不上在外打工所得的收入高，所以回来的人很少了。

如今村里的桑园面积也只有过去的一半左右。本来养蚕业是周庄的重要经济来源，如今看来只能算是夕阳产业了。若这样发展下去，要不了几年之后，周庄的规模养蚕业将不复存在。针对这种情况，村两委多次开讨论组织人员去江南的先进乡村学习，目的就在于解决这类矛盾，让村民保住这一周庄的传统产业，让村民们的口袋里多出一些收入，过上比较富裕的幸福生活。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90多年前，周庄当时还叫周严墩时就是红色之乡，红十四军的诞生地，从那时起这里的人民就紧紧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可以这样说，不管是过去的周严墩，还是现在的周庄社区，这里的老百姓从来都是自觉地跟党走，紧跟着党的领导、国家政策的步伐向前的。近年来村里的养蚕业不景气，村里主要青壮劳力又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出现“三、六、九”现象，所谓“三”就是“三八”妇女节，指村里的妇女；“六”就是“六一”儿童节，指少不更事的儿童；“九”就是九月九日重阳节，指村里老人。这三种人在村里留守，造成了各自家庭田地抛荒现象。面对这样的情况，村干部们积极想方设法改变这一现象。他们联络各自在外地的关系，希望吸引外地有实力的种植专业大户到周庄来大面积承包田地，以免土地抛荒。接下来我谈谈周庄的另一种经济模式——土地流转。

周书记告诉我土地流转在周庄社区有不短的历史了。最早是集中一部分土地，流转给了一位外地的大棚蔬菜生产商。一段时间后大棚蔬菜商搬走了，整片的土地又流转给了本村在外种植苗木的能人缪进，在村里集中种植花木。村里另一片集中的土地流转给了山东的一个大棚蔬菜生产商戴老板。土地流转这个词语在农村刚流行起来没有多久，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那以后土地流转这个词在老百姓口中

熟悉起来。《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等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目前村里的土地集中承包了两处，一处是2012年承包出去的，承包给了本村的能人缪进，种植苗木，由本村人黄俊正负责管理，承包面积510亩，承包的土地涉及村里的9、10、12、13、15、17、20七个村民小组。社区采取了入户征求意见等形式，明确流转方案，按照“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共与316户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每亩土地流转价格为1200元，原则上以5年为一个周期适度调整流转价格。这么大规模的土地流转，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比如在这些被人承包的村民小组，会遇到不愿意土地被流转的农户，还想自己种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在流转范围内的农户，有些又不想继续种田。村两委碰到这种情况就派人去说服这两种人进行土地调换，很好地解决了土地集中流转中的问题。周庄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次大的矛盾，事情是这样的，1996年土地重新分配后，于2001年进行了微调。因为当时农业税费还比较高，那时候有些农民为了少交些税费，对于把自己的土地按照规定分给别的村民并没有太大的意见。而如今所有的税费全部取消，还有补贴，再加上土地流转，一年什么都不做，土地每亩收入都有一千多元。下面以村民孙福建与村民季文明、孙尔秀、孙建忠之间土地纠纷一例来说明。

1996年分田时，村民孙福建家分到的耕地是6.6亩，2001年微调时，他的大儿子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按规定，孙福建大儿子的田1.6亩就要分给别的村民。因为当时所交税费较高，而他家比较困难，当时他愿意把这1.6亩田划给别的村民。恰巧村民季文明、孙尔秀、孙建忠三家都

添了小孩儿，村里就把孙福建大儿子的1.6亩田分给了他们三家。过了几年孙福建家的经济状况仍然较差，他就想要回当初那1.6亩土地，他认为2001年只是村里对土地进行微调，那1.6亩土地应该没有在土地上进行变更登记，孙福建凭着侥幸的心理把季文明、孙尔秀、孙建忠三家告上了法庭。这三户人家找到村委会，希望村里能帮助他们调和与孙福建的土地纠纷，村里费尽周折找到了2001年后孙福建所交税费的凭证，证明2001年后孙福建家的耕地已由1996年的6.6亩更改为现在的5亩地。孙福建败诉了，村里又帮助孙福建向律师等说明他家的实际困难，希望他们少收他家应缴的相关费用，请法院及律师酌情照顾一下。此举让村民孙福建深受感动，孙福建坦然接受败诉的结果。

土地流转为村里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我仍举前边提到的510亩土地被本村能人缪进承包以后的情况为例说明。我在村里找到了为缪进负责管理这片苗木的黄俊正。黄俊正介绍说：“这片苗木每年的培管需要近百劳动力，村里富余的劳动力在家门口打上工，每人每年可以增加收入近5000元。”黄俊正说他们种植苗木的技术水平比较高，苗木规格基本统一，很受采购者的青睐。且苗木主要销售本地，这样水土比较相符、苗木成活率也高，还可以省去长途运输的开支。虽然他们承包的苗木园区面积有510亩地，由于苗木品质好，在本市的市场仍然供不应求。他们还带动了社区近30户开展种植花木，目前总面积已经接近240亩。不少村民在自家房前屋后也种植苗木，增加了不少的经济收入。目前，村里种植的花木品种有红叶石楠树、杨梅、桂花、新品紫薇、香樟、楠树、银杏、喜树、马褂木、红叶李、冬青、女贞、罗汉松、广玉兰等30多个品种。

周庄社区土地流转除了承包给缪进种植苗木以外，还有一块是引进了山东大棚蔬菜商投资兴建标准钢架大棚，用于栽种大棚蔬菜。根据村委会介绍，蔬菜园区涉及1、2、3、4、5、6、16、17、18、19、21共11个居民组，流转土地520亩左右。土地流转费每亩1200元。为了增加村里收入，村里与承包人戴老板协调，每亩需他上交100元作为村级协调管理费用。

我在大学生村官陈克伟的带领下来到蔬菜园

区，找到承包人戴老板了解情况。戴老板四十出头，长得魁梧，说起话来很干脆，山东临沂人，讲起种蔬菜滔滔不绝。他说自己20多年前曾在山东寿光学习过基本的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后来在中学、学中干，已完全能熟悉大棚蔬菜常见种类蔬菜的种植，这方面他已成半个专家了。戴老板曾在如东承包过4年，收益颇丰。由于一个地方不能长时间种植同样的蔬菜，所以他的团队在一个地方待过几年就要换一次地方。如今他来到周庄承包了520多亩耕地，承包10年，轮流种有机花菜、青椒、茄子等品种。他说经过他耕种过的土地一般土地肥力都会上升，他们要对这块土地进行深耕施肥，10年后还给村里时土质仍是好好的。他的种植团队只有4~5人，都是从山东老家带来的，生产技术都过硬。他在南通的蔬菜批发市场有摊位，生产的新鲜蔬菜直接拉到市场搞批发，销路不成问题。他说忙的时节，经常从村里雇40~50人帮他干活，能为村里带来每年40~50万元的劳务费。

苗木种植和大棚蔬菜种植这两项集中流转的土地有1000多亩，每年租金会有120多万元，吸收富余劳动力200多人，为村民带来100万元左右劳务费用，这是一笔较高的收入。这么多的土地连成片，一些田间小路和沟渠变成了耕地，我在想10年后蔬菜商撤走以后，这么大片的土地该如何处理。周庄在实践中得出一个经验，蔬菜商撤走以后，再设法转包给花木商，目前这是一个理想的状况。若没有人来承包种花木，这片土地可能会面临大面积抛荒。从长远的角度看，村里还需要从长计议。



15. 红色旅游

周庄社区是历史文化名城如皋首期成陆的区域之一，这里不仅沟河交叉、河水清幽、花木繁茂，而且乡情浓郁、民风淳朴；这里更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诞生地。村里先后获得第五届“全国文明村”“江苏最美乡村”“江苏省三星级乡村旅游区”等光荣称号，对于周庄的历史传承以及创建成果，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及全国各大主流媒体都曾争相报道过。周久海书记和他领导的班子没有在获得的众多荣誉面前沾沾自喜，而是从这些无形资产里挖掘出村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实践中，他们开发出具有周庄特色的红色旅游项目，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

① 创建红色旅游特色街。周庄社区围绕红十四军建军纪念碑，延伸打造出红十四军纪念公园，在公园内适当恢复建军时期历史场景以此形成特色街道，推出“瞻仰革命圣地、观赏红色剧目、品尝粗茶淡饭、试住篱笆小院”等项目，以此达到实现爱国主义、忆苦思甜、感恩教育的目的，弘扬社会正能量。

② 建设农耕文化体验园。利用具有周庄特色的传统蚕桑种养殖业展示该园区内桑蚕养殖、桑蚕制品。专门建一处周庄乡愁馆介绍本村农耕时期的的文化知识，提供具有农耕文化意蕴的纺织、木工、水车、磨盘、犁田等实物，推出周庄主要农作物及果蔬承包代种服务等，整合当地特色农产品资源，为游客提供品种齐全的绿色无公害食品及地方特产。

③ 建亲子休闲采摘园。凭借社区现有的果蔬采摘园区，打造以四季果树林为主的风光采摘园区地带，设置风光宜人的亲水平台，连接河道两岸，实现循环农业、有机生态养殖相结合，开辟“亲子帐篷、鲜果采摘”等项目，让游客体验与都市生活不同的乡村生活乐趣。这些项目的开发，都为社区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16. 传统产业

在周庄，传统产业是留守人员工作的主要场所。第一类是做钢材生意，第二类是做服装加工。我在村里的大学生村官陈克伟的带领下，找到村里最早做钢材生意的村民石柱明，请他谈谈做钢材生意的经历以及他的钢材生意给村里带来的变

化。

年近半百的石柱明看上去比较显老，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看人时总是一脸和善。他一直微笑着，一看就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也让我感悟到俗话所说的和气生财的含义，当小陈告诉他我的来意时他表示很乐意接受我的采访。

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书读得不多，很早辍学了。19岁那年他决定出去闯荡闯荡。当时农村人手头都不宽裕，他在一位亲戚家借到200元，又到信用社贷款200元，石柱明就拿着这400元的本钱，开始了他的人生致富之路。其实最早他只是在附近收鸡蛋，再骑自行车到苏南去贩卖，一周跑一趟，竟能赚40块钱。那时的40元可以说是个大钱，因为当时工厂一个学徒工干活儿一个月也就只能拿个几十元工资。石柱明为了挣到这40元钱所吃的苦头非一般人能想象，他在附近村里收完鸡蛋后，要骑自行车去常州等地卖。当时的路况很差，黄沙石子铺起的路，汽车一开尘土飞扬，到处坑坑洼洼。石柱明总是凌晨天没亮就从家骑自行车出发，到晚上六七点才能到达常州。途中，他最害怕自行车爆胎，这么遥远的路途爆胎的事情根本避免不了。

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在途中遭遇特殊天气的情况，那次，他骑到半途时天空乌云密布，忽然下起瓢泼大雨，很快他浑身湿透了，那是早春二月，他冷得直打颤，四边都是田野找不到一个躲雨的地方，他只好艰难地向着前方骑着车，偏偏这时候车胎又被路上的一颗锈钉子戳破，车胎里的气一下子跑光了。石柱明心急如焚，只得下车一手拎着一个大篮子（篮子里装着百十个鸡蛋），一手扶着走不起来的自行车往前慢慢挪着，他非常希望这时能遇到一个熟人或修自行车的小摊儿……好不容易才到达目的地，他发烧了，却仍然坚持把蛋卖完，赚了几十元钱，怎么也舍不得去住旅馆。有时他卖鸡蛋也较为顺利，那也得要3天的功夫，有时一周都卖不出去，遭的那个罪现在想起来都心酸。就这样石柱明卖鸡蛋的生意做了两年多，上苍终于开始眷顾他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商机。那天，他卖完鸡蛋就想着回来了，他挑了一条近一点儿的里路往家的方向骑着，一路比较顺畅，当他路过一家钢厂时，他眼睛一亮，发现这家钢厂的厂房外，

路边堆着许多工厂不要的钢材。当时农村经济已开始慢慢复苏，不少人家开始新建房屋，而新建的房屋窗户和门上都需要水泥做的梁，这些水泥梁上都需要用钢材，那时很多做预制板的工厂有钱都很难搞到这些钢材。想到这里石柱明热血沸腾起来，他变得大胆起来，大踏步地走进了工厂。他找到厂里的后勤科负责人，问他厂门外的钢材可否出售给他？那位负责人看到憨厚的石柱明像个正经人，就一口答应把残次钢材卖给他，不过要求石柱明几天内带现金来提货，石柱明想都没有想立刻答应下来。那天，他车骑得快要飞起来似的，他要紧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他害怕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稍纵即逝。然而，当他下意识地摸口袋时一下子腿又发软了，口袋里除了卖鸡蛋的几十元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他突然后悔几个小时前在钢厂夸下的海口，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弄到买废钢材的几千元的巨款。他的身体有点儿发抖了，他干脆下车倚着路旁一棵大树歇了下来。这时，他发现马路上有3个农村壮汉冲到马路中央吆喝着去追赶一头壮猪，石柱明愣了一会儿神，突然想起村里老人们说的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他心中一亮有了主意，立刻又骑上自行车，回到村里以后，找到几个平时能聊到一块的人，把想做钢材生意的想法与大家做了个交谈，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发财的路子，大家东拼西凑地把钱弄齐了，一起以石柱明为主做起了钢材生意。

1995年后，国家经济蓬勃发展，农村经济也继续往前推进，这个时期村里不少青年人和壮劳力都陆续去城市打工了。村民的口袋里有钱了，首先想到的就是砌大瓦房，有的开始建二层、三层的小楼，1998年以后，村民们开始大兴土木，石柱明的钢材生意更好做了，那些首批有能力翻建房屋的村民，大多数又都是跟他一起做钢材生意的村民。20世纪90年代末，可以说周庄兴起的新建房屋大都是在石柱明的带动下砌起来的。2000年后，这桩生意竞争越来越激烈了，脑子灵活的做起钢材深加工生意，已获得更大的回报。村里有6~7家钢材深加工的作坊。

2008年以后，石柱明转行了。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门从钢厂进货，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他说这样投入的资金较多，产生的利润也比从前

多。当我请他谈一谈他人生成功的经验时，他害羞地笑着说：谈不上经验，只能算是一些切身的体会罢了。他说做生意近30年，搞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有肯吃苦的精神，还要守诚信。不管生意大小，能吃得下苦头，就能赚到钱，过上幸福的好日子。在生意场上也只有守得住诚信之人，才能赢得人心，也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帮助你。

当我与他谈到致富奔小康的话题时，他深有感触地说，国家真正的富强就是藏富于民，人民真正富裕了，国家也就富强了。富裕了的人民会想办法过上更好的生活，从而不会想着去给社会添乱。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才有可能形成更好的生活习惯，提高自己的素质。如果老百姓没有工作可做，挣不到钱养家，这就是很大的社会问题了。社会不稳定，国家要富强就更加困难了。当我与他谈到对未来的期望时，他喝了几口茶水想了想说，我也没有太大的雄心壮志，以前苦日子过怕了，只盼着能过上好日子就满足了。这些年来，我一个人挣钱养活一大家子，虽然辛苦，但是很开心，如今孩子都长大了，不需要我操更多的心，我也可以放慢节奏，过过舒心的日子了。

在周庄的第二类家庭作坊就是服装加工。整个周庄社区共有6家服装加工作坊，这6家加工作坊能为社区提供50多个工作岗位。这种现象不同于其他中原或西部广大的农村，中原或西部地区少有这些行业存在。年轻人或已婚生育的年轻父母因为外出务工，把年幼的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外婆外公带着，这是造成贫困地区大量留守儿童的主要因素，这些留守儿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父母。而在周庄，这样的情况是没有的，大多数的年轻父母，都是父亲去周边城市打工，母亲留在家里，白天孩子上学母亲就在附近的家庭作坊式的工厂上班，晚上回去照看老人和孩子。周庄社区的经济可以归纳以下几点：（一）外出务工（二）留守人员在家养蚕，土地流转（三）红色旅游（四）到村里家庭作坊工作（五）去苗木园区、蔬菜园区打零工。村里每人都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些是周庄一派祥和的经济保障。除以上主要经济来源，还有部分村民靠种地获得零星收入。少数村民家有4~5亩地，除了种植胡桑，还会种些其他农副产品，比如水稻、玉米、花生、

黄豆、香堂芋、油菜等。

昔日的高沙土经常治理，如今已经是旱涝保收的丰产田，自家田里种的是有机大米、优质大米。据村民们介绍这些稻子很少出去卖，要卖的话一般也是卖给当地人，大都是留着种植人自家吃，这些种水稻的村民家基本都会吃陈过一年、两年的稻米。你若行走在村里的水泥路上，偶尔会遇到村民把作物摊在路上晒，那是晒豆秆的村民希望过往车辆能帮助他们把黄豆从豆秆上碾下来。村民们用自家种的黄豆来做豆腐、百叶、茶干等豆制品，晒干了的黄豆还用来榨油，多余的黄豆就拿到农贸市场卖掉。

我还想说一说这里远近闻名的土特产花生和香堂芋。因为土质原因，其他地方这两种农作物与周庄的花生和香堂芋不可同日而语。在周庄村民平常的饭桌上，通常都会有这两道菜，村民们不仅自己喜爱吃，招待客人时也离不开这两道菜。村民们还常常把香堂芋和花生洗干净放在锅里只加一点盐蒸着吃，倘若你恰好走进这户人家，又逢人家正在蒸芋头和花生，你一走进院子就会闻到芋头和花生特有的浓郁的香味，那是芋头和花生煮熟以后散发出来的食物的香味，这种香味非常诱人，让人想起来就会不由得咽口水。他们还常用芋头和肉泥合在一起做成肉圆，那美味更是让人垂涎三尺……

周庄村民的经济收入除了以上所讲的几项以外，还有一部分收入来自国家的惠农政策。目前，国家对村里每个村民的补贴有良种、农资、种粮等补贴，平均每亩的补贴在120元以上。另外还有对老年人的补贴，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都可以享受到105元的补贴，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在105元的基础上，还有80元的高龄补贴，如果家里的孩子是独生子女的话，60岁以上的老人还享受每月80元的补贴。按照这样的补贴标准，60岁以上的老人最少可享受每月105元的生活补助。如果60岁以上、孩子为独生子女的村民，每人可享受185元的补贴。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若子女为独生子女，每人每月可享受到265元生活补助。目前，村里二级残疾人可以享受到每月140元的补助。对于低收入家庭则采取补差法，凡是收入在最低收入以下的，由国家按照差额进行补助。

讲到这里，周庄社区村民的各项收入来源基

本清楚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和平环境下社会才能稳定，周庄的广大村民凭着自己的实干和灵活的大脑，靠着国家的优惠政策，在付出汗水的同时，也获得了颇丰的经济收入。他们和自己的村庄一起，正在走向生命中的大美境界。

第五章 梦想周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当前，客观地说来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尤为突出……但是，我们有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亿万农民的创造精神，有党的惠农强农政策的支撑引领，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有强大的市场需要，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在充满自信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此，我仍以如皋市江安镇周庄社区作为一个基点，对周庄的“三农”作一场理性的考察和思考。

17. 对周庄现状的反思

作为革命老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诞生地，近年来，周庄社区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坚持改善社区人居环境，积极营造和谐人文氛围。这其实是打的实施乡村振兴的一场硬仗，周庄社区的广大干群在村两委领导下，在市、镇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众多佳绩。近年来，周庄获得“全国文明村”“江苏省最美乡村”“江苏省一村一品”“江苏省三星级旅游点”“江苏省水美乡村”“江苏省生态乡村”“江苏省蚕桑生产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等光荣称号。如今的周庄以水之灵韵、花之娇柔、木之千态、屋之俨然、人之淳厚的新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我对于周庄的人居环境整治无须过多地评说，我想凡是走进周庄的人们都

会有真切的感受。

周庄与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没有强大的经济产业，本来养蚕业是村里很重要的经济收入，由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养蚕业不能与往日相比，加上本市的丝绸公司又关闭了，这些对村里的养蚕业损失很大。

周庄村民人均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这在苏北地区已算不错。令我担忧的是这里没有比较特殊的自然资源，比如像云南文山可以种植价格昂贵的三七、浙江安吉已形成闻名遐迩的山村旅游业，那里还有白菜、竹制品等；江安周庄这里只有香堂芋和花生，仍没有打得开市场，养蚕业又在萎缩，近年来建筑业不景气，村里的青壮劳力也只是在城里做些零星的活儿，当然若是回来也没有特别挣钱的企业去，这是个大问题。若他们遇到城市经济波动，劳动力过剩，不需要那么多农民工，那村民们的收入就不能有充分的保证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周庄社区也曾出现过不少村办厂，比如生产电子元件、毛绒玩具等。可时间不长，均以失败告终。眼下的周庄，大多数村民都居住在小别墅式的集中居住的楼房里，现代化设施齐全，几乎每家每户都是绿树成荫，花花草草错落有致、自成风景。我站在风景如画的周庄的田边，多么希望这里能有些适合农村经济长效发展的经济实体，让生于斯、长于斯的周庄村民能有一份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我正在想着这个问题，村里的大学生村官、党总支副书记陈克伟跑过来告诉我说：“朱老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们村里正在准备办一个丝绸公司，利益辐射广大村民。”听到这个佳音我由衷感到高兴，因为周庄毕竟是一个有着悠久养蚕历史的村庄，也是苏北大地上诞生过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的著名革命老区，我想各级政府若能在经济上再实实在在地扶持一把，比如支持村里建成苏北大地上具有一定规模的乡村红色旅游，把开发桑叶茶、桑葚产品作为产业来做，这也许就是一个振兴村庄的良好契机，我真心祝愿周庄早日能有自己的支柱产业。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周庄应该发展什么样的新型农业呢？

18. 周庄与新型农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的讲话中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我与村两委一帮人，坐在周庄的议事堂里与大家一起来探讨周庄的经济结构以及可以发展的前景。我很清楚周庄目前集中流转土地1000多亩，一半集中种植苗木，另一半集中建设蔬菜大棚种植。在土地集中流转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土地资源的浪费，虽然土地集中流转真真切切让村民们获得了一定的实惠，同时还实现了集约化大规模农业生产，然而我担心的是集中流转的土地几乎没有用来种粮食的。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从长远来看，十几年后，周庄土地集中流转的种植大户很可能会撤离，前文中已提到种植大棚蔬菜的特点，就是要不断地寻找新的土地，他们一旦转到另外的县里种植，周庄就会有大面积的土地面临抛荒的危险。那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就难以落到实处。当我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后周书记告诉我，对于这种局面他们也早有打算，他们准备在种植大棚蔬菜的商人走后，采取集体经营的模式，大面积种植水稻和小麦，我为村两委的这个决定感到高兴。毋庸置疑，

周庄在全市来说本来是比较贫困的村庄，周久海同志以及村两委率领着全村人民发扬红十四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弘扬“勤俭、互助、奉献、向善”的周庄精神，把“有女莫嫁高沙土，有儿他乡做新郎”的典型的贫困乡村变成“花开农家花香四季，人美水美的江苏最美乡村”，这是平凡中的壮举，我深刻地体验到这里的人们从精神到物质的嬗变。“全国文明村”“江苏最美乡村”是辛辛苦苦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当我与周久海书记谈起明日周庄时，他平静地说：“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塞罕坝精神》的讲话：‘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代接着一代干，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我们与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相比差得太远了，但是我们村的广大干群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为了周庄更好的明天，我们会无怨无悔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周久海书记说完这段话向坐在他身边的村委会主任孙新桃同志深情地看了看。

当我问起周书记今后具体有一些什么打算时，他充满自信地说：“想法比较多，暂时还没有具体的规划，我要与孙新桃主任及村两委的同志们商量好后再把它定下来，我个人的想法我们只是私下聊聊，希望您不要写在文章里，不妥！”我答应了。以下是我与村两委的主要负责人交流后得出的几点建议，也可以说是周庄今后发展的初步规划：

第一，利用本村是红十四军诞生地的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创建具有地域特色的爱国主义红色旅游，再现当年的建军盛况，吸引来如皋旅游的游客亲历当时的情景，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这当然需要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若周庄红色旅游特色街建成，这个目标就能实现，周庄作为红色之都就会真正建立起来。同时我们若能建一处再现当年治沙情景的景观，大力弘扬如皋治沙精神，传承和发扬红色基因，也是提升广大村民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举措。

第二，抓好本村的产业融合，保护周庄本土的特色农产品，做好特色农产品。请种植方面的

专家来村里帮助研究出更具市场价值的农作物，让原有的芋头、红薯、花生等产量大幅增长，做成精美的长寿之乡特产走进市场或设点在景区销售。要把周庄的经济搞上去，就要把每一个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甚至创造性都调动起来。村庄真正富起来了，才是真正造福老百姓、造福社会。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不易，再难也要带着大伙儿往前走！

第三，加大力度把村里在外的能人请回村。在外能人们都是些在外见过大世面、经过社会历练的人才，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周庄的在外能人们大多有一颗德报家乡的善心，也一直为村里的建设献计献力，他们都是人才，国家振兴要靠人才，我们乡村振兴更是急需人才啊，我们要增加与在外能人的联系，促使他们常回村看看，及时向他们通报村里的变化进步，吸引他们回村投资，推进村庄的产业发展。

第四，大力挖掘本土文化。在抓村里的经济建设时不忘文化建设，一个村庄的文化才是真正灵魂所在。我们目前已派村里的老人整理出村里大姓人家的家谱、家训，有的已经刷在墙上，让村民经过时默默记在心里。这也是让村民更爱自己家乡的一项策略，同时也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若能放大并利用好这种独特性就能彰显自己村庄的优势。一个与众不同的村庄是容易让人辨认出来的，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村庄是一个能独立于世的群体，这个群体是积极向上、团结一致的。周庄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从反抗压迫剥削翻身得解放到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乡村振兴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路越走越宽、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们在感激党的同时，也对一代代周庄人锐意进取、艰苦创业心怀敬意。

一个小小的农村社区，在村党总支、村委会的领导下，一群百姓在一片热土上，干着他们想干、干着他们能干而终于干成了的事情，这是一桩美事、一桩好事。在即将离开这个大美的村庄时，对着那充满生机的土地我想大喊一声：周庄！愿你的明天更美好！

后记

2022年春天，现任周庄村党总支书记孙新桃邀我再去村里走走。

故地重游，村庄有了不少新变化呢。周庄除了国家森林乡村，江苏省水美乡村，江苏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南通、如皋乡村振兴示范村这些荣誉外，2021年社区贲家巷被评为第四批全省传统村落，社区被评为2019—2021年度省文明村（社区）。社区党总支在孙新桃为首的集体领导下，2021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5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2800余元。乡村始终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日处理污水量达140吨。自从孙新桃书记任职以来，累计整治河道12条、驳坡1500米、绿植5500余平方米，建设1.5公里生态河1条，绿化覆盖率达45%。中央广电总局国际在线栏目2022年4月27日以《村庄满眼尽是春，移步皆景任你游》为题，对周庄进行了报道，现在的周庄比往日更美好！

作者简介

朱广英，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如皋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撰有纯文学作品近百万字，作品散见于《雨花》《扬子江诗刊》《莽原》《翠苑》《金山》《三角洲》《香港·中国散文诗》《江苏作家》《扬子晚报》《南通日报》《江海晚报》等。出版散文集《青青的印记》、诗集《心灵独白》、长篇小说《洒满星辉的秋天》《水边佳丽》。

南黄海边的“绿化愚公”

□ 陆汉洲

1942年5月出生的启东市南阳镇退休教师郭中良曾两度身患癌症，他完全可以滋滋润润地享受一番悠然闲适的退休生活，可他在一无资金支持、二无专业知识、三无健康身体的情况下，执着坚持20年，勾勒出了一幅退休生活的绚烂画卷——建有总面积3800余亩的14个鸡爪槭繁育基地，创当单品规模全国之最，为南通和启东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作出了贡献。

2017年以来，郭中良先后荣膺“诚实守信·中国好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江苏省“诚实守信·道德模范”。他被誉为当代“绿化愚公”，入选全国三农“十大致富榜样”，央视农业频道先后5次作专题报道。他在各地主讲的党课《丹心如槭晚晴浓》受众者达10万余人。

鸡爪槭一年四季向人们呈现不同的色彩。深秋的鸡爪槭红叶绽放，一片灿烂。恍若年届八旬的郭中良二十年如一日，一片丹心践行曾经许下

的“种树育人、绿化家乡、回报社会”的庄严承诺。

传说中的王屋山下“老愚公”，不怕艰难困苦挖山不止。现实中的退休教师郭中良，面对各种挑战种树不止，书写了南黄海边“绿化愚公”的新传奇……

1

南黄海的浪和长江的东海的浪搅和在一起，日夜喧闹着。入夜，“三水”交汇处那波涌连天、撼天动地的涛声，传得很远很远。浪涛的轰鸣声，渐渐融入了深不可测的漫漫夜色里。

夜，已经很深了。郭中良心里仍是波澜起伏，怎么也睡不着，一次次不停地辗转反侧。对此，老伴袁锦兰心疼。便轻声细语地安慰他说：“中良，

睡吧，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唉——”郭中良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没有回老伴的话。

虽然老伴这么说，可是，郭中良能不想吗？他能睡得着吗？投进去的钱不是三千两千，也不是三万两万，而是几十万啊——几乎是老两口一生的全部积蓄。

郭中良睡不着，倒也不全是为这投进去的钱打了水漂，而更多的是为那100多亩的小树苗，没有成全他当初种树绿化的梦。

郭中良搞不懂，这些鸡爪槭、广玉兰、金百合、杜英、桢楠、云山白兰、三角梅、茶花、乐东拟、红枝槭、云南拟、乐昌含笑、紫叶矮樱、红豆杉苗、白兰花……近百种树苗，大一点的3~5厘米，小一点的仅1厘米左右，这些可爱的小树苗，他都把它们当成了心肝宝贝，小心翼翼地打点着、伺候着、呵护着。他那颗倾情投入的种树的心，曾经伴随着这些小树苗的萌芽而激情萌动，也伴随着这些小树苗的悄然放叶而激情绽放。然而，这些幼小的树苗，有的仅三五天光景，有的也就这么一两个月，它们的生命，最长的也没有熬过半年。郭中良看着它们就这么一棵棵、一片片地都蔫了，干瘪了。有的还是被冻死的。冻死的那些小树苗，仿佛刚刚绽放生命之花的婴儿，就被残忍地剥夺了生命。显得有些惨烈，有些悲壮。

能够活下来的很少，少得可怜。在夭折的小树苗中间，它们显得有些孤独。那一种凄婉的孤独，不禁令人生出些许怜悯之心来。

面对这一种悲壮和惨烈的景象，郭中良感到无比心疼。不仅对那些稚嫩的小树苗，也对倾情种树的郭中良，显然有些不公。

这些心肝宝贝，怎么就这样死了呢？它们似乎不懂得主人此时的心情。其不近人情，简直有点儿残酷。

那阵子，郭中良常常一个人蹲在地头，蹲在那些夭折的小树苗跟前，久久地发呆、发愣。枯萎、夭折的小树苗无语，怀揣着绿化梦的郭中良老师更是无言以对。

郭中良本是启东市南阳镇初级中学教师，2002年5月，他办完退休手续，就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宏伟的种树绿化计划。这么大的事不可能瞒着老伴。可是，当他把这一计划和老伴一说，袁

锦兰明确表示不认同。她对郭中良说：“你一个教书匠，会种什么树？种树也是一门学问、一个专业，里边的奥妙你知道多少？种树能赚多少，我们不敢有多少奢望。我只是担心，要是赔了怎么办？我们就那么点儿用来养老的退休金！”

老伴袁锦兰也是退休教师。老两口都有相对不错的退休金，且有优厚的医保待遇。

对郭中良退休后欲大干一场的种树计划，许多同事和朋友也曾有不少议论。有人说：“郭老师，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恐怕连地也没人租给你。”有人劝：“退休金足够你们老两口晚年享清福的了，还创什么业呀？趁身体好，就和袁老师多出去走走看看，游游世界吧！”朋友们的这些话，既顺耳，也入心——同事和朋友们善意的劝说，其实都为郭中良着想。对此，郭中良心里清楚。

当然，也有人在背后嘲讽他，说郭中良“不是种树，是做梦”。

对此，郭中良不仅没生气，反而笑道：“说我说梦好啊！‘梦’字上边一个‘林’，下边一个‘夕’，我的梦不就是晚年种树、绿化家乡吗！”

显然，这些负面的嘲讽，丝毫没有影响郭中良对绿化规划的信心。

还有人对郭中良说：“郭老师，你怎么就想不通呢？辛苦了一辈子，退了休就该颐养天年，钱再多也是身外之物。再说，你和袁老师三个女儿又都很有出息，谁也不缺钱，用得着你老两口退休以后还去创业种树？”

这样的话语显得有点“损”，好像郭中良种树的初心是为了赚几个钱。中学退休教师郭中良难道是缺养老的钱吗？人活着，难道就是为了钱、钱、钱？除了钱，难道就没有别的比钱更重要的什么了吗？

对此，郭中良便较上劲了：“到底是我想不通，还是你们想不通？难道我们就是为了钱而活着吗？这么个活法，活得累不累啊！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用不着我们去操多少心。我们退休以后至少还有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的光景。这几十年我们怎么打发？难道一天到晚就是吃饭、睡觉、喘气、晒太阳吗？退休以后，总得有点儿事做，有点儿追求，这样的退休生活才显得充实，我们活着才觉得有意思！你们说，难道就不是这个道理吗？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精神沉沦、

没有追求、无所事事、虚度光阴，这样活着和死去有什么不同？”

郭中良好像不是在跟人家较劲，而是在给人家上课，讲授人生哲学，阐述一个人活着的意义。

对此，有人听不懂，有人听得懂也听得进，有人听得懂却听不进。

“郭老师你行，你有种！”有些人说话就那么阴阳怪气，话里有话，话中带刺带酸。

带刺带酸的那些话，郭中良怎能听不出个中味道？他又不傻。

同郭中良在一条战壕里的袁锦兰老师，深知自己的男人说得都在理。她钦佩老伴，心里也清楚：郭中良绝不是一个轻易能被困难击倒的弱者。

2

南黄海边的近海镇杨香圃村——郭中良种植的100多亩90多个品种的树，就这么一棵棵、一片片地死了。植树讲成活率。成活率达95%，哪怕90%，就算很成功了。然而，郭中良眼前的成活率仅有5%左右。头两年，他因此而搭进去的资金，达60多万元。

60多万元，对于一位乡村教师来说，不啻一个天文数字。退休那年，两人的退休金虽然到了一千三四百元水平，但面前这60多万元的巨额损失，就是不吃不喝，要积攒多少年？

知道郭中良性格的老伴袁锦兰，这一回反而不吭声了。知书达理的她知道老伴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决不能再给老伴加压、添堵了。

瞧他们这两口子，不愧是一对在生活中知冷知热、甘苦共担的患难夫妻，于同一条战壕里冲锋陷阵的生死战友和亲密伴侣。

当年，郭中良和袁锦兰处对象的时候，袁锦兰只有父亲站在她一边，帮她说话。母亲说，郭中良这小伙子有什么好？又黑又瘦，不仅长得不帅气，而且，他还是个农村户口的乡下人，家里又穷，要啥没啥，唯有挨一挨二的6个男丁。然而，家住南阳村集镇，拥有城镇居民户口、高中学历的袁锦兰，却偏偏看上了又黑又瘦、并不帅气，而且是农村户口的郭中良。甚至，相亲那天，郭

中良穿了一身共有6个补丁的衣服，袁锦兰还要帮他说话：“穷点怕啥？穷也不会穷一辈子。只要他人品好、聪明能干比什么都强！”

父亲力挺女儿，说：“只要小伙子好，就比什么都强！”

母亲说：“你可别后悔！”

袁锦兰说：“我自己挑的选的，我认了。我决不后悔！”

于是，袁锦兰就这样铁了心嫁给了郭中良。

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面对眼前的困难和压力，袁锦兰觉得自己不认也不行啊。而且，不仅要认，还要在丈夫面前显得大度，装得像没事一样，就像没有多少压力似的，这样才有利于帮助丈夫在心理上减压。

可是，那些风言风语谁也挡不住。在随风而起的那些风言风语里，什么样的冷言恶语都有。他们好像个个都是预言家。当然，也有人奉劝那些“长舌嘴”的娘们爷们“别嚼舌头”。更有人相信，郭老师决不会因此而趴下；如果就此而趴下，就不是郭老师！

而对于郭中良来说，它确实是一道坎儿，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就此一蹶不振、放弃初衷、偃旗息鼓，就意味着他这两年的努力将前功尽弃。

这一道坎儿，无论怎样都得过。闯过这一道坎儿，前面将是另一片天地。

在夭折的那些小树苗跟前发了一阵呆，徘徊良久，郭中良一连几夜辗转难眠，陷入一段绵长的思考。

初战失利，不怪天不怨地。此时，充满自责的郭中良深感，自己太自信、太轻敌了——种树就像打仗，在战场上跟敌人打仗，准备不足不行，有轻敌思想更不行。隔行如隔山，种树又不是你在三尺讲台上教书。你以为树就那么好种吗？你选择的那些树苗，都适合适应这儿的水土、这儿的气候吗？

其实，郭中良在决定种树之初，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准备。他首先在退休前学会了开车，取得了C类机动车驾驶执照，为种树过程中的方便出行创造了条件；他查阅了大量植物学资料，也外出参观考察了一些苗木基地、园艺林场，取得了他人植树绿化的一些间接经验。只是对专业技术方面的探讨，没有那么具体、深入、细致、透彻

而已。

郭中良在辗转反侧中，同时思考着另一个问题：成活的这些小树苗，占比虽然仅为5%，然而，它们也许就是未来实现自己植树造林、绿化家乡愿景的希望所在。这5%的成活率，也为他从头开始再出发、重振旗鼓展宏图增强了信心。

对初战失利的郭中良来说，信心尤为重要。信心是郭中良重披战袍再出征的动力源。

教书匠种树，似乎也有他人所不及的许多优点和长处。好比郭中良善于在挫折中进行冷静的、理性和哲学的思考。他在对那些夭折的树种进行分门别类的筛选、过滤过程中，思路渐渐清晰起来。南黄海边的启东为典型的盐碱土壤，一般土壤pH值在7~8左右。盐碱地上的树苗移植到浙南山区照样能成活，而浙南山区的树苗到了这儿的盐碱地上，就不容易栽种成功了。他便仔细研究哪些树种适宜这儿的水土，适宜这儿的气候；哪些树种不适宜这儿的水土，不适宜这儿的气候。对不适宜这儿种植的，就坚决放弃。好比乐东拟单性木兰，虽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但它仅适合于浙南山区。对适宜这儿种植的，那些为数不多的成活的树种，郭中良也力求做到好中选优、优中选精品。

郭中良种树，其实也不是孤军作战。老伴袁老师从开始不怎么赞成，到后来给予了全身心的配合。三个宝贝女儿，也从开始时的态度暧昧、持有不同意见，到后来给予了全力以赴的支持。特别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完成读硕学业并工作的二女儿琪华，几乎倾其所有，给予父亲绿化事业以大额度的资金支持。

于是，进入种树的第三年，郭中良用住房银行抵押贷款和二女儿琪华支持的资金，又投入了100多万元，用于新一轮的种树。

袁锦兰知道，凡是郭中良认准的事儿，谁也拦不住。郭中良虽然属马，做事却总是十分牛气，总是牛劲十足。他所倾心的事业，即使中途受点挫折，他也决不回头，决不半途而废。

郭中良正是以这种难得的坚韧和坚持，践行着他退休时立志“绿化造林，美化家乡，回报社会，精彩人生”的初心。

中国有句古语：行百里者半于九十。经过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这一年，郭中良老师终于成功

育出了200多万棵小叶鸡爪槭树苗。那200多万棵小叶鸡爪槭拯救了郭中良，也为郭中良的种树绿化愿景之航船，书写了“拔锚起航”的新篇章。

鸡爪槭种植的成功，彰显着郭中良理性和哲学思考中的正确抉择——当初5%成活的小树苗中，就有小叶鸡爪槭。

曾经，那仅有的5%成活率，给郭中良的种树绿化愿景带来了一线生机。200多万棵小叶鸡爪槭树苗经过10多年的奋斗，便发展成为目前3800多亩规模的苗木基地。

2004年8月12日，郭中良以100万元注册资金，正式进行了工商登记，注册成立了启东市奥林苗木园艺场。主营：鸡爪槭、羽毛枫、红枫；兼营：广玉兰、红豆杉、紫薇等。

时值农历七月炎夏，郭中良的启东市奥林苗木园艺场，长得欢欢实实、喜气盈盈的小叶鸡爪槭苗木，已经成片成片墨绿如染了。

3

郭中良退休后郑重规划退休生活，回归农村再创业，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源于他祖辈都是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也许，正是缘于此，郭中良自小就一直做着当农民的梦。走进新时代，那就是做一回新时代的农民。

20世纪60年代初，郭中良于启东县南阳初级中学毕业后，回乡当了农民。一时间，他便成为当地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先进典型——“董加耕式”的知识青年。1964年春天，共青团启东县委在拟定团干部培养计划中，就有选送郭中良进中央团校学习深造的安排。对于如此优秀的回乡知识青年，县委组织部门自然十分看好。根据省委和南通地委组织部的通知精神，当时县里正抽调部分优秀知识青年，组织一支赴海安县农村社教工作队。团县委的团干部培养计划，县委组织部门当然清楚。在安排郭中良进“中央团校深造培养”和“参加海安县农村社教工作队”这两项计划面前，组织部门理所当然地首选了本部门的用人计划。选人用人，组织部门可谓是“近水楼台”。组织部门的理由也十分充分：安排郭中良上农村社教工

作一线锻炼培养，对于接触农村实际工作增长才干、快出人才，更直接、更有效。虽然社教工作队员标准很高，必须是根正苗红、有知识有文化、现实表现优秀的有志青年，但郭中良却事前已被县委组织部内定了。让郭中良所在的合丰公社党委考核和政审，只是走一个正常和必要的流程和形式而已。郭中良也不负众望，1965年春天，由于工作表现突出，他便成为启东赴海安县社教工作队中，第一批被批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工作队队员。社教工作结束后，曾想继续回乡当农民的他，却鬼使神差地当了几十年教师。他是在编教师，户口可以“农转非”。他却说：“农业户口有啥不好！”他便至今仍是近海镇（原向阳镇）东进村农业户口。2002年6月，已经退休的郭中良不忘初心，又回到生活的原点，当起了真正的农民。

郭中良老师退休了。当他走下了三尺讲台，就想着要找点事情做。然而，他即便是回归农村，回归当农民，回归故乡的那片热土，却为什么偏偏选择种树？为什么对种树情有独钟？

几年后，当郭中良种树种出了成绩，种出了效益，种出了经验，种出了名气，从南黄海边的启东，种到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青岛、扬州等地。许多媒体人，来自北京、南京、南通的记者，从国家级、省级到地市级的报刊、广电系统的记者乃至众多的作家、艺术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向郭中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郭老师，当年您选择种树的初衷是什么？”

带着这个问题，在郭中良的车上，在郭中良创业之初种植的第一片鸡爪槭林子里，在那棵历经18年风雨如今被郭中良称为“树王”的小叶鸡爪槭跟前，郭中良老师向我讲述了他说不尽道不完且永远不变的耿耿初心，还有他对这一选择的初衷及其独到的诠释。

2019年初夏，南黄海边一个碧空如洗、清风徐徐的日子，在近海镇杨香圃村小叶鸡爪槭苗木基地，郭中良老师给我讲述脚下的这一块土地近代由海成陆的沧桑历史，讲述这一块盐碱地上开疆辟土的先民们百折不挠的拓荒精神，讲述这块土地上为了建设新中国而流尽生命最后一滴血的无数先烈的崇高追求，讲述这块土地上淳朴的乡亲对美好生活的美丽向往，也讲述了这片土地上传统习俗中生态观念的精华与糟粕对绿化事业的

相互作用和影响，讲述人们在健康危机的警醒中开始对生存环境有所敬畏和反思的典型案例……

细细琢磨郭中良这些娓娓动听的故事，我便从中深深感悟到，所有这些，无一不体现郭中良种树的初衷，无一不凸显郭中良当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时的那颗赤诚之心。

郭中良说：“退休了就什么都不做了，怎么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碰到困难就当起了‘缩头乌龟’，又怎么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南黄海的这一片土地年轻着哪，年轻得似乎还飘逸着被大海浸泡过的海腥味、盐碱味。那海腥味、盐碱味仿佛是大海乳臭未干的女儿身上，稚嫩得特别让人喜欢的那一种乳腥味儿。

也许，如果没有先民们当年百折不挠的拓荒精神，就没有今天南黄海边这一片你播种什么就能长成什么，给她一缕阳光就能收获一片灿烂，如此成熟、美丽而富饶的土地。

是啊，在这块土地上为了建设新中国而流尽生命最后一滴血的无数先烈，他们的崇高追求里，不就是要建设一个美丽富饶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美丽富饶的新启东、新家园吗？建设美丽富饶的新中国，没有绿水青山怎么行？没有蓝天绿树碧水，又何来美丽、富饶、宜居的新启东、新家园呢？

南黄海边的这一片新土，当初并没有一棵树木，甚至连一棵小树苗也没有，更谈不上成片成片巍峨挺拔的大树了。这儿只长芦苇，只长许多叫得出名字和连名字也叫不出的杂草。苍苍茫茫大片大片的荒滩上，能有一棵或者一片遮阳蔽日、遮风挡雨的巍峨挺拔的树木，曾经是先民们的美好向往。然而，于此多少年后，当发现河边沟边道边的巍峨挺拔的树木“黑”了他们的庄稼，就容不下曾经向往的那些巍峨挺拔的树木了。

在郭中良童年的记忆里，南黄海边的家乡很少有一大片巍峨挺拔的大树。那时，到了冬天，他每每站在协兴河和三条港河交汇处的高桥上向远方眺望，便能看得很远很远。除了农舍民居、少得可怜的几棵树、农家的小竹园，原野上近乎光秃秃的。

也许，这是只会算小账、不会算大账的“小农经济意识”在作怪。这一种“小农经济意识”，

是一种狭隘而愚昧的精于算计，“无利不起早”，肚里总有个“小九九”“弯弯绕”，只看眼前，不看长远。似乎这也难怪，在那个“以粮为纲”却仍要饿肚子的岁月里，政府有关部门只下达粮棉种植计划、粮棉高产丰产指标、国家征购粮棉指标，鲜有硬性的植树绿化指标。每年，在植树绿化的季节里，应着“植树节”政府的号召，大河边、沟塘边、村道边，几乎是年年种，年年死。虽然每年种下的树成活率无几，却也自始至终无人问津。

郭中良种树的初衷里，强烈地凸显了他要以实际行动，把种树当作一个事业来做，以此改变南黄海边的家乡一种陈旧的绿化观念。郭中良不忘初心的执着与坚持，就是要在南黄海边家乡的土地上，成片成片地种树，成百上千亩地造林，努力营造出南黄海边的家乡，一片郁郁葱葱、一眼望不到边的莽莽林海。

如今，由他一手托起的3800余亩14个苗木基地，仿佛就是南黄海边14个气势磅礴的绿色海洋。

4

郭中良不惧风雨。他在人生漫漫曲折之路的跋涉和锤炼中，不断砥砺前行。郭中良也不怕随风而起的诸多是非，他和他的苗木园艺场，于各种冷言恶语的鞭策和激励中不断奋发有为、成长壮大。他所追逐的南黄海边绿色梦，已经演绎成了南黄海之滨一部气势磅礴、美丽而精彩的绿色梦幻交响曲。

经过近20年的精心经营，郭中良老师的苗木园艺场3800多亩小叶鸡爪槭规模，已成为当下中国之最。

2019年6月13日，一位来自国内某知名园林企业的资深绿化招采工程师，在郭中良当年创业种树的近海镇杨香圃村那片小叶鸡爪槭林子里，与我不期而遇。他坦言，郭中良老师的鸡爪槭苗木基地，是他近十年来所见到过的“单品最好、品质最高”的小叶鸡爪槭苗木基地。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第二家。”

如今，郭中良的苗木基地，除了遍及启东本市王鲍、南阳、汇龙、海复、近海等乡镇的10多个村庄之外，并已远涉天津蓟州、江苏扬州等地。2014年秋天，有人经粗略估算，郭中良拥有的这些以小叶鸡爪槭为主的3800多亩苗木，市值至少达6亿元。而8年后的今天，毫无疑问，市值已远超这个数了。

这些年，郭中良的奥林苗木园艺场小叶鸡爪槭，渐渐在国内苗木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并在国际苗木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自2009年起，郭中良每年都要前往欧洲和日本，考察和研究发达国家的城市绿化、园林建设。他发现，日本人特喜爱鸡爪槭，东京价格昂贵的饭店都有绝佳的生态环境，多数拥有大规格鸡爪槭等槭树科植物。过去，国内许多别墅绿化、城市公园、社区绿地、旅游景点，高品质、大规格的鸡爪槭均要从日本进口。直径20多厘米以上的鸡爪槭，售价高达数万元、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一棵。如今，这一状况正在逐渐得到改变。2018年6月举行的青岛“上合峰会”，各国元首途经的景观大道，就选择了郭中良苗木基地的精品小叶鸡爪槭。2019年3月，郭中良的精品小叶鸡爪槭第一次拥有了“北京户口”，落户俗称为“鸟巢”的2008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而如今的“鸟巢”，又迎接了参加2022北京冬奥会赛事的各国体育健儿。郭中良培育的精品小叶鸡爪槭无疑也成了本届冬奥会的一道风景。

2010年秋，日本专家在考察郭中良的小叶鸡爪槭苗木基地过程中，不禁向郭中良伸出了大拇指，说像他这样一位无学历、非专业，且两度身患绝症的古稀退休老人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日本没有、亚洲没有，世界上至今也没听说过除你之外的第二人。

郭中良老师的成功，在于他先进的发展思路和绿化理念。小叶鸡爪槭的高贵品质，决定了它所具有的高端走向的市场定位。郭中良说，种树如同做豆制品，做一吨黄豆的豆腐和做一吨黄豆的香干（启东人称为茶干），同样的付出，却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回报。在王鲍镇久西村苗木基地，我看到了比小叶鸡爪槭品质更高贵的羽毛枫。初夏午后的阳光下，羽毛枫五彩缤纷的枫叶，有蓝天白云作底色，格外绚烂、美丽、动人。绚烂、美丽、动人的羽毛枫，就有羽毛枫非同一般的市场价值。

郭中良对我说，羽毛枫的市场价值要比小叶鸡爪槭高出好几倍。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予以支撑和保障。绿水青山，一定意义上就是金山银山。新农村建设没有树木没有绿化没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怎么行？郭中良建有苗木基地的10多个村庄，个个都是绿树环绕、环境优美。这不，种有540多亩鸡爪槭的王鲍镇建群村，先后荣膺江苏省“生态村”“文明村”“美丽乡村”和“全国文明村”“全国最美乡村”。种有600多亩鸡爪槭的南阳镇元祥村，2018年获评江苏省“水美乡村”。

20年前，郭中良于近海镇杨香圃村种下第一批苗木之前，杨香圃村的大面积植树造林大致为“零纪录”。该村每年“植树节”必做的功课，似乎也始终处在一种习以为常的年年种年年死再年年种的恶性循环状态之中。当郭中良种下了第一批、第二批苗木，超过200亩的小树苗逐渐形成连片的绿荫绿海之后，又引来了新的种植户。如今，在杨香圃村3000余亩的土地上，成片成熟的树木已达400多亩。那天在近王公路旁，我不经意地发现，隐匿于郭中良苗木基地那片绿荫之中的杨香圃村公共服务中心，仿佛是一处绿荫怀抱的休闲度假之所。在我眼里，有浓郁绿荫、环境优美的地方，就是一处天然氧吧、养生福地。

郭中良种树种出了成绩，种出了效益，种出了经验，也种出了名气。在启东乃至南通全市都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2014年春天，南通市农村绿化现场会在郭中良的奥林苗木园艺基地举行。之后，南通市领导又多次前来考察调研，向南通所属县（市、区）推广郭中良植树绿化经验，推动南通全市的绿化工作。2018年10月，南通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荣誉称号，这里头就有郭中良作出的一份贡献。在南通申报“国家森林城市”的宣传片中，不仅有郭中良苗木基地的大量镜头，而且还有郭中良的绿化典型人物形象和介绍经验的珍贵画面。

郭中良倾情种树，播撒绿色，也在播撒镶嵌着郭中良名字的信用文化。他近20年如一日诚实守信，从不拖欠林地一分钱租金和工人一分钱工资。2006年，二女儿郭琪华从美国完成学业并放弃了10多万美元年薪的工作毅然回国，兑现其立志报效祖国的承诺，投资种树，援手父亲一起创业，在家乡的热土上，接力追逐美丽的绿色梦想。

“奉献爱心、回报社会”是郭中良老师创业的初心。这些年，他先后伸出援手资助了30名优秀贫困生，从资金支持上帮助其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即使在负债高达300多万元、园艺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郭中良也没中断过对这些优秀贫困生曾经的承诺。如今，这些受助贫困生，



多数已完成了大学学业，有的已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在我国研发埃博拉病毒疫苗的专家团队中，就有郭中良资助完成大学学业的优秀学子。2020年5月22日，以郭中良名字命名的启东市慈善基金会“郭中良慈善基金”正式创建，并与启东市慈善基金会在市行政中心1412会议室举行签约仪式。郭中良和女儿郭琪华决定每年捐赠人民币30~60万元，连续10年，合计捐赠人民币总额500万元，专项用于资助贫困学生、残疾人、贫困地区“三农”项目、公益性养老机构、孤寡老人、生活困难老党员等。市慈善基金会对郭中良的善行义举表示感谢，并明确表示，一定会确保该项基金运作依法、规范、透明、公正，把好事办好，让捐赠人放心，让受助人开心。

当年受到郭中良老师资助的贫困侗族少年、如今已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吴诗坡，这些年念念不忘曾对自己倾囊相助的异乡退休教师郭中良。

在吴诗坡心里，郭爷爷就是照亮他追求理想之路的一盏明灯，感恩之心无以言表。

2020年9月21日傍晚，吴诗坡匆匆从泰州赶到启东，看望他思念已久的郭中良爷爷。作为陈薇院士团队的骨干力量，此次他从武汉来到泰州，参与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启动的相关工作，虽然行程十分紧张，但他还是早早打电话向郭爷爷汇报，趁工作间隙，赶来与郭爷爷见上一面。

爷孙俩从傍晚四五点到家，一直聊到晚上八九点钟。吴诗坡与郭爷爷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在一起聊生活，聊事业。郭爷爷总能在话语间给他力量，给他鼓励。吴诗坡原本打算在“五一”前夕过来，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他的计划。那时，正值疫苗研发工作最紧要关头，一头扎在研发工作中的吴诗坡走不开。

“郭爷爷是我的恩人，不仅是经济上资助，更是在精神上给予扶持。”吴诗坡曾对前来采访他的媒体记者如此形容郭中良。

18年前，退休教师郭中良来到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那是他第一次与侗族少年吴诗坡相见。那时的吴诗坡还是一名高一学生，学习成绩优秀，但家境困难。通过通道县团委牵线，那一年，郭中良与学校的4名侗族孩子结对资助，吴诗坡便是其中之一。

“那年冬天，天气很冷，但郭爷爷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给我带来了永恒的温暖。”吴诗坡回忆说。

此后，郭中良一直默默帮助着这个内向但上进的孩子，直至7年后吴诗坡从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之后，他又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现军事医学研究院）攻读硕士研究生，2013年，吴诗坡博士毕业后就留在研究所工作。

“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了解到，郭爷爷在资助我的那些年里，自己也曾面临巨大的生活窘境。”那几年，郭中良的绿化事业几度陷入资金困境，为此他不惜变卖房产，但对于孩子们的资助却从未停止。这几年，只要工作一有闲暇，吴诗坡总要来启东看望郭中良。哪怕时间再紧，来去匆匆，但一旦与郭爷爷见面，怎么也要聊上几个小时。

新冠疫情防疫期间，吴诗坡受命参与新冠疫苗的研发。2020年8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文，陈薇院士带队研发的新冠疫苗（Ad5-nCoV疫苗）被正式授予专利权，并在国际学术期刊《柳叶刀》参与和发表多篇论文。作为团队骨干，其中无疑有吴诗坡的一份奉献。

这些年，郭中良始终牵挂着结对资助的这一群优秀贫困学子。他忧虑着他们的忧虑，快乐着他们的快乐，幸福着他们的幸福。

“小吴能有今天的成就，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自豪。”看到昔日的羞涩少年如今已成长为国家栋梁，郭中良很是欣慰。在吴诗坡直面研发中遇到的危险时，郭中良总是心怀担忧；当得知他取得卓越的成绩时，又为他欢欣鼓舞。

“郭爷爷身上有太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他为人谦和善良、面对困难又坚韧不屈，是我前行中学习的榜样。”吴诗坡对媒体记者说，自己最想对郭爷爷说的话依然是感谢，“希望郭爷爷保重身体，健康快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郭中良用于资助优秀贫困学子的资金，全部来自他种树创造的经济收入。郭中良种树育人，仿佛在他苍茫的绿色树林里，放飞出了一只只搏风击雨、翱翔蓝天的雄鹰。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一向踏实做事、低调做人的郭中良，未曾想过能成为名人。然而，这些年他却意外地成了享誉华夏的知名人物。

2017年10月，郭中良上了“中国好人榜”，获评诚实守信“中国好人”。

2017年12月27日，曾经报道过在黄土高坡和戈壁大漠植树造林感人事迹的央视七套农业频道摄制组一到启东，未曾料到郭中良在江海大平原上植树造林竟有如此能动人的故事。2018年1月29日，郭中良的专题报道一经播出，引起较大反响。摄制组接着又两度前来启东，对郭中良进行深度采访。于是，继2018年1月之后，央视七套农业频道又分别于2018年11月、2019年1月、2019年8月和2020年5月，先后五次对郭中良进行了专题报道，播放频率创同类专题报道最高纪录。

2018年12月，郭中良获评全国三农“十大致富榜样”，被国家主流媒体誉为“绿化愚公”。

2019年1月29日晚，登上了中央电视台七套“致富榜样创业说”栏目。

2019年12月，郭中良被中共中央组织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南通市仅他一人获此殊荣。

2020年9月15日，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南京举行，作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会议受到表彰的郭中良，在会议期间受到时任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的亲切接见。

让我们一起回到2019年1月29日晚上——

那晚，北京时间21:17，伴随着《我的未来不是梦》的音乐响起，78岁的“绿化愚公”郭中良，在镁光灯的映照下，亮相央视演播大厅舞台。他用带有浓重的启东人“彩普”色彩的普通话，在与主持人的交流中，娓娓而谈，讲述着他倾情种树、绿化家乡、不同凡响的创业故事……

央视七套播放郭中良种树创业典型事迹的视频，长达8分多钟。

但见站在央视演播大厅舞台中央的郭中良，高额、浓眉、大眼，典型的国字脸。谁敢说，他年轻时不是一个帅小伙？当年，非农业户口的袁锦兰老师，对他一见钟情亦在情理之中。如今的郭中良，古铜色的脸上，一道道深深的沟沟坎坎，镶嵌着时光流逝的印记，写满了岁月磨砺的沧桑。虽然显得有些老了，但他炯炯有神的目光，仍然很有穿透力。言语举止间，无不凸显着他坚韧、坚强和坚毅的性格。

郭中良被誉为当代“绿化愚公”。郭中良的血脉里似乎溢满了王屋山下“老愚公”的性格。他那俭朴得带点土气的装束，不像是老总，倒像个地道的农民。他几乎天天泡在他的林子里，哪天不去，心里就空空的，有点发虚，感到不踏实。

郭中良说他就像他父亲。当年的父亲，一开春，每当看到地里绿油油的庄稼随风而起、绿浪涌动，他就高兴。如今，春暖花开时，他每当看到一棵棵苗木上一粒粒含苞待放的嫩芽、一条条不断向上延伸舒展的新枝、一棵棵不断发福壮硕的树干，天天向他报喜，他就高兴、就激动。那一种高兴和激动，就像开春后小河里哗啦啦的流水，那样的欢欣欢畅、那样的激情荡漾。

那天，我站在郭中良的杨香圃村鸡爪槭林子里，发现身边几棵壮硕的小叶鸡爪槭身上，分别留有粗黑的句号笔记录的几组数字。我拍了照，又拿出本子，将它逐一记了下来：

5.30: 17.4, 6.13: 17.7; 5.30: 25.5, 6.13: 26.0; 5.30: 30.8, 6.13: 31.4……

“标这些数字是什么用的？”我问。

经郭中良介绍，我才晓得，原来这是那几棵小叶鸡爪槭的生命成长印记。

哦，那棵被称为“树王”的小叶鸡爪槭，2019年5月30日直径为30.8CM，至6月13日，直径达到了31.4CM，14天直径拓展了0.6CM。从2003年起，同样的16年风雨历程，周围的树身最长长成了二十几厘米样子，而这一棵却长到了30多厘米。这对于直径每年只能长1~2厘米的小叶鸡爪槭来说，这10来天能长这么多，说明这一阵气候温度、湿度、阳光、雨水和肥力都很适合于它的生长。

“也许是变异的缘故，而且是在往好的方向变异。精品小叶鸡爪槭的特点是特别的秀气，交叉变色的时间长，每年到了11月初，同一棵树上，红的紫的金黄的色彩交替更迭。在个把月的时间里，它变幻着那缤纷绚烂的色彩，会让你眼花缭乱。变异的概率仅有万分之几。”郭中良的二女儿琪华介绍说。

在郭中良眼里，树是有灵性的，且通人性。

你只要多和树接触，你自然会对它心生一份感情。在那棵“树王”跟前，郭中良饱含深情地不断抚摸着、轻轻地拍打它那壮硕的树身，就像轻轻地抚摸和拍打着自己怀里的孩子。他仰起头，望着那棵用18年心血栽培的“树王”，自言自语且十分动情地说：“谁就是出再多的钱，50万、100万，我也不不会将你卖掉！”

退休前，郭中良曾经动过一次结肠癌手术。2012年9月，他第二次身患癌症。在上海肿瘤医院动完前列腺癌手术，伤口刚愈合，仍伴有些许疼痛。当医生提出将为他进行化疗和放疗时，他却坚持要回家，要回他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牵挂于心的苗木基地。

当下，人们无一不是谈癌色变。郭中良却似乎从没把自己身上的癌症放在心上。创业之初，他就是个做过结肠癌手术的康复者。如今这半个来月，他住在病房里，瞪着两只大眼睛，天天静静地看着吊瓶里的药水一点点地往下滴，心里却总是很不平静。心里泛起的那些波澜，不是因为病痛，而是缘于这么多天没见苗木基地的那种隐隐的焦虑。当他看到窗外耀眼的阳光，便开始憧憬着他苗木基地四季变色的鸡爪槭的无限风光来了。他对陪伴在身旁的老伴袁老师说：“鸡爪槭该开始转色了吧！”袁老师带着笑说他：“园艺场的事有琪华呢，你就安心养你的病吧！”

“化疗、放疗我不做了。锦兰，你是否也听说过，化疗会把健康的细胞都杀死的？”

袁老师知道他不愿意做化疗、放疗，就顺水推舟地说：“你想回去我们就回去！”

郭中良抓了一把老伴温暖的手，高兴地说：“还是你懂我。明天我们就回去！”

南阳镇的元祥村、聚阳村、耕南村，汇龙镇的亚光村，海复镇的复西村，近海镇的杨香圃村，王鲍镇的久西村、建群村、扶风村、更生村等等，遍布启东10多个村庄的3800多亩苗木基地上的每一棵苗木，仿佛是郭中良一个个可爱的孩子。当他回到自己心仪的苗木基地，就像到了自己温馨的家园。徜徉在绿色的空气、清新的孩子们中间，他虽然身体瘦得只剩下了100多斤，但他的心情格外愉悦。沉醉于绿色的林子里，郭中良忘记了病痛，病痛似乎也忘记了郭中良老师。不知不觉，他伤口的痛感渐渐消失了，身上的病也随之慢慢

好了。

郭中良的3800多亩苗木基地，东西南北，纵横大半个启东，走乡串村，迂回曲折走一圈至少200多公里。没有车怎么走？好在郭中良退休前学会了开车。这些年，他的车子、他的树林，就是他的办公室。创业近20年，郭中良开车行程120多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走了20多圈。

曾经的那些乡道、村路，多为泥土、砂石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浆飞溅。郭中良在这些乡道、村路上走着走着，渐渐走上了“村村通”的宽敞平坦的乡村白色水泥路——面前的乡道、村路，和他的鸡爪槭苗木一起成长着。他的小叶鸡爪槭林子的风光里，也有不断演进中的乡道、村路奉献的闪光点。

6

南黄海边天上的云朵，总是或紧或慢、有节奏无节奏地在郭中良眼前浮动、飘飞。一群群鸟儿，也总是结伴在郭中良苗木基地的林子里叽叽喳喳，或于林子上空飞来飞去。渐渐形成大片大片茂密树林的郭中良的苗木基地，如今已成了鸟儿们的乐园。

秋叶红似火的鸡爪槭，红火了一季又一季。如今已迈上80岁门槛的郭中良，似乎还是创业初期的那股劲。3800多亩规模的苗木基地，主要仍是他一个人管理。老伴协助他管管账，二女儿琪华协助他做营销。琪华还有一份她的事业。眼看年纪渐老，来日无多。78岁那年，他对我说，如果再活20年，也就是98岁。郭中良便一天至少干三天的活，一年至少干三年的活。他正在与时间赛跑。他是老总，又是司机。为了节约成本，他67岁学会了开铲车。己亥猪年大年初二，郭中良就忙开了，接待河南、安徽、浙江等地前来洽谈业务的一拨拨客户。有人说他，郭老师你现在在尿泡尿的功夫就是上千元的收入，该放松放松、享受享受了。他可不这么想。

郭中良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他常说如果没有党的好政策，他哪有这个能力流转这么多土地种树？3800多亩地，要在过去旧社会，就是一个“大

地主”。这要放在改革开放前，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便总是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以一个病弱年迈的身躯，每天在他苗木基地的林子里不停地跑，为的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多作点贡献，造福一方百姓。近20年来，他支付给当地农民流转的地租费达4500多万元，每年支付给为苗木基地打工的当地农民的劳务费达近400万元。而这些都是沉甸甸的真金白银！

分布在启东的14个苗木基地，几乎每天都有活干。他为打工人员免费供应的午餐也丰盛着呢：两荤两素或三荤一素，四菜一汤。那天，正值午饭时分，在南阳镇耕南村苗木基地，我看到由面包车专程送来的伙食：有鲜猪肉狮子头、油豆腐嵌肉、芹菜炒肉丝茶干丝、土豆丝炒辣椒丝、西红柿鸡蛋汤。我问那天为苗木基地施肥、除草的师傅们，对今天的伙食满意吗？这十几个大爷大叔大娘或大嫂，个个笑容满面争先恐后地说：“在郭老师的基地上用餐，就像走亲戚和下馆子一样，那么客气、那么丰盛。”当我们转到王鲍镇久西村基地，那里有职工食堂，围坐着一桌用餐的11个人，桌上十几道菜有鱼有肉，个个吃得满面红光。我和其中的几个师傅曾打过照面，已经熟了。我便在和他们唠嗑、聊天中知道，他们都喜欢到郭老师的苗木基地上做工干活。活少的时候，争着上工的事情便时有发生。当基地劳务班组长解决不了时，就将矛盾上交给郭老师。喜欢和谐的郭中良老师总是笑着说：“让他来吧，不就是多发一份工资吗！”

郭中良每天开着他的车，在他的苗木基地林子里转。他脑子也不停地转悠，却很少想他自己，总想着怎么样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

己亥年春节期间，当郭中良得知和启东结对帮扶的陕西省汉中市所属贫困的西乡县有一批优秀贫困生需要得到社会资助，他就让二女儿郭琪华前往西乡，确认了3名贫困的初高中生作为资助对象。直到帮助他们完成大学学业。

腊月下旬的启东，6点半还没出太阳。可是，郭中良钻他的鸡爪槭林子，比太阳起得还要早。那天，我跟着他在苗木基地上不停地转。我惊叹他有一股超人的精力。但见他看到久西村基地缺少整枝人手，即驾车从十几公里外的聚阳村基地调人。见工人们移栽树木，他便停车上前扶一把。

他和机械手配合着，每个指挥动作都是那么专业。途经食堂，他要去看一下今天中午工人的免费伙食。饭后，一些工人去了袁老师那里领工资，他和几个工人切磋生产上的事儿……

2019年初夏的一天，我又一次早早地上了郭中良老师的车，这一天，我们跑了14个基地中的5个，行程超过150公里。

2021年4月中旬的一天，为撰写第八届江苏省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材料，我忽然对郭中良的名字产生了兴趣。他那个“良”字，也许足以能诠释他近二十年如一日，以一颗良德之心，创造出誉满华夏的绿色梦想奇迹之全部。

鸡爪槭一年四季能给人以别样的美感：阳春三月，它奉上一抹清浅的嫩黄，给人以喜悦；炎炎夏日，它呈上一片浓郁的墨绿，给人以清凉；金秋季节，它则以姹紫嫣红，迷醉八方游人；而树叶落尽的冬季，它那份质感也让人心生安宁。

南黄海边的壬寅年正月里，我于电脑前不停地敲打着键盘，仿佛在咀嚼着郭中良老师执着种树的味道，憧憬着南黄海边的“绿化愚公”郭中良老师，在南黄海边不断追逐的绿色之梦，我仿佛置身于小叶鸡爪槭满树红叶、满眼灿烂的金色秋天——郭中良鸡爪槭苗木基地那一片令人炫目的斑斓色彩，恍若燃烧在天边的一抹瑰丽晚霞，在我面前飘飞、舞动。

作者简介

陆汉洲，笔名北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启东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沙地》杂志名誉主编。先后创作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400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沙暴》、长篇散文《长岛岁月》、长诗《汶川长歌》、长篇报告文学《聚焦中国民工》、散文集《天涯之梦》等文学专著12部。

父亲的河流(外一首)

□ 梦蝶

父亲的罗塘河蜿蜒向北流
终年泛清波
一早你去挑水喂欢你的鸡鸭牛
喂长母亲的唠叨不休
喂胖你的篱笆还有墙根的炊烟

每年在河滩编织你的梦幻
排钉丁丁，钉入寒荒，钉入烟霞
怕歪斜了日子就会散架
拖条篾缆揽起鱼虾穿梭的身影
把希冀牢牢扎紧

河篷顶上栖着白鹭
悠然迷醉于沿途乐音
伴你水路不会伶仃
于是十丈木排冲破三藏险滩
偌大的于都峡战战兢兢

标准钟的钟声逆流而上激起层层波涛
催促你快跟龟尾角的浪花把使命交割
你用青春演绎另一条罗塘河
稻麦丰收就是你的无限清波
爱拼突破了多少险滩困厄

你把一生托付给了母亲河
她从未把你辜负
你撑排直至水断流
以一生佐证罗塘河未曾倒流
赣江滚滚把你的故事流传到海尽头

侍弄春天的嫂子

虽是隆冬，黄岗山却不萧索

让小寒大寒冷水成团的谚语也渐渐背离了节气

有位中年嫂子在浇水
泼向李树，树干就丰润起来眨着星星
于是红紫馨香使劲涂着行者眉宇
泼向木兰
枝头就伸出无数支笔来
跃跃欲试地准备记录春天的故事

我和嫂子只隔着几寸寻寻觅觅
隔着几丈小径蜿蜒的期待
而隆冬和初春只隔着嫂子的汗水
待我欲前往拍下你的身姿
你却匆匆下坎去给腊梅培土
怕南国不能踏雪，只寻几枝瘦梅
每撩数铲，梅骨朵便涩涩地开
待树下土堆隆起
春天的足音就訇然撞击行者心扉

有嫂子侍弄，黄岗山的初春一刻不敢迟归
数声白鹭随孩子笑声一起清脆

作者简介

曾全富，笔名梦蝶，寻乌中学教师，有作品发表在《星火》《赣南日报》等。

入秋的小池(外一首)

□ 钟琼

像落叶选择沉默
山花在她身边开败，掏出果实

秋风总是不经意，在她眼里留下沙尘与波澜
雨水对她抒情，也对满世界抒情

在烈日下一再退让，在烟火中蒸发成烟火
只等月亮升起来，她也变成透明的月亮

故乡的飞鸟

乍暖还寒。那丛芦苇颜色青黄、姿态不一
躲进深秋干瘦的河滩。女人的脸上
沾着泥土
偷偷把夕阳别在发梢

偶尔划落几只飞鸟，撞乱炊烟
把白色的水影
向南扩散。绕过松溪黄叶
她眼角的鱼尾

在美人蕉染红的小河边，一声咳嗽
提醒她想起孩子和全世界
像鸟鸣覆盖寂静

作者简介

钟琼，1988年生，江西寻乌人，有作品刊发于《星火》《中华诗词》《中国纪检监察报》等。

春满茅穗里(外二首)

□ 雄风

沉寂了千年的茅穗里
被一群鸟儿吵醒
她与春天相约
曹咀的乡愁 笑开粉面
她插上音乐的翅膀
像寻梦的蝶舞

萧萧早春
浪漫 沸腾
娇羞拥入桃花仙子的怀抱
尽情地蹦呀 跳呀 唱呀
如孩子一般
匍匐在春天的丛林

玉湖之梦

岁月积成
烟波浩渺的玉湖
连接大海的心脏
传说中的美人鱼
常在这儿出没
杨柳君为了得到她
垂钓了漫漫一春又一春

谁叫我是风呢
近水楼台先得月
当我悦耳的哨声响起
她会款款而来
甚至禁不住拥抱我
汹涌的波涛就是见证人

我沉浸在幸福中
凶残的鱼鹰俯冲下来
把她的浪花叼上天空
我的世界有了雨
灵魂终将漂泊无依

走近乡愁

父亲
离开我们很多年了
陈列在曹咀的犁耙锄锹
戳穿我最柔软的心
声音从遥远的天际传来
沟犁起，沟犁起

我看见父亲打着赤脚卷起裤腿耕田

手中扬起长长的牛鞭
大声吆喝着
却始终没有抽下来
就像父亲举起拳头
舍不得打我
每每忆起往事
天空都会落雨
杨柳也会泪眼婆娑

作者简介

雄风，本名熊武彬。湖北省荆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词学会会员、《中华文学》杂志签约诗人。

挑水（外一首）

□ 钟树林

她来老井挑水，供一家人饮用
挑水用的是塑料桶，这桶便宜
村里百多户人家，都在院里打了井
有了浅水泵。她家住的是老房子
没地方打井，也没有钱打井
每天的一早一晚，她来老井挑水
村子中间的这眼老井，没有她来挑水
就真的成为一眼枯井，一潭死水
而死水是有毒的。勒痕斑驳的老井
支撑了她们一家人的生活
她们一家，也让老井有了活着的理由

故乡

漂泊在外，故乡是个温暖的词，田野金黄

果树慈祥，收获的身影俯向大地
硕果累累的人家，不会懈怠春种秋收

褐红的田地，体内堆积太多雨水
需要连续晴好的天气，把那些发霉的记忆
摊开了晒一晒，趁早颗粒归仓
朴素安静的村庄，适合养身、流放、晒太阳
老屋里传来婴儿的哭声，翠绿鲜嫩
洋溢蔬菜的香、瓜果的甜

作者简介

钟树林，自由写作者。出版诗集《花开的季节》《彩云之南》《倾斜的绿》、散文集《相聚是缘》、小说集《桃花灿烂到天边》《沉香不是木》。现居广西防城港。

从温哥华到维多利亚（外一首）

□ 林星

八月的晚霞
把胡安海峡的渡轮
抹上金色
与秋日的红叶一样迷人
海鸥歌唱
把我们的憧憬带向蓝天
浪花把人间的烦恼推向大海
海峡的岛屿如一个个贝壳
连成青翠的项链
挂在甲板上的游客视野
船上的美食与美景一样可口
恨不得成为岛民
天天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加拿大水怪湖

班芙公园巍峨的群山告诉我
岁月的流水淌过基隆纳
天越来越近

夏天的调色板上
历史的秋风
寻找那丢失的机遇
记忆越来越清晰

沉睡千年的雪峰
渐渐融化了多少刚硬的心
当认识到人与神的不同
重新起航
心灵的旅程

奇妙的大自然令人无可推诿他的伟大
愿他开启人类无知
进入你的心间

作者简介

林星，男，福建福清人，医生。诗歌、散文作品散见于各种文学刊物。

我不想离开如心的境域（外一首）

□ 孙佰臣

我不想离开如心的境域
去那片荒芜的草地
我只想在你的眼前存在
哪怕只是被你不屑一顾

我不想只用回忆充当营养
否则会导致营养不良
我总是想用你的微笑装点早晨的太阳
让每一天的生活都灿烂辉煌

夜晚的露珠珍藏着每一颗星光
我深埋的愿望悄悄抵达仰慕的情场
有许多可心的话语深藏在黑夜
那些不经意的深思熟虑都演变为荒唐

一棵树或者一片草地足够我用来掩盖凄凉
一阵轻风或者一场细雨完全可以满足我祈祷的愿望

窗前望月

离别时的相拥淡淡地融进对你的思念
迈开的一步负载了太过沉重的痛楚与冥想
也许真情的许诺都只在痛苦的呻吟中往复循环
难得珍藏一片苦楚留下痛惜的回想

相思成梦而梦成迷惘
希望的等待化为缥缈与幻想的飞扬
有幸与你擦肩，哪堪瞬间的幸福变成痛楚的冗长
昨日的风掠过，没带走一丝今夜的惆怅
望月时深爱的恨悄悄在星空下疯长
情与怨联袂的路难止心郁惝恍
去日离别的瞬间宛若千百个世纪的漂荡
今夜无眠的寂寥膨胀得万般空殇
泪水滴落成河，归期难遇你我
一梦初过，怎奈鹊雁空载孤行魂魄
站在窗前，月光如此清澈
那个遥远的城市里，你是否也在月下想起了我
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夜晚，我们共享了一场流星雨
双手合十的许愿竟然不期而遇

作者简介

孙佰臣，20世纪60年代生于黑龙江省呼兰河畔。

在《星星诗刊》《参花》《牡丹》《青海湖》《启明星》《黑龙江科技报》《农垦报》《黑河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数十首，有诗歌入选《星星诗人档案》《最初的旋律》《早春的鹅黄》《文学社团作品选》等文集。

乌镇（外一首）

□ 郑镛

慵懒的清晨
从欢快的鸟语开始
透过晨曦的雾霭
划过的那一叶轻舟
正是江南最好的风景
收拾对这一处诗情
最后的留恋
准备下一站的旅途
烟雨江南几多牵绊
突然下起的细雨
似乎在轻声告诉我
这一处风景
来过了
便未曾离开

石桥

不知道这座石桥
是为了看谁一眼
才在这里耸立了几百年
也不知道它是否
已经见到了想见的人
但是现在
即使几百年的岁月
对它来说都只如一日

即使当年村里最美的那一枝花
已然成为村里最年老的女子
即使河中的流水
早已不再清澈
它早就习惯了
看着坐在桥头石阶淘洗的身影
或许
也就只有这座石桥明白
在发绿的河水里淘洗
这是一种乡俗
也是一场关于记忆的年华

作者简介

郑镛，福建福清人，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发表于《诗潮》《鸭绿江》《中华文学》《福建乡土》等刊物。已出版文学作品集两部。

树茂密起来了（外一首）

□ 叶小美

大雨连绵
阳光终于返回
一切刚出浴时的清丽
黄色绿色 嫩溜溜的树叶

树上有水珠 阳光
看树茂密起来了
阳光落在树叶上
与水珠嬉戏 打滚
却落不到树下

我的心思也茂密了
回首处
用心记录下的
每个季节 你的蜕变

叶脉上的岁月
额头上的皱纹
风里雨里阳光里
频频交流
笑声婆娑

紫藤花

冬天里 赤裸弯曲
遒劲存在的一条藤
谁知道它经历了
怎样的挣扎与蜕变
有了春天里
这般锦衣华服的俏模样

顺藤而奔
短短几天
丑丑的藤蔓上
爬满了萌萌的紫色花
一阵风过来
架子上的花儿翩跹起舞
架上架下 悄悄私语

作者简介

叶小美，福建福清人，女，中学教师。福清市作家协会理事。作品发表于《青年文学家》《鸭绿江》《嘉应文学》《唐山文学》等文学期刊。

蝴蝶与地球（外一首）

□ 谷雷

一只硕大的蝴蝶，扇动着巨翅
引起一群群小飞蛾，纷纷扑火自残

一朵朵伞花真美，烟花爆竹
在天空绽放，将大地点燃
庆贺最后的晚餐
易子而食的飞蛾们，把残肢断臂洒满地球
白雪纷纷，匆忙将殷红掩埋
人类的文明，也滋生了人性的欲望
历史洪流还在延续

一只雄狮，营造自己乐园
油菜花，从南到北逐渐开放
一路朴素，低调的幽香
来源于平淡祥和，用花朵守住伤口
与人为善，自食其力创造
人类命运本就是一个共同体
地球不是虚构和想象的睡梦长廊
拆掉心中桎梏，把深沉和浮躁分开
回归地方抵达不朽

红梅和白雪之恋

荷马史诗的续集没有结局
红梅和白雪的恋情，就是世界的历史
为女人、为资源、为生存空间
每一次都是为了和平
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
点缀的红梅，用一层层白雪覆盖
谎言的烟火随处飘飞
鞭炮的噼啪之声，震耳欲聋
苍鹰的身影，在天空密集盘旋
假如世界只有石头，或者只有水
难以想象单调的景致，美丽会在哪里
可否，让小草和大树成为姐妹
抑或，冬季和夏季结为兄弟
各自运行在恬淡的轨道
互不干扰，如果白雪是自然天成
我希望红梅只是植物

作者简介

谷雷，北京延庆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

诗词学会员、中国楹联学会员。作品发表在《中华词赋》《中华诗词》《星星诗词》《北京文学》《安徽文学》《绿风》《诗歌月刊》等五十多家期刊上。著有诗集《幼河》。

晨曦中的少年(外一首)

□ 蔡立敏

初升，片片蓓蕾
一步三蹦的飞扬身姿
在校园里尽情地绽放
耀眼的光芒

七彩晨曦穿过树梢
珍珠般跃动，一路追随着你
清亮的眸子，清澈的书声

遇见你，无疑是一种幸福
我愿把阅尽的千帆
踏过的万水千山
统统指给你

如同岁月的光辉、平和、博大
以及风雨，和你一起
构建未来

飞翔

一次无意的仰望
我长出双翼，心飞了起来
重峦叠嶂、浩浩渺渺
梦中的故乡与粉色的期盼
须臾可渡
越过一泓静谧

钟磬清鸣把偶然造访的山光
拉成丝丝缕缕
幽寂偷走
我纯净的思绪
飞进平平仄仄的东晋
五柳先生收留了
我的漂泊
东篱下、南山巅
我们把酒召唤
归去来兮
一叶扁舟
一柄长笛
一榻诗书

作者简介

蔡立敏，男，福建福清人，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诗歌、小说等发表于《福建文学》《诗歌月刊》《诗潮》《鸭绿江》《福建乡土》《中华文学》等各种文学期刊。

乡间小道(外一首)

□ 何刚

在乡间小道上
每一株野草都是哲学家
这些高人，隐匿在民间
平日里不动声色
时刻都在充实自己的思想
那么多的低吟、浅唱
让我铭记在心的清晨，在小道
这样的露珠，晶莹、通透
纯洁无瑕。对我推心置腹
招呼我向前，一步一步
踩碎的，不仅有时光、念想
也有这一季温柔的守候

河的葬礼

关于河，与一场葬礼有关
云雀目睹了死亡、消逝
雁湖村的三条河流
以这种方式，集体告别
一阵大风，不，那么多的风
蜂拥而至，却不再起舞
大棚种植的农作物
列队瞩望，为河流送行
河流不在，苍穹之下
雁湖村，失去了眼睛
令我从此对秋天不再视若无睹

作者简介

何刚，福建福清人，在《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诗潮》《诗林》《散文诗》等发表过诗作。曾获评首届福建省书香之家。

青春(外一首)

□ 徐连梅

青春是什么
青春是自由翱翔
青春是无忧无虑
父母用汗水
画我一天天长大的模样

青春是少年时不着边际的勇敢
一路欢歌 无悔前行
蓬勃朝气 驷马难追
把许多时光写进了土壤
肆意挥霍着父母的心血

即使黑暗里跌倒
依然能够坚强地微笑
绝世而独立
从不知哭泣的味道
青春就是历练

青春又是人生的驿站
牵引着风风雨雨
变成一把把锋利的小刀
在我裸露的短处
时不时地割出几道伤疤

写给妈妈

有妈的儿时
空气里全是暖风
一切都是美好的
日子虽苦犹甜

妈妈羸弱的肩膀
挑着我们五光十色的梦

穿过清晨、晌午、黄昏
越过春夏秋冬
我们走进绚丽多彩的未来
妈妈的腰却弯了

春雨(外二首)

□ 孙明国

透过缠绵
三月的风
细数着旷野萌动的讯息

细密雨帘
倾情润泽丰腴春色的孕期

没有刻意修饰渲染时光
雨意在静怡中吟咏
密语玄机
已被远方大雁破译
大地的根系开始悄悄抬起嫩绿的手臂

素颜本真开始握春风写意土地
杨柳在陶醉
已掏出骨骼内被冰霜强加的生硬
柔纤的手指正深情润色
等待柳花绣织青青荡漾的笛音

播种

花的声音
被一群蜂撩拨在原野
绿意生动
蝴蝶跟随田埂松动的脚印
摇动忙碌的风铃

那片红火过的高粱地
被额头滴落的汗珠
在镢头憨实的节奏里
翻越一层层
馨香四溢的波浪

一声声吆喝
粗糙的手
把微笑与叹息
搅拌成种子和养料
播撒在大地深情的风骨里
然后
等待一场雨
开始滋长秋收的长势

一只纸鸢的春天

一件珍藏的少年风景
一种青涩岁月的眷恋
牵念一根线
凝神跟着阳光和风奔跑
羽翼飞翔俯瞰
满眼草长莺飞的微笑

珍藏的那只纸鸢
我只以春天信使的名义放飞
携手故乡的云
一起翻越一座座梦想山脊

作者简介

孙明国，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
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报》《中国文艺家》《鸭绿江》《参花》《汉语诗歌普及读本》《奔流》等报刊及选本。

小雪（外一首）

□ 雪瑞彬

你落下的时候天很冷，一定像
姐姐在长安被迫封城的那个夜晚

三年没有见过你了，风也想得犯了困
在屋外的树梢上不停地打盹
鼾声呜呜，像担惊受怕的哭声
没有张开双臂，扬起脸
在你轻盈起舞的时候打个招呼
错过一场空灵的见面
我发现捂着严实的口罩出门
更能体会静若月光的你

为何昨夜小心翼翼
在我担忧牵挂的心里洒落薄薄一层

才发现，你跑到鸟绝人稀的荒野
面对着疫殇的世界一夜愁白了头
才想起焦急的腊梅开了许多
在你铺开请战的白纸上
按满了花瓣一样，红红的手印

雪人

因为冷，两个臃肿的雪人来回跳动
雪没有来，它正翻越十三朝古都的围墙
意欲覆盖秦砖汉瓦、大唐风韵的古城

是谁轻声唱起我爱我的祖国
在万家灯火的高楼间，慢慢合声回荡
仿佛护城河的外城失守
十二道金牌调兵遣将急促的马蹄
蹄声如鞭，惊碎芙蓉如雪
在古城春天的伤口飞舞，坠落

两个雪白臃肿的身影，和着节奏
在测温枪坚守的寒夜里跺脚取暖
更多的雪，从四面八方
朝着渭河古渡驰援赶来

鱼肚泛白，古城每一个路口，门外
像堆起憨态可掬，门神一样的雪人

作者简介

雪瑞彬，陕西省汉中市作协会员。

缅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 刘杰

苍生挥泪意如何？从此人间失巨禾。
遥寄哀思天上去，袁公岁月不蹉跎。

二

袁公驾鹤入仙乡，举国同悲失栋梁。
功比神农标史册，千秋万代解饥肠。

三

鞠躬尽瘁一神农，功盖千秋耀雪峰。
定是天庭口粮绝，故邀稻父解饥凶。

四

一世躬耕造福多，神农西去泣山河。
苍生饭碗谁端稳，功盖千秋耸巨禾。

五

呕心沥血育奇株，禾梦长萦九秩躯。
万户千家仓廪实，大功写入济民图。

雪天思友

胸怀天下稻粱谋，俯首田间育种优。
泪送先生骑鹤去，功垂万世亦风流。

作者简介

刘杰，安徽省寿县人。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协会员、安徽省诗词学会会员。

喻阳诗词十首**□ 喻阳****古风·赠同窗**

草木缱绻映残灯，北斗娇慵醉晚风。
今朝勿恼离别意，他年登科月下逢。

古风·落雪**邂逅**

本应光下舞罗纱，却因恶语丧韶华。
凡世残芳非落雪，因何转入厌花家。

古风·读报偶感**古风·读野史偶感**

台水潺潺分海峡，血脉相连意无涯。
荒唐戎马非长策，两岸即属种花家。

古风·京城初雪吟**古风·终岁感怀**

盈盈鸾羽入金瓯，雅乐笙歌乱觥筹。
少年得志当跋扈，休叫人间赚白头。

岁末天寒愈思秋，瑶台惨淡惹人愁。
若逢江南飞雪夜，和风吹意入西洲。

古风·冬至思秋

寒窗寂寞意难囚，当年风月似吴钩。
若逢南柯欢喜事，庸人不妨弄晚舟。

作者简介

喻阳，安图县诗词学会会员、吉林省青少年作家协会会员，多次在《延边日报》《延边晨报》发表诗词作品。

彭书锦诗词三首**□ 彭书锦****长相思·玫瑰红**

玫瑰红，月季红。红遍西山万里中。云端几点鸿。
水重重，山重重。走遍神州天际同。路开深入丛。

南乡子·行至枯牛洲感怀

绿叶垒高楼，须散芳香肯罢休。今夜晓风偏细雨，
愁愁！徐步潜行断枯洲。
忧念落心头，路至崖边现浦鸥。送浪踏波凭岸过，
扁舟！热泪三行几处流。

七律·游西塞山感怀

满树繁花成故影，随心潜夜暗香来。
天高柳绿春将散，地阔桃红夏会开。
暮视桑田淋细雨，朝扶苍竹去尘埃。
久尝冷暖观风淡，欲上云端揽圣台。

作者简介

彭书锦，笔名瑾华，湖北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楹联学会会员。多篇作品收录于《楹联博览》《诗词月刊》《渤海风》等。



陆海铭诗评两篇

□ 陆海铭

海的玲珑剔透 ——读废名的《十二月十九夜》

第一次读废名的《十二月十九夜》是在北岛的《给孩子的诗》里，这是整本诗集里第一篇中国诗，选取了“京派文学”鼻祖、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废名的一首饶有趣味的诗歌。

读罢翻译过的外文诗，漂洋过海回到中国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这自然与语言有关，虽然近年来越来越提倡诗歌是属于全人类的提法，因为人的生活是相通的，借用柏拉图绝对理念的观点就是有一首诗在那，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这个观点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传播与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笔者依旧坚持认为诗歌是难以被翻译的，因为不同于有故事的小说、有冲突的戏剧，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语言的质地、内在韵律与节奏、朗读的气息以及其中微妙的难言之意等等，可以说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个民族认识客观世界的特殊方式，一旦翻译成了另外一种语言，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变成了一种再创造。

回到废名的这首《十二月十九夜》，这首诗是一首普通的无题诗，但是诗词句简练、意象跳跃、意境空灵且颇具禅意，其中蕴涵的诗人意

识随着语言的流淌而流动，玲珑剔透，恰似空谷足音，深林中叶尖轻溅下的一滴露水。废名的诗有着新诗的自由灵动，又有着中国古典诗词古朴的禅意，给中国百年新诗增添几分独特的色彩，《十二月十九夜》便是最具代表性的诗歌之一。

一、诗歌的语言

在本文开头，笔者谈及诗歌的语言，诗歌本身是抽象，其语言也是抽象的，有类似音乐的符号化美感，也有着类似的直击人内心的力量。这并不是通常意义所讲的诗歌语言的音乐性，即诗歌的音韵美——韵律的和谐，押韵、音尺的考究等等，而是指诗歌有类似音乐的符号化、象征性的美感。《十二月十九夜》就颇有德彪西《月光》的特色，《月光》在和声上比较注重色彩的变化，在内容上只对景物做描绘，在感知上体现出音乐上朦胧的画面感，音乐的动变幻莫测，总会给人一种难以捕捉的即逝感；《十二月十九夜》则从诗歌语言诠释这种朦胧即逝的感觉。

一方面《十二月十九夜》运用一泻千里的直指式的“是”字结构让静海一般的意境流动起来。如孙玉石所言，“‘是’字的运用，读起来有些单

调，实际上是服从于写情与造境的需要，如飞流直下的瀑布，造成极大的感情落差，读者的想象不能不跟随作者急骤的想象而疾速地跨越向前。诗以灯开头，又回到灯与身边的炉火，从深夜入笔，又回到‘冬夜的声音’，这一圆圈式的构思，不同于传统诗歌惯用的复沓，而是在形式结构中融进了更深层的象征内涵。”这是一种作用，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作用，且与之相反，就是可以让读者于作者每一处想象的跳跃之处停顿，引发更多的想象，使诗境更为丰富，使一首诗歌从作者的诗歌变为有读者烙印的独特的“那一首”。

另一方面《十二月十九夜》运用陌生化的语言，尽量对语言进行“扭曲”（contort）和“磨砺”（roughen up），使之有欣赏性。当然，这也是诗歌的共性，否则诗也难以称之为诗了，但废名《十二月十九夜》给读者带来的身心体验和其他新诗诗人相比较为独特，是一种别具特色的禅意。这除了变异化的语句，如“星之空是鸟林”“海是夜的镜子”“炉火是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等等；扭曲、拉长人的觉受（perception），让熟悉的人生、熟悉的世界变得陌生（defamiliarization），把一次普通的灯下沉思演绎成思维的跳跃、舞蹈；还有看似平常却意义丰富的意象，这些都使废名的《十二月十九夜》给读者带来颇多新鲜的感受。

二、跳跃的意象

全诗意象跳跃，造成了一种模糊朦胧的效果，让人捉摸不透，“灯”“海”“星”“鸟”“花”“鱼”“镜”“家”“日”“月”“炉火”，一下子从天上掉落到海里，从花鸟虫鱼滑落至虚幻的梦的世界，从抽象的思想跳跃至美人，再用“家”“日”“月”“炉火”串联起翻飞的思绪，最后回到温暖的炉火，哔哔地燃着，是冬夜宁静的声音。

诗以“深夜一枝灯”开篇，夜与灯、明与暗、我与世界，一下子让人联想到“独卧青灯古佛旁”的惜春，但减去其中的无尽凄凉，多加几分孤独之感。接下来将这枝灯比作“高山流水”，此处化用伯牙与钟子期的典故，即把灯比作自己的知音；第三句笔锋一转，跳跃至“身外之海”，孙玉石

先生“以为这里是指身外的人生世界的意思。海，无论在佛教里还是在艺术中都往往是人生的一种象征。诗人的内心很孤寂，一只明亮的灯成为可以慰藉自己的知音。因为暂时消除了内心的寂寞，自身思想也便获得了一种无限的自由。诗人任思维的翅膀飞进了想象中的大千世界，这个世界也便是与孤寂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的‘身外之海’了。”接下来又一次出现“海”这个意象，把“海”当作“夜的镜子”，“镜”意象在国内外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用在此处一方面揭示海于自然层面的作用——倒映黑夜；另一方面与前面的“花”“鱼”与“梦”形成呼应，一实一虚、一真一幻，营造空间转换的梦幻感；同时使诗境更为玲珑剔透，明净的海、明净的镜，使诗歌宛若水晶般澄澈。

三、朦胧的意境

整首诗歌营造的意境恰似一个介于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的第三世界。

对于艺术人们常持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艺术便是对现实的反映，这便是现实主义；另一种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超越，是对理想世界的描绘，这便是浪漫主义。废名的《十二月十九夜》给出了另外一种答案——作者于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一个似真似幻的第三世界。

全诗便是对进入第三世界的描绘——一枝灯、一个人、一份孤独的心境、翻飞的自由流动的思绪，然后便可驰骋于似真似幻第三世界了。这个世界于废名而言是如海一般玲珑剔透，于郭沫若而言是热情似火，于李金发而言是如罗丹的雕塑……在朦胧中捕捉诗意，寻找到独特的“那一个”。

诗意图三分，
二分灯夜，
一分炉火。
此为十二月十九夜。

聆听边缘 ——读张枣的《边缘》

边缘——它无处不在，海的边缘是沙滩的潮痕，山的边缘是余晖勾勒的曼妙线条，人的边缘则是

孤独的遐想……

边缘——是站在分界线上思考，是对边界的探索，是在逼仄中寻找无限、在刹那中寻找永恒……

在现代高速发展、高度分工的社会，边缘感成为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状态，边缘常常与虚无、窘迫等词汇并提，体现个体于社会中无足轻重的感受，表现个体与主流思想观念之间的距离感。

当代著名诗人，中国先锋诗歌的代表人之一，写过“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的张枣对“边缘”有着独特的认识，他的晚期诗歌《边缘》，以断裂式意象化的语言，展现了一个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丰富跳跃的想象，描绘出了一种独特的边缘感受。因而本文以诗中的独特意象入手，深入分析其深刻内涵。

一、水

水，是至柔之物，随时可以变化形态；水的边上——随时可以消散却永远存在那，人无法生活在水中，却对水中的世界有着无限的向往。

这里的“水”笔者认为是作为观赏性的水而不是饮用的水，因而“水的边上”相对于人而言有以下几个特征，与此同时这些相对于人而言的特征，反过来又体现出人处于边缘状态的内心感受。

①边界的流动性。水是流动的没有具体形态的，因而人与之接触的时候，水会流走，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不具有稳定形态的边缘。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他（她）的态度并不是决绝的、毅然决然要与整个世界对立，而是把这种感受藏之于内心，于生活中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隐隐地表达内心的对立感。

②故会带来这一独特感受——感觉融入，但无法消除本质上的距离感。水表面上的柔柔弱弱和给人带来的服帖感，让人误以为水是没有边缘的，但又发现似乎永远也无法真正融入。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亦是如此，发现自己虽然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但就是有很多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相对立的地方；虽然想要努力去融入，但无法做到。

③因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水的边上一样，存在着无法突破的差异，除非人死了。但是这种差异的存在并不是可怕的，可以有一个边缘地带供人们放置自己内心的惶惑与出离，在这个弹性

空间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内核，不需要奋不顾身地走到世界的对立面。

水这个意象，给“边缘”带来了独特的思考，边缘给人带来的内心感受，像是冥想，安安静静地思考个体的独立性、与世界的对立关系，然后平静地回归正常生活：不是不顾一切地与世界决裂，而是“我知道我不一样，但我要和你握手言和”。这种思考是极具张枣的特色的——有点难过、有点悲伤、有点出离，但仍然和世界和谐相处。比如他最著名的《镜中》，“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生命中擦肩而过的情绪，最终化作梅花，落满南山。

二、秤与狮子

秤，意味着标准，意味着量化，意味着被衡量，意味着功利主义，意味着现代社会里已经高度制度化的对人的规范——“在秤的边上”，也就是一种边缘状态，也许就是一种摆脱被规范的途径。

而狮子则来打破这一切，狮子是很凶猛的一种动物，常常是力量的象征，比如《老人与海》中老人梦见五次的狮子，埃及神话中象征着高贵的狮身人面斯芬克斯。在诗中，狮子是代表着颠覆一切力量的存在而出现的，狮子粉碎了原来属于秤的标准，打破了来自秤的衡量感，同时也使秤转化，“秤，猛地倾斜，那儿，无限 / 像一头息怒的狮子”——但是标准仍旧是存在的，无法消除。但这又如何？有所作为有所改变便是值得快乐的事情了。

全诗有很强的断裂感，通过诗人的想象，从一个意象跳跃到另外一个意象，营造出疏离的边缘状态；但又十分宁静，诗人在思考“边缘”的时候摆脱了通常的愤世嫉俗的态度，让读者去思考如何与“边缘”和谐共处。

边缘，同一生中后悔的事一样，想起来也可以使梅花落满南山。

作者简介

陆海铭，女，江苏无锡人，就读于江苏师范大学。

莫言作品《生死疲劳》 在俄罗斯的译介与接受

□ 潘悦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轰动世界，莫言也因此声名鹊起，获得了来自世界读者的关注，此后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畅销于世界各地，俄罗斯也不例外。自2012年开始俄罗斯国内对莫言作品的译介和研究数量陡然攀升，截至2020年已经正式出版了包括《生死疲劳》《酒国》《丰乳肥臀》等在内的6部长篇小说俄译本。本文期望借助对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特点的分析以及在俄罗斯的译介情况、读者接受程度的分析，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外译传播的有效方式。

《生死疲劳》：人民的苦难、作家的良心

莫言是中国当代最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作家之

一。自1981年创作伊始至今的40多年来，他静心翰墨、笔耕不辍，发表出版了包括11部长篇小说、70多篇短篇小说、近30部中篇，外加大量随笔。莫言的文风瑰丽多变，文字不拘一格，每一部作品都呈现出全然不同的新面貌，因此文学评论家们给他贴上了许多文学标签——“他们时而说我是‘新感觉派’，时而说我是‘寻根派’，时而又把我划到‘先锋派’的阵营，对此我既不反对也不赞同”。莫言本人认为：“作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因为这是他创造的比他自己更为重要的生命。”《生死疲劳》便是这样一部关注历史洪流中人民命运的作品。文中莫言用生死轮回的形式来展现主人公西门闹对“山东高密东北乡”和西门家族的长达半个世纪（1950年至2000年）的持续观察，而文中重现的这50年恰恰是我国农村发展史上最重大最剧烈的时期，文中真实地书写了一系列运动改革给老百姓带来

的忧喜，展现了历史洪流下个人命运的变化无常。例如勤劳致富、乐善好施的西门闹只因为自己的地主身份无罪殒命。在《生死疲劳》中，他执着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社会的敏锐观察来还原历史的真相、刻画人性的本质、重现人民的苦难，这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良知。

《生死疲劳》：对古典小说致敬、向民间文化回归

《生死疲劳》整体承袭了中国古典小说章回体形制，即保留了章回体小说的回目特征和说书人叙述方式，该书前四部的每一章都以两句对偶标题做回目来概括本章节的内容，展现出高度的凝练性。每一回都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桥段，内容相对独立又融于小说整体情节。如《生死疲劳》第一部《驴折腾》的第二回目为：“西门闹行善救蓝脸，白迎春多情抚驴孤”，这一回讲的就是西门闹生前如何发现并救活濒死的小孩子蓝脸，养育他长大，后来西门闹被枪杀后，二姨太白迎春改嫁蓝脸，蓝家的母驴产了一只由西门闹转世来的驴的故事。只不过《生死疲劳》中的一些回目不太符合对仗平仄的技术要求，实为神似形不似。连莫言本人也曾在采访中这样评价《生死疲劳》对章回体的借鉴：“章回体就是一个形式，我可以不用章回体，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叙事节奏，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绝对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小说节奏，读的时候感到章回体小说明快的节奏感，中国传统小说里说书人的传统，通过章回的顿挫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向古典小说的致敬。”只不过《生死疲劳》中的“说书人”不止一位，包括蓝千岁、蓝解放、故事主人公“莫言”三位。三个叙事主体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否定，从而造成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艺术效果。

此外，莫言用轮回转世的形式为叙事主人公之一的西门闹赋予6次新生，使含冤而亡的地主西门闹在土改后的50年间依次转世为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儿蓝千岁。在人畜两道轮回徘徊中，西门闹不断变化着审视这个世界的方式——人视

角和动物视角。动物视角使西门闹脱离作为人在当时所受到的思想言语束缚，以“局外人”的“外视角”（指故事外的叙述者用自己的旁观眼光叙事，这样的眼光更客观、可靠）审视人类世界，使读者了解到更加真实客观的历史书写。以西门狗为例。当蓝解放为了情人庞春苗向老婆黄合作提出离婚后，西门狗旁观了自己的女主人黄合作“烙饼泄愤”的全过程，该过程通过西门狗的外视角——铺陈开来，“她揉面，瘦削的肩膀耸动着揉面……她的汗水流出来了，肩胛后的褂子湿了两片。她的眼泪时流时断……有的落在她的胸襟上，有的滴在她的手背上，有的砸在柔软的面团上……她有时会低沉地呜咽出声，但马上就会用袖子把哭声堵回去。她的脸上沾着面粉，显得又滑稽又可怜。有时她会停下活儿，垂着两只沾满面粉的手，在厢房里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有一次她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是绿豆惹的祸——她怔怔地坐在地上，目光直直地，仿佛在盯着墙上的壁虎，然后她便用手掌拍打着地面，呜呜地哭起来。”作者在此处没有直接描写黄合作的内心活动，而是通过狗的外视角展现出人物稠密细致的动作，从而减缓叙述速度，延长读者的心理感受时间，激发读者的共情能力，使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黄合作的不解、委屈、悲伤和无助。同时，动物视角的运用创新性地扩大了文章叙述的边界，打破了人的话语权威。因此可以说《生死疲劳》不仅是莫言向伟大中国古典小说的回溯致敬，也是一次叙事上的试验革新。

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曾说要大踏步地撤退，要写带有中国风格的小说。因此在后来《生死疲劳》的创作中，作者借鉴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元素，用中式思维做本书的精神内核。比如文中或隐或现地体现了多种佛教思想。西门闹经历的六道轮回便是东方式的想象，是中国式的想象。与西方想象中的非死即生、地狱天堂的直线人生不同，在中国人的精神中，生命是循环往复的，是一个不断轮回上升的圆，只有做到了无牵挂、四大皆空，才能跳出痛苦的轮回，达到更高的境界。文中西门闹不断的转世中见证了三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尝尽了爱恨痴缠，作为西门闹的记忆和仇恨怨念也逐渐淡化，动物的习性越来越浓，最终消解了仇恨，这所体现的不是善



恶相报终有时，而是谅解和放下，是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豁达。此外，西门家族中，无论是受尽欺辱的正妻白氏，还是生儿育女劳苦一生的二太太迎春；无论是热爱土地、坚持单干的蓝脸，还是左右逢源、两面三刀的西门金龙；甚至是西门家的动物们最终都逃不掉化为一抔黄土，永远埋葬在蓝脸耕种的一亩六分地中，前尘往事、爱恨情仇都化作虚无，这便是佛家“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如是观。

莫言扎根于乡土民间，《生死疲劳》中多有引用充满民间想象的传奇故事。文中多次借鉴中国古代游冥故事的部分内容，对阴曹地府的酷刑和建筑，对阎王、孟婆、牛头马面等工作职能进行了相应的描写，使文章包含一种中国式的魔幻风格。比如在地府受了两年折磨的西门闹被阎王允许生还阳间、讨还公道，鬼卒牛头和马面挟持着西门闹走到望乡台，望乡台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伸出自胖细腻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手，从一只肮脏的铁锅里，用乌黑的木勺子，舀了一勺洋溢着馊臭气味的黑色液体……‘喝了这碗汤，你就会把所有痛苦烦恼和仇恨忘记’”这里写出

了中国人对于投胎转世方式的想象——进地府、接受阎王审判、喝孟婆汤忘却身前事等等。又比如，文中名为“莫言”的叙事主人公因为相貌丑陋、性格不讨喜，其母亲为了让人接受他、改善他的地位，便编造了一个故事，“他的母亲叹着气说：‘生他的时候，他爹梦见一个拖着大笔的小鬼进了我家的厅堂，问他来自何处，他说来自阴曹地府，曾给阎王老子当过书记员’”与某人出生之日天降祥瑞或其家人梦见奇事这样类似的故事，在我国民间传说、历史传记中比比皆是。例如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司马迁便曾这样描述汉高祖刘邦的降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而在《宋史·宋太祖纪》中，宋太祖赵匡胤的降世也伴着奇事祥瑞——“太祖，宣祖仲子也，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生於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其次，戏曲唱词、方言俗语、谚语歇后语等中国民间口头创作也在《生死疲劳》大量存在。比如：“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打出来的老婆揉到的面”（指老婆越打越贤惠，面越揉越劲道）等；洪泰岳的快板唱词：“哔唧唧，哔唧唧，牛胯骨一打咱开了腔……话说这高密东北乡，有一个西门小屯好风光。这小屯曾有杏园一百亩，大养其猪美名扬。”莫言对民间口头文学资源的大量汲取，使文章语言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民族特点，体现出一种文化回归。正如学者朱向前所述：“那个很熟悉、很亲切的莫言又回来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间、回到了说唱艺术……莫言的大踏步回归，是莫言在新世纪寻找中国文学发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种宝贵的调整和修正，这就是要走一条民族的、民间的、本土化的道路，在最传统的形式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生死疲劳》中独特的民族文学形式和文化内涵也是本文选择它作为研究文本的原因。文学文化外宣的路上，越是具有本国民族性的文学作品，其外译外宣的难度越大，困难在于如何让异语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化魅力而又不产生抗拒。

《生死疲劳》在俄罗斯的译介与接受

截至 2019 年，莫言个人作品的出版发行量达到 37000 册，与同时代的中国当代作家相比，在数量上位居第一。可以说 2012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促成了这一良好局面。毕竟在 2012 年之前，俄罗斯国内尚未出版过一本完整的莫言作品俄译本。据统计，俄罗斯出版物上第一次出现莫言作品的身影是在 2007 年，该年出版的《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红云》中收录了 12 位中国作家的 5 部中篇和 7 部短篇小说，其中就有由德米特里·马雅茨基翻译的莫言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除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持，译者和汉学家对莫言作品的译介推广也功不可没。2014 年双耳罐出版社出版了《生死疲劳》，这是该出版社第三次出版发行莫言的小说，前两次分别是 2012 年的《酒国》和 2013 年的《丰乳肥臀》，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长篇的译者均为俄罗斯著名翻译家、汉学家叶果夫。在俄罗斯学界质疑莫言获诺奖的合理性时，叶果夫力排众议，向偏激言论反击，他认为，莫言获奖是因为莫言“信奉普世的人类价值观，它们被神父们以上帝之名命名为——光明、善良、真理和爱”。叶果夫对莫言作品的理解深刻而正确，他为了保留《生死疲劳》原文的文化韵味，以大量注释为辅助，积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有学者统计叶果夫译本中的中国文化负载词的异化、归化翻译策略的使用比例，最终得出“在 250 例文化负载词中，异化策略的使用频率为 175 次，达 70%，使用频率最高；归化策略为 52 次，占 20.8%；异化+归化策略为 23 次，占 9.2%。”据此他们得出结论，《生死疲劳》在翻译策略上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两者结合使用。可以说叶果夫的译本使俄语读者接触到了原汁原味的文化特色和中式美学。

衡量文学作品外译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读者的接受程度和评价的好坏。笔者在俄罗斯三大主要书籍阅读评价网站上了解到部分俄语读者对于《生死疲劳》叶果夫译本的评价和评分：网站 librebook 上，《生死疲劳》的评分是 4.61，打分人数 9 人，书评总量为 0；网站 bookmix 上，其评分为 4.72，打分人数为 18 人，书评总量为 6

个；网站 livelib 上，其评分为 4.3，打分人数为 474 人，书评总量为 36 个。当然还有一些线下实体书读者的看法并未囊括其中，因此该统计数据并未涵盖所有读者的看法。总的来说，俄语读者为该译本打分较高，但是受众读者过少。一些给分较高的读者的评语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对故事情节进行总结；评价了其中的一些人物角色；评析了莫言的写作手法；对书中那段历史的荒谬感到震撼。一些打分较低的读者反映中文译名造成了阅读难度，或是吐槽文本语言粗俗直白等。

总之，《生死疲劳》虽已在俄罗斯出版 8 年之久，但是关注该作品的俄语读者不算多，实际上不止是《生死疲劳》，放眼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的译介研究和阅读都比较少。但读的少不代表放弃传播文化、放弃翻译文学。在新媒体时代比较好的传播文化方式就是社交宣传、影音媒体宣传等，比如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影视改编能直观地表达文本中的文化元素和主角的情绪变化，能够将异语和原语两种语言中不可译、不对等的语言单位通过场景设置、演员台词、表情、配乐等手段表达出来。此外，也离不开政府支持和民间自发的热爱。总之，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外译外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简介

潘悦，女，汉族，山东青岛人，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 级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从归化、异化角度看《狼图腾》英译本

□ 王涵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曾言自己采用“用中文读、用英文写”的方式对《狼图腾》进行翻译，并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进行“改写”。基于对中国文学的热爱，葛浩文翻译了大量中国小说，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国家，因此他不仅强调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还提倡传播“外语”，将源语言国家文化融入目标语文化中。葛浩文在 2002 年《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写作生活》(The Writing Life) 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第一原则是“忠实”，其次是“翻译即重写”，再其次是“翻译即背叛”，最后是“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手段”。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葛浩文认为“重写”和“背叛”都是实现“忠实”效果的手段。在《狼图腾》的英译本中，葛浩文对原作内容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和删减，是在忠实与创造之间寻求平衡的“改写”。葛浩文的翻译实

践和其译本的海内外发行量，是对其翻译见解的有力说明。

归化和异化之争可以追溯到“直译”和“意译”之争

归化和异化是两种翻译策略，首先由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于 1995 年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归化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旨在最大程度降低读者对外来文本的陌生度，确保读者对源语言国家文化的成功解码；而异化以源语言读者为中心，试图再现原作，旨在保留原作中具有“异国情调”的信息。

归化和异化之争可以追溯到“直译”和“意译”之争，比如在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和贺拉斯都是

归化的支持者，西塞罗将译者比作演说家，译者要像演说家那样打动读者，认为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贺拉斯主张“活译”，表明忠实于原作不等于直译，且本族语可通过译借外来词加以丰富。17世纪之后，英国翻译理论家德莱顿和泰特勒主张归化的翻译策略，要求给予译者一定的自由度。自17世纪到当代西方翻译，归化翻译一直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初，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则主张异化策略，强调要将读者带向作者，尊重外来文化，接受源语言国家文化的洗礼，并表明采用异化策略可以丰富译入语国家文化。在当代英美翻译界，奈达基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功能对等理论，笔者认为这可以充分体现归化的翻译策略，“对等”就是强调意义对等要大于形式和风格对等，强调原作和译文在交际目的和功能上的对等，从而再现原作信息，让目标读者和源语言读者获得大致相同的反应。但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遭到了异化支持者韦努蒂的反驳，韦努蒂认为奈达是想把英语中透明话语的观念强加于外国文化之上，以迎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语言和文化之间是具有差异的，它们之间存在“不可译因素”，而归化破坏了这种差异，所以译者应恪守忠实于原作的原则，不能对译文进行干预。笔者认为，归化和异化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对立统一的，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取决于读者的心理反应如何。

《狼图腾》中涉及大量的草原游牧文化和草原生态哲学，这对外国读者造成了一定的阅读负担，译者要将翻译的跨文化因素考虑在内，所以葛浩文采取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二者相辅相成的翻译策略。下面笔者将从归化和异化角度做具体案例分析。

从归化角度对《狼图腾》英译本进行个例分析

归化主要是通过目标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形式来传达原作中目标读者理解困难的信息，使读者获取到和源语言读者相同的信息。虽有利于传达原作核心内容、降低读者的阅读负担，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文化内涵的表述，比如《狼图腾》

中所引用的大量历史典故和蒙古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有其基本原则，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把源语言本土化，强调意义对等，葛浩文在其译本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是省译和改写。以下笔者将引用例句加以说明。

例1：陈阵深知自己绝对不能露出丝毫的怯懦，必须像唱空城计的诸葛孔明那样，摆出一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身后跟随铁骑万千的架势。只有这样才能镇住凶残多疑的草原杀手——蒙古草原狼。

He (Chen Zhen) knew how important it was not to show fear. That was the only way to avoid an attack by these grassland killers.

作者此处把陈阵比作睿智的诸葛孔明，目标读者可能对诸葛孔明了解甚少，所以葛对其都进行了省译。作者给源语言读者营造了十分紧张的氛围，旨在突出陈阵处境的危险，如果译者对诸葛孔明进行文内注释，分析作者为什么将陈阵比作诸葛孔明，一定会拉长文本、分散核心信息，这样就不能突出作者的交际目的，读者也会感到困惑。

例2：即使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完成这样大级别的跳级转换，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During the war years in China, the Eighth Route and the New Fourth Armies underwent a large-scale makeover, a herculean task.

“九牛二虎之力”是中国谚语，用来比喻费了很大力气，此处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军事改革上做出的巨大努力，来突出狼群战斗时表现出的较高组织性和纪律性。由于中西方在农耕方式上存在差异，中国古代用牛来耕田，而西方国家却是马耕，所以读者会不理解为什么用“牛”这个形象来象征付出的巨大努力。因此，葛在其译文中没有体现“牛”和“虎”的形象，仅用了形容词herculean。牛在西方文化中象征着野蛮、固执，而在中华文化中象征着勤劳、忠厚；正如龙在西方文化中象征着邪恶、凶残，而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神圣、尊贵，这种文化内涵上的缺失让读者不能获取核心信息。因此，葛在此处采用归化的处理方式，弥补中西方文化内涵上的缺

失。

例3：嘎斯迈递给陈阵一碗羊肉面片，还特别把一小罐腌野韭菜花放到他面前。

Gasmai handed Chen a bowl of lamb noodles and made a special point of placing some pickled leek buds in front of him.

“面片”是中国西北地区普遍的一种面食，但由于西方国家的人民多以肉类和面包作为主食，所以此处由于饮食差异导致目标读者对“面片”不甚了解。如果对“面片”进行直译并文内注释，译为“mianpian, a kind of noodles”，不仅拉长文本、分散核心信息，还会让译文变得冗长，所以这种处理方式是没有必要的。本着简洁的原则，葛进行归化处理，直接将其译为noodles，也不影响意义的传达。

从异化角度对《狼图腾》英译本进行个例分析

与归化相反，异化则注重原作的“原汁原味”，保留原作中目标读者所不熟悉的外来信息，借此给读者了解源语言国家文化的机会；正如施莱尔马赫认为异化策略可以丰富译入语文化。由此可见，异化策略的主要适用对象是原作中的历史和文化意象，而不是核心内涵。采用异化策略也有其基本原则，就是贴近作者、贴近源语言国家的文化，虽然不利于读者成功解码核心信息，但有利于在翻译中保持原作的本来面目。以下笔者将引用例句加以说明。

例4：杨克也壮了壮胆儿说：打狼就是打仗，斗体力、斗精力、斗智斗勇，三十六计除了美人计使不上，什么计都得使。

Yang Ke also fluffed himself up. “Fighting wolves if like fighting a war: strength against strength, spirit against spirit, wisdom and courage against wisdom and courage. All the thirty-six stratagems, except for using the wiles of a beautiful woman, are in play.”

“三十六计”指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

源于南北朝时期，用在此处旨在说明草原人民有勇有谋、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也从侧面烘托出狼群作战时严明的组织体系和团体精神。“三十六计”在英文中没有具体对应词，而葛在此处采用异化处理方法进行直译，为读者带去蕴含中国特色的专有词，一定程度上也会激发读者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兴趣并加以了解，这样也达到了丰富译入语国家文化的目的。

例5：这里天高皇帝远，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还没有破到老人壁毯地毯上来。

In this remote area, where “heaven is high and the emperor far away,” the Red Guards’ fervent desire to destroy the Four Olds—old ideas, culture, customs, and habits—had not yet claimed Bilgee’s tapestries or rug.

对于“天高皇帝远”，葛先用“remote area”对目标读者进行背景知识的建设，再采用直译的方法进行解释；笔者起初也会将这种译法与中式英语联系在一起，但经过文献阅读，发现在《纽约时报》上有这样一句话“Soon after the disaster, the Internet in China was abuzz with lists of so-called Iron Roosters, or birds so stingy they would not share a feather”，画线部分对应的中国俗语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目的语读者通过分析也可以理解这一表达，可见这种直译是行得通的。此外“红卫兵”和“破四旧”涉及特定年代和历史文化的背景知识，属于文化专有项，如果采用归化处理，对其年代和内涵进行具体解释，一定会分散核心信息，破坏阅读的连贯性。所以葛采用异化处理，并相应地在文内补偿信息，将“红卫兵”和“四旧”处理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意象。

《狼图腾》中的文化专有项很多，类似的例子还有“知青”“蒙古包”“队”“元”“资本主义道路”和“生产小组”等，葛浩文对其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处理方式，弥补了文化内涵上的空缺，保留了中国特色和作品的“原汁原味”。



影响归化、异化策略使用的因素

根据以上例句，笔者认为，文化内涵和文本类型才是影响翻译策略使用的最常见的影响因素。

首先，文本中的“不可译因素”主要是由文化差异和文化内涵的缺失造成的。对于“三十六计”“四旧”这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词，异化处理让目标读者有机会了解中国特定时期的文化意象。如果译者在文内进行音译加注释，会分散核心信息、打扰读者的阅读连贯性，所以这种处理方式是不可取的。译者可以首先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吸收源语言的异质成分。除去文化差异因素，笔者认为其他文本可以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

其次，对于客观的信息型文本，异化的处理方式最常用，而读者根据阅读和分析也可以理解其意义；而对于具有呼唤作用、强调源语言读者和目标读者有相同阅读体验和审美效果的文本，可以采用归化的处理方式。不符合目标读者的审

美、用语习惯的内容则可以适当删改，信息的增加和减少都取决于读者的阅读效果以及能否帮助作者传递有效信息并丰富译入语文化。文学翻译对审美效果的要求比较高，既要忠实于原作，又要考虑文本的呼唤功能，所以要充分考虑原作的核心内涵和作者的交际一体。因此笔者认为，葛浩文对于《狼图腾》翻译策略的选择是正确的，即主要采取异化策略。翻译虽是“戴着镣铐跳舞”，受限于译入语国家文化，但其终极目的是要讲好中国故事，让目标读者有机会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基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从文化内涵的传递和葛浩文的整体译文来看，葛对《狼图腾》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和改写，总体上倾向于使用异化策略，使得译本更贴合读者；但对于原作中的成语、文化典故和文化专有名词，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葛倾向于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处理方式，读者才会被中国文化所感染。从《狼图腾》的海外发行量来看，葛浩文的翻译方法是有效且成功的。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化，更折射出两种文化的差异，所以译者在对待不同文本时，应根据不同的情形，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传递作者交际意图，促进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

王涵，女，山东临沂人，安徽大学外语学院硕士。

刘年为什么要讨苦吃 ——读《世间所有的秘密》乱弹

□ 低眉

《世间所有的秘密》看完了。然后就把它放起来。想想又取出，打开来再翻。如此反复。其实我也劝过自己。干吗呢？一本别人写的诗，有啥好说的呢？读诗嘛心领神会就好了。写诗评尤其是那种庖丁解牛式的解读是在一堂拙劣的语文课上才会出现的事。但凡高级一点的语文老师也不屑这么干。人家会让你自己读，自己品，自己悟，自己化。毕竟我们吃东西是并且仅仅是为了享受食物的美味，并不是为了成为食品专业的毕业生。吐口水还让别人吃这样不高级的事咱就不必干了吧。有这功夫还不如写点自己的东西呢。毕竟我也不是燕子，吐出来的口水叫燕窝。可是不行。有些话，不说出来好像总未完成。灵魂缺了一角的样子，空的。有羁绊，来去不自由。嗯，我灵魂是一种比较厚实的无形东西，一朵厚云，浮在右头顶上。

那就说道说道吧。一种纯粹读者的，不在

诗歌写作现场的，局外的、旁观的立场看到的，意义。可能这意义，用在别人身上也合适。我只是借刘年的诗歌说出来。

“月亮若是上天掷来的一枚硬币，我永远选择背面。”刘年是这样一个诗人，他宣言就是诗歌要站在弱者这一边。相比于遗弃落日，他更愿意接受落日的遗弃。说真的，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一点。我现在对很多文学作品持批判态度，有些是在向下写。刘年是一个诗人里的另类。这是一个向上写的人。而且这种“上”，不是“假大上”的“上”。一般而言，文学作品的“真”，是我们首先要肯定的价值。在“真”之后，才讨论到“上”。刘年的向上写有一个前提，它是首先建立在真切的基础之上的。

苍凉，苦难，悲悯，万物有情，为弱者发声……这些厚重的东西贯穿了刘年诗歌的全部。

先来说万物有情吧。诗人当然要万物有情了，搞文学就是要万物有情。不万物有情你还搞个毛文学啊。所谓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就是万物有情。如果不万物有情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哲学家又有啥区别啊。所以说万物有情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标配。但我仍然想说，刘年的万物有情和那种普遍性的万物有情还不同。在刘年这里，万物有情不是一个普遍性的定理，而是一种创作手法。在刘年的笔下，无论是汪家庄那棵呵护摇篮一样呵护鸟窝的白杨，还是等蜻蜓、女人、牛羊都安顿好才沉下去的夕阳，都充满了温情，替诗人爱着这千疮百孔的人间。甚至就连一张椅子，也会在你摔门而去之后，感受到情绪的波动，在他面前摇了很久。华北平原也是有自己的情绪的，它的另一个好处是，愿意替偷情的妻子遮掩一番，让她穿好衣服、理好头发。而很多美丽的村庄，都有一条小河、一棵老树、一个胡三宝一样的痴人，他们都是大地上的神……

与其说是万物有情，不如说是刘年有情。人生实苦。苍凉的天地，苦难的众生，说不完的。说不出来的。说不清楚的。我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生病了，所以独苦。不是的。所有生而为人的真正苦楚都跟时代无关，所有生而为人的真正苦楚都无法言说。能说出来的苦楚，都不是真正的苦楚。我才不信一个死到临头的人会有力气嚎叫。大智慧者和有苦难言的一类人，早已把自己的人生调成了静音状态。人世间种种的辛苦，需要有人言说，需要有漫山遍野高糖分的事物，来包裹、来中和。温情，是裹在巨大苦丸上的一层薄蜜。真正的苦楚，需要疼痛来缓释。一方面，诗人在揭发这种苦，他要替众生喊疼。另一方面，诗人在包裹这层苦，他拥有巨大的悲悯。五十七岁的秦大娘每天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推着儿子去朝阳医院。这不苦吗？是苦难使母亲成为了西西弗斯一样的英雄。死亡将治好你我所有的病。少年对着孤军苦战得胜回朝的将军倒头便拜，只因“吾之父母，葬于将军之腹，清明已至，故此跪拜双亲之墓”。这不苦吗？不仅苦，而且震撼，这是一场杀了士兵做军粮才得以取胜的战争！不知是为了骗自己，还是为了骗妻子，宝宝走

失之后，企鹅爸爸在育儿袋里，放了一团雪。在零下五十多度的寒风中，小心呵护。企鹅妈妈捕鱼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别人的宝宝在一天天长大，他的，在一天天缩小。不苦吗？如此及物的细节，越暖越丢失的雪啊。这是人世间最根本的苦楚，生离死别，众生皆苦，谁能逃过。

刘年为什么要讨苦吃？因为刘年，要替这彻底的超越国家和民族的超越人类的众生性的苦楚喊疼。春风像一条巨大的舌头，舔舐人间。刘年在用写处方的方式，写诗。去图书馆一样去医院。熬鸦片一样，将黑夜熬成黑字。祝福这个鸣着喇叭、扬长而去的时代，愿所有的故事，都像蝌蚪一样，有一个漂亮的尾巴。让仇恨乳液一样洁白而甜蜜，被一头小狮子吮吸出来。愿人间像豆腐一样善良，天地像清理过后的石墨一样安静。

悲悯是刘年诗歌的另一个基因。有着巨大悲悯情怀的刘年，就连写爱情都携带着与生俱来的悲悯。她张开双臂的一刹那，你想到的是十字架、救世主。

张爱玲有一次形容一个人，是“拿竹竿在他头顶上敲一下，脚底便会响”。意思是这人聪明透顶。是张爱玲写的吗？不大记得了。是谁写的并不重要。而我想说的是，携带在刘年诗歌基因里的悲悯情怀，也像这个聪明透顶的人一样，达到了与生俱来的生物性境界。把爱情和巨大的殉道情怀放在一起写，一点也不违和，简直可以算是水乳交融的。神来之笔是因为有神来之思，神来之思是因为写作基因的应激性反应。悲悯、温情、祈祷、保佑、化解、救赎……这样的思维基因，沉淀在诗人灵魂的根部。

有些诗人，有天生的疼痛来加持。比如余秀华。所以她早期的诗歌特别动人，打动人心的那种。刘年不是没疼过。但是那些疼已经在早期的诗歌中得到了消解。消耗完那些疼之后怎么办？他自己找疼去了。懂了吧？刘年是一个讨苦吃的诗人。为了替全世界疼痛，自讨苦吃。刘年是这样一个诗人。他要替人间喊疼，替众生喊疼，替山河荒漠喊疼，替那些不会喊疼的事物喊疼。

所以，诗歌是人间的药。背着相机下山的诗人和在山上敲磬的僧人是同一个人。有些文字涂了口红胭脂，有些文字穿着芒鞋袈裟。所以纸有纸命、字有字魂，诗里也可以做修行。

什么是诗歌？情怀就是诗歌。诗到语言止就像是建造一座豪华宫殿，全都用来堆砖头。好像是刘川这样说的吧？太对了，这句话。我们不需要一个堆满砖头的皇宫。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皇帝。即使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也可以。没有豪华宫殿也可以。

同样是写苦难，刘年诗歌的审美质地和一般人的还不同。刘年写得大。而这种大，又是靠“小”去达成的。比如有些诗歌，也是写苦难的。但他们的苦难是攻击性的。他们能得到一部分人的共振，却很难得到整个时代的共振。印象中有一位山东女诗人，写得真好啊，那种苦难，真是打动人心，针一样刺痛。那当然是好诗了。但是很难得到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更广阔的普罗大众式的共鸣。刘年的诗就不仅是针一样的刺痛了，那是大刀一样的钝疼。刘年的苦难超越了个人、种族、国家、时代、人类。这是梅花针和大砍刀的区别，是暗器袭人和正面砍杀的区别。

更难能可贵的是，写人类普遍性的苦难容易蹈空。写得虚，失实失真。而刘年诗歌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面对文学，我们不能玩平面几何，以为人类性大于民族性，这是说不通的。请注意，考量一个小说家，要从它的有效性和完成度来考量，不能看命题的大小。”这是毕飞宇说的。我没任何意见。但我想接在这层意思后头再说一层意思。在有效性和完成度一致的情形下，当然是人类性大于民族性了。也就是说，全人类的苦难大于你一个人的苦难，也大于一个民族的苦难。前提是这些所有的苦难都是“真”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问题。在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之后，“写什么”将决定着你的高度和境界。很抱歉，境界这个词已经被用得够烂的了，但我脑袋里一时半会儿还真找不到一个可替代的词语。

那么，刘年靠什么来完成这个“大”呢？根据我的不正确的观察，应该是：口语、及物和细节。这是刘年诗歌的武器。不要小看这样

的武器。唐诗宋词写得好吧？当然了。可是如果你跟人家女孩子谈个爱情什么的，你张口一句唐诗闭口一句宋词试试？不被人家姑娘灭了才怪。简直神经病嘛。为什么？时代的风气使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口语诗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之一。这也是我的不正确观察，你也可以不信。那我说这三个武器能使得诗歌更能得到普罗大众的认可，人们读起来会觉得亲切。这一点你总该信了吧？这种认可使得刘年诗歌的切口变得非常的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像针一样小是不够的，要像没有那样小。刘年正是用口语、及物和细节这三个像没有一样小的武器，有效完成了人类普遍性苦难的“大”。

白岩寺空着两亩水，你若去了，请种上藕
我会经常来
有时看你，有时看莲
我不带琴来，雨水那么多；我不带伞来，
莲叶那么大

不知道刘年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诗。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你，去了白岩寺。也许有，也许没有。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真有这个人，她去不去白岩寺刘年都该感谢她。是这个人的存在造就了这首诗。而这首诗，很可能将在现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诗看上去有点普通。并没有钻石一样的语言，叮铃叮铃响，亮瞎你眼的那种。也没有绣花，一针一针地雕，织锦织缎。没有，它非常简洁，村里小芳的感觉。可是味道却隽永，这是个有长辫子的小芳。非常家常的语言，口语。却未必是不用心的。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因为诗人用心了，才能达到这种家常隽永的感觉。而这种日常隽永的口语，不过是它的表现形式罢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首诗的审美内核，是古典的。意在言外，留白，空间拉伸……是它主要的诗歌技术。而这些技术，传承自中国古典诗歌。刘年凭借这首诗，用现代的当下的及物的口语，承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传统。仅此一条，就足以打动时间的心，让它在大浪淘沙中得到流传。

刘年自己说过，《世间所有的秘密》是自己最满意的一本诗集。现在，刘年把这首诗放在了自己最满意的诗集的最前面。毫无疑问，他本人应当是非常看重这首诗的。

具有同样审美质地的诗歌还有《白云歌》：“爱自由，爱自然，爱随风流动的衣裙。不爱的人，我赠她以黄金，爱的人，我赠她以白云。”

男人和女人根本就是两个物种。口语诗人和意象诗人的不同，正如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他们形同陌路，互相视对方如无物。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世界里。他们也是两个物种。

刘年是一个用口语写作的诗人，这是刘年的自觉。但不能因此就把刘年划定为“口语诗人”。“目前用口语写诗的人越来越多，但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口语诗只是一种方法论，即我在用口语写诗。真正能认识到口语诗是一种世界观的人并不多。”用芦哲峰的这个观点来定义，我也认为，刘年的世界观并不是口语的。口语仅仅是刘年诗歌的物质外壳，是刘年和时代接轨的自觉。刘年诗歌的核心审美还是非口语的甚至是古典审美的，他是用口语写出了具有中国古典审美质地的诗歌。这种追求太了不起了。因为这是一种接古通今的努力，融会古诗和新诗。当代新诗有三个参照物：西方诗歌、中国古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新诗小传统。刘年的写作是一种打通三个参照物的追求。放在这样的背景来看，这样的自觉追求是多么珍贵！

我听到民间甚至有人诟病说刘年的诗歌太简单。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这个人确实放弃了在书斋里建造象牙塔的努力。他是没有武器。也不高级。但你不能因此就说他简单。这是“技”和“道”的问题，也是“鱼”和“渔”的问题。有个人往河边一站，鱼就全都飞过来了，你丫还站在岸边跟我讲他的渔网不顶流。这就有点搞笑了。最高级的武功难道不是飞花片叶无影脚杀人不见刀的吗？

好东西是聪明人花笨功夫写出来的。以前我以为刘年是不够聪明。读完《世间所有的秘密》我觉得是他不屑于用聪明。太聪明了不配宇宙人生本来的苦楚。聪明是一种毛病。刘年

已经到了那种很自觉地不使用甚至是有意识地摒弃才气的境界，独孤求拙。聪明、幽默、炫技，会减轻艺术的力量。

李商隐并不比白居易更高级。在如鱼饮水的事情上，李商隐有李商隐的鱼，白居易有白居易的鱼。也许在这个纯文学日渐式微的时代，刘年更愿意去做一个白居易吧。

作者简介

低眉，女，江苏如东人，就职于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散文、诗歌、小说作品散见《散文》《散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国诗歌》《青年文摘》《绿风》《雨花》等报刊，曾在《江海晚报》《南通日报》开设多个专栏。曾获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专栏一等奖、南通市文学艺术创作大赛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出版有《纸上的故乡》《缓慢书》。

倾听你的倾诉 ——读赵庆君诗集《倾听与倾诉》

□ 王春慧

一纸心事悄然入怀，那抹追忆，无处寻觅，流年的过往早已化作飞花流散，一任幽怨的清泪，承载起记忆中的碎片点滴。

拾起遗落的忧伤，一脉相思，寂然无声。枯叶轻泣，残红无语，任风漫过空阶，寻找着曾经的繁华。薄暮时分，天空绮丽的晚霞已不再，冬的苍茫，冬的凛冽，让一蓝到底的浩浩长天，挥手作别。

我酷爱看书，相信总会有一首小诗，在某个时刻会打动我心扉，总会有某个人路过我生命历程被我的诗感动。但也深知，生活的残酷莫过于心被囚禁，还遭遇暴风雨雪，游走在梦魇边缘的不是自己，而是被直击灵魂的拷问！

我在书海诗香中寻找好诗，让诗的旋律，洗涤心灵的忧伤，放飞梦想。当我翻开赵庆君老师不远千里邮寄过来的样书时，一本清新的小册子映入眼帘：远山如黛，秋水依依，简单不凌乱的枝梢上，挂着几片摇摇欲坠的叶子，一对恋人虔诚地面向远方，凝视的目光专注又执著，眸子里，充满了期待和对未来的向往。

封面的下方，素有母亲河之称的黄河，裹挟着五千年的沧桑，波涛汹涌，喷薄而出，在山石间咆哮着倾泻而来，那湍急的呼啸、那磅礴的气势，

似万马奔腾齐高歌。黄河啊黄河，养育华夏亿万儿女的母亲之河，何等雄壮，源远流长的黄河水，辉映日月，奏响凯歌。

看似简单的封面，蕴含着丰富的内涵。鹅黄的底色，淡雅不失庄重，将一幅秋染黄河图展现在我眼前。

《倾听与倾诉》赵庆君著。原来，这本小册子是赵老师的诗歌集。看题目，就能让人的心情平静下来。于是，我轻轻翻开扉页，赵老师亲笔写的赠言跃然纸上，令我很感动。

我捧起诗歌集认真地读了起来，从最开始的作者简介中进一步加深了对赵老师的了解。他不仅仅是文化出版商人，更是一位高产文学作品诗人，国内外知名诗刊争相刊发他的诗，长诗《远方》被济南电视台拍成电视片播出。多部长诗被各省市电视台播出，在《诗潮》全国诗歌大赛中获一等奖。

开篇《守望梅朵》这首散文诗，看第一遍就惊艳到我，看第二遍更是赞叹不绝。

“守望梅朵，体会一种枝头的战栗和如火的温暖。与梅朵对望，总有初雪之盈澈，舞蹈我的目光。五瓣心香摇曳往事，瓣瓣是我无言的战栗。雪雾无声，覆盖一种苍茫……”

通篇看似写的是梅与雪，一幅冬天的雪霁红梅图浮现在读者面前，实际，诗文前半部，初雪骤见梅的战栗，一见倾心的感觉悄然升起，雪和梅深情地对望，是诗人内心的独白，是对一位叫梅的女孩，深深的爱慕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落梅无声，洒落几朵萤火。与梅朵对望，看一朵朵粉红的情愫闪烁光晕。踏雪寻梅。是我终生的承诺。面对临冬之树，我是一只冰川之崖的雪鸟。以目光与梅亲吻，使我忘记了身处流挂冰宵的冬季……”

而诗文后半部，诗人将梅比喻成火，将自己比喻成雪鸟，从梅和雪，到火与雪鸟，从默默守望到火与鸟的共舞，将倾慕与暗恋转化为相拥，雪鸟扑火，焚烧自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依然义无反顾，为了所爱，毅然决然，视死如归，只为诠释诗人守望梅朵的承诺和誓言。

“一剪寒梅，屹于旷野，屹于我的目光之域——灼灼而燃。如火如舞。置身于一种圣灵澄澈之围，总让我想起与梅相拥的日子，看你粉红色的风衣与圣洁之雪。同舞同歌。与梅对望，让梅香越过心篱，让雪光洗亮眸子，以心灵与梅作无语的攀谈，一任初雪之盈澈——舞蹈我的目光。”

圣洁的爱、执著的情，没有掺杂丝毫的邪念，有的只是对所爱之人默默呵护、孤独守望。爱而不得，求而不往，不能在一起，依然守望着心中的美好，似有梅香越过心的藩篱，以雪光洗亮眸子，只做心灵与梅无语的攀谈。只求曾经拥有过的初恋，亦如初雪之清澈般洁净，不求相伴一生。用一生的目光追随她，那个叫梅的女孩，一袭粉红色的风衣，在圣洁的雪中舞蹈。

我想：只有真正爱过一个人，才能做到这种超然忘我的大境界。“梅雪情怀”正是“倾听与倾诉”的指代，两种意向被重构，诗人匠心独具，将圣洁情操与寂寞心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媚俗，不夸张，低调而深情地爱着，无怨无悔，青涩的爱、深厚的情，一字一句，在字里行间喷薄而出。

赵老师诗歌集的第二部分《在水之湄》更是我喜欢的章节，因为刚巧与我的昵称重名。这种巧合，或许，冥冥之中就是我们网海相遇一份文缘。

“翘首的遮望太久，心灵沐一层寒霜。在水之湄，你幽怨的身影如舟，执意漂泊在我的目光之城，

且有一种距离。拒绝帆影。道你远么，而你星眸微合，浅笑如三月之雪……”

诗人翘首的等待，即便，终其一生等待无望又能怎样？一颗心怀两种情愫，爱，不代表占用，爱，可以是守望呵护。执著一份爱，倾其一生情。拒绝帆影，只为守望，无论远与近，不管好与坏，只做你灵魂摆渡人，不去影响破坏你想要过的人生。哪怕曾经一度寻不见你的踪影，季节在变，柔曼的雪舞，似乎带着清寒的雨，在萧韵悠悠间怀念一起走过的黄昏和月夜。诗人写得太唯美了，我搜肠刮肚也找不到赞美的词汇，来表达我对赵老师诗歌的喜爱。

“道你近吗？而我执著的守望依然缥缈渺茫，寻不见你停泊的岸。季节不分始末，有柔曼的雪舞，更有雨之清寒。萧韵悠悠。让我怀念起那些琴音缭绕的黄昏和月夜，怀念那些蒹葭以及萋萋芳草，而你飞扬的衣袂如绽放之梅朵，灿烂着，且有一种距离……”

我们都希望能有那么一个人，能为彼此付出所有温和执著，相伴着一路走下去。依然是梅朵、依然是那位叫梅的女孩、依然是衣袂飘飘飞扬的青春。而此时，却有了距离感，是因梅另有所爱，还是梅远走他乡，不得而知了。只是，诗人依旧是用目光为篱，植一方宁静。而此时的梅，变成了一朵无望的花。无望，无奈，让诗人泪眼婆娑，经年守望，如忘川之水，潺潺于湄水之河，水之湄，梦之缘，伊人远去，再难见，诗人多想变成一只蝴蝶翔飞在两岸，只为千年守望，能拉近彼此间一点点的距离。

“拒绝帆影。守望是一朵无望的花吗？而我执意以目光为篱为你植一方宁静。守望如忘川之水，且泪眼婆娑。静立此岸，多想变一只黑色的蝴蝶在此岸与彼岸间翔飞。”

很多诗人笔下都是彩色的蝴蝶，而诗人赵老师笔下的主人公，只想变成黑色的蝴蝶，由此可见，诗人表达爱慕也好、爱恋也罢，只是一厢情愿的低调单恋，并不想去打破原有的生活轨迹。这是一种无奈的爱、无终的情，一场卑微的虐恋，不，更大的可能，或许是一场无言结局的暗恋。

海底月是天上月，彼岸人是心上人，后来才发现，海底月捞不起，彼岸人不可及。在错位的情感里，只能为自己的这份痛楚买单，情到深时，

爱亦浓，痛到极致，却不曾埋怨毫分。这种无望的爱，看着让人心疼。

年轮画短长，岁月写洪荒。我想此时的济南应该是：春临黄河水，天幽开初阳，琼华映七彩，诗心蕴辞章，踏青归来早，花魁蜂蝶狂……记不清是谁说过“名字是这世界上最短的咒”，身有三千疾，唯有相思不可医。青青子衿，悠悠君心，曾经一起踏雪寻梅，此生，不求共白头。这样想来，心，或许会释然许多，后又想，倘若如此，赵老师又怎会有这么多优秀的诗面世呢！如此，或许，是梅的离去才成就了赵老师的诗情吧。

爱意随风起，历经辗转，却不随风而散，这路遥马急的人间啊，这让人噬心蚀骨的相思，深深浅浅，浓浓淡淡，谁又能说得清，幸亏思念无声，否则，震耳欲聋。

“有一种探索充满孤独。有一种痛苦撕心裂肺。是沧桑的手指？还是惨白的肋骨？是延伸的血管？还是一尊倾尽心血的雕塑？与土地血脉相连的根呵，让我想起那流血不流泪的夸父。每一次挣扎都是一串颤抖的音符。每一次呐喊都是一种深情的倾诉。”

品读赵庆君老师的诗，总会有很多感动。这首《根》意寓深刻，他的诗，充满弹性和张力，每一首都是倾心之作，好像他就是为诗歌而生的人。他的诗，不是写出来，而是从心井喷薄出来的。时而美好浪漫；时而透着无奈；时而彷徨绝望。诗歌灵动，用词恬美却又充满了哲理，读罢，让人陷入思索，回味无穷。

赵老师很多诗里面，更是掺杂了内心深层次的思考，探索者也是孤独者，撕胸裂肺的痛深埋心中，从青葱到沧桑，孤独的守望，倾尽心血，挣扎也好、呐喊也罢，追而不得，幻梦泡影，爱情在虚无的守望中失落过、痛楚过甚至绝望过，但一切，心潮平复后，心底坚守力量始终支撑他的灵魂走过沧海桑田，他的思想境界更是其高尚人品的写照。

赵老师的诗，完全不同于那些无病呻吟，故作高深莫测，用生涩的词汇、华丽的辞藻牵强堆积，硬挤在诗行里假装是诗，且又让人不明所以的诡秘呓语。他的诗，很有意味而不失诗意，从很平常的生活细节中，却能发掘出生命意义所在，以及人生价值几何的深层次思考。从中可以看出，

赵老师对诗的理解是正确的，对诗的语言把握更是恰如其分。

一组组清新淡雅又有哲思的诗，每一首，都像一首首美妙的歌曲，把我们带到诗人的心境。有时如一剪云，有时如一溪月，像极了一程山水，一年华。又如许多人，信步去看一场花事，从一座城到另一个镇，一路风尘，将闲云装进行囊，将故事背在双肩，找寻心中的原乡，忙中又忘了来路，不知归程在何方，惟有化云水禅心，入人间烟火。

一位大男孩，写的诗唯美浪漫，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意向的运用恰到好处，语言轻柔灵动，无论是《守望梅朵》《在水之湄》，还是《根》，赵老师都能够轻车熟路地驾驭语言文字，娴熟的语言组合技巧、诗歌韵律的精准掌握，无不彰显他独特的柔美风格和扎实的文学功底，他的文学素养和文学造诣，深不可测。

如今的赵老师身兼多职，集出版和评审、主编和策划、校对和排版等于一身，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然后才是文化出版人，一位本性善良、胸怀博爱的儒商。他勤勉自持，本着一颗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对待作者的书稿尤其认真校对，他诚信务实、勤勉热忱的工作态度在行业内人人皆知。

《倾听与倾诉》，我在倾听，你在倾诉。我在午夜梦回之时，听着轻音乐，不断地敲击着键盘，似乎，也在倾诉着什么，但愿我的倾诉，多年后，也会有一位懂我的人，能来倾听我的倾诉。

作者简介

王春慧，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北大荒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散文诗学会会员、文墨传媒公司主编兼策划、签约作家。作品见于《诗刊》《中华辞赋》《中华诗词》《山东文学》《中国文艺家》《星星》《散文诗世界》《青海湖》《鸭绿江》《唐山文学》《奔流》《百花》《山西日报》《山东工人报》《陕西工人报》等。多场诗歌比赛获奖，有作品入书《汉诗》《诗情话谊》等。

理工学人谈儒学

□ 钱振兴

要说中国传统，那自然离不开儒家这个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派。儒，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最初大约是形容一批读书人。这些人通常既不是王公贵族家的封君之子（君子），也不是底层人民（小人）。此前，学术只在上层流通，后来才逐渐流入民间，读书人于是成了一种特殊的存在，因而这批人被称作为儒。

孔子作为春秋晚期的一个儒者，他主观上认同周公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认为和谐社会就应当是天下分封，阶层明确，大家各守己礼。然而，他所处的却是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诸侯国的国君已经不听周天子的话了，当然诸侯国的臣子们也就可以犯上作乱了。这种大环境下，作为一个有抱负的读书人，自然就向往书籍中描述的古代圣王治下秩序井然的社会。孔子最初的目标非常朴素，他就是希望社会恢复周公开创的礼乐制度。在一系列谈话中，孔子多谈个人应遵守什么道德

准则、社会应该呈现什么风气，当个人与统治者都能各按本分，那么天下必然可以达到大治。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奉行忠恕之道，对己要求能做到“忠”，待人要求能做到“恕”。对君子和小人进行比对，是孔子衡量道德的常用手段，后来君子和小人就成为是否具有高尚道德的代名词。孔子又强调“礼”，这个礼说的是人与人相处、阶层之间互动、社会活动等方方面面应该遵守的准则。孔子也没有说不要追求名与利，毕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他只是强调一定要得之以道。某种程度上，孔子提倡的道德准则，可以说是对古典贵族精神的提纯和升华，他似乎没有兴趣去谈缥缈的哲学问题。

孔子去世后，他的众多弟子们继续宣扬他的理念，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到战国初期，大儒孟子在孔子的理念上又有了新的发明。在个人修养方面，他认为首先要培养“义”，不

断培养自身的正气，时间久了就可以养成浩然之气。如此，面对各种情况，个人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应对。孟子又强调仁政，天下最重要的是民众，江山社稷也应当是为百姓服务的，驾驭社稷的国君其实是最不重要的。孟子的这个重要观点，是孔子没有阐发的。在当时，这个观念也可谓惊世骇俗，以至于千年后的朱元璋都想删去这句话。

秦始皇统一全国，将已彻底破产的封建制改郡县制，儒者们梦想的社会形态破灭了。要经营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秦始皇无旧例可循，遂采取严苛的法家手段。但是，儒生们都是道德至上论者，当然反对法家的做法。始皇帝焚书坑儒的行为，反而是让儒家更加确信：孔子所提倡的三代之治是最好的选择，读书人应修身立德推动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王，避免秦皇那样的暴政再次出现。不过，汉朝建立伊始，自上而下奉行道家的黄老学说，儒家依然不得志。法家或者道家，作为秦和汉初国家指定的思想，都无法让儒者们改弦易辙——他们依旧坚信孔孟才是正道，这就显示了儒家强大的生命力。毕竟，儒家是极具建设性的学派，它永远教人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教统治者如何建立一个道德至上的社会。汉武帝认识到这种建设性可以利用，至此儒学被定为一尊。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儒家都是官方的正统学说，陆续持续了近两千年。

儒家又讲究道统，它仿佛一条贯穿古今的金线，讲究学术的传承，犹如今天的科学家们寻找自己老师的老师，由此往上溯可直达毕达哥拉斯。汉朝的董仲舒把阴阳学派融入儒家，作为他对儒学的发明，由于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便以儒家的道统继承者自居。再到唐朝，提倡文以载道的韩愈，通过锦绣文章来承载并光大儒家的道，在写文章方面他是宗师，可惜思想上并无甚大发明——儒家是以内容至上的，无论写得怎么好，最终还是要看你的内容实质。虽然儒家不情愿承认，但道统这个观念无疑是学自佛教体系。董仲舒和韩愈们没有料想到的是，后来的大儒朱熹直言汉唐不传道统，等于把他们直接忽略了——毕竟，话语权永远掌握在后人手中。

儒家的第二个灿烂时期出现在宋朝。虽然儒家强调治国平天下，然而只有宋朝重文的大环境才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空前

浓烈，一定程度上吻合了儒家精英治国的理念。胡瑗、孙复、石介等人重拾行将没落的儒家学说，并广泛地传道授业解惑，儒学又一次复兴，渐次涌现了周程程朱等人，激发出一系列新的学说，来对抗佛道思想。当时最大的命题是：宇宙到底是什么，天地是怎么形成的，万事万物的存在有没有统一的理等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儒家学者们的大讨论。毕竟，佛道都有一套学说，但儒家却没有一套自治的理论。从孔孟到大宋，还没有儒家能讲明白。宋儒们终于开始挑战这个大命题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天理”。先是周敦颐弄了一套太极图说，认为宇宙是由无极而太极，太极生阴阳，以此类推衍生万物，至于什么是无极、什么是太极，这只能从老子和易经中去寻找了。古汉语的很多概念相对含糊，许多词语可以意会、可以想象，却很难准确定义。总之，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宇宙，就是“道生一，一生二”这样的方式产生的，背后推动这一切的是“天理”，这就从本源上交代了宇宙的诞生方式。当然，他们对科学没兴趣，不会去考虑太极这个奇点大爆炸后向外扩散的速度。

宋儒们探讨宇宙的本源，是想说明宇宙背后的天理让万物诞生，万物都有一套行为原则，对应到人的就是“性”，蕴含各种道德准则，而孔孟之道就是天理所对应的正道。宋儒们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由“气”组成的，清的或轻的气就上升，浊的或重的气就下沉，逐步形成了天与地。自然，人也充斥着气，只要不断养浩然正气，随着正气不断充盈自身，就能发生气质变化，这个过程的最高境界，便是能够体认到天理是什么——这唯一的天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只是对应万物发生了分殊，当一个人的修为足够了，自然就能认识到天理。那怎么去达到这个修为呢？这就要问儒家大宗师朱熹了。朱熹号称理学集大成者，在如何提升修为方面，他的方法很明确：格物致知——从紧要处着手，今天学一点、明天学一点，集中注意力，认真思考，循序渐进，触类旁通，学习自然就能有所成，最终也就能认识到天理所在了，自然就能领会圣人的教诲了。宋儒的理学千头万绪，核心出发点还是想说明人的天性本就是天理、就是天道，违反仁义礼智这些儒家的道德准则，那就是违背天理。当初孔子那些朴素的

理念，到这里被提升到了宇宙的高度。

当然，宋儒主流的理学也遇到了对手，陆九渊并不认同朱熹的“性即理”的说法，他说“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人应当先发明自己的本心，儒家的修行当从本心上去弄明白。如此看来，朱熹教人今天学一点明天学一点的方法，无疑是支离破碎的，难以上达天理。举例子说，古代尧舜都是圣人，按照朱熹的方法，他们去找谁学呢？哪里有书本知识学呢？还不是靠自己发明本心，然后去即物，这样才成圣的嘛！

这种以心为本的思想，被明朝的王守仁发扬光大，儒家进入新一个灿烂的时期。王守仁认为朱熹格物的方法，根本无法发现天理所在，他体会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一个人心中就包含了所有天理，向外去追求是不对的。这个天理就是良知，它如同明镜，只要拂拭得明亮，自然也就能把内心中的良知激发出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立志”，立下一个成圣的志，在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进行“事上磨炼”，不断训练本心，一念发处便能自然地识别好坏，这便能达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说，读书是为了求得真知，而很多读书人科举为官之后，便忘记所学为何，行为都违背了圣人的教诲，由此可见朱熹向外求理是不对的，如果不能发明本心，那学再多也是多余的——许多人没学过什么知识，但是他却清楚掌握怎样为人处世，说明还是本心最重要嘛！阳明学在明朝后期风靡天下，很多人认为这是禅学的儒家化。事实上，王阳明并不否认这一点，他认为只是毫厘之差，儒家包含了儒佛道三家的一切，“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儒家的尽性至命就是道家的养生修仙，就是佛家的解脱尘世烦恼。如此看来，阳明的境界确实很高，从良知而不非教条的角度去应对世界，这无疑是对传统束缚的一种解放。

在科学精神深入人心的今天，儒家的这些学说似乎已经落伍，除了专业学者会去开展深入的探究外，社会大众已不太关心他们在说什么了。我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学人，在闲暇时通过阅读一些书籍，大致了解到过去数千年中那些第一流的读书人都在想什么，进而想探究这些学说对今天的科学研究是否还有一些作用。思来想去，觉得

儒家的三个高峰对我们理工学人还是有一些启示的。

首先，科学的研究的主导者还是人，而儒家的思想谈的就是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谈天理也是关于道德伦理的理，孔孟以来的一些修身思想，依然有助于当代人怎样做好一个社会人，并从人的角度去认识到科学伦理。

第二，宋儒强调的格物致知的方法，虽也是针对人生修炼的，但其中包含了科学认知的方法在里面（这一点恰是阳明所不具备的），宋儒所强调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居敬持志等治学方法，依旧适用于当代各学科的学人们。

第三，当代科学重在创新，不仅要求科学工作者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更要求学者有新的想法，阳明学说中发明本心、知行合一的学说，正是教人如何从内心去挖掘新想法，这无疑对科学创新是有帮助的。

作者简介

钱振兴，本科至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为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上海市启明星人才计划。现担任复旦大学数字文化保护与旅游数据智能计算文旅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主要从事多媒体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方面的研究，至今主持项目20多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发表学术论文150篇，出版专著1本，申请发明专利十余项。以第一完成人先后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中国发明创业成果奖。担任多个国际期刊的编委、中国图像图形学会数字媒体取证与安全、中国电子学会多媒体信息安全的专委会委员。

我的俩爸俩妈

□ 吴玉明（口述）文龙（整理）

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但却是每个人都不能逃脱的世界，人们要学会在悲欢离合中看世界的美丽。

——题记

1948年3月中下旬的一天，当我在妈妈的肚子里时，就在一个名叫黄阿土的地下党员的陪同护送下，从无锡辗转来到如皋县黄市乡，从此，我的一生就这样“他乡成故乡”，与这方土地结下了难解之缘。

1. 北撤认亲

当时一起北撤的有我的妈妈吴建华和年仅

10岁的大哥吴剑鸣、5岁的姐姐吴剑英。整个北撤的过程十分艰辛曲折，也非常凶险。

多少年以后，我母亲吴建华曾亲口跟我讲起通过新港闸渡口的经过。当一行人到了闸口时，看守人员问我母亲是干什么的？我母亲说，她是在江南做童养媳的，男人死了，只好带小孩回娘家了。看守人员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啊？我母亲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手里牵着两个孩子，肚子里还有一个将要出世的孩子，像是共产党吗？谁知这句反问让敌人恼羞成怒，伸手就来打我母亲几个耳光，把脸都打青了，鼻

子也出血了，毒打之后，就把他们一行人关在他们的值班室。直到两个小时后，才来了一个匪兵悄悄地跟我母亲说，只有出钱才能通行。我母亲和随行的黄阿土交换了一下眼色后说，我要上厕所。就这样，母亲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我姐姐的尿布拆下来，抽出钱来（因出发时钱没地方藏就缝在尿布里）。当我母亲把钱交给他们时，他们还假装不要，叫我母亲在新港桥下面过河时，把钱塞进一个桥洞里。桥上面的看守盯着，最终总算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个关卡。

当我们从白龙镇口子下了船，来到当时的江南办事处所在地黄家市时，遭到了放哨的儿童团员的严格盘查。在这当口，从街上走来了一位长相英俊、身背盒子枪的年轻人，他看了相关证明身份的材料、了解情况后，随即把我们送到了设在黄家市街西的江南办事处。

1948年农历四月初八，在黄市乡南戴家堡村，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我的生命旅程从此在这异乡的土地上留下一串串艰难前行的脚印——这个婴儿就是我。

一条船，带着我来到了不是故乡的家乡；一群人，共写了我一生颠沛流离的命运。在我出生18天后，妈妈吴建华因组织安排需赶赴苏中财会班学习，当时江南办事处的领导包厚昌、张卓如就动员我妈妈将孩子寄养在当地。大哥被安排到江安上学，姐姐被寄养在南戴家堡一户人家，后来还在那里认了干妈，而我则被寄养到石家圩石姓人家。

就这样，那位北撤时刚离船上岸就遇上的长相英俊、身背盒子枪的年轻人，成了我的养父，他叫石峰，当时是如皋县江安区公所工作人员。

我的养父石峰，又名石昭银，亦叫石国兴，时年28岁。他于1943年参加江安区黄市乡民兵组织，1945年清算惩奸时调任乡工作队队员，旋任黄市乡治安员。1947年年底，按组织要求北撤至蒋垛北边高家清一带做革命工作。1948年2月南下随区公所工作，1949年大军渡江时，调任江安区仓库主任。1950年3月调任生建乡指导员，7月调南通参加整风运动，9月调黄家市任指导员。据知情人讲，1947年秋天，在革

命形势最为复杂严峻时，养父石峰白天躲藏在群头圩村庄后头乱坟地棺椁里，晚上再出来向群众搞宣传，与顽匪作斗争。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石峰的简历，是因为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我的养父石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是十分辉煌的，对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组织上也是认可的。

我的养母石朱氏，是如皋县生建乡福石圩村人。她为了支持我养父干革命，也曾在1947年随养父石峰北撤，直到1948年年初才回到家乡，其间，也吃了不少的苦、受了很多的罪。

这就是我的养父养母，他们当时虽然都三十岁不到，但因为残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二人一直没有能要孩子，所以当听说我要寄养到他们家时，夫妇二人十分的高兴。就这样，出生仅18天的我就来到了石家生活。

养父石峰在区里、乡里干革命工作，家里就靠养母石妈妈忙前忙后。为了养活我，养母给我在本村找了一个刚夭折小孩的产妇当我的奶妈，解决了我吃奶的难题。虽然我是寄养的孩子，但石妈妈却把我当作了亲生的儿子来抚养，甚至比亲生的儿子还要亲。一开始的三年时间，我享受的是供给制，由国家给予抚养。这一段的日子，生活虽艰辛，但整个家庭倒是其乐融融，当然，对于年幼的我来说，这都是长大后听说的。

2. 父亲壮烈牺牲

其实，在北撤前发生了一起天大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包括我的妈妈吴建华——北撤之前的1948年3月8日，我的亲生父亲吴道元壮烈牺牲了。

吴道元，生于1917年5月21日，无锡硕放乡秦村北宅后巷人，家境贫寒。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苏锡地区武工队队长，与日军、汉奸、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他一次又一次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英勇杀敌，屡建战功。1948年1月，中共澄锡虞工委决定成立中共苏锡县武装工作委员会，

任命吴道元为工委委员兼武工队长。可就在当年春节后的3月7日，他和二位战友来到西仓镇附近的唐家里村时被敌人发现。他为了掩护战友撤退，主动将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胸部中弹后仍坚持还击。敌人从四面包围了他，向他喊话要他投降，他坚定地回答：“要我投降办不到，要抓活的就上来吧，要抓死的就开枪吧！”说着，用尽最后的力气，从藏身的秆稞堆里向外打了一梭子弹，这时，敌人一齐开枪，子弹像雨点射向秆稞堆中。

过了好久，敌人听听没有声音了才敢上前搬开秆稞堆，只见吴道元双手紧抓双枪，搁在膝盖上持枪待发，可他的身上像蜂窝一样。当时有一个一心想领赏的敌人，想抢夺吴道元手中的枪，却不想枪中的子弹让他去见了阎王。吴道元壮烈牺牲后又打死一名敌人的故事，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流传甚广。丧心病狂的敌人拿来铁铲把他的头颅铲下来，并抄走了身上的遗物，将头颅先悬挂在西仓镇上示众，后又高悬在东亭西街大西桥桥柱上和无锡县政府大堂门前的树干上示众三天。当时的无锡各报均以头版报道了吴道元不幸遇难的消息。后来还是家中的亲戚花了两担米钱收拾了父亲的遗体，用棉花和白布做了一个假人头安葬在本村东边的山茶花树下。父亲牺牲时，刚刚31岁。

父亲牺牲后，党组织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立即安排家属分批过江，由妈妈吴建华带大儿子剑鸣、女儿剑英先行北撤，我奶奶和二叔、二哥作为第二批北撤，但组织上没有将我父亲牺牲的消息告诉家属。所以北撤时，就连我的妈妈吴建华也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的消息。

作为父亲“遗腹子”的我，更是在父亲牺牲一个多月后才出生，所以我这辈子就从未见过亲生父亲。

1949年4月，解放军胜利渡江，无锡、苏州等城市相继解放。6月，无锡县政府派人到黄家市，将我的大哥吴剑鸣、姐姐吴剑英领回；10月份，妈妈也到苏南行署交际处外宾招待所工作。但是，由于我在石家寄养时，我的养母和养父对我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也产生了很浓厚的情感，再加上他们俩也一直没有孩子，所以，他们竭力不让我随母亲回去，在他们的千般恳

求下，最后我的妈妈只得同意我留在了这个叫石家圩的苏北农村。

3. 养父出事

按说，留在苏北这个小村庄，我的生活也应该充满阳光。养父是个革命干部，即使条件再艰苦，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可谁知，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命运这个东西最会造化弄人，有些人经历了一生的苦难，起因却很微小。

1951年2月18日，亦即大年的农历正月十三，据说过了正月十五就要到珊瑚区任区长的养父石峰（时任黄市乡指导员）在调解该乡民陈伯盛家务纠纷时，因调解未遂，即命人将陈伯盛抓去乡政府，由于酒后未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指挥乡政府工作人员将陈伯盛刑讯逼供，致伤身亡。后经如皋县人民法院、苏北人民法院南通分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华东法院审理，作出了刑事裁定，石峰被判处死刑，于1951年12月25日，与同案犯丁邦林一起被执行枪决。

在养父石峰被羁押期间，幼年的我曾随养母石朱氏去江安区公所看过他。我还隐约地记着，见到养父时，他被关在房间里，但没有戴手铐，他和颜悦色地看着我，让我叫“父”（爸爸）。至今养父被枪毙的场景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天气严寒，我跟养母还有围观的人群站在江安小学南侧的小夹沟。养母石妈妈后来对我讲，行刑时，养父并没有被捆绑，而是戴着手铐与几个人一起走到沟边的斜坡上，执行枪决的据说是养父的战友。第一枪是哑火，打第二枪时，他的手还挥舞着，看的人都说还在舞手，于是再开第三枪，他就像一片树叶一样，飘落在地上。养父的尸体是被村人用独轮小车推回去，从后门进屋的。当时我蹲在后门口，尸体是从我头顶上抬过的。清洗后，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头顶上的两个洞，据说这是所用的子弹没有打磨，否则就会被爆头，也算是留了个完整尸首。养父石峰出事时，和我生父同龄，



也是 31 岁。

人最难忘的是受苦受难和大起大落的日子。随着养父的出事，灾难也从这时降临。与别人家相比，我家的生活过得更加艰难。我感到难为情的事是拿着碗到邻居家借粮，更为难为情的是多数时候空手而归。那些日子，养母石妈妈整天以泪洗面，但为了照料我，又不得不强露欢颜。在饥饿的日子里，石妈妈总是自己吃着野菜，把仅有的一点点大米给我吃。那时的我，小小年纪也得拾麦子、打猪草、挖野菜，吃榆树皮，成天挣扎在死亡线上。

养父石峰的二弟石昭弟，在新中国成立前被国民党某部炮兵连抓了壮丁。在部队准备逃往台湾之际，由于接兵的军舰未能及时赶到，被解放军俘虏当了解放战士，后又当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英勇杀敌，立了战功，后因耳朵被震聋了，复员回到了家里。全家生活正是穷困潦倒之际，为了稳住这个家，更是为了抚养我，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我的养母石妈妈与二叔石昭弟结合了。

家庭生活渐渐有了好转，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石妈妈把我送进了村里的学校。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无锡的妈妈吴建华也曾来信询问我的生活情况，彼时她们还不知道养父石峰出事了，这封信是寄给黄家市石国兴收的。恰

好有一天我们队里有人到白龙镇（亦叫文武殿）去买青竹子回来做竹篮卖，在黄家市街上邮电所看见这封信，就带回来了。这时候，我才知道了妈妈吴建华的联系地址。

4. 二回江南

再说妈妈吴建华，本名施建珠，是苏州人。1942 年冬与父亲吴道元结婚，改名吴建华，跟随父亲参加革命，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对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妈妈吴建华在大军渡江后，于 1949 年 10 月从苏北回到了无锡，在苏南行署交际处外宾招待所工作。当时，我叔叔吴正光，由地下交通员转为政府工作人员，23 岁的小伙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经人介绍，叔叔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当记者的黄小姐，准备结婚。28 岁的妈妈也与部队的一位姓唐的连长谈起了恋爱。两人各有意中人，但是如果他们二人各自成家，吴道元的家就算散了。妈妈后来对我讲，为了照顾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奶奶找到了时任无锡市领导包厚昌。组织上分别做二人的思想工作，最终二人都服从组织安排：“叔接嫂”，包厚昌是大媒人。应该说，

在这件事情上，我的叔叔吴正光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妈妈和叔叔结婚后，又有了四个孩子，这样包括我在内，总共八个孩子。他们两人艰苦创业，把孩子抚养成人，辛劳一生，也非常不容易。

1964 年夏，我小学毕业，考取了葛市中学，但家庭实在是困难至极，百般无奈之下，我就按以前的地址给无锡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不想上学了，家里实在是供养不起了。收到信后，妈妈和二叔就找到县民政局和县公安局并得到同意，把我从如皋西乡石家圩村迁到无锡安镇公社，跟妈妈一起生活，进安镇中学读书。谁知，到了“文革”时期，人妖颠倒，敌我不分，烈士作叛徒、烈属当反属，凡中学毕业生、老三届全部下乡插队、落户，时任安镇公社人武部长的钱某，缺乏基本的人性，借口“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于 1969 年又将我的户籍关系再次迁往如皋县黄市乡石家圩村落户。

就这样，我又回到石家圩村，跟养母石妈妈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已是 20 来岁的大小伙子，在村里，我除了务农参加劳动挣工分外，还积极发挥特长，参加了公社和大队的文艺演唱队，走村串户搞文艺演出，后来还在生产队当了两年队长，最后又到黄市日化厂当了一年多的供销员。这期间，石妈妈又做主将她的娘家侄女说与我成亲，家庭生活慢慢稳定好转。

1979 年，经过我妈妈吴建华和二叔吴正光的努力，在有关部门的关心下，无锡县知青办以知青上调的名义，将我分配到无锡县工业代销总公司工作，将我儿子的户口迁到祖母处，把家属的户口也迁到硕放乡秦村北巷落户。过了一年，我也将养母石妈妈接到了无锡与我们一起生活，为她养老送终，直到其 90 岁高龄过世，生母吴建华也是 80 岁高龄才离世。

5. 尾声

常听人说：人生而平等。但仔细琢磨，你会发现这句话好像和现实并不太一致。有些人

一出生就自带光环，小目标就是赚一个亿，而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是平平常常。我这一生经历的一切，其实离不开命运这双无常之手的安排。是命运让我有了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虽然我没有见过我的生父吴道元，对养父石峰也仅仅残存一丝模糊的印象，但无疑，他们的人生都影响到了我的一生，甚至决定了我的一生。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发相信一切都是命运这双无常之手的安排：我的生父养父，同在 31 岁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的世界；为了家庭，我的两个妈妈在终身大事上都经历了“叔接嫂”，牺牲了各自的个人感情生活。我的生母在我出生 18 天后，即将我托付别人，虽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但无疑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我的养母含辛茹苦把我养大，虽然年轻时也曾经跟着养父东躲西藏，协助养父做好革命工作，吃尽了苦头，但却没能享受到应有的公平待遇，而在没有一丝血缘关系的我身上花费了无穷无尽的心血，为我的成长奉献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山有峰顶，海有彼岸。茫茫人生，人到底是主宰还是仆从？如今的我早已退休，过上了平常亦平静的生活。回顾自己过往 70 多年的风风雨雨，到处留下了与生活挣扎搏斗的痕迹，我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弹性是如此之大，品尝了苦涩、享受了甜美，有美好的过往，也有许多的遗憾。漂泊不定的岁月，无常的生活带给我的无尽回忆里，有痛也有爱、有歌也有泪。

淡看世事去如烟，铭记恩情存如血。我非常感恩我的俩爸俩妈，是他们将我带到这多彩的世界，是他们让我有了两个“故乡”，是他们坚强而共同的庇护，才有了我的今生今世。我的俩爸俩妈，都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生，于我而言，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唯一，犹如天上的日月星辰，闪耀着永恒的光辉。

作者简介

文龙，退役军人，江苏省如皋市作协会员。有散文、诗歌、随笔在《解放军报》《政工导刊》《南通日报》《江海晚报》《中学生英语报》等报刊发表。

三元桥畔是知津

□ 唐铁生

三元桥，南通名桥之一，相传为明代万历进士张元芳始建，原是一座三孔石拱桥。据传，当年通州学子科举屡试不第、官员仕途亦多有曲折，皆因通城此处地势较低。张元芳为破此风水，先后在此建一塔一桥，塔名“文峰”、桥名“三元”，藉此“抬升”此处地势，期冀从此通州学子文运昌盛、官员仕途顺畅。清代南通名士保大章有诗云：“三元桥畔是知津，小住鱼床作比邻。塔影倒悬明月里，扁舟一叶一诗人。”更是诗化了桥塔比肩、相映生辉的神韵。

我的母校——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就坐落在三元桥畔。当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多少个清晨或黄昏，我和同学们站在高高的三元桥上，背倚三面环水的校园，远眺薄雾缭绕的五山，谈笑风生于绿水青山间。晨光里、夕阳下的三元桥犹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在那厚实的桥面上，留下了我们多少青春的足迹！

62年前，我走进通师的大门，从此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师范学习生活。这三年，恰逢国家不幸连遭天灾人祸，物资奇缺，野有饿殍，史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身处这一特殊年代，我们义无反顾地与国家同呼吸、共患难，在母校的怀抱里度过了一段生活清苦却又充实快乐的时光。

记忆中，最艰苦的要数1960—1961这两年间。

那两年，我们的课本、作业本用的都是土黄色的再造纸，纸面粗糙得像“砂皮”，钢笔尖划在上面，往往被“硌”得迸出许多墨水点，写的字也常常“飞”得面目全非。至于日用品也是限量供应，例如肥皂，每人每月仅供应半块。最要命的是一日三餐总有吃不饱的感觉……

犹如一位奶水不足的母亲无时不在心疼着她嗷嗷待哺的儿女，学校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寻找着“奶水”。在食堂后面的荷花池里养鱼，结合劳动教育组织学生在“十边地”种菜。当时，我们班分得的地块在学校大门南面（今“映红楼”酒店一带）。几个来自农村的同学成了我们这些“城里娃”的师傅。我们跟他们学翻地整畦，学菜秧移栽，学挑粪施肥……他们干农活的本领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一次，我们在河边“围垦”出一块烂泥地，准备种茨菰。根据“师傅”的指导，我们先把大粪施到烂泥里作底肥，为了让肥料和烂泥充分拌和，我和几个同学毫不犹豫地光脚跳进施了大粪的烂泥潭里使劲地踩踏……汗水换来了蔬菜丰收，也让我们的饭桌上除了“每日一盆天天见”的“碎粉丝咸菜汤”（当时能有此菜下饭已很不容易）外，多了一些别的菜蔬。

那时候国家号召大搞“瓜菜代”。“瓜菜”不言而喻，“代”的内涵就丰富多了。为了更多地获得粮食的“代用品”，生物老师指导我们培植“小球藻”，

据说这种东西营养丰富，可以添加到食物里，聊以充饥。我们还拿着生物老师提供的“样品”到野外采集一些可食用的树叶和野草，洗净剁碎后交给学校统一加工成“叶蛋白”。这种经过磨碾、过滤、沉淀后获得的青绿色的粉状物，可以掺进米、面里煮稀饭、做馍、做炸糕。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的饭堂里总是弥漫着煎熬中草药的气味。咀嚼着那些略带苦涩的掺进了“叶蛋白”的稀饭、馍、炸糕，不知为什么，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位自己艰难度日，却对成长中的儿女尽其所能、百倍呵护的慈爱的母亲。

那个年代的通师，物质生活的确是清苦的，但精神生活是富足的。暂时的困难丝毫暗淡不了母校的风韵和光彩。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立德树人，是通师教育的光荣传统。通师历来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记得进校后的第一学期，我们几乎每周的周末都要听半天政治报告，帮助我们确立和巩固“专业思想”。在此后的日子里，听政治报告几成我们每周必修的课程。秦同书记的报告幽默风趣，却总能引发我们的“头脑风暴”，让我们在轻松的气氛中去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是要我革命，还是我要革命？”重病缠身的老校长张梅庵先生让人扶着走上讲台，人生哲理娓娓道来，倾心吐胆，语重心长，大师风骨令我们为之倾倒和景仰。唐泽民、陈乃林等学兄学姐们的演讲总是那么激情澎湃、神采飞扬，常常让我们听得热血沸腾、扼腕抵掌。此外，一些别开生面的思想教育活动也让我们受益匪浅，例如学校为了倡导认真刻苦的学风，进一步增强我们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举办了校友吴韻煌先生当年在校的学习笔记和作业展览，同学们参观后深受教育，触动很大。在那个年代，身处通师校园，与你相伴的总是满满的正能量。正因为如此，那几年才能从通师的校园里走出诸如成尚荣、张兴华这样的优秀人才。也是从那时起，终身从教，永远忠诚于党和人民教育事业的信念，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至今不渝。

当时，党中央依据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全民皆兵”的决策，号令一下，通师师生热烈响应，大家踊跃报名参加民兵。军事训练立即如火如荼地在校园里展开。“公共科目”是训练刺杀（白刃格斗）。教官让我们先操练刺杀的分解动作，然后进行合成训练。我们手持“步枪”（一种特制的枪形木棍），列队等候教官的口令。“预备用——枪！”教官一声令下，我们立

即“刷”的一下平端起手中的“枪”，“突刺——刺！”“杀！”“突刺——刺！”“杀！杀！杀！”顿时，操场上杀声震天，我们人人竭尽全力地完成着刺杀的全套动作，个个威武得像正在和敌人拼杀的勇士。“专业科目”训练则分组进行。最令人向往的是跳伞队。学校阅览室东边，高高的银杏树上装起了吊索和滑轮，吊着一个固定张开的“降落伞”，跳伞队的同学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和动作训练后，就在此进行“实战”操练：先放下“降落伞”，将学员挂在伞下，再连人带伞拉到半空，教官一声令下，“刷”的一声，“降落伞”就“脱钩”而下，“伞兵”们则按照规范做着动作，随“伞”着陆。这样的重复训练虽略显枯燥但极富刺激性，让我们很是羡慕。后来听说他们还真的在南通体育场（今通大启秀校区体育场）乘直升机低空跳了一次伞，可惜因为“保密”，我们未能有机会到现场观看。我和一些同学分在“海军灯光通讯”组，灯光通讯的电码和无线电通讯电码相似，要背要记，训练内容单调枯燥，且只能“纸上谈兵”（登舰操演的机会几乎是零），但为了“练好本领，保卫祖国”，大家仍学得认认真真、津津有味。最幸运的要数数学兄赵宗普，他是烈士子女，1960年光荣地代表我市民兵赴京参加了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获得中央军委奖授的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这种新型步枪至今仍为我三军仪仗队的配枪）。记得那天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欢迎赵宗普同学赴京归来，他站在操场司令台上，胸佩红花、肩背钢枪、立正敬礼，好威风！

在那个年代，通师绝大多数同学都懂得要刻苦认真地学习。即使是星期天，也有很多人流连于教室、琴房、阅览室，读书、练琴、完成作业。那时，学校阅览室是我和许多同学最爱去的地方。每天晚饭后，离上夜自修还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这时，阅览室里总是座无虚席、鸦雀无声，我们忘情地徜徉在书报杂志的海洋里。记得一位酷爱美术的胡姓学兄，几乎每天必到。他总是轻手轻脚地“游弋”于阅览桌之间，悄悄地以我们为“模特”，不知画下了多少姿态各异的痴迷的阅读者的人物素描。阅览室是我取之不竭的文学宝库，三年中，我在那里摘抄了许多诗歌、散文、名人金句，累积成厚厚几本，可惜在十年“文革”中散失殆尽。

在通师，我最喜欢的功课是语文。陈香谷、陈云谷、程德一、程敷玮、于文绮、羌以任、曹振东、邵磐世、

莫惠昌、罗玉芬……当年通师语文学科的先生们灿如群星，为学生们所敬仰。读师三时，程德一先生教授我班语文。先生当时50岁上下，慈眉善目、端庄优雅，讲起课来不疾不徐、润物无声，让我们如坐春风。一次，她让我们把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改写成现代文，我突发奇想，用心地把它改写成了一首现代诗。先生阅后大为赞赏，在全班同学面前夸我此举颇有“郭沫若之风”。我深知这是先生对我的勉励，很不好意思，心里却是暖暖的。1961年，为迎国庆，学校举办征文活动。其时，我从报上读到一则关于河南某地人民开山挖河、兴修水利的新闻报道，从中获得灵感，产生了创作的冲动，经过酝酿构思，写出了一首长篇叙事诗《幸福河之歌》，投入征文集稿箱。几天后，羌以任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诗稿基础还好，但要修改，至于哪些地方要修改、怎么改，请阁下自己去动脑筋。”于是，我立刻脑洞大开，对全诗认真作了一番修改后回去见先生。先生细看一番后笑曰：“改得还可以，但最需要改的地方却没改好。何处？开山挖河的场面！”“你开过山挖过河吗？”先生又问。我摇摇头。“这就不能怪你了。看来这一处你是没法子改了。就这样吧！”先生言罢哈哈大笑。我在先生的笑声中怅然离去，心想这次征文活动自己肯定是没戏了。又过了几天，评选结果公布，我的《幸福河之歌》竟名列榜首，为全校唯一的特等奖。30多年后，先生已在市教科所所长任上。一次，我们师生在闲聊中忆及此事，先生又笑了：“你那首诗当时我们认为已经达到可以发表的水平，逼你修改，其实主要是想让你明白一些道理！”我当然明白先生当年的良苦用心，对先生更平添了一份敬意。

尽管物资匮乏、生活清苦，通师的校园里却总是洋溢着我们的青春气息和欢声笑语。学校和各班的文艺活动异常活跃。那时，我是班上的文娱委员，为了助力同学们发展特长、活跃身心，我策划举办了“三独”晚会。吹拉弹唱，相声舞蹈，同学们个个踊跃登台，大显身手，各美其美。老师们也应邀加入其中，音乐老师周振南先生即兴高歌一曲，班主任朱膺善先生也为大家奉献了一段京剧（昆曲）清唱，把晚会推向了高潮。多年后同学聚会，这难忘的一幕仍然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每年的12月31日，学校都要举办“迎新晚会”。其时，师生员工济济一堂，通宵达旦，其乐融融，节目之丰富、表演之精彩、气氛之热烈，堪比当今的春晚。邻班的袁钟秀、朱炳星等同学表演

的彝族舞蹈《快乐的啰嗦》吸睛无数。那活泼欢快的旋律、飘逸洒脱的舞姿，令我至今难忘。而我班创编的歌舞《各族人民歌颂毛主席》则完全可以与之媲美。这个节目由本班女同学丁祝莲任艺术指导。“丁导”指定我扮演“维吾尔族小伙”，其间要跳一段“麻雀步”，这有点类似于前苏联俄罗斯水兵舞的某些动作，对我来说难度较大，也很费体力。我刻苦地拼命地练习，总算达到了“丁导”的要求。谁知化妆时，“丁导”递给我一双半高筒胶鞋，说皮靴一时找不到，只好用它代替。因为胶鞋底摩擦力较大，表演时跳着跳着，我一下子坐到地板上，引来台下一阵哄笑。我随即用力“蹦”起来继续表演，台下又立刻爆起热烈的掌声。虽说这个歌舞节目最后的整体表演效果不错，但我这“台上一跌”让自己觉得多少有点遗憾。如今，祝莲同学早已离我们而去，我还常常忆起她。那时候，通师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师生同台演出屡见不鲜。记得有一次，高年级的学兄学姐们表演一出以苏区人民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小歌剧（剧名好像是《凤凰花开》），张柔武先生（张謇先生嫡孙女，时任通师音乐老师）摘下金丝眼镜、穿上补丁衣裳、裹着青布头巾，出演一位红军家属大妈。她在台上很投入地演唱了一段“花腔女高音”，激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那时候我们也“追星”，学兄季永和因为独唱一首歌（歌名记不清了，好像是《老司机》）、学兄张兴华因为朗诵魏巍的散文《夏日三题》，都曾受到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的热捧。时至今日，要是遇到兴华兄，话题之一必为当年他朗诵《夏日三题》。

离开母校整整60年了，光阴荏苒，岁月风干了我们多少记忆，但三年的通师生活和当年雄踞在晨光里、夕阳下的那座高高的石拱桥，却常常闪烁在眼前……

我们老了，母校却风韵依旧！愿母校永远年轻！

作者简介

唐铁生，南通师范1959级二班校友，中小学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1962年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南通师范第四附小（今城中小学）、南通市跃龙桥小学、北街小学、南通市城区教育局（今崇川教体局），后任南通市教学研究室（今南通市教科院）小学语文教研员至退休。

金沧江：一位安葬在南通的朝鲜诗人

□ 范栩铖

一天晚上，我漫步于南通环城南路，路的左手边是张謇纪念馆与沈绣博物馆，突然，一个路灯上的告示牌映入我的眼帘，是以前没见到过的。只见告示牌上画着一位头戴东坡巾、面容慈祥、长着长髯的老人，简笔画像上面写着五个大字儿：“金沧江故居”。告示牌旁边的石碑上，还刻有英文和韩文。

他是谁？我询问身边的姥爷，他也不知。我之前没有听说过他，看有韩文的样子，大概是与朝鲜有着关联吧。带着无限疑惑与好奇，我顺着告示牌往里走，门口只有一位保安，不收门票，人迹罕至。在做了简单的登记之后，便蹑足而入，参观过程中，这位朝鲜人的生平如同画卷般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展开。

金泽荣（1850—1927），字于霖，号沧江，又号长眉翁，朝鲜历史学家、爱国诗人，与姜玮、李建昌、黄铉并称韩末四大家，本贯花开金氏。

他出生于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朝鲜哲宗大王李昇元年），诞生于一个落魄的士族之家，从小家境窘迫，但志向高远，他自言每每望见滚滚江水，则心中自含快意，于是便自号“沧江”。虽然博览四书，但却屡不中第，科举连考数十年，依然无所成绩。正当他心灰意冷之际，他遇到了一生的贵人与知己张謇，两位中朝友人就此开启一生的友谊。

他们初见是在1883年，这一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由于朝鲜王朝掌权的闵妃外戚集团过度亲日的立场，引发军队和民众不满，军民联手发动叛乱，攻占王宫，驱逐闵氏家族，日本也趁势派兵入侵朝鲜。正当存亡危急之际，清朝应朝鲜的邀请，派兵入朝平叛，并驱逐日寇，扶持兴宣大院君主持朝政。在这次随吴长庆入朝的军队中，有两位后来的知名人物，一位是袁世凯，另一位就是张謇。

张謇在朝期间，广泛体察民情，考察朝鲜半岛的一切，并广泛与朝鲜的士大夫阶层交往。在领选使金允植的推荐下，张謇认识了年轻且落魄的金沧江，他们都给彼此留下了美好且深刻的印象，两人通过诗文笔谈，一唱一和，临别时，张謇还赠予金沧江福建印石三方、徽州松烟墨二枚。在朝鲜滞留了三个月，张謇随吴长庆部回国，两人于是便就此别过，没想到一别就是20年。

1891年，时来运转，42岁的金沧江会试一举高中进士，受到了朝鲜高宗大王李熙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1903年任弘文馆纂辑所委员，升正三品通政大夫，主管负责朝鲜半岛的历史编纂与文化教育。

然而金沧江的高光时刻并未持续太久。失去了宗主国的保护，早已腐朽不堪的朝鲜王朝，与在经过明治维新后朝气蓬勃的日本帝国相比，完全不堪一击，朝鲜的厄运就此开始。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扫清了吞并朝鲜半岛的最后障碍。同年，日本陆军大将长谷川好道驻军首都汉城，建立宪兵司令部，武力威逼朝鲜签订了第二次日韩条约，朝鲜失去了海关外交等主权，沦为了日本的保护国，实际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文教方面，日本逼迫朝鲜采取亲日的立场，金沧江誓死不从，无奈下只得辞职来作为最后的抵抗。

孔子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假使他面对国家沦丧、礼崩乐坏，且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那就泛舟浮于海吧！孔子这样选择，金沧江也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偕妻子儿女离开半岛，从仁川港出发驶向上海。在上海他四处碰壁，原来的诸多好友都对他闭门谢客，不欢迎这位逃难的朝鲜人到来。就在这窘迫的关头，金沧江听闻张謇在南通新办实业投资建厂，似乎有了些许曙光，但二人已经20年未曾联络，又该怎么办呢？张謇得知金沧江的窘境，没有排斥他，而是热情欢迎他，并与他把酒言欢。

张謇深知金沧江深谙汉学和儒家经典，于是便安排他在自己新办的翰墨林印书局担任编校，并在新式学堂中担任教师，负责整理教材、矫正错误，金沧江有了工作，得以养活带来的一家老小。他游览南京、杭州、苏州、常州等地，创作了大量的诗作。通过张謇的引荐，他还得以认识了梁启超、严复、郑孝胥、屠寄等名人，与他们信件往来，

交流时政，并交换诗书。

然而金沧江的痛苦接踵而至。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就此并入日本帝国，成为日本的一部分。金沧江得知后痛心疾首，老泪纵横。他亲自撰写了《呜呼赋》，身着孝服，在每年的国难日，向东祭拜……欲亡其国，先亡其史。日本人禁止朝鲜人编纂自己的历史教材，企图将朝鲜人日本化。在张謇的鼓励下，金沧江振作起来，将余生投入修史中，撰写了大量的朝鲜史书，并将这些史书暗中送往朝鲜各地，送往在中国的朝鲜人手中，唤醒他们的爱国热情。《韩国历代小史》《校正三国史记》《新高丽史》等都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金沧江看到朝鲜人复国的曙光，他亲自为临时政府撰写宣言和陈情书，多次向中华民国政府上书，请求帮助朝鲜复国。

金沧江也曾为安重根成功刺杀伊藤博文而振奋并为之作传，但更多时候是起义失败而带来的无限懊恼。1926年，张謇去世，他受到更大的打击。“平生宁愿酬知己，独立苍茫泪万行”，他如此悼念自己的好友。也是在这一年，他三个儿子中的最后一个也去世了；被日本人幽禁的废王朝纯宗李坛去世……1926年的中国，还是军阀混战，满目疮痍，连中国自身都如此，又如何借中国之力去光复朝鲜呢？金沧江绝望了，在南通寓所，在1927年那个深夜，他服毒自尽，以身殉国，享年78岁。

金沧江的门生弟子和好友故朋，将他安葬在狼山南麓。这个地方滨江临海，可以从这里远航，可以从这里驶向仁川港，可以从这里回到他的故乡……

参观完金沧江的故居，我被他的爱国热情和伟大节操所折服。

奶奶的笑容

□ 陈可涵

还记得七岁那年的一天，早上雨一直下个不停，我看了一上午的书。

在我的盼望中，午后雨终于停了，于是我让奶奶陪我出去打羽毛球，奶奶说外面刚下完雨，地上太湿滑。可我不听奶奶的话，硬是拉着奶奶往外走。“跟我孙女下楼打球喽。”奶奶笑呵呵地答应了。

到了楼下，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我和奶奶开心地打着羽毛球。突然间，我把一个球发歪了，奶奶连忙去接，却重重地摔倒在湿滑的泥土上。不好，奶奶无力地瘫坐在地上，捂着手腕，双眼紧闭，看上去十分痛苦。

我赶紧喊妈妈下来，妈妈和我扶着奶奶坐车去了医院，紧张地等待检查的结果。听医生说是骨折，我一下子愣住了，十分愧疚，低着头，心想：奶奶，我太对不起您了，当时我怎么那么鲁莽，不考虑刚下完雨湿滑的地面呢？唉……我该怎么交代呢？……爸爸会不会责怪我呢？……我真是太自私了！

医生帮奶奶包扎手臂，奶奶疼得咬紧了牙。我紧紧握着奶奶的手，抹着眼泪说：“奶奶，都是我的错！”奶奶忍着痛，勉强笑了笑说：“没事的，不怪你！”

奶奶在家休息了整整一个月，手腕不太疼了，可是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肌肉萎缩，手指都变硬了，握拳都很难，甭说做家务了。全家人都很担心，可是奶奶总是笑笑说：“年纪大了，恢复要一些时间，不要紧哦，多活动活动筋骨，就会慢慢好的。”既然改变不了什么，我就尽量为奶奶多做一些小事吧。我一直关心着奶奶，她要拿什么东西，我都会抢先帮忙；要是吃饭喝水，我都会端到她的面前。看到我这么乖巧，奶奶笑盈盈的眼神里流露出满满的幸福。

后来，爸爸妈妈带着奶奶去了上海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奶奶天天坚持忍痛锻炼手部肌肉，渐渐地恢复了健康，又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奶奶慈祥的笑容就像温暖的阳光照进我们的心房。全家人都开心地笑了，我更是欣慰，心中重重的大石头也彻底放下了。

指导老师：任荣桂

作者简介

陈可涵，苏州市高新区新升实验小学学生。

复兴时代

□ 吉永泽

黑沉沉的土地上，
布满了饥饿和严寒。
一支镶嵌红星的队伍，
手擎崇高主义，
顶着风雪冲锋，
在破碎的世界中顽强挺进，
在岁月的泥沼中艰难跋涉，
在黎明前播下希望的火种。
镰刀磨亮理想，
铁锤锻造信仰，
手中的旗帜，
飘拂在热血的赤诚中。
铁索上冲锋的姿势，
如一把尖刀，
刺破豺狼虎豹的压榨；
岷山上前进的队伍，
如一条长龙，
掀翻鬼魅恶魔的欺凌。
党啊，亲爱的党，
你高举五星红旗，
驱赶豺狼虎豹，
震慑魑魅魍魉，
党，你拯救了中国人民。

一

世界刚从薄薄的晨雾中苏醒，
寒冬开始消退，
奔腾的江水流向东方，
一座座城市依恋在春天的摇篮中。
风在草地上滑翔，
掠过树梢，
轻抚着五星红旗。
在党的指引下，
一头沉睡千年的雄狮已然觉醒，
一条宽阔的母亲河波澜壮阔，
一个伟大的民族正走向复兴！

作者简介

吉永泽，男，通师一附六（11）班学生。

暖阳

□ 顾嘉一涵

如果在寒冷的冬天，有人送给你一件羽绒服，你会激动吗？如果在你失意的时候，有人像妈妈一样把你搂在怀里安慰你，你会感动吗？如果你走偏方向的时候，有人帮你纠偏并给予你充分信任的时候，你的心又会如何？我非常感恩我能够在南通市通师二附上小学，并能够遇到像张燕妈妈这样的启蒙老师，她就像那冬日的暖阳，无论什么时候，都能让我的心始终温暖。

二

七岁冬寒日，双手冻红紫，
忽感双肩暖，红羽身上披。
暖流心间喜，抬头见恩师，
满眼皆关怀，泪目紧拥依。
(2017年，8岁，作于南通)

三

斗转又星移，一衣又一衣，
嗔颜常入梦，醒来心如蜜。
六年一弹指，最是伤别离。
悔初未努力，无颜见恩师！
(2021年7月，12岁，作于南通)

三

今日腊八席，万人接如意，
满眼皆是红，恍又见恩师。
若问心所倚，最思慈母衣。
冬日有暖阳，今生与今世。
(2022年元月10日，13岁，作于南山)

作者简介

顾嘉一涵，女，现为山东省东海外国语学校6年级（6）班学生。

刘老汉的烦恼

Liulaohandefannao

绘画 / 书尘
撰文 / 马旭军
(连载八)

赔情



1. 刘老汉有三个儿子，刘根是老二，在县锅炉厂当工人，因为顶撞了车间主任被停工，回到家怕挨骂，没给刘老汉说。



2. 一大早，刘老汉给牲口添草，经过刘根的屋子，发现儿子瞪着房顶发呆，感觉有点蹊跷，便喊他来问个究竟。



3. 一看也瞒不过去，刘根只得把实情告诉了刘老汉：
“我哥订婚，钱都给家里了，今年全车间就我一个没给范主任拜年，他就老找茬，我不服，他停了我的工。爹，你说难道我错了吗？”
刘老汉没有吭声，只是让刘根牵上牲口去河里饮水，自己捣罐罐茶吃干粮。



4. 刘婶知道情况，怕刘老汉生气，本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告诉他，没想到一大早就知道了，怕爷俩吵嘴，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向上房走去。



5. “他爹，怕是得想个办法啊！那范主任不就是上庄老丁头的女婿吗，要不你去趟丁家？”

“唉！那弯子就绕远了。”刘老汉瞥了老婆子一眼，说：

“老厂长下放咱村那几年，我照顾过他，平反后当了厂长，念我这份情，给娃这个名额，现在他退休了，娃这活儿怕是也不好干了！”



6. 刘老汉下了炕，提上老婆子给他准备的一篓子鸡蛋，坐上姚二的拖拉机去了县城。



7. 拖拉机吐着一团团柴油味儿的浓烟掠过鼻息，仿佛加重了他心中的一丝愁虑……

但为了儿子能有个好的未来，他这张老脸又算得了什么！



刘老汉的烦恼

Liulaohandefannao
(连载八)

8. 来到厂里，刘老汉小心翼翼地敲开范主任的办公室，满脸赔笑，寒暄着进到屋里。

征稿启事

《三角洲》杂志为江苏省一级期刊，国内统一刊号 CN 32-1043/G0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3-9643，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主管，南通日报社（集团）主办，南通三角洲有限公司运营，三角洲编辑部出版。全国公开发行。创刊于1988年。半月刊。

一、征稿内容：

各类文学作品、文学评论，各类艺术作品及评论，文化评论。

二、开设栏目：

小说精选（长、中、短篇小说，小小说）、散文现场、诗视界、旅游文化、民俗文化、文化视角、文学评论、艺术评鉴、书画世界、非虚构、三角洲记忆……

三、体裁：不限。

四、字数：不限。

五、作者群：

文学工作者、爱好者，艺术家，文化工作者，高等院校文科类师生……

六、投稿邮箱：SJZZZ888@163.com（不接受纸质来稿）

七、电话：13615238918（朱老师）13862740669（吴老师）

八、审稿周期三个月，未收到用稿通知另投他刊。

本启事长期有效！



10. 刘老汉带说着掏出硬着头皮买的一包红塔山，递了过去。

范主任白了一眼墙角的鸡蛋，说：

“老汉，你这就见外了，正好有个事还得让你帮忙！”

“啥事？你说！”刘老汉见搭上了话，心中暗喜。

“事儿也不大，老丈人这几天犯腿病，我媳妇让帮着把两亩麦子种上，你看车间忙的我哪有时间啊？”

9. 刘老汉把鸡蛋放在门后面的墙旮旯，一大堆的下情话：
“范主任哪，过年家里亲戚来的多，忙的抽不开身，娃娃也不懂事，没来给你拜年，你就多担待。今儿有空，我来看看你！”

刘老汉的恼

Liu Laohanzhe nǎo
(连载八)



11. 刘老汉知道老丁头家共有十七亩地，今年除了十一亩山地，六亩川地都倒小麦茬，哪是两亩？他吸吧着旱烟没吭声。

范主任抬起眼皮瞄了一下，说道：

“哦，对了，车间最近任务很重，你回去让刘根赶紧来上班！”

“谢谢你了主任，这孩子年轻不懂事，以后你就多调教着点！”

12. 刘老汉起身说道：“你丈人家的麦子我给种。”

范主任一边送刘老汉，一边说：“那太好了，只是他家那头骡子性烈，不知你能驾得住不？”

“我老汉当了二十年的饲养员，啥牲口的心思摸不来？你放心好了。”

刘老汉转身走了，说话时并没有回头。出了门，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外面的天刚刚洗过，但他心中的云依然没散。



范荣建篆刻作品



凉雨竹窗夜话



众志成城



传递爱



天赐长年



品书思古意



俯瞰



乾坤万里梦



壬寅平安